武俠世界

紅粉劫（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吳道子・著

各大派的年輕高手，於一年內不斷被殺，經多方查探，兇手竟全是美艷動人之嬌娃。這時，江湖中突出現六個鼻煙壺，引起武林中人爭相搶奪。究竟嬌娃爲何殺人？鼻煙壺又有何秘密？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年輕高手雲翔定要查明究竟！



第29年

42

$ 7.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撰著的「紅粉劫」於今期刊出，本篇故事情節緊湊，有精彩絕倫的打鬥場面，更有旖旎纏綿的香艷鏡頭，故事中的男主角雲翔，爲了追查不少年輕高手被暗殺的原因，歷經多番曲折，終於讓他找到線索，但他也因此惹上了不少的情孽，英俊瀟洒又而武藝高强的雲翔，當然會受到不少美女的熱烈追求，但這些不知是他的幸運？還是煩惱？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拾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邪教」，南宮雪和柳花花爲了拯救薛靈芸而加入了「蝶戀花」教，他們去到該教的總壇，目睹邪教組織的醜陋行徑，不但稀奇古怪，更有慘無人道，喪失人性的刑法，令人悚目驚心！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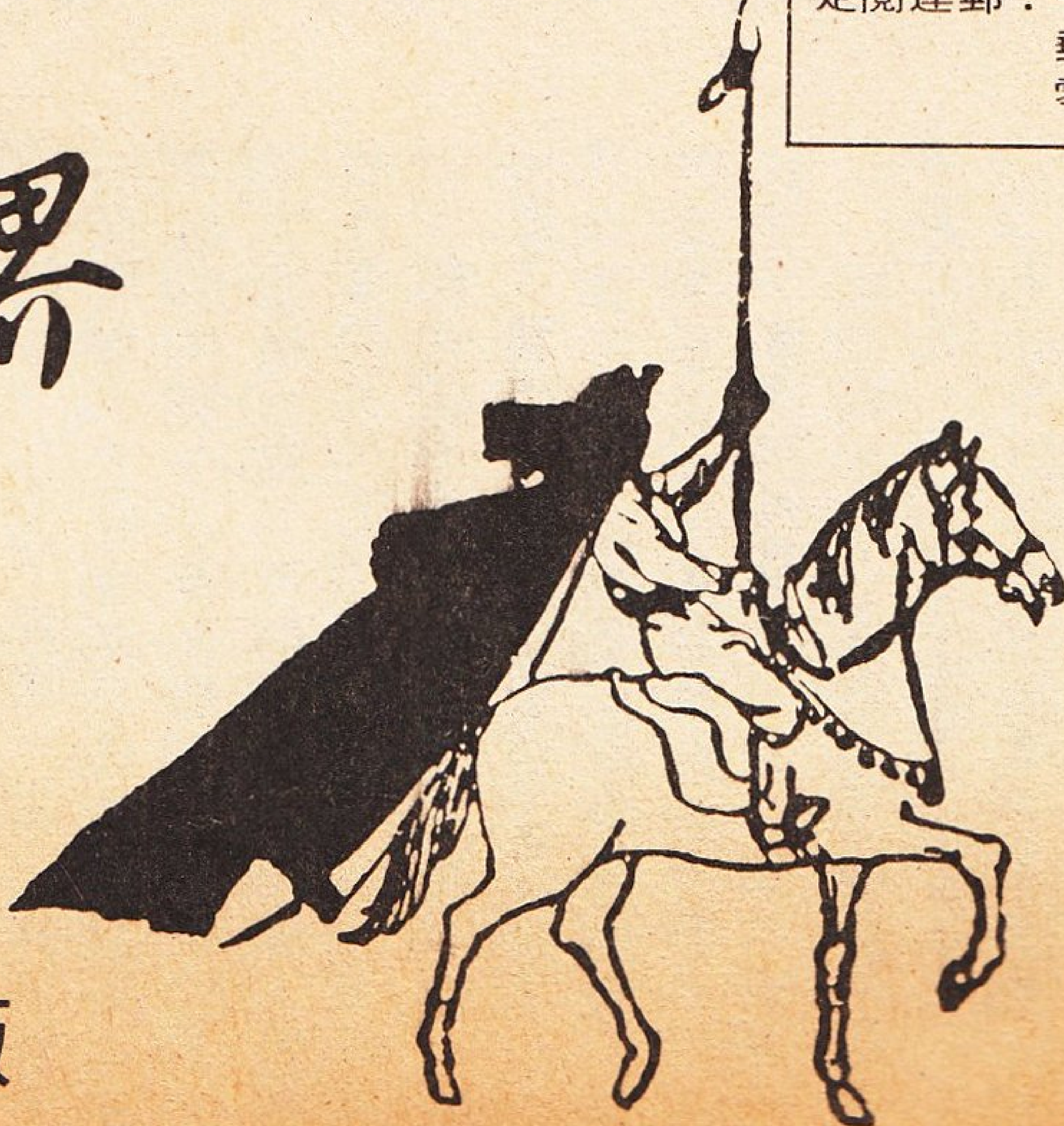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42期

（總號14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劫

紅粉殺手　顛倒黑白

官道上，兩匹烏油的駿馬正往金陵方面奔馳着。兩匹馬均全身上下無一雜毛，四蹄踏雪，乃千中無二之佳種。

馬兒駿，馬上之騎士亦毫不稍遜；兩名騎上都是二十五、六年紀，劍眉星目，英挺超羣。一穿藍色勁裝，另一則穿着青色勁裝，均背負長劍，應是武林中名門高弟。

只聽見那青衣騎士說道：「師兄，我們已奔波了數個月，還是半點線索也沒有，怎能向師父交待？」

藍衣騎士道：「師弟，我們雖未能查出是誰下的毒手，但根據數月來所探得之消息，這一年來，除六師弟外，尚有不少其它門派的青年好手神秘被殺。因此，六師弟之死很可能不是出於私怨，而是因遇上甚麼而無辜被殺。」

青衣騎士道：「師兄認為六師兄是遇上甚麼而招致殺身之禍？」

藍衣騎士道：「這個愚兄就不得而知了，六師弟性情隨和，應不會有甚麼仇家，所以愚兄推測，他之被殺，與其它門派年輕好手之死，極有關係！」

驀地，天色突變，竟下起大雨來。

青衣騎士道：「師兄，前頭數里處有一涼亭，不若我們趕去暫避，待雨停後才趕路吧！師兄，你看如何？」

藍衣騎士略一點頭，一挾馬肚，冒着雨前衝，青衣騎士見狀，急忙策騎追上。片刻後，果見道旁有一小亭，便下馬進內避雨。

兩人看看天色，知道短時間內，不會停雨，便從包袱裏拿出乾糧來吃。驀地，兩人之目光齊望向路旁之小徑，原來正有兩條嬌小人影，冒着雨跑向涼亭。

兩條嬌小人影來到小亭，看見亭內已有兩個年輕人，不禁一怔，但是外間雨勢愈來愈大，只好硬着頭皮走進亭裏，在一角落坐下。兩條嬌小人影，竟是兩個貌若天仙的少女。

兩騎士自從兩少女來到後，目光一直捨不得從兩少女身上離開，只因兩少女不但美艷如花，且身上衣服單薄，被雨水淋濕後貼着身軀，身上曲線像赤裸般呈現兩騎士眼前，尤其是胸前高聳雙峯，更隱約可見。兩騎士雖非淫徒，但血氣方剛，且好色乃人之天性，兩人雖沒瞪着眼的瞧着，却也不停地偷望兩女。

其中一名少女突然開口道：「兩位大俠，我們姐妹原往金陵訪親，那知中途遇劫，更被山賊捉進山裏。日前乘山賊不防，方始逃脫，只是我們已多日未曾進食，兩位可否賞賜一些乾糧，給我們充飢？」

兩騎士聽了，那會不答應，忙從包袱裏取出餘下之糧食，交給兩女。兩少女接過乾糧，也沒有道謝便急忙送進口裏，看樣子真是餓了很久似的。

驀然，那開口求取食物之少女撫着胸口，跌臥地上，口中道：「妹子，我這裏痛得很是厲害！」

另一少女大驚，道：「姐姐，怎會這樣的？妳可不要嚇我啊！莫非是妳的心病發作？」她看見姐姐痛得面色變青的模樣，已是六神無主，不知所措。

藍衣騎士看見如此情況，便上前問道：「姑娘，令姐發生甚麼事了？」

那少女答道：「這位大俠，我姐姐自小便有心病，發作時便是這個樣子，只是又多年沒有發作，可能近日驚慌過度，且多日沒進食，故引起舊病復發。」

藍衣騎士道：「那麼妳們可有藥嗎？」

那少女已流下淚來，道：「我們身上一無所有，怎會有藥？只是我記得，當年姐姐病發時，爹說是把她衣服脫下，用力在她心胸上按摩，只一刻後，姐姐便沒事的了。」

藍衣騎士道：「那麼，妳還不替令姐按摩？看樣子，她現在很是痛苦呢！」

少女道：「我已多日沒吃過東西，現在全身虛弱，那有力替姐姐按摩，而且我又不懂得如何做。」

藍衣騎士道：「那麼如何是好？男女授受不親，我們師兄弟又不便效勞。」

少女淚如雨下，急道：「兩位大俠，難道你們如此忍心，見死不救嗎？求求兩位，我姐姐絕不怪兩位無禮的！」

藍衣騎士經不起少女苦苦哀求，只得答應，他命青衣騎士背轉身，便在那姐姐身側跪下。看着那吹彈可破之粉臉，玲瓏浮凸的身軀，若隱若現的嶺上雙梅，他不禁猛吞口涎，心如撞鹿，雙手戰戰兢兢的把身前少女之衫結一一解開；片刻間一對如脂玉乳已呈現眼前，藍衣騎士登時心猿意馬，抖顫着的手正想按上那玉峯之際，那少女卻驀然張開雙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吳道子・文
可飛・圖

紅粉



目，向他作了一個含糊之笑容。

藍衣騎士當場呆住了，這那像痛苦難忍之狀？究竟這少女在弄甚麼玄虛？莫非她假作病發來引誘自己？

迅即間，他已知道答案。因爲，他已感覺到小腹上射進數支針狀物體，迅即全身麻木，不省人事，伏到在少女身上。

青衣騎士轉過身後，腦海裏卻幻想着身後情景，多次忍不住要往身後偷窺。突然間，他聽見那少女驚叫一聲，忙轉過身來，只見師兄伏在那姐姐半裸身軀之上，登時大吃一驚。

他做夢也想不到師兄竟會遭遇意外，他只以爲師兄有所不軌，故大爲驚訝，忙撲身上前。那知道，兩蓬銀光，分別由兩少女手上射出，閃電般襲來。如此近之距離，青衣騎士又毫沒防範，怎能閃避？兩蓬銀光悉數射進他體內。

半裸少女看見青衣騎士亦一聲不响倒下後，推開身上之藍衣騎士，站了起來，拔出藍衣騎士之佩劍，在兩人要穴上刺了數劍，方拋掉長劍，整理身上衣服。

那妹子稱呼的少女嬌笑道：「倒便宜了那個作師兄的，臨死前還可以一飽眼福。師姐爲何不讓他一逞手足之慾才動手呢？」

被稱作師姐的少女啐了一口道：「我才不讓這些臭男人摸着我身體！要不是大師姐叮囑，在沒有十足把握之前不可動手，我怎讓他看個飽！妳以爲我是淫娃嗎？」

那師妹伸一伸舌頭，道：「大師姐總是想出這些古怪主意來，說不定下次要我們脫光衣服，躺在路上給別人看個飽。依我看，這些人只是樣貌英俊，身手不會高到那裏去，倒不如眞刀眞鎗的，也不須我們犧牲色相，怪難爲情的！」

那師姐道：「我們雖然可以勝過這些自命名門子弟，但大師姐始終認爲我們姐妹不多，在可以不用武功之情況下，便盡量不用，以免損失人手。我們這樣雖難爲情，但卻毫不費力，且對手都難逃一死，給他們看看也無妨！若然失手，那我們可慘了，今後如何見人？所以，以後必須小心行事！」

師妹道：「師姐，妳可知師父爲甚麼要我們殺光這些俊俏武林人嗎？他們又沒有得罪師父。今天殺的兩個，心腸並不太壞呢！」

師姐正色道：「師妹，在我面前妳可以如此說，在大師姐、二師姐面前，妳萬萬不可提這問題，否則，師父知道後便不得了。」

師妹道：「小妹當然知道。師姐，雨已停了，我們還是和大師姐她們會合吧。這兩匹馬我們如何處置？」

師姐看了看兩匹駿馬，道：「這兩匹馬如此神駿，殺了可惜！不若騎走他們，看看大師姐如何處置吧！」

* * *

師姐妹兩人，策着雙騎便往山路上奔，片刻後，師姐忽覺不妥，道：「師妹，我們還是放棄這雙馬兒算了，它們如此神駿，萬一碰上華山派的人，定能認出來，那時候便不妙。」

師妹聽了，無可奈何的點點頭，跳下馬來，與師姐雙雙在山間逸去無踪。

兩匹駿馬，竟沒到處亂跑，在山路旁吃草，給兩個經過之慘綠青年遇上。其中一人道：「咦，怎會有兩匹駿馬在這裏，看樣子似是走散的哩！」

「不管是不是走散了，既然沒有人在附近，我們便騎走它吧！」另一人道。

華山蓮花峯上，華山派掌門人陸浩雲正檢驗着兩條屍體之死因，兩條屍體，一穿藍衫，一穿青衫，正是金陵附近，在小涼亭被殺之兩名騎士。

良久，陸浩雲方道：「兩人均是先中極爲歹毒之黃蜂針，後被劍刺要穴致死。從劍傷之大小，可看出兩人被刺時已毫無抵抗能力，亦不懂掙扎，可見這針之毒極爲厲害。昌兒中針部位，一在小腹，一在左脅，對方可能兩人以上，同時出手。毒針深入體內，施放距離不會太遠。照說兩人皆非粗心大意之輩，怎會讓人如此接近而毫不防範？」

陸浩雲身側，站着他的兩位師弟，江湖中頗負俠名之君子劍楚天笙及追魂劍宋仁。楚天笙道：「師兄，究竟有誰與華山派如此過不去？先有老六，後有老二和老七，均是離奇被殺，毫無動手跡象。」

陸浩雲道：「愚兄也是大意一些，老六出事後，我尚以爲是他個人私怨，故只派老二和老七下山查明眞相，致使他們也遭毒手。兩位師弟，愚兄希望你倆跑一趟，看看是誰與本門有此深仇。對方可能人手不少，你們也帶同老大和老三一起下山吧！」

追魂劍宋仁道：「小弟遵命，只是師兄可知道對方可能是那一門派中人嗎？」

陸浩雲搖首道：「江湖中並沒有那一派與本門有特別過不去之處，至於對方所用之蜂尾針，江湖中人用的甚多，但都是普通毒性，以兩人功力，不該中針後便毫無抵抗。你們可以前往蜀中唐門一查，看看他們有沒有關連，另外，千手郎君與玉蜂娘子也善用歹毒暗器，你們也可查探。只是千手郎君極爲自負，素不喜對後輩下手，你們須在言語上客氣一點，免招致不歡，至於玉蜂娘子，已多年不見她在江湖行走，應也不會是她。你們看着辦吧，切記小心！」

* * *

君子劍楚天笙及追魂劍宋仁帶了門中大弟子上官英及三弟子褚志豪下山後，便往四川進發。楚天笙認爲四川唐門以暗器及毒物馳名武林，也許能提供一些線索。

四人在路上，並沒有碰上任何特別事故，數日後，已來到四川巴中，剛欲投店之際，三弟子褚志豪突然輕叫起來，楚天笙及宋仁忙問發生了甚麼事。

褚志豪道：「兩位師叔，弟子適才看見那小二拖着的兩匹馬，很像是二師兄和七師弟的坐騎。」

宋仁忙道：「志豪，你沒有看錯？」

褚志豪道：「三師叔，那兩匹烏雲蓋月，弟子也常常騎來玩，老遠便能認出來，絕不會看錯的！」

楚天笙道：「既然如此，宋師弟，你與志豪進馬廐看個清楚，若然是眞的話，便向小二探一探是誰把牠們騎來的！切記不可莽動！我和英兒先進酒家看一看。」

四人下了馬，便往那酒家走過去，只見一店小二已哈着腰迎上來，笑道：「四位客官請進，敝店有精美酒菜，幽靜客房，不論打尖或投宿，無任歡迎。」

楚天笙道：「小二，我們既吃飯，亦住宿。你先着人給我們的馬上料，好好照顧，稍後留二間清靜上房給我們，你放心，小費絕不會少給的！」

小二連忙哈腰道謝，並差人拖走馬匹，宋仁及褚志豪則藉詞跟了上去。

楚天笙與上官英隨着小二，上到二樓雅座，叫過酒菜後，便略一觀察座上食客。座上顧客不少，但從衣着行裝上看來，都是本地人士及過路行商，並沒有江湖中人在內，只有其中一座頭上有兩名嬌艷少女，勁裝打扮，座旁放有包袱及長劍。不遠處則有一俊雅書生，獨據一桌輕飲淺酌着，桌上亦放着一個包袱。

楚天笙示意上官英，道：「英兒，那兩匹馬很可能便是這兩名少女騎來的，看她們身上之皮囊，脹鼓鼓的滿裝暗器，應是唐門弟子，這裏已在唐門勢力範圍之內，我們得小心！」

這時，宋仁及褚志豪亦已來到。那兩匹馬果然是遇害華山弟子坐騎，而騎來的人正是那兩名帶着長劍之少女。

楚天笙把自己之推測告訴兩人後，

低聲道：「如我估計沒錯，她倆確是唐門弟子的話，現時應是回成都唐家。這裏距成都尚有一天路程，她倆應不會趕夜路，我們晚上再探一探她倆消息，看看是否與老二和老七之死有關！」

他的語聲雖低，卻一字不漏的進了一個人之耳朵裏。

不久，酒菜已送上，楚天笙四人一邊吃着，一邊卻不時偷窺兩名少女之行動。果然，兩名美艷少女都是慢慢吃着，半點沒有趕路的樣子。

當兩名少女離座時，楚天笙忙示意宋仁，跟着兩少女，看她們在那處住宿。

* * *

後院東廂裏，兩名嬌艷少女還沒有就寢，坐在榻上閒談着。君子劍所料不差，兩女正是唐門弟子，乃當今唐門宗主唐太夫人之心愛孫女唐碧君，紫君姐妹。

唐紫君道：「姐姐，想不到我們這次出門，竟有意外收穫，那兩匹馬確是日行千里之名種，萬金難求，竟被我倆垂手而得！」

唐碧君哼了一聲，道：「那兩個淫賊也不知在那裏弄來兩匹如此龍種，幸好他們色迷心竅，意圖不軌，我們才有藉口殺了他倆，否則倒是糟蹋了兩匹好馬。」

唐紫君道：「看他們身手，應是名家子弟，容貌也不差，想不到竟是淫邪之輩，我倒替他們師門難過！教出如斯弟子！」

驀地，窗外傳來低喝聲道：「大胆賊丫頭，不但殺人搶馬，還口不擇言，快出來受死！」追魂劍宋仁性情略為剛烈，聽到兩女出言辱及華山派，已忍耐不住，故開聲問罪。

兩女聽見窗外竟有人聲，不禁大吃一驚，唐碧君把手一揚，一把暗器已穿窗射出，跟着便拔出長劍，與唐紫君雙雙跳出窗外。

屋頂上，站着兩條黑影，正是追魂劍宋仁及褚志豪。君子劍楚天笙及上官英卻不見踪影。是夜雖有月色，但兩人背光而立，唐家兩女因此並沒有看出乃剛才晚飯時另一桌之客人。

宋仁冷笑道：「為免驚動別人，我們到鎮外解決，不怕死的便跟着來！」身形一閃，已帶着褚志豪往鎮外跑。

唐碧君姐妹二人，乃初生之犢，且恃着一手出神入化之暗器手法，怕過誰來？持着長劍，便展開輕功在後追上，卻不知道身後另有二人跟着。

在鎮外數里處，宋仁與褚志豪停住身形，轉身凝視兩女，宋仁道：「老夫華山宋仁，妳們可是唐門子弟？」

唐碧君聽見來人竟是享有盛名之華山三劍中最令人頭痛之追魂劍，也不禁頭皮發炸，只因宋仁向來嫉惡如仇，出手狠辣，故有追魂劍之稱，乃江湖中極為難纏之人物！只好道：「晚輩唐碧君，這是舍妹紫君，乃唐門子弟。不知宋前輩深夜召喚，有何指教！」

驀地身後响起兩聲乾咳，另一聲音道：「老夫華山楚天笙，請兩位姑娘來此，乃有事相詢。事關重大，請兩位從實回答！」

兩女看見華山三劍竟來了兩個，不由得心裏發麻，不知華山派找上自己，所為何事？

唐碧君也不慌張，冷靜地道：「兩位前輩請隨便發問，晚輩自問並無不可對人言之事，定當知無不答！」

楚天笙道：「請問姑娘，華山派與唐門有何仇怨，兩位竟然殺害本派弟子？」

唐碧君大為詫異，道：「晚輩姐妹素來對貴派作風，極為推崇，怎會殺害貴派高徒？」

宋仁冷笑數聲，道：「妳們不用否認，剛才在客棧妳倆已自己說了出來，不但殺了人，還把馬匹也據為己有。」

唐碧君恍然大悟，道：「原來前輩是指那兩名淫徒。那兩人自恃武功不弱，在山道上意圖輕薄晚輩姐妹。兩人劍法高明，晚輩等幸有暗器防身，方能倖免於難。晚輩並不知他們乃華山門下，所以才把馬匹騎走。」

宋仁道：「簡直一片胡言，本門弟子向來行為端正，怎會做出淫邪之事，妳說不知他們是本門弟子之說，更是藉詞狡辯。本門劍法，別樹一幟，江湖中人一看便知，且本門弟子，劍上均刻有華山二字。妳們殺人奪馬，簡眞不把本派放在眼內。」

唐碧君道：「宋前輩，晚輩當日殺了兩人後，因尚有要事待辦，故不曾細看對方所用長劍，此確乃晚輩疏忽，但晚輩卻可以肯定，那兩人劍法雖高，卻不像是貴派之劍法，因此晚輩並沒有聯想到貴派來！」

君子劍楚天笙道：「唐姑娘，本派掌門從死者身上傷口看出，兩人皆是被暗器偷襲後再用劍刺身亡，很可能事前劍也來不及拔出，兩位又怎能認出他們是否華山弟子？唐姑娘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出當時情況吧！」

唐碧君道：「晚輩所說，句句屬實，前輩不信也沒辦法！」

宋仁大怒，道：「師兄，她們既已承認殺了人，我們還和她們窮扯作甚？還是把她們擒回華山，聽候掌門人發落吧！」

楚天笙道：「兩位姑娘，這事關係重大，為免傷兩派友好關係，兩位不若跟隨老夫前往華山，向敝派掌門人交待清楚！」

一旁靜立之唐紫君開口道：「兩淫賊意圖輕薄，死有餘辜，罪不在我們，那有隨你們回山之理？這裏距寒家不遠，兩位前輩可前來唐門找我們奶奶理論，如我們奶奶也認為罪在我們，屆時定給前輩一個滿意交待！」

唐太夫人為人雖然正派，但極為護短，江湖中無人不知，屆時對方人多勢衆，那能討好，楚天笙與宋仁那肯答應？

楚天笙道：「兩位既然不肯，老夫沒有辦法，只得動武！英兒、豪兒，你倆領教一下唐門高招，但切記不可殺人。」

上官英及褚志豪兩人早已不耐煩，聞言忙拔出長劍，向唐碧君姐妹走去。

唐碧君知道若不動手，勢難脫身，向紫君招呼一聲，便掄起長劍，攻向上官英、唐紫君亦找上了褚志豪，搏殺起來。

華山派以劍法爲主，與武當及青城名列當今武林三大劍派，劍法自有其獨到之處，上官英與褚志豪乃華山第二代弟子中佼佼者，一手「遊龍劍法」深得掌門人遊龍劍客陸浩雲之眞傳，使來劍花朶朶，寒氣逼人，如龍遊九天。

反觀唐碧君及唐紫君姐妹則大有不同，唐門武功本不以劍法見長，更因對方有長輩一旁押陣，在氣勢和信心上大打折扣。因此，十多個照面下來，已被上官英及褚志豪逼得左招右架，窮於應付。

唐碧君把心一横，在手中劍使出一招「春風化雨」掩護之下，左手已暗中拿出一把蜂尾針，伺機施放。

上官英師兄弟早已知道唐門暗器之厲害，出手間均萬分留神，提防着對手之歹毒暗器。驀地，只聽見唐碧君嬌喝一聲，一蓬銀光已迎胸而到，上官英早已防備着，猛吸一口眞氣，華山絕學「雲龍八大式」已然使出，身形猛然上竄，避過射來暗器，更順勢一式「飛龍撲虎」凌空下擊。

只可惜上官英雖然身手已盡得乃師眞傳，但江湖履歷尚淺，唐門之暗器手法若只是如此輕鬆簡單，又怎能盛名歷久不衰？在他下撲之際，三枝袖箭已分射雙目及咽喉，來勢如電，雲龍八大式雖然神奇，可憑一口眞氣借勢在空中翻騰，但上官英畢竟年輕，修爲有限，且對方暗器速度奇快，那能閃避？

唐碧君射出袖箭後，對上官英下撲攻來之劍勢，亦不懂解救，呆在當場，閉目待斃。

上官英之劍勢，原不打算取唐碧君之性命，只想在劍勢將盡時把劍略側，改刺對方左肩，但求傷敵，那知對方暗器已到，只好把頭急擺，希望能避開雙目中箭，再也不記起把劍勢略改。眼看兩人就要血濺當場，兩敗俱傷。

楚天笙與宋仁初時見兩弟子節節領先，佔盡上風，心裏正在高興，卻突然看見上官英與唐碧君這一對之戰況竟一變如此，登時大吃一驚，要想搶救，已是來不及。

驀然間，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上官英身形急彈而起，往一旁直拋出去，場中卻多了一個身穿青衫，文士打扮之年輕人，右手挾着一把長劍之劍身。

這時，褚志豪及唐紫君那一對，看見情況急變，亦已停下手，分別撲向上官英及唐碧君，看見兩人都無恙後，方始透一口氣。

楚天笙看見那把上官英及唐碧君雙雙從鬼門關拉回來的人，竟是晚飯時在一旁獨酌之年輕書生，大是驚異，他做夢也想不到這文質彬彬之年輕人，竟有如斯身手，自己與之相比，簡直相距甚遠。

青衫文士道：「適才在下聽各位所言，覺得其中定有誤會，故出手阻止，希望不要見怪。」

楚天笙拱手道：「這位公子出手相救，老夫感激還來不及，怎敢見怪。請問公子何以言其中有誤會？」

青衫文士道：「這兩位姑娘既然沒有否認殺死貴派弟子，那麼她們說出在搏鬥中施放暗器，把貴派弟子擊倒之語應是可信，因爲死者若眞是淫邪之輩，她們怎麼殺人也是無罪，若然死者不會對她倆有不軌，她們怎麼殺人也要有個交待，所以她們無須咬定死者曾出手，而且認爲所殺兩人並非貴派弟子。」

楚天笙覺得青衫文士所說，頗爲有理，便點頭不語。

青衫文士續道：「在下見過貴派門下之屍首，中針部份絕非正常搏擊中能被暗器射中之地方，因爲兩人均是小腹上有針傷，且是由下而上射進體內。這說明對方是比死者低得多發出暗器，而貴派之雲龍八大式乃腳上頭下，飛撲而下，因此中針部位絕不會是小腹。這只有一個可能性，發針之人乃躺在地上，而死者則在那人身旁，在毫不留意下受襲。」

楚天笙道：「公子所言極之有理，敝師侄兩人應是受暗算而死的。」

唐碧君姐妹齊道：「我們沒有暗算他倆，而他倆乃胸口上中針，並非小腹！」

青衫文士道：「若兩位姑娘沒有說謊，那麼只有一個答案。兩位姑娘殺的不是華山門下，殺華山門下的另有其人。」

在場中人均面面相覷，因衆人皆先入爲主，竟沒有想到這一層。

青衫文士攤開雙手，竟然是一把蜂尾毒針，他又從懷裏拿出一小盒，交給楚天笙，道：「楚前輩，盒裏有數支毒針，乃令師侄當日所中，請看與我手上的是否一樣？」

楚天笙忙打開小盒，把盒中毒針與青衫文士手中之針詳細比較，搖頭道：「無論針之大小和針上毒藥色澤也大有不同！公子，你說這針是敝師侄當日所中之針，請問公子是如何得來的？」把小盒交還青衫文士。

青衫文士含笑道：「楚前輩，在下雲翔。這些毒針乃當日在下令人把師侄送返華山前在屍體上吸下來的，應尚有不少留在體內，前輩可用强力磁石一吸便能找到。」

楚天笙聽見眼前文士竟是名震江湖之「浮萍客」，不禁大爲驚愕。因爲浮萍客身手高深莫測，萍踪飄忽，六、七年來死在他手下之邪魔外道不計其數。但他不與白道往來，只喜留連風月場所，因此甚少人見過他之面目。楚天笙想不到竟是一個如此年輕的英俊文士。

楚天笙忙拱手施禮，道：「原來是雲大俠當面，楚某失覺了。當日承蒙大俠把敝師侄屍首送上華山，楚某謹代表華山派上下致謝。」

原來當日雲翔前往金陵辦事，途經該涼亭，發覺兩人屍體，因鑑於年內多名年輕好手神秘遇害，故上前查察，從長劍獲知兩人乃華山弟子，便出錢在金陵僱人，把兩屍首送返華山，並附函說出發現屍體經過。

這時，唐碧君姐妹也上前向雲翔施

禮道謝，並說出當日殺人得馬之經過。原來，當日兩女也奉命前往金陵，因貪圖趕路，故在山道上施展輕功而行，那知在道旁休息時，卻碰上兩名騎着黑馬，面貌不差之騎士，兩騎士見山中幽靜無人，竟起歪念，意圖制服兩女，施以輕薄，幸好兩女暗器手法高明，反把兩人擊倒，妹妹紫君更一怒之下，把兩人擊斃。因見兩馬神駿，便把馬匹騎走。」

楚天笙與宋仁見自己魯莽行事，沒有問清楚便貿然出手，差點鑄成大錯，不禁羞愧萬分。楚天笙忙向唐碧君姐妹致歉，並道：「唐姑娘，這兩匹馬既然兩位如此喜歡，楚某擅自作主，把牠送給兩位，作爲敝派對兩位之一番歉意！」

兩女那肯收下，忙推辭不受。

雲翔在旁笑道：「兩位姑娘，既然楚前輩一番誠意，妳們便收下吧！」

唐碧君姐妹自從得知青衫文士便是江湖中風流倜儻之浮萍客雲翔後，芳心對他大爲傾慕，見他如此說，便收下兩匹駿馬。

楚天笙道：「雲大俠，你俠駕來到四川，是否有要事須辦？」

雲翔道：「在下是爲那毒針而來的，看看是否與唐門有關，現在已無須前去，只好另外找尋線索。」

唐紫君在旁道：「楚前輩，雲大俠，這裏這麼大風，不若回客棧，打上數壺酒才說個夠吧！」

衆人不禁啞然失笑！

* * *

一行人回到客棧後，君子劍楚天笙與追魂劍宋仁見無意中認識了這位江湖中神秘莫測，風流倜儻之浮萍客，那肯放過結交機會，吵醒了店小二，找來了美酒，便要和雲翔秉燭夜談。上官英師兄弟和唐碧君姐妹更因雲翔只廿四、五年紀，便成爲武林中傳奇人物，心中傾慕萬分，尤其是唐家姐妹，更對他起了一種不足爲外人道之暗戀。

數杯下肚，雲翔更是談笑風生，與傳聞中獨來獨往，不喜與武林人士交往之性格截然不同，衆人不禁大爲詫異。

追魂劍宋仁爲人率直，道：「雲老弟，請恕我高攀，如此稱呼老弟。傳聞你個性孤獨，不喜與我輩結交，今日一見，卻是與傳聞相差甚遠，我確是不解。」

雲翔喝了一口酒，笑道：「宋前輩，這個問題，在下可解答一二。在下並非出身名門正派，與各大門派本無結交，出道多年，也沒機會遇上各門派中可結交之人，而在下生性疏懶，不慣拘束，故亦不曾前往拜訪江湖中前輩大俠，只日夕留連煙花之地。因此，江湖中認識在下的不多，以訛傳訛，便說在下孤獨離羣，難以相處。在下亦沒有刻意改變傳聞，但求自己心安理得，那管他人如何批評！」

楚天笙道：「好一個但求心安，雲老弟，楚某極佩服你這性格。你這朋友，我師兄弟是交定的了，希望老弟不嫌棄便好！」

雲翔道：「兩位前輩太客氣，在下年輕德薄，怎敢當兩位如此抬擧？」

宋仁把眼一瞪，道：「雲老弟，你可別來這一套，怎麼前輩、晚輩的。江湖無輩，達者爲先，我等痴長幾歲，你若不嫌，便叫一聲老哥，可別前輩、後輩的那樣見外！」

雲翔朗笑一聲，拿起酒杯，道：「既然宋老哥如此說，我便敬兩位老哥一杯，還有上官兄、褚兄、兩位姑娘，雲某也一起敬了！」

楚天笙與宋仁大爲高興，忙把酒杯拿起，把酒喝光，只是上官英、褚志豪及唐家姐妹四人卻遲疑着。

雲翔道：「四位莫遲疑了，江湖無輩，你們不是剛聽見嗎！我們各交各的，大家不必顧忌甚麼！」楚天笙與宋仁大表贊同，也催促四人把酒喝掉。

四人心裏早是非常願意結交雲翔，只是碍於兩位長輩，見他兩人極表同意，忙把酒乾了。唐家姐妹心裏更是高興萬分。

唐碧君杯酒到肚，登時紅霞滿臉，道：「雲相公武功不凡，不知令師何人？」

雲翔道：「雲某所學，乃是家傳，並無師傅，寒家在江湖中藉藉無名，說出來各位也不會認識。說起武功，我倒有一言，奉贈上官兄與唐姑娘！」

上官英、唐碧君齊道：「雲兄請說！」

雲翔道：「對敵之道，先求自保，再謀制敵，切忌急進，傷敵之時，必須提防對手不顧一切，死前反撲，兩位明白雲某所指嗎？」

兩人皆知他所指乃適才險些同歸于盡，登時滿臉通紅，齊齊點頭。

雲翔續道：「相識也是緣份，我有數式劍法和身法，對攻敵及自保略有幫助，如你們喜歡的話，我倒想送給四位作爲見面禮。只是，這定要你們師門不反對方可！」

楚天笙忙搶着道：「你倆還不謝過雲老弟厚賜！」上官英及褚志豪忙向雲翔叩謝，唐碧君因未有長輩在場，不敢作答。

雲翔笑道：「唐姑娘，妳們若不嫌棄，可先行學曉，屆時唐太夫人不同意的話，妳們把它忘記便行，妳認爲如何？」

唐碧君、紫君姐妹大喜點頭。

雲翔也不顧忌，當着楚、宋兩人面前便把三式身法和三招劍法要訣說出，並當場示範數次，把在場六人看得目定口呆，只因雲翔所授，均曠世絕學，深奧神奇。

當上官英四人均表示領略要旨後，雲翔才停止解說，道：「這六式身法及劍法之名稱及來源，我暫不便告訴你們，它日有機會時你們自會知道，不過，你們可放心使用，這乃寒家武功，別的門派絕不會說你們偷學。」

楚、宋兩人見雲翔當着自己面前傳授四人如此絕學，知道他有心間接傳給自己，登時也默記於心，得益良多。

楚天笙道：「雲老弟厚賜，楚某也不言謝了！老弟今後行程何去，有何打算？」

雲翔道：「小弟本是前往唐門，現既知道唐門與殺害各派弟子無關，明早可

能前往太原一行。」

宋仁道：「太原？莫非老弟對近日所傳之事也有興趣？」

唐碧君道：「宋前輩，晚輩途中聽說太原之中原鏢局近日接了一趟鏢，引起江湖中人莫大興趣，據說不少人意欲染指，前輩是說這事嗎？」

宋仁道：「是的，聽說他所保的乃是一個鼻煙壺，傳說這鼻煙壺隱藏着一個極大秘密，與昔年凌霄上人之曠代武功有關，有這鼻煙壺，便可研究壺中秘密，進而獲得凌霄上人所留存下來之秘笈及一筆寶藏。」

唐碧君問道：「凌霄上人之武功秘笈？」

宋仁道：「據先師說，凌霄上人乃前朝曠代高人，死後留下一練功要訣，名爲『凌霄秘笈』，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乃內功心法，名凌霄神功，中卷乃劍法，下卷則是掌法、指法及輕功，練成者武功便可天下第一。但百年來無人曾見，據傳聞三十年前，殺手之王『三不殺』飄伶客之武功便是與之有關，但無人能夠証實。」

「三不殺？」唐碧君大爲不解。

楚天笙答口道：「三不殺乃江湖中人給飄伶客之別號，這人神秘詭異，身手奇高，無人見過，不少黑道高手曾死在他劍下。他黑衣黑面罩，自號飄伶客，以殺人爲業，但有三個原則，不殺無辜婦孺、不殺正義之輩，更不殺反清義士，故江湖中人另給他三不殺之號。」

唐紫君道：「既然無人認識他，怎樣找他殺人？」

楚天笙道：「找他殺人的必須把酬金，所殺之人及自己的身份放在一信封內，於每月之初一那天懸掛在金陵城外一大樹上，委託人則須在金陵等候三天，如三天內他不把信封送回，則表示他已接下這交易，據說，他接下之交易永不失手，全在一個月內辦妥，但三十年前的一天，他在該樹上張貼告示，聲明從此退休。自此之後，便不見他出現江湖。」

唐碧君道：「既然他已得了凌霄秘笈，怎麼還會出現一個與凌霄秘笈有關之鼻煙壺來，又怎會有人把這稀世奇珍托一間鏢局護送？」

宋仁道：「據說托運人乃一老年婦人，該物乃她先夫遺下，只知道極爲珍貴，託運詳情則不得而知。至於鼻煙壺與凌霄秘笈有關之說，更不知是何人所傳！」

雲翔道：「小弟因覺得此事極爲可疑，故想前往太原一看！」

＊ ＊ ＊

中原鏢局，實力雄厚，分局遍佈各大城市。總局主銀劍金鏢袁伯明，武功高强，人面廣闊，膝下七子，個個身手不弱，各掌一方，鏢局裏更是好手林立。因此鏢旗過處，均通行無阻，威震大江南北。

這日，太原總局裏，團團的坐着十個人。主位上，坐着的正是年已七旬，但仍精神威猛，豪氣不減當年之總局主銀劍金鏢袁伯明，一旁坐着的還有他兩名多年夥伴，總鏢頭史元龍，副總鏢頭路永泰和他自己七名兒子。當中桌上放着一個小錦盒。

銀劍金鏢袁伯明神態凝重，沈聲道：「我們中原鏢局自創業來，經歷多少風浪，遇上多少危機，但每次均能化險爲夷。這有賴本局各弟兄上下一心，全力以赴；但亦有賴各江湖同道鼎力幫助，致有今天之局面。然而，今次這趟鏢，其怪異處實老夫平生首見。」

他喝了一口茶，略清喉嚨，續道：「鏢還沒起行，有關這鏢之謠言已傳遍整個大江南北。若非爲了本鏢局數十年之聲譽，老夫早已退還訂金，不保此鏢！」

袁伯明之次子袁維信問道：「爹，傳說這物與當年凌霄上人所留武功有關，究竟是否眞有其事？」

袁伯明打開錦盒，拿出一個晶瑩通透之白玉鼻煙壺，道：「當日物主交來這鼻煙壺時，曾說此乃上等漢玉所造，價值不菲，是她亡夫生前最爲喜愛之物，她的口風中，此鼻煙壺是用來巴結某京裏權貴，所以千叮萬囑本局不可丟失。現託本局付運，交予她在京之長子。從日前，當傳出有關此壺之謠言時，老夫曾面詢物主此事，但物主一口咬定此乃她夫家家傳之物，與武林扯不上半點關係！」

袁維信續問道：「爹，照說這鼻煙壺已交來本局半月有多，但謠言只是近日所傳，當日爹收到鼻煙壺時，並不知道有關謠言，爲何不立即押送？太原上京，只數日路程，在江湖上得知此事時，我們早已交貨，那麼便不會引出這麼多事來！」

總鏢頭史元龍道：「少局主，當日物主托付此物時，曾聲明她之長媳亦會隨同上京會夫，那知起程前一天，她之長媳身體不適，要求押後數天才起程。當時總局主只道這物乃普通古玩，沒多大看重，便答應下來。只是，不出數天，江湖中已傳出謠言。總局主見事態嚴重，不敢貿然起押，故召幾位少局主回總局，加强人手！」

袁維信道：「爹，既然謠傳此物與凌霄秘笈有關，你老人家曾否細看此鼻煙壺，說不定謠言屬實呢！」

袁伯明道：「我已把這鼻煙壺看上數百遍，此壺中空，不藏一物，亦無夾層。除表面刻有花紋外，沒有半點可疑之處。你們可在這裏看看，試看能否找出甚麼來！」隨即把手中之鼻煙壺遞交袁維信。

衆人仔細審查良久，也看不出半點可疑之地方。袁伯明之三子袁維孝道：「爹，那花紋會不會是一種文字，一種我們不懂之文字？」

袁伯明點頭道：「爲父也想到這一層，曾小心地把花紋臨摹出來，但發覺那只是一系列有規則之圖案，極爲簡單，絕不似文字！」

總鏢頭史元龍道：「總局主和我們商討數日，認爲極有可能是某人與本局不和，故意散播謠言，使江湖中人找上本局，藉此打擊本局。若本局退鏢，則聲譽大爲受損；若不顧一切押鏢上路，則

須面對各方人馬之搶奪。」

袁維信道：「爹，我們如何應付？」

袁伯明豪氣萬千，道：「中原鏢局那會退縮過？你們大哥和老五、老七將於今天晚上到達，屆時我們再商量一個妥善計策，明天起押！看誰能動我分毫？」

* * *

翌日，這備受注目之鏢終於起程。不知內裏的人均覺得中原鏢局這趟生意可眞極大，不是嗎？只要看看押鏢的陣容便知了！

通常中原鏢局的鏢，每次均由一名鏢頭，帶着數名鏢師護送，鏢師之數目多寡，視乎貨物之貴重而定，但鏢頭則肯定只有一個。可是這日出發的鏢，竟由總局主親自押運，同行的尚有中原鏢局的副總鏢頭路永泰，總局主的四位兒子，另有五名鏢頭，十名鏢師，及一大隊趟子手，護送着十輛鏢車及一輛馬車，浩浩蕩蕩的往北京進發。看這陣容，誰會相信這趟鏢護送的竟是一個小小的鼻煙壺，和物主之媳婦及其隨身丫頭！

首天，風平浪靜的渡過了，車隊在陽泉渡過一宵。翌日清晨便繼續上路，據預定行程，車隊須於日落前趕抵河北之石家莊。

當日車隊從太原出發後約一個時辰，兩男一女亦喬裝上路，目的地亦是北京，路綫卻截然不同。車隊向東行，三人則北上，意欲經原平、大同、然後再經張家口往北京，路程雖略遠，但因三人騎着快馬，如路上無阻滯，應比車隊更早抵步。

兩男一女一路上馬不停蹄，直到原平方始投店。兩個男的，一是中原鏢局總局主袁伯明長子袁維忠，四十多歲的年紀，已主掌金陵分局十多年，劍法與鏢法比諸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江湖中贏得鐵劍連環鏢之美號，同行的便是他的七弟袁維廉，身手亦不凡，至於那女的，則是袁維忠掌珠，剛從峨嵋藝成回家之袁青青，年華雙十，美艷可人。

三人投店，同住一有內間之大套房，袁維忠喚來酒菜，於房裏進食。

袁青青道：「爹，這趟鏢可把我們害透了，爲了一些謠言，竟害得我們精英盡出，全家總動員，眞是得不償失。」

袁維忠道：「青青，妳爺爺當日既接下了鏢，中原鏢局便須盡全力把貨物安全送達，我們不能因爲酬金過少而虛應其事，這趟鏢引起如此風波，乃始料不及，但願你爺爺那邊不會發生事故。」

袁青青道：「爹，爺爺那邊有這麼多好手押陣，應不會有事的，你不用替他們担心！」

袁維忠道：「青青，多年來中原鏢局之能夠通行大江南北，並非是恃着武力的，這全賴江湖朋友賞面，讓我們有一口飯吃。要知道，江湖中勢力雄厚的幫會不少，若要硬拚，中原鏢局的人手，實不足一擊。」

袁青青道：「那麼爺爺此行，豈不是非常危險？」

袁維忠道：「江湖中，五大門派自命名門正派，決不會起貪念，自毀聲譽，參加奪寶，普通山賊，亦不敢招惹中原鏢局，唯一可慮的乃青龍幫黑虎幫及一些黑道魔頭，只希望他們不相信那謠言，那麼車隊當能平安。」

* * *

袁維忠三人吃過早點後便繼續上路，他們沿着官道直馳大同，只是在途中便發生事故。

剛過東榆林，三人已被十多名黑衣幪面人攔住去路。袁維忠兄弟二人，出門時已經易容，掩去本來面目，袁青青不曾在江湖中露過臉，故不曾改裝。三人停了下來。

袁維忠拱手道：「各位好漢，不知阻攔在下等有何見教？」

當中之黑衣人冷笑數聲，道：「袁少局主，不用反穿皮襖在裝羊了，任你們扮作甚麼，也難逃過我們耳目。你還是把那鼻煙壺交出來，免傷和氣吧！」

袁維忠道：「閣下是誰？既能認出袁某，想必非無名之輩！」

黑衣人大笑，道：「袁少局主，你未免太天眞。我若能告訴你名字，又何須幪着面？這樣的天氣，難道貪好受嗎？閑話少說，交出鼻煙壺，你我各走各路。」

袁維忠下了馬，其弟袁維廉與其女青青亦跳下馬，拔出兵器，分站袁維忠的兩側。

袁維忠道：「既然閣下不願表露身份，袁某也不勉強。只是，你們要找鼻煙壺的話，應該找上家父，有誰不知車隊已離開太原兩天？不過，奉勸幾位，你們實力好像不夠！」

黑衣人已命令其他幪面人把三人圍着，並紛紛拔出兵器，只要黑衣人一聲令下，十多人定會洶湧而上。

那狀似首領之黑衣人道：「袁少局主，這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手法已是過時，怎能瞞過我？衆弟兄，準備動手！」

袁維忠道：「閣下既知這手法早已落伍，我等又怎會用？你們還是趕快走吧，否則家父把貨送到京師，你們便望門興嘆！」

那人也不理會袁維忠說些甚麼，把手一揚，便與其他幪面人撲向袁維忠三人。

袁維忠鐵劍出鞘，與袁維廉及袁青青力拒強敵，只十多個照面後，袁維忠之心已冷了一大截，只因對方的身手，個個不弱，不但爲首之人武功不在自己之下，其他的也相距不遠，三人以寡敵衆，其狼狽情形實可想像出來。

數十個回合下來，三人已是疲於招架，要不是袁氏兄弟間歇施放家傳絕技「連環鏢」，三人早已倒下多時，饒是如此，武功稍弱之袁維廉已掛采數處。

袁青青雖然年紀最輕，但她藝自峨嵋，劍法不弱，且對方並非以她爲目標，故略爲輕鬆，但亦已香汗淋漓，難以支持。

驀地，場中不知何時多了一青衣人插在人羣中，在刀林劍雨中踱着步，邊走邊說道：「你們還是停手罷，這是個騙局，那鼻煙壺絕對與凌霄秘笈無關，這是個謠言，騙局！」

那些刀、劍像長着眼睛似的，總砍

不着青衣人身上，但他的話也一句都聽不進黑衣人耳裏，戰鬥毫無停止之跡象。青衣人終於出手，只見他每出一招，便有一個黑衣人倒下，十多個黑衣人，連那爲首之人在內，在青衣人十多招之下，倒臥地上，一動不動。

袁維忠三人呆在當場，目瞪舌結，他們那曾見過如斯武功？尤其施展出來的人竟是一個年約廿多的文士。

青衫文士搖首嘆息，道：「想不到凌雲閣的人也來參予這趟渾水！重寶當前，又有誰不動心？我該怎辦？袁少局主，可否借那鼻煙壺過目片刻？」

三人這才如夢初醒，袁維忠聽見青衫文士竟開口借鼻煙壺一看，登時大感爲難。只因自己三人乃對方所救，若然藉詞婉拒，似乎毫不感恩，但此物事關重大，不能有失，怎可隨便借人過目？但他忘了一事，若青衫文士出手搶奪，他們三人怎能保住重寶？

倒是袁青青心思聰敏，道：「爹，這位公子不似壞人，應不會搶走那東西的！爹不妨拿出來讓這位公子看看！」

袁維忠經愛女點醒，方明白箇中道理，只好伸手入懷，把貼身收藏之小錦盒拿出來，交給青衫文士。

青衫文士從盒裏拿出那招惹事端之鼻煙壺，略一看看壺上花紋，並把它迎着日光照了片刻，便交還袁維忠，道：「這東西雖然價值不菲，但也不過數十萬両之數，怎值那麼多人勞師動衆，爭相搶奪？」

袁維忠收藏妥鼻煙壺後　向青衫文士道謝：「蒙公子仗義援手，袁某感激萬分，敢問公子高姓大名？」

青衫文士道：「些許小事，何足言謝？在下雲翔，特爲此物而來。」

袁維忠兄弟大吃一驚，只因江湖盛傳浮萍客神秘莫測，身手出神入化，估道是江湖中人過份渲染，那知一見之下，實比傳說中更是神奇。他們聽見雲翔竟是爲了鼻煙壺而來，均不明所以，因他剛才可拿了該壺一走了之，以他的身手，三人那能阻止。

雲翔看見三人驚訝之色，知道他們有所誤會，便道：「雲某只是好奇，意欲看看這引起多人覬覦之物究竟是何樣子，絕無染指之心！只是，你們可得當心，凌雲閣的人既然想到你們有此一着，那麼可能也有別的人想得到，你們人少力弱，此去京師，實不可樂觀！」

袁維忠眉頭一皺，道：「想不到我們之行藏竟落在對方眼裏，早知如此，我們倒不如和車隊一齊，實力也可强一點！」

雲翔不以爲然，道：「請恕我大胆說一句，令尊那一方面也不會怎麼輕鬆，據我途上所聽回來的消息，青龍、黑虎兩幫都已調動不少人手，前往襲擊車隊。」

袁維廉大吃一驚，道：「大哥，那麼如何是好？」

袁維忠道：「我們已是勢成騎虎，進退兩難，唯有盡量小心，避開强敵，繼續前進！但願爹那方面能化險爲夷！」

雲翔道：「只可惜我不能分身，否則也可與你們一道上京。」

袁維忠忙道：「雲大俠出手相助，袁某等已感激萬分，怎敢勞煩大駕？」

雲翔道：「我本來也是閑着，只是心懸令尊車隊那邊情況，故想前往一看，希望能略盡棉力，化解一場血戰。」

袁維忠聽見雲翔竟是爲了此事，大爲感動，道：「雲大俠高義，教我們如何報答？中原鏢局如能避過此劫，定當……」他的話還沒說畢，雲翔已青衫飄飄，越山而去，只傳來他的聲音：「三位小心！地上之人之穴道數個時辰後便會自解，可任由他們留此，不可殺掉！留一分餘地，他日好相見！」

袁維忠三人聽了，便拱手遙送雲翔，跟着便找回失散馬匹，繼續上路。

只是，三人還沒走到一箭之遙，身後又响起雲翔之聲音：「三位且留步！」三人忙勒住馬，只見青影一閃，雲翔已在三人馬前數步處站着。

袁維忠忙道：「雲大俠有何吩咐？」

雲翔道：「我剛想起一個兩全其美之方法。由此越山抄小徑前往與令尊會合，除數段山路比較崎嶇之外，其餘並不難行，以你們的輕功，勉强也可在明早趕上令尊。既然你們前路難行，何不考慮隨我越山找令尊？」

袁青青聽了，搶着道：「爹，是啊！我們既可與爺爺會合，又可保住貨物，不正好嗎？這總比往前闖好得多嘛！」

袁維忠道：「雲大俠，這不失是個好辦法。只是，以袁某能力，攀山越嶺，通宵趕路，勉强還可在明早趕上家父。但舍弟與小女，功力淺薄，恐難支持。」

雲翔道：「如此便沒問題了，只要少局主能支持，令弟和令嫒可由我助他們一臂之力。但這三匹馬則要放棄了，你們快拿起應用之物隨我來吧！」

三人忙解下馬上包袱，背負在身後，隨着雲翔往山間小徑奔去。袁維廉雖是袁青青么叔，但年紀只比她大上數歲，故功力不深，奔馳約一個時辰後，已內力不繼，氣喘如牛，袁青青更不消提，早已香汗淋漓，上氣不接下氣，只有雲大俠修爲深厚，尚能保持速度，氣息不變。

袁維廉和青青見雲翔不但沒有停下來休息之意，速度也絲毫沒有慢下來，只得硬着頭皮，拚命支持下去。驀地，兩人只見眼前青影一閃，一掌已被雲翔握着，一道眞氣從掌心傳入，登時通體舒暢，疲勞盡消。

袁青青雖年華雙十，但自幼便在峨嵋學藝，十多年來，接觸的不是尼姑便是同門姐妹，那曾與男子如此接近過？現在竟被風流倜儻，英俊成熟之雲翔緊握着柔荑，怎不令她心如撞鹿，卜卜地跳着？幸好這時沒有人注視着她，否則她更會難爲情得覓地藏身。

袁青青剛在心猿意馬之際，已聽見雲翔清朗的聲音道：「你倆細心聽着，輕身之法，首重運氣之道，平氣者……」兩人大喜，原來雲翔跟着說的，乃一絕頂輕功之要訣，忙緊記他所授調息運氣，頓覺身輕如燕，速度大增。

一旁之袁維廉心中一動，也隨着雲

翔所說而做，果覺大有不同，與自己所學，實有天壤之別，轉過頭來，向雲翔投過感激一眼，只見他含笑點頭，續道：「凡武功一道，不論劍法、掌法，或輕功也好，均須內功爲輔。內力不足，輕功難以持久，更高明之劍法、掌法也不能發出威力。所以，袁姑娘，請恕我直言，妳該在這方面多下功夫。」

袁青青登時滿臉通紅，只因雲翔正說出她弱點所在。多年來，她沉迷在鑽研本門劍法之花巧變化，招式之虛幻，忽略了內功之重要性。適才對敵時，已覺力不從心，很多深奧招式之變化及殺着，在對手威猛之劍勢下簡直使不出來，方始明白實際對敵與同門間互相餵招不同之處，方始領略力之重要。

她羞愧地輕輕頷首。

這時，一行人已來到一清溪旁，雲翔示意衆人停下休息，並略進乾糧。片刻後，衆人便繼續展開輕功，往東南進發。雲翔因袁維廉及袁青青內力不足，仍帶着兩人而行。途中，雲翔更獵得兩隻山雞及一隻野兔，交給袁維廉拿着。

入夜時，四人在一水源旁停下。

雲翔道：「我們之脚程比預料中快了很多，照現時速度，明早日出便可到達石家莊，到時再打探車隊行跡，與他們會合。現在，我們約有一個時辰休息，待月色高照時再趕路。維廉兄，你來生火，我把這些山鷄及野兔先料理一下。稍後來一個燒烤大餐！」把背上包袱放在地上，便拿着獵物往水邊行過去。

袁青青追了上去，道：「雲公子，我來幫你，好嗎？」

雲翔一怔，道：「袁姑娘，妳也懂？」

袁青青垂下頭，道：「在峨嵋時，吃的全是素菜。很多時，我和幾位師姐偷偷跑出來，在山裏捉山雞來烤，野兔則沒吃過！」

雲翔笑道：「那麼妳來負責山雞，我來劏野兔！」從懷裏取出一把匕首，便開始劏野兔。袁青青也忙着把山鷄拔毛清洗。

不遠之袁維忠望着愛女之背影，不禁發出會心之微笑，但也感到一點担憂。

清洗完畢，雲翔在包袱裏找出一小袋，再從袋裏拿出兩個小瓶，瓶裏盛着的竟是鹽巴和香料。

袁青青大爲詫異，道：「雲公子，原來你帶着這麼多東西的！」

雲翔微笑，道：「我是一片浮萍，今天這裏，明天那裏。青草爲床，星月爲帳，佔了一半日子是在山野間渡過；沒有這些，日子怎樣過？我別無它求，唯有吃喝一道，絕不虧待自己！妳知道嗎？包袱裏還有美酒呢！」

袁氏兄弟聽了，不禁失笑。

不久，香味撲鼻，山雞及野兔業已烤好，衆人忙分吃着，雲翔更從包袱裏拿出一皮囊，內裏果然盛着數斤美酒。衆人輪流喝着，袁青青平生沒喝過酒，不敢嚐試。

片刻，袁青青低下了頭，道：「雲公子，我的內功基礎甚差，不知可有補救辦法？」

雲翔道：「峨嵋乃正統門派，心法不差，妳只是疏於練習，妳只要日後加倍努力便可。它日若有機會，我給妳想個辦法，令妳事半功倍。但內功一道，無速成之法，主要還得靠自己。那些轉注功力之說，我不敢說是騙人之語，但妳可以想一想，若一個人在臨終或退出武林時，先把畢生功力轉注給下一代，如此輾轉相傳，數代下來，那人之功力會到何等境界？」

袁青青道：「但是，雲公子剛才不是……」

雲翔道：「我剛才不錯是把眞力輸入你倆體內，但這只是熱能，只能助人療傷及恢復本身眞力。我的手一旦離開你們，這能量便會消失。你們仍然精神抖擻，是因爲自己疲勞盡消，但功力卻沒有增長過半分。武功上的成就，一半靠先天條件，那便是天賦及體質，其餘便靠後天的苦練及名師指導。當然亦有例外，一些人吃了甚麼異菓靈藥，功力便能倍增，只是這種福緣，可遇不可求，當世間，又有誰曾碰上過？」

袁青青道：「雲公子，今後我一定加倍努力，將勤補拙。」

＊　＊　＊

袁伯明帶領着之車隊，平安地抵達石家莊。途中，他們遇上了不少踩線而來之江湖中人，但不知是否怯於中原鏢局這趟押鏢陣容强大，沒有人下手搶劫。

袁伯明因這次之人手衆多，沿途並不打算投店，故車隊在距離石家莊數里一空地停下來，紮營過夜。只派數名趟子手入鎮購買食物。

入夜後，十輛鏢車把馬車團團圍在中央，鏢局中人則輪番嚴密監視四周，提防敵人乘夜偷襲。

袁伯明雖曾經歷無數風浪，但也不能入睡，略爲調息後，便與數名兒子及副總鏢頭圍坐閑談。

副總鏢頭路永泰道：「總局主，屬下認爲今次之事，乃惡作劇之成份居多，應該沒有人把謠言認眞看待。」

袁伯明道：「凡事小心一點總是好些，日間我們不是碰上不少踩線的嗎？雖沒甚麼高手人物在內，難保沒有高手在暗中窺伺！」

袁維信道：「孩兒倒是替大哥那邊担心，雖然他們三人已喬裝，萬一給別人認出來，那便不妙，爹應該讓他們與車隊一塊兒的，我們人手衆多，一旦有事，也能應付。」

袁伯明道：「維信，我們的實力，應付一般江湖中人及山賊之輩，當然足夠。但若然這鼻煙壺確是武林重寶，來劫鏢的當非等閑之輩，我們只能智取。所以我把全局精英放在這裏，把敵人之注意力全引到這裏來，屆時若眞的有强敵來犯，我們能拚則拚，不能力敵時另想他法，盡量避免損失，只要維忠三人能平安把貨送到京師，中原鏢局聲譽尤在，此間之損失，何愁不能有補償！」

閒談間，天色已微亮。

驀地，傳來一聲大喝：「甚麼人？」

袁伯明等人急忙站起，循喝聲之處望去。只見不遠之草叢中，出現了近百名黑衣幪面人，人數之多，令袁伯明也嚇得一跳！

中原鏢局中人不待吩咐，已紛紛掣出兵器，退進鏢車圈中，分佈馬車四周，嚴密佈防。十輛鏢車，則由十名鏢師，各領著三名趟子手把守着。

總局主袁伯明與副總鏢頭路永泰則站在圈外數步處，注視著黑衣人之行動。

袁伯明向着帶頭之黑衣人拱手道：「老夫袁伯明，主理中原鏢局，請問各位英雄是那一條線上之朋友？」

爲首黑衣人冷笑道：「袁伯明，我們不是甚麼線上的，也不是甚麼朋友，你不用來這一套。簡單得很，留下鼻煙壺，我們讓你等一毛不損離去！」

袁伯明從一輛鏢車裏拿出一包袱道：「這位朋友既然來到，敝局這裏有薄禮一份，包裹裏的乃是金珠子，約合白銀千兩，希各位哂納。賞一分薄面，他朝好相見！各位今天高抬貴手，袁某人日後定當登門拜謝！」

黑衣人道：「銀兩？金珠子？我毫不稀罕！這樣吧，我也來和你做一趟交易，你把鼻煙壺送上，我給你五仟両白銀，一分不少！如何？」

袁伯明道：「閣下說笑了！貨物非本局所有，怎能拿來做交易？閣下若認爲禮太薄的話，本局加倍奉上，如何？」

黑衣人道：「袁局主，不用多說了，本人來此目的只有一個，不得到鼻煙壺，絕不收手！你若不識抬擧，莫怪我等無禮！」

袁伯明道：「老夫還是那一句！如要金珠，本局雙手奉上，至於貨物，則要看閣下本事了！」拔出仗以成名之銀劍，左手亦扣着金鏢戒備。身旁之路永泰亦已手持鋼刀，退回鏢車圈內。

黑衣人老羞成怒，下令進攻，近百幪面人，掄着不同兵器，撲向車隊。當他衝至離鏢車圈約十多步之處，中原鏢局中人仍毫沒行動，只鎮靜地等候對手撲近，足見平日訓練有素，遇事絕不慌張。

驀然間，副總鏢頭路永泰大喝一聲：「殺！」隨即出現連續不斷機簧之聲，無數强弩竟然從鏢車中如雨射出。衝前之幪面人不虞此着，登時被箭射倒一半，只有那些身手較高及一些被同伴擋着箭雨的方能逃過大難。餘下幪面人急忙揮舞刀劍，把來箭格飛，邊向車隊逼近。站在遠處之黑衣人首領，大爲震怒，他原以爲憑實力對付區區中原鏢局，還不是手到擒來，故只站在一旁押陣，想不到對手把强弩藏在鏢車之中，還沒交手，已把己方人手射倒一半。一怒之下，拔出背後長劍，如大鳥般飛撲上前。

此時，中原鏢局方面已停止放箭，衆人在路永泰率領之下，分別迎上攻來之幪面人。登時一片混亂，殺聲震天。老局主亦不敢怠慢，截着對方首領廝殺起來。

老局主成名多年，赤手闖天下，贏得銀劍金鏢美號，身手自是不弱，只可惜畢竟年老力弱，後勁不繼，且對方武功奇高，一把劍使得出神入化，苦戰數十個回合，已險象橫生。

混亂中之袁維信，在力戰對手中不忘關注老父情況，見狀忙發出一鏢逼退敵手，躍往老父身側雙戰黑衣人。

與副總鏢頭交手之幪面人，身手竟與爲首之人不遑多讓，十多招後已逼得路永泰疲於招架，身上負傷數處，幸得三少局主袁維孝及一鏢頭及時趕到，以三敵一，方能打個平手。

四少局主袁維悌及局中五名鏢頭之對手，武功亦非常厲害，六人只得咬着牙齦，沈着應戰，苦苦支撐。

幸好對方陣中，除這八個高手外，餘下的身手只是普通，因此，老局主之另外兩子維禮，維義及其它鏢師，趟子手等尚能應付，互有傷亡。

馬車裏，坐着一個二十餘歲之美女及一俏丫環。只是奇怪得很，兩人遇上如斯場面，不但毫不驚慌，更在輕笑低語。

俏丫環低聲道：「二姐，妳看黑衣人是何方人馬？看情形，一時間，他們還不能擊敗中原鏢局呢？」

美女正從車簾中偷窺外間情況，聞言笑道：「小妮子，妳還愁那東西不能被劫去嗎？說不定現在已不知落在那一個人手中。」

俏丫頭大爲詫異，道：「二姐，這話……」

二姐道：「妳沒有留意嗎？中原鏢局除袁伯明外，武功最好的史元龍及袁維忠都沒出現。史元龍把守大本營，那麼袁維忠呢？出發前，我們已知他與愛女兼程趕來，但是，由始至終，他們父女都不曾露面。因此，他們極有可能正如大姐所料，暗中把那東西另外運送。」

俏丫環道：「那麼我們豈不是白費心機？」

二姐道：「怎會白費心機？我們不是有好戲看嗎？那兩個武功高强的黑衣人，看身手很像是黑虎幫之兩名堂主譚榮及俞漢秋。這說明了黑虎幫已捲入旋渦，說不定前頭還有不少其他門派等着呢！況且，大姐早已料到他們會如此暗渡陳倉，正在另一條路上等着呢。」

俏丫環道：「大姐等着幹甚麼，難道她下手劫鏢嗎？」

二姐笑笑道：「胡說八道！我們搶來作甚？大姐只要把袁維忠之行踪不露痕跡地透露出去，那愁沒有人會找上他！小妮子，快過來看看！看情形中原鏢局的人也不能支持多久了，袁維悌與幾名鏢頭像是支持不住！」

俏丫環也從縫中望出去，道：「二姊，我們現在便逃嗎？」

二姐搖頭道：「我們若然現時逃走，只會引開黑虎幫中人。待他們收拾過中原……咦，這人是誰？怎麼竟帶着袁維忠等人出現？不好，這人身手很高，我們的計劃很可能有阻滯！小妮子，切不可輕擧妄動，並要小心應付，不可露出破綻！」

原來是雲翔與袁維忠等人在此千鈞

一髮時機中及時出現。四人一到，不由分說便加入戰圈。黑虎幫在江湖之聲譽甚差，故雲翔毫不留情，碰上他的不是頭破血流便是手足折斷，倒在地上。鏢局中人如打一口强心針，紛紛精神大振，額外勇猛。

與袁伯明父子相鬥之黑衣人，正是黑虎幫內堂堂主譚榮。奉幫主之命，率領外堂堂主俞漢秋，六名香主及近百幫衆前來奪寶。如今看見形勢惡劣，大吃一驚，他一劍逼退袁伯明父子，撲向雲翔，手中長劍使出一招「劍指天南」直刺雲翔左胸「乳中」要穴，那知道雲翔也不閃避，左手不知如何一翻，姆指及食指已把譚榮之長劍劍身挾着。

譚榮登時魂不附身，猛吸一口眞氣，意欲抽劍後退，但那能移動分毫？他見勢色不對，正想棄劍用掌，那知對方右掌已神不知、鬼不覺般按上自己胸膛，頓時震飛丈外，口中鮮血狂噴。

雲翔開口道：「姑念你是受命前來，才饒你一命，下次碰在我手裏，可沒有這麼便宜，快帶你的手下滾回去！」

與路永泰交手之俞漢秋已撇下對手，扶起譚榮，對雲翔道：「閣下果然好身手，敢問高姓大名？在下他日定當圖報今日之恨！」

雲翔笑道：「你們可有報上名字，露出面目嗎？只要你們全部扯下面罩，我便告訴姓名又何妨？」

俞漢秋一聲不响，招呼手下，便扶着譚榮退走。

袁伯明已帶着路永泰等人，上前向雲翔道謝道：「承蒙公子援手，敝局上下，感激萬分。請問公子如何稱呼？」

雲翔道：「在下雲翔，袁局主不必客氣，還是先照顧貴局手下傷勢，稍後再詳談吧！」

路永泰已不待袁伯明吩咐，前往視察衆人傷亡情況。袁青青急不及待，跑過來袁伯明身旁，把經過告訴她爺爺。

袁伯明對雲翔更是感激，道：「今次若非雲大俠相助，敝局實不堪設想，大恩大德，定當圖報。」

雲翔只得客套一番，道：「在下因見少局主行踪敗露，而强敵林立，故勸告他們來此與局主會合。這條路上，雖也强敵環伺，但貴局人手不弱，應足以一拚。」

袁青青已搶着道：「爺爺，雲公子已答應與我們一同上京的，有他在，我們還用怕甚麼？」

袁伯明喜出望外，道：「如此眞是太好了！雲大俠，大恩不言謝。只是青青自小便縱壞，不懂規矩，如有失禮之處，請雲大俠不要見怪。」

雲翔笑道：「袁局主，青青姑娘聰明穎慧，明理懂禮，怎會有失禮之處？倒是雲某乃一介浪人，形跡放浪，請局主不要見笑才好。」

袁伯明大笑道：「雲大俠超塵脫俗，令老夫敬佩萬分。待到北京後，老夫作東，與大俠痛飲一番，還望大俠賞臉！」

雲翔卻低聲道：「既然老局主作東，雲某怎會不叨擾一頓。在京裏，在下倒知道有一好去處，只是卻要老局主破費了！」

袁伯明笑道：「雲大俠剛替敝局省下一大筆，那怕破費一頓，便是數十頓，老夫也不會心痛，只是屆時須勞煩雲大俠領路！」

雲翔道：「老局主，此去京師，尚有兩天路程。以在下推測，黑虎幫必不會就此罷手，剛才露臉的只是該幫六名堂主中兩名，前路上很可能尚有其它佈置，說不定幫中身手極高之左、右護法會親自出馬，我們必須有所準備，否則情勢堪虞！」

袁伯明道：「難道這東西眞的與武林重寶有關？竟吸引得黑虎幫傾巢來犯？」

雲翔苦笑道：「武林中人有誰不對麥霄秘笈起覬覦之心？每個人都抱着寧可信其有之心理來看看，便弄出如此多的紛爭！傳出這消息之人，究竟有何目的？」

袁伯明道：「老夫原認爲這是敝局仇家所爲，但敝局數十年來與江湖朋友之關係不錯，苦思多日亦想不出有誰與老夫如此過不去！」

雲翔道：「如此說來，內情絕不簡單。唯今之計，只有盡辦法把這熱山芋送到北京，其它的稍後再想辦法。」驀地，他眉頭一皺，轉身向不遠處之亂草叢中望去，揚聲道：「是那兩位高人？何不亮身一聚？」

草叢中，响起一聲朗笑，搖搖擺擺的走出兩個人，一個是商賈打扮，身形肥矮，五尺不足，手持着一個算盤；另一個則仙風道骨，全眞打扮，身上道袍卻是破爛不堪。

商賈打扮之人雙目眯成一線，笑嘻嘻的道：「高人這兩字不敢當，老子五尺差寸半，怎算高？你這混蛋，數月不見踪影，鳳仙天天向我要人，可把老子害透，逼得老子要到處找你，原來你這混蛋竟當上保鏢！」

雲翔看見兩人，登時大喜，笑道：「我正愁人手不足，你兩個怪物來的正是時候，快來！快來！我給大家介紹。」當下便把兩人介紹給袁伯明等人認識。

袁伯明驚喜不已，原來兩人竟是成名多年，遊戲風塵之江湖怪傑「算死草」錢尚志與「窮開心」一清道人。

一清道人道：「貧道定是祖上無德，致使貧道今生認識你這混蛋。窮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才打聽得一條財路，那知竟碰上你。如今劫不成鏢不用說了，還要當上個義務保鏢，眞倒霉！」

雲翔道：「你倆放心，這趟定有好處，老局主已答應做東，到京師後，我們可到怡紅院喝個痛快！」

錢尚志怪眼一瞪，道：「你這混蛋，還敢說怡紅院？每次去到，那些妞兒總是只見着你，那曾看我倆一眼？我倆還不是陪太子讀書，划不來！袁老兒，保鏢的事，我倆願幹，但有一個條件，你得先答應！」

袁伯明素聞這兩怪傑向來滑稽，强忍着笑道：「兩位請說，袁某定當照辦！」

錢尚志大喜，道：「你答應便好了！那便是屆時上怡紅院時，沒這混蛋一份

兒！」

眾人聽了，再也忍俊不禁，大笑起來！

錢尚志得意洋洋，道：「混蛋，這可要你命了吧！但你不必担心，老子會教袁老兒走時給你帶上一壺酒，不會叫你空歡喜的！」

一清道人道：「老錢，這些辦法是行不通的，這混蛋有的是銀兩，若不准他和我們一起，屆時他還不是一個人跑去怡紅院，把標緻的姑娘全找了去，留下些醜八戒給我們！這辦法行不通，老錢，你還是想個好一點的！」

錢尚志略為思量片刻，便大嚷道：「臭道士，我已想到一個萬全之策。我們一到京師，老子便去通知鳳仙姑娘，那時這混蛋自有人收拾，那有空來怡紅院？」

一清道人大表贊同：「對了，老錢，這才是好辦法。這混蛋老是找我倆便宜，這次看他有何詭計？」兩人旁若無人般一唱一和，把雲翔弄得啼笑皆非。

雲翔道：「錢至上……」

錢尚志大喝一聲：「混蛋，老子叫錢尚志，已告訴你多少遍？不可叫我錢志尚！」

眾人聽了，均大笑不止，雲翔笑道：「那還不是一樣？老錢，我來問你，你的如意軒有多久沒失竊過了？」

錢尚志得意洋洋，道：「老子的如意軒，有誰敢來動腦筋？自從十多年前，那不知死活的宵小被老子……咦，你這混蛋問這個幹甚？」

雲翔微笑道：「老錢，我突然間有一種預感，有一天，很像是你去怡紅院喝得醉昏昏的第二天，北京突然出了一個驚人消息，京師裏首屈一指之珠寶古玩店如意軒竟然失竊，一夜間，所有珍寶、古玩，及字畫全部不翼而飛，現場只留下一壺酒。老錢，你知道我之預感向來靈驗，你我份屬多年朋友，所以我才提醒你，我看你還是及早找多幾個護院和保鏢吧！只可惜袁局主要陪你去怡紅院玩個痛快，不能接你這趟生意！」

錢尚志雙目圓睜，大聲道：「混蛋，你這算什麼？恐嚇？」

一清道人道：「老錢，你也是的，想到辦法，悄悄告訴我便行了，何必說出來？現在你說該怎辦。依我看，你這險可不能冒，這混蛋說得出辦得到，你還是乖乖的，不可通知鳳仙姑娘，放他一馬吧！」

錢尚志垂頭喪氣，道：「如此豈不是便宜了這混蛋！」

一清道人大笑，道：「你不去通知，可由我去通知嘛！我的道觀只有香爐和爐灰，被人偷了也不可惜，況且還有一壺美酒交換，說不定我還佔着便宜呢！」

雲翔給他倆弄得毫無辦法，只好道：「既然你倆一手把事情包攬下來，一路上，你們得自己應付所有事情，屆時可不要求我出手！」

錢尚志陪笑道：「小混蛋，何必生氣，我們又沒說不准你一起喝酒？老朋友嘛，有酒大家喝，有刀一起捱，怎少得你一份兒？剛才只是說笑的！」

一旁之袁青青早已笑個滿臉通紅，彎下腰來，雲翔登時想起一件事，伸出手向一清道人，道：「十濁，你的寶貝東西還有嗎？快拿出來！」

一清道人為之一愣，道：「我那有什麼寶貝？若然我有值錢東西，何須穿這破道袍？」

雲翔瞪了他一眼，道：「值錢東西何須向你要，我不懂找算死草嗎？不要裝傻，快把你那瓶甚麼舒筋活絡，起死回生，萬試萬靈的小還丹拿出來！」

一清道人苦着臉，從懷裏拿出一小瓶，交給雲翔，邊罵邊道：「算死草的在京享清福你不幹，拉着我來跑這趟渾水幹什麼？你看，偷雞不着蝕把米，碰着這混蛋，連我的命根兒也不見了！」

雲翔也不理會，一把接過玉瓶，看看還有五粒葯丸在內，便拿了兩粒，把玉瓶交還一清道人，說道：「臭道士，見你如此可憐，留下三粒給你，免得你到處說我要了你的命根！」

跟着，雲翔便把那兩粒小還丹交給袁青青，道：「袁姑娘，這兩粒藥丹對妳功力很有幫助，妳先收下，稍後我才教妳如何服用！這算是我給妳之見面禮吧！」

袁青青接過小還丹，心裏一陣激動，但她看見一清道人之表情，不知就裏，只覺不忍，道：「謝謝雲相公！」隨即把小還丹交還一清道人：「道長前輩，這東西如此珍貴，想必是前輩極為心愛之物，晚輩不敢受此福緣，特還給前輩！」

一清道人大喜，忙接過藥丸，小心翼翼的放回玉瓶，向着雲翔咧嘴一笑。

雲翔為之氣結，只是他已把丹藥送給袁青青，她如何處理是她的事情，不便干涉，只得歎道：「袁姑娘，妳何須替臭道士……」

那知一清道人竟打斷他之話柄，道：「袁丫頭，這混蛋孤寒成性，如此小之見面禮妳不收是對的！我這玉瓶可不同了，妳得好好收着，內裏的東西可不值錢，妳有空便吃了罷，只是吃時得通知小混蛋，免得浪費！」說罷，竟把整瓶小還丹送給袁青青。

袁青青知道這小還丹定是極為珍貴，那敢收下，望了望一旁之袁伯明及雲翔，不知如何是好。

袁伯明已久聞小還丹之功效，自是大喜，亦知道一清道人脾氣古怪，若然不收下，定會惹他不快，忙道：「青青，還不謝過仙長厚賜？」雲翔亦含笑點頭！

袁青青這才道謝收下。

錢尚志也道：「袁丫頭，老子身上沒有甚麼可作見面禮，日後，去到京師，我帶妳往如意軒挑件妳心愛的作為見面禮。這總比混蛋小子，慷他人之慨好得多！妳可不要聽他的，算死草這名字，應是他這混蛋的，可不是我！」

女孩子天性愛珠寶，聽見可以在如意軒任意挑選，怎會不高興，忙大喜道謝。

這時，鏢局中人從石家莊找來數輛馬車，把受傷略重的同伴放進車內，準備動身。

袁伯明幼子袁維廉走上來，道：「多

，我們可以起程了！」隨即向雲翔道：「雲大俠你辛苦了整天，我亦替你準備了一輛馬車，請大俠和兩位前輩也上車吧！」

雲翔搖首道：「不用了，我這人走慣了路，坐上馬車反而不舒服，還是給別人坐吧！」

那知袁維廉竟對他眨了眨眼睛，低聲道：「雲大俠，車裏有數罈美酒，特爲你準備的，走着路喝酒究竟不舒服，你還是上車歇歇吧！」這小子辦起事來，倒也想得週到。

雲翔聽了，眼中一亮，道：「如此我便不客氣了。袁姑娘，你也一道來吧，我教你如何服那藥丸。」袁青青忙跟了上去。

雲翔瞪了算死草錢尚志及一清道人一眼，道：「你們沒聽見車裏有酒嗎？還不跟着來，難道等請柬嗎？」

於是，大隊人馬便繼續行程，往保定府進發。

烟壺傳說　牽涉事多

中原鏢局大隊人馬趁着早上天氣清涼，趕了百多里路，午牌時分已差不多抵達安國鎮，還有不足百里路程便可到保定府。

這時正是烈日當空，衆人皆汗濕透衣，袁伯明剛欲下令在前不遠之小叢林歇息進膳。

忽然，一支响箭已然射在馬前丈餘之地上。

袁伯明知道麻煩找上門了，但他恃着有雲翔、錢尚志及一清道人在押陣，心裏毫不慌張，揚聲道：「中原鏢局袁伯明路過貴境，因時間倉卒，未暇拜會各路英雄，不知是那一條線上之朋友當面，請示下名號，袁某日後定當面謝！」

一聲長笑响起，在叢林中走出六名身穿青色長袍，神態從容之中年人，一前五後，均雙目有神，太陽穴高高突起，一看便知是內外兼修之武林高手。

爲首之人年紀略大，約五旬上下光景，面貌清癯，卻是聲震林木，道：「在下青龍幫閔長青，見過袁老局主！」

袁伯明大爲意外，想不到勢力遍佈全國，實力與各大門派不遑多讓之青龍幫也來插上一手，不但如此，連甚少在江湖出現之幫主入雲龍閔長青也親身出馬，那麼他身後五人定是幫裏頂尖高手。袁伯明暗自慶幸，若非己方有雲翔之人在，這六人便足夠把中原鏢局人手全數擊倒！

他略清喉嚨，拱手道：「原來是閔幫主大駕當面，袁某愧不敢當，未知閔幫主有何見教，袁某洗耳恭聽！」

入雲龍閔長青道：「袁局主，明人不作暗事，閔某向來不喜轉彎抹角，便與你直說。因聞得貴局這趟鏢保的紅貨，與一宗武林大事有關，故特來商借，日後定當奉還！」他不願落人口實，說他以堂堂江湖一大幫會來欺壓一小小鏢局，故言商借。

袁伯明道：「閔幫主既出言相借，袁某本當遵命，只可惜該物非敝局所有，袁某不能作主，可否待敝局把貨送抵京師後，閔幫主再向物主借用？」

閔長青大笑，道：「閔某本有此意，但因發覺由此往京道上，有不少武林人士在打着此物主意，恐怕貴局不能平安送到物主手中，故代貴局看管此物，日後代送還物主。」

袁伯明道：「幫主好意，袁某心領，只是敝局職責所在，不敢有勞貴幫，若有江湖朋友意欲染指此物，敝局自信能夠對付，請閔幫主放心。」

閔長青面色一變，道：「袁伯明，本座已好話說盡，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本幫若下手搶奪，明天便沒有中原鏢局這一字號！」

袁伯明道：「閔幫主言重了，莫非閔幫主沒聽說過，雙拳難敵四手這話嗎？幫主武功雖高，但亦只有六人，相鬥起來，鹿死誰手，誰能預料！」

閔長青一聲暗號，林裏登時躍出數十名青衫勁裝大漢，均手持兵刃，躍躍欲動！閔長青大笑，道：「袁局主，如無十足把握，本座又怎會大言不慚，論人數，你不比我多，論武功嗎，袁局主應心中有數，你還是乖乖的……」

他的話柄被一聲大笑打斷了，中原鏢局之車隊中，一名矮胖子及一衣服破爛不堪之道士從一馬車中跳了出來，正是算死草錢尚志及一清道人。閔長青一見兩人現身，登時眉頭一皺，心裏想着：「怎麼這兩個怪物也在？這可不易辦！」

錢尚志道：「蛇頭兒，小蛇多並不一定可以吃着人，老子算盤裏有四十九粒珠子，你看可以打下多少青蛇？」

一清道人也笑嘻嘻的道：「道士不似算死草那般小家，專找小蛇來下手，我只喜歡吃大蛇，長蛇，倒不如你我玩一場，由他捉小蛇去，蛇頭兒，你意下如何？」

閔長青暗暗衡量雙方形勢，不由一驚，只因己方高手雖多，但卻非兩怪之敵手，混戰起來，對己方不利，只因一旦自己被一清纏着，便沒有人能應付算死草，雖然其它高手可一舉把中原鏢局中人擊倒，但己方亦會損失大半人手。而黑虎幫等人正在不遠處等待着，豈非自尋煩惱，爲他人作嫁衣裳，登時念頭一轉。

閔長青咳了數聲，道：「想不到兩位高人也來趁熱鬧！只是有兩位在此，我們若混戰一番，豈不大煞風景，且不能瞻仰兩位高人絕學，實是可惜！」

一清道人怪眼一瞪，道：「蛇頭兒，你這話倒說得不錯，你有甚麼好主意？」

閔長青道：「我們可以來一次比武，以五陣決勝負，雙方各派出五人，單獨比武，以勝三陣者爲勝，每人只可出戰一次，不論勝負，皆得退下，兩位意下如何？」

算死草從懷裏拿出一個小算盤，的的得得地撥了數下，點頭道：「這主意不壞。只是，蛇頭兒，采頭如何？」

閔長青道：「若然本幫僥倖勝了，那便請袁局主借出鼻烟壺，日後本幫用畢後，便交還袁局主，若然你們勝了，本

幫掉頭便走，再不向你們打這東西主意！」

算死草搖頭道：「這卻是賠本生意了，化不來，蛇頭兒，若然老子找上你們老窩比武，勝了便借你的頭兒位置坐上十年八載，敗了便拍拍屁股走了，你可答應嗎？」

閔長青之主意本對自己有利，他打算以本幫兩位堂主來應付一下兩個怪物，虛應其事，落敗也無傷大雅，然後再由自己與兩名各得力助手，總巡察龍天威及首席堂主上官奇出戰，那時中原鏢局有誰能敵，因他深知袁伯明，袁維廉及路永泰三人乃中原鏢局武功最高之人，但比起自己三人，相距仍遠，到時還不手到擒來。

因此，他故作大方，道：「兩位前輩，請儘管說出條件，閔某定當奉陪！」

錢尚志道：「你們若敗了，不但不得再窺伺此寶，還得派五名高手，護送我們上京，當然這五人須我們點頭認可，還有，你們青龍幫今後不得找中原鏢局之麻煩，你可答應？」

閔長青正打着如意算盤，怎會料到對方竟還有好手不曾露面，便點頭道：「好，一言為定！」

錢尚志道：「既然是如此爽快，老子給你一點便宜，便由我方首先派人，你衡量一下才派對手吧！笨鳥先飛，我打第一仗！」

閔長青正中下懷，但仍然道：「我們是點到即止，還是以死相搏，請前輩示下！」

錢尚志道：「依你，老子打死蛇也能，捉活蛇更是拿手好戲。」

閔長青道：「依在下愚見，我們毋須為此東西結下深怨，最佳是點到即止，不可弄出人命，只要一方認負，便得停手！」

錢尚志道：「這卻不妥，若然對手不肯認敗，我又不能殺他，怎能分勝負？我說我這招勝，他說我這招負，那豈不是開玩笑？」

閔長青給他弄得啼笑皆非，只得道：「如若沒有自甘落敗，那麼當然要戰至其中一人倒地不起決勝負，以五陣為限！」

錢尚志道：「好，就此決定，你們誰來和我玩一玩？」

閔長青向身後一青衣人交待數語，便着他首先出戰。

那青衣人蹤身上前，也不拔出兵器，拱手一禮道：「在下青龍幫何如龍，主掌金星堂，特領教前輩高招！」

錢尚志那裏不知閔長青作何打算，笑道：「蛇頭兒可體諒老子，竟如此相讓。何小蛇，不用客氣，隨便來吧！」

何如龍身為青龍幫一堂之主，身手自是不弱，一套掌法使來呼呼生風，勁度十足，把錢尚志籠罩在掌影之中。只可惜他的對手乃江湖中首屈一指之武林奇人，身手比他高明何只一籌，只十多招下來，已是招架不住。只聽見「啪」的一聲，後腦已被錢尚志拍了一下。

錢尚志這一記，若然運上真力的話，何如龍十條命也不見了，急忙拱手一禮，走回閔長青身後。

一清道人呵呵大笑，道：「閔蛇頭兒，我方已勝一仗，道士也不甘寂寞，出來高興一下，只是你得派出一條大些的蛇，免得我不能盡興！」

只可惜一清道人之願望不能實現，閔長青派出仍是一名外堂堂主，不到二十招便被一清一腿踢飛丈外！

閔長青見對方之高手已出過場，餘下的均不堪一擊，心裏沾沾自喜，卻沒想到對方為何一開始便派出武功最好的，不留下高手押陣！他掩不住心中得意之情，笑道：「兩位前輩果然身手不凡，貴局只要再勝一場，便可戰勝，不知貴方由那一位出戰第三場？」

驀地，兩個酒罈一先一後直飛場中，分別落在算死草及一清道人脚下，落地無聲，用勁之巧，令人驚歎。

一個清朗之聲音响了起來：「你倆怪可沒給我丟臉，立下大功，應賞美酒。」語聲方落，場中已多了一個青衣文士，年紀嗎？只有廿五、六歲。正是卓爾不凡之雲翔。

雲翔之出現，登時令青龍幫主臉如死灰，他腦海中浮現出一年前作客陝西祝家莊之一幕情景。當日，陰陽粉蝶傅玉，這曾在武當派三名絕頂高手圍攻之下仍能談笑自如，從容脫困之採花大賊，竟被人輕描淡寫的在十招之內一掌擊斃，而殺他的，便是眼前這青衫文士，自號浮萍客之雲翔。

雲翔已笑吟吟的道：「閔幫主，年多不見，近來可好嗎？」

閔長青苦笑道：「托雲大俠之福。閔某不知大俠在此，故有所冒犯，請恕罪。」

雲翔道：「幫主客氣了，只是雲某有一點不解之處，幫主何以會以五場比武來定勝負？難道幫主竟事先知道，馬車裏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貨主所派出之兩位同行高人？」雲翔這話，本是說笑，他自日前從袁維忠口中得知託貨之人確是久居太原之人士後，便從沒對貨主或隨行之人有半點懷疑。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雲翔這話卻把車裏之主僕嚇得忐忑不安，不知在那處露出破綻。

閔長青大為尷尬，道：「雲大俠說笑了，閔某簡直不知三位俠駕在此，否則那會如此冒昧？」

雲翔把手擺了一擺，道：「不要說這個了！現在先來談正經事。大凡比武，武功最好的通常在最後才露臉，雲某身手，不高不低，只好放在中間，請問幫主以何人出場？」

閔長青剛欲張口說話，雲翔卻搶先再道：「慢着，雲某得首先說清楚，我向來出手，對手不是死便是亡，我也覺得不忍，前一些日子，我在杭州吃了一道名菜，登時令我想起一個解決辦法。閔幫主，想你也該吃過『活魚』這菜式吧，那就是魚的大部份都是熟的，僅餘頭部還活生生的，雲某便是想出這辦法，留下對手一命。只可惜我只曾拿老鼠來試驗，卻不曾見過施於人體上之效果。好了，雲某話已說畢，請派人出戰第三回合！」

閔長青乾笑數聲，道：「有雲大俠在此，閔某怎敢放肆？適才敝幫不是之處，請雲大俠包涵一二！」他又想起有關雲翔獨誅洞庭三十六大寇之事蹟，已是汗流夾背。

錢尙志見了閔長青情急之狀，不禁失笑，爲免迫狗跳牆，道：「蛇頭兒，你不願和小混蛋交手也罷，但你們已負兩場，該作敗論！你該履行條件了吧！」

閔長青適才答應之條件其實絕不苛刻，他怎會不履行，忙如釋重負地道：「這個當然，錢兄請隨便吩咐！」

雲翔插口道：「閔幫主，雲某便留下剛才動手的兩位堂主，另外，請幫主從貴幫總巡察及首席堂主中選出一位，再另派兩位香主陪在下等上京。餘下的，閔幫主日後看着辦吧！」

閔長青聽了，立即道：「雲大俠請放心，閔某雖非頂天立地，但言出必行，日後中原鏢局鏢旗過處，敝幫定退避三舍。」說畢，便令總巡察龍天成率領兩名堂主及兩名香主留下，帶着手下匆匆離去。

袁伯明看見事情如此順利解決，大爲高興，忙向雲翔三人道謝。袁青青更是對雲翔仰慕萬分，她雖知雲翔武功高超，卻想不到他的名頭竟如此嚇人，一現身便把青龍幫等人驚退！

袁伯明便吩咐衆人在叢林旁休息，並進午膳。雲翔對青龍幫之總巡察龍天威道：「龍兄，你們幾位也來喝盃吧，我們美酒多着呢！」

龍天威道：「雲大俠，據我們所知，黑虎幫兩名護法與不少高手正在前路上等着，我們若喝醉了，只怕會誤事！」

一清道人大笑，道：「廢話，想當年，武二郎若非喝醉酒，那來勇氣跑上景陽崗打虎，你知嗎？有幾分酒意，打起老虎來倍覺順手，快來吧！道士最不喜歡婆婆媽媽的人！」

＊　＊　＊

酒醉飯飽後，衆人繼續上路。雲翔等人這次卻沒坐在車裏，只徒步走着，而青龍幫五名好手則騎着馬，跟在三人身後。

近日落時，車隊已接近保定府，這時，雲翔已察覺道旁樹後及草叢裏埋伏了不少人，便通知各人小心戒備，慎防暗箭，只是，出乎意料地，並沒任何事故發生。

車隊過後不久，兩名黑衣人分別從路旁之兩棵大樹躍下，其中一人道：「左兄，爲何剛才不下令攻擊？」這時，草叢中亦出現了數名黑衣人，走到首先現身之兩人身前。

姓左之黑衣人道：「管兄，剛才你沒看見有誰在車隊中嗎？」

姓管之黑衣人道：「除了中原鏢局之人外，小弟只看見譚、俞兩堂主所說之青衫文士及青龍幫之龍天威，至於那道士和矮胖子以及四名青龍幫弟子，小弟則不認識！」

姓左之黑衣人道：「剛才我若貿然下令進攻，恐怕我們現已全軍盡墨。管兄，四名青龍幫弟子中，有兩名乃堂主身份，武功不弱，那龍天威身手更不用說了，我所顧忌的便是其餘三人！那道士及矮胖子乃江湖中極爲難纏之一清道人及算死草錢尙志，這兩個人，我們任何一個也惹不起。何況他們還有那煞星在內。」

姓管之黑衣人道：「煞星？左兄是指那青衫文士？」

姓左之黑衣人道：「對了，我接獲俞堂主之報告時，已有點懷疑是他，但因他甚少不下殺手，才不敢肯定。管兄，這青衫文士便是浮萍客雲翔，我們惹得起嗎？」

「管兄」大吃一驚，道：「竟然是他！左兄，你沒看錯嗎？」

「左兄」道：「他這模樣，便是化了灰我也能認出來，當年他殺掉洞庭三十六寇時，我也在場，那天，他對我說道：『不關你的事，最好不要插手，免得後悔！』跟着便赤手空拳殺進三十六寇人叢中，那情況可眞驚人，三十六寇中無一不是窮兇極惡，身手高强之輩，但在他眼裏，簡直如土狗瓦貓般，只一盞茶工夫，三十六人，一個不少，全數擺平。」

在旁之其中一名黑衣人有點不信，道：「左護法，雲翔眞的是如此厲害？那麼他豈不是比當年傳說中之殺手王更高明？」

左護法道：「劉堂主，本座沒見過殺手王之武功，不能比較。但浮萍客之身手乃本座親眼目睹，確是出神入化，當今武林中，實找不出一個可以與他抗衡的人！」

管姓黑衣人道：「據說當年殺手王之武功乃出自凌霄秘笈，現在秘笈下落已有線索，若能學得其中所載絕學，區區雲翔，又何足懼？」

左護法道：「那鼻烟壺與凌霄秘笈有關之說，只是傳聞，只能姑妄聽之，所以本座剛才在未能証實此傳聞之前，不肯貿然樹下雲翔這强敵，但若然鼻烟壺確是與重寶有關的話，我們不計犧牲，也須把它搶到手。」

＊　＊　＊

一路上，風平浪靜，踩線的人不少，但膽敢攔截中原鏢局車隊的卻一個人也沒有。這天黃昏，車隊已抵達京師。

經過差不多兩天之相處，青龍幫五人與大家已熟絡得多，龍天威大異道：「想不到這路上竟全無事故，黑虎幫的人究竟去了那裏？」

錢尙志大笑，道：「小蛇頭，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我爲何要拉你們下水嗎？有你們五條蛇護送，那些病猫怎敢妄動？」

龍天威忙道：「老前輩客氣了，黑虎幫素來與敝幫不和，明爭暗鬥也不少次了，怎會因爲我們在而不下手，而且左雷及管霆兩護法與在下亦有過節，他們定有其它原因才收手！」

一清道人道：「我倒知道原因，老錢這人吃雞連毛吞！一路上，這傢伙大搖大擺的走着，有誰敢來？那些紙老虎不怕被他連皮也剝掉才怪！」

雲翔卻笑道：「吃人不吐骨我是聽得多了，臭道士，你這句吃雞連毛吞倒是首次聽到，究竟出自何典？」

一清道人道：「吃人不吐骨我沒見過

，但這傢伙吃雞連毛吞卻是事實，下趟你若見他在家裏宰雞便知了，這傢伙連雞毛也像寶的收起來，不知幹甚？」

雲翔大笑，道：「算死草家裏竟會宰雞？算了，臭道士，你那次可能喝醉酒，摸錯門口！一隻雞每天下一隻蛋，一個月下來便有三十只，這三十隻蛋長大後：我也不懂算了，你想想，這傢伙怎捨得殺雞？」

談笑間，車隊已進了城，袁伯明着衆人找了一大客棧歇息，便在雲翔陪同下，護送着載了物主媳婦主僕之馬車往見物主在京之兒子。

貨主之兒子姓方名仕傑，年前上京碰運氣，經多方活動才捐了個小推事之職，據說這次方老夫人托中原鏢局帶來價值不菲之鼻烟壺乃是作爲送禮之用，希望能得個比較好之前程。

當抵達方仕傑家中，雲翔方首次目睹這兩位同行數天之方家眷屬芳容，卻使他呆了一陣，只因這位方少夫人簡直美得令人驚歎，足可閉月羞花，連隨行之丫環也嬌俏可人，美艷奪目。

袁伯明辦妥交貨手續，取了回條便與雲翔離開，返回客棧，只是一路上，雲翔卻不知怎的，竟然心神恍惚，像給剛才那美人勾去魂魄般，只見他喃喃自語道：「這當中定有不對，那裏不妥呢？怎麼老是說不出來？」

袁伯明道：「雲老弟，有什麼不對了？莫非你的心留在方宅，忘了帶走？」

雲翔搖頭道：「不知怎的，我的心裏總覺得有些不對之地方，但是卻想不出來！」

袁伯明道：「現在貨已交妥，總算可鬆一口氣！老弟，不要多想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還是先回客棧洗個澡後，再去喝酒尋樂吧。我年紀雖大，卻也想見識一下你所說之好地方。」

雲翔拋開心中所思，朗笑道：「袁老說得對，人生得意須盡歡，也得清潔一番，想那麼多幹甚麼？我也沒洗澡數天了，也得清潔一番，稍後再會佳人！」

袁伯明卻悄悄說道：「雲老弟，恕老朽問你一句唐突問題，老弟台究竟成親或定親沒有？」

雲翔一怔，道：「袁老，我這人身無恒產，終日流浪天涯，有誰家女子喜歡下嫁於我，不要說妻室了，連比較談得來的女友也沒多一個，倒是風塵女子卻認識不少！」

袁伯明道：「老弟風流瀟洒，那個女子不傾心？定是你要求高，所以沒碰上合心意的，莫怪老朽唐突，你的年紀應有廿五、六了吧，也該成親了。你看老朽那孫女青青如何？」

雲翔想不到袁伯明竟提出此事，忙道：「袁老，令孫女冰雪聰穎，美艷動人，有誰不喜愛？」

袁伯明道：「那便成了。青青那丫頭對你印象極佳，待老朽向維忠說一聲，把那丫頭許配了你，如何？」

雲翔忙道：「袁老萬萬不可，雲某習慣了無拘無束，到處闖蕩，四海爲家之生活。青青姑娘乃名門閨秀，怎能隨着我這浪子四處跑？袁老請體諒在下苦衷！」

那知袁伯明竟道：「這還不簡單，青青自小在峨嵋學藝，習慣清苦生活，況且她身爲江湖人之後，嫁雞隨雞，隨着你到處跑有何關係？待你厭倦江湖生涯時，才安頓下來也不遲！你不用顧忌這點！」

雲翔苦笑，道：「袁老，你有所不知，我這人放蕩不羈，用情不專，性好沾花惹草，這種性格，那有女子能忍受？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不敢說何時才改得掉這德性。你試想一想，青青姑娘若終日陪我跑窑子，逛妓院，那會怎樣？」

袁伯明這才明白雲翔根本不希望有一個妻子束縛着他，只好道：「這倒是一個問題，老朽得與維忠商量，如何解決這事！」

雲翔道：「袁老，青青姑娘蕙心蘭質，它日定能找到一個如意郎君，你不用爲她憂心。下嫁於我，倒像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還是快點回客棧梳洗吧。」

＊　＊　＊

翌日清晨，袁維忠看見愛女站在客棧後院裏，呆呆的想到入神，他乾咳一聲，把袁青青從沈思中驚醒。

他看見愛女眼裏紅絲滿佈，似是整夜未眠，便道：「青青，可有什麼事嗎？」

袁青青咬着嘴唇，低垂着頭，低聲道：「爹，我們是否今天便回太原？」

袁維忠點頭道：「是的，我們吃過早點便起程。」

袁青青道：「爹，女兒還是首次來京，爲什麼不停留多數天才回去。女兒眞希望能在這裏遊覽京華風光。」

袁維忠微笑道：「青青，妳眞是爲了京師景色而希望逗留多數天嗎？爹還道妳是爲了……」他止着不語。

袁青青嬌嗔道：「爹取笑我的，我不和你說了！」

袁維忠道：「妳不和爹說也可以，只是回家後，妳可不要怪爹不爲妳的事操心。」

袁青青紅霞滿面，把粉臉垂至胸前，低聲道：「爹這樣問，敎女兒怎麼答嘛？」

袁維忠道：「青青，妳聽爹說，經數日相處，爹也覺得雲公子這人確是義薄雲天，蓋世奇人，只是，爹只能說他是一個難得之朋友，卻不是一個好丈夫。」

袁青青抬起了頭，道：「爹，爲什麼？」

袁維忠道：「昨晚爹和雲公子等在怡紅院喝了整晚酒，發覺他絕非好色之徒。只是，爹也發覺，傾心於他的女子實在太多；而他的本性卻是放蕩不羈，絕不用情於某一女子身上，亦即是說，沒有女子能眞正的擄獲他。所以，青青，妳得考慮這一問題。」

袁青青低下頭，道：「爹，雲公子確實沒對女兒有任何表示，但女兒不知怎的，總是對他……」

袁維忠道：「這事現在還是言之過早，看看今後如何發展吧，只是，妳不可對他期望過大。決不可自找煩惱。」

袁青青默默無言。

＊　＊　＊

中原鏢局的人已回程返太原，卻留給雲翔一份惆悵，他望着車隊消失的方向歎了口氣。袁青青臨別時那幽怨的眼神，確使他覺得無限感觸！

他的身後，响起錢尚志的聲音：「混蛋，你老是辜負別人一片深情，傷透別人的心，難道不覺得殘忍的嗎？」

雲翔搖首道：「短暫的傷心，總比一生痛苦好得多，當她碰上另外一個人後，便會漸漸忘記我，再過一段日子，雲翔這兩字便會陌生得很。」

一清道人卻道：「小混蛋，我看你還是跟着我，當個小道士吧。出了家，便沒有那麼多煩惱。」

錢尚志道：「廢話連篇，道士娶妻生子的，世間多着。這混蛋即使剃了頭當和尚，也會引起尼姑思春。以我看，最佳辦法是送了他入宮做個小太監。」

一把嬌滴滴的聲音道：「錢爺，你要把誰送進宮啊？可要小婢效勞？我家小姐可懂得門路呢！」三人身前，出現了一個俏美丫環。

雲翔眉頭一皺，望向錢尚志。算死草嚇得雙手連擺道：「雲大爺，這可不關我的事，我並沒向任何人說過有關你之行跡，定是賊道士幹的好事？」

一清道人忙大叫道：「你這臭胖子，死矮子，我那一刻離開過你身邊了，怎麼如此冤枉我，看我不把如意軒一把火燒掉才怪！」

俏丫環噗嗤一笑，道：「雲爺，你不必怪責錢爺和道爺了。雲爺你護着中原鏢局重寶上京之事，江湖中有誰不知？」

雲翔道：「小菊姐，妳不是來找我的，對嗎？妳只是路經這裏，剛巧碰上錢尚志和道士，卻不見我，是嗎？」

小菊掩嘴笑道：「雲爺，你說的對極了，小婢看見錢爺和道士時，剛好眼睛給什麼東西擋着，所以看不到雲爺！」

雲翔那會不明白，從懷裏拿出兩顆珍珠，送給小菊，道：「對了，小菊，妳剛巧給這兩顆東西擋着視線，所以看不見我。」

小菊接過珍珠，道過謝後，卻沒有離去之意思。雲翔大爲詫異，道：「小菊，妳不是要往別處找我的嗎，怎麼還不趕快？」

小菊笑道：「雲爺，你還得遮多一個人的眼睛，小婢可不是獨自來的。只是這人的眼睛比小婢大很多，雲爺可得準備大些的珠子！」

雲翔沒她辦法，只得道：「小菊姐，妳還有多少姐妹同來，一起請她們出來吧！」

一把瀝瀝鶯聲道：「沒有了，只有賤妾一人！」一個千嬌百媚之絕色美女出現眼前。

雲翔整個人都呆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來的竟是京師裏艷名四播，往來均是王孫公子之鳳仙姑娘，只得硬着頭皮道：「鳳仙姑娘，久違了。難得姑娘玉駕過訪，請內進一坐。」

鳳仙幽幽地說道：「難道雲爺眞的是如此討厭賤妾嗎？來到京師也不來寒舍一聚？」

雲翔登時尷尬萬分，囁嚅着道：「雲某怎會討厭姑娘？只是……」急切間，他竟想不出一個藉口來。

鳳仙卻替他解窘，道：「賤妾也明白雲爺貴人事忙，所以也不敢心存奢望。只是，賤妾因有要事請雲爺幫忙，故厚顏來訪。」

雲翔道：「姑娘，這事進內再談。」

鳳仙卻道：「雲爺，這裏人雜，不便細談，可否請雲爺移駕寒舍？」

雲翔點頭道：「這也好，請姑娘先回，雲某稍後便到！」

＊　＊　＊

沒有人知道鳳仙姑娘從何而來，只知她三年前來京後，便迅即艷震京師，慕名而來，但求一親芳澤之貴胄王孫，不計其數。一擲萬金，希望獲佳人垂青者，大不乏人。只可惜雖然鳳仙姑娘寓所每夕皆賓客滿座，卻未聞有誰有此福緣，能一償癡願。

此刻，鳳仙姑娘卻一本正經，神態沈重的坐在雲翔身前，道：「雲爺，此事關係重大，雲爺可否答應賤妾，不把今日之事告訴別人？」

雲翔搖首道：「鳳仙姑娘，你我相交不淺亦不深；但姑娘今次上來找上雲某，應事前對我一向作風查得一清二楚。雲某對一件事情未了解之前，向不作任何承諾。所以，姑娘若能對我有信心，便請說出來，否則，我們只談風月，不涉其它。」

鳳仙姑娘道：「賤妾因素聞雲爺柔腸俠骨，當仁不讓，故冒昧請雲爺幫忙，只因此事牽連極廣，關係萬千人命，故才請雲爺答應不會洩露秘密，方敢說出事情始末！」

雲翔不悅，道：「既然關係如此重大，雲某自知能力淺薄，恐怕有負所託，還請姑娘另請高明。雲某就此告辭。」說畢，便站起來。

鳳仙姑娘大吃一驚，急道：「雲爺，請留步。」她的兩名貼身丫環，小菊與小梅亦聞言來到，齊道：「雲爺，請坐下喝杯酒吧！」

雲翔不作片言，只靜靜的望着三人。

鳳仙姑娘竟跪了下來，嗚咽着道：「雲爺，請看在萬千性命份上，聽賤妾一言！」

雲翔沒有辦法，只得重新坐下，道：「我平生最不願見到的是跪着說話的人，更怕見着美人落淚。今天不知是行了甚麼運，竟一起碰上，快起來再說。」

鳳仙姑娘見他重新坐下，方始起來回座，抹去淚水，道：「雲爺，賤妾本姓竇，先祖名諱上開下山。」

雲翔大爲詫異，只因竇開山又名竇爾敦，乃早年反清義士，當年在康熙帝南巡濟南時，曾意圖行刺，因侍衛森嚴，未能如願，僅將康熙之赤騏馬盜去。傳被鷹犬黃天霸擒獲正法，實因壯志不遂，灰心之餘，披緇入山。乃道：「想不到姑娘竟是忠義之後，雲某失敬了！」

鳳仙姑娘心裏稍安，只因清廷把竇開山視爲叛逆盜賊，曾多方追捕，如今

雲翔卻認爲他是忠義之輩；心中願望，可能得償。她於是續道：「賤妾繼承先祖遺志，誓抗韃主，故亦加入天地會，密謀起義反清。」她停了下來，注視着雲翔，看他有何反應。

雲翔肅然起敬，道：「姑娘忠肝義胆，不讓鬚眉，雲某敬佩萬分。」

鳳仙姑娘大喜，續道：「因此，賤妾犧牲色相，與小菊及小梅來京，混跡風塵，從中探取韃子各種情報，以便起義。近年來，乾隆好大喜功，動輒用兵，勞民傷財，宰輔和珅，聚斂自肥，貪黷誤政；加上福康安恃寵奢汰，敗壞軍紀，實乃起義良機。因此敝會首領決定於明年在台灣起義。中原方面，則由賤妾聯絡各武林中正義之士，領導散佈各地會友响應，務將韃子趕出關外。」

雲翔大吃一驚，因此事確乃非同小可，沉思片刻後，便道：「姑娘，雲某有何能效力之處，請坦誠相告！」

鳳仙姑娘道：「賤妾剛欲進行聯絡各地武林中人，那知卻遇上意外。」

雲翔奇道：「意外？」

鳳仙姑娘道：「是的，一宗極大意外，那便是江湖中突然先後出現六個傳說與凌霄秘笈有關之鼻煙壺，引起各地武林人士爭相搶奪，另外還有不少年輕高手相繼神秘遇害，使賤妾在招募同道方面遇上困難。」

雲翔道：「怎麼竟出現六個鼻煙壺？據我所知，只有一個，且是與凌霄秘笈毫無關係！但是，這兩件事與妳聯絡武林中人應無抵觸，姑娘何須理會？」

鳳仙姑娘道：「本是如此，但賤妾卻有兩個顧忌。其一，是重寶當前，武林中人皆趨之若鶩，對其它事情漠不關心。只因武林人士對奇珍異寶不動心者很少，而對這武林至寶，凌霄秘笈不寤寐以求的更不多，因此，賤妾恐怕大多數人對反清之舉虛應其事，注意力卻放在奪寶之上。其二是，賤妾懷疑這鼻煙壺之事乃一極大陰謀，乃是韃酋用來引使武林同道互相殘殺之毒計，若此事屬實，則表示韃子已嚴密注視武林動向，賤妾若貿然行事，一旦事機不密便誤卻大事。」

雲翔問道：「姑娘何以認爲此乃乾隆之陰謀？」

鳳仙道：「當年太祖以江湖人身份率領羣衆起義，把蒙古人趕出關外，是故，韃酋對江湖中人均忌憚萬分。昔日雍正不是火焚少林，更以緹騎營及血滴子殘害江湖同道嗎？乾隆登基後，恐與雍正同一命運，被人刺殺，故不敢對江湖中人有所行動，且他的注意力放在東征西討之上，江湖才有數十年平靜。現國庫所餘不多，且尚書梁詩正力勸節省軍費，他便暫時停止用兵。但乾隆本性喜功，極有可能把矛頭指向武林中人，因不想正面與江湖中人爲敵，便出此陰謀。另外，賤妾聯想到他乃幕後人之原因是：這六個鼻烟壺均價值不菲，不似民間所有，除大內外，有誰會持有六個各值數十萬兩銀之鼻煙壺，更拿出來做餌？」

雲翔道：「姑娘之顧慮亦不無道理！那麼，妳希望雲某做甚麼？」

鳳仙道：「雲爺，老實說，賤妾武功低微，德薄能鮮，於刺探敵情，聯絡會友方面尚能勉强應付，但若要領導羣雄，主持中原之大局則力有不逮，因此，多年來，賤妾都在物色一位能担此重任之人。雲爺經文緯武，才華蓋世，實乃最佳人選。因此，賤妾希望雲爺勉爲其難，當上中原方面之負責人。」

雲翔沈思良久，才道：「姑娘，妳找雲某當此要職，貴會林爽文可曾答應嗎？」

鳳仙大訝，道：「賤妾尚沒有把這事向林大哥提及，林大哥求材若渴，定不會反對的。雲爺，你怎會知道林大哥是本會首領的？」

雲翔道：「我一向對反清活動都密切注意着，但妳可放心，我絕非清廷中人。只是，姑娘得要明白，林爽文定不贊同此事，箇中原因，我不願細說，妳若不信，可試向他提及。」

鳳仙半信半疑，道：「雲爺，若林大哥不反對的話，你是否願意担當此任？」

雲翔搖首道：「很抱歉，我不能答應！」

鳳仙臉色大變，道：「雲爺，爲甚麼？難道你對反清大業一點也不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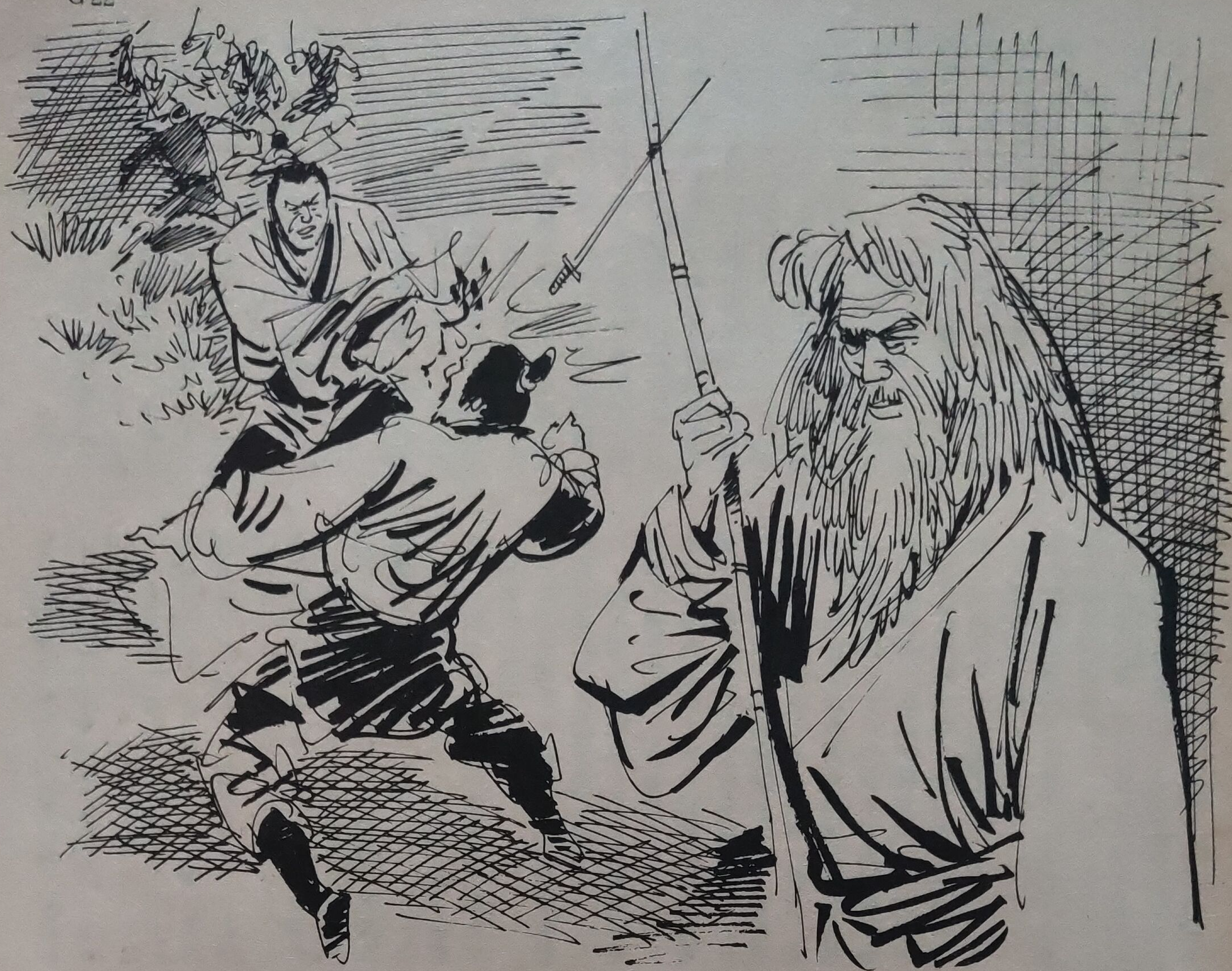
雲翔道：「妳錯了！正好相反，多少年來，雲某日夕都想着如何把滿人趕走，還我河山。我不願加盟貴會當此重任之主要原因是：我對反清之看法與貴會林大哥有所不同。意見不同，合作便困難，勉强合作反誤大事。」

鳳仙道：「雲爺，對反清大業意見如何？可否告訴賤妾一聽？」

雲翔道：「姑娘，妳且先聽雲某說出數個事實。當年南明三王之覆滅以及吳三桂等三番作反被勦平，賣力的不是八旗兵，全是漢人將領之綠營兵所爲。康熙曾說：『自古漢人之叛亂，俱以漢兵勦平，豈待滿兵之功耶？』康熙年間，京裏楊起隆以朱三太子爲號召而起義，還沒舉事，便被告發，告發的乃平常百姓，絕非滿人。還有在康熙六十一年，貴會先烈朱一貴於台灣起義，雖在七日內佔領全台，自稱中興王，建元永和，但只兩個月便被勦平。朱一貴被村民所俘，送京正法，當時民謠還嘲笑：『頭戴明朝冠，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十多年前，黃教舉義，但數個月便又失敗。從這數件事件中，姑娘可曾明瞭箇中失敗之主要原因？」

鳳仙道：「請雲爺指教？」

雲翔道：「千百年來，我們漢人都是家族宗法爲主，對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向來淡薄，對朝統變更，無論姓朱姓李，漢人蒙人，都無動於衷，忠君愛國這思想只在一小撮人心中存有，大部份百姓但求樂業安居，有飯吃，有屋住便心滿意足，管他誰當皇帝。朱明一代，政治敗壞，百姓苦不堪言，致有流寇之禍。南明三王及其他打着明朝宗室旗號起義之人都得不到民衆支持，致遭失敗。滿酋利用這點，以漢制漢，無往而不利，否則，以滿族數十萬人口及不足八萬之



雲翔和楊虎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八旗兵，何能統治中原？及其後經過康熙及雍正八十年之勵精圖治，天下太平，人人安居樂業，誰會冒滅門之險做反？」

鳳仙沒有話好說，只默默聆聽，良久方說道：「依雲爺所說，反清大業豈不是沒希望了嗎？難道我們便就此放棄？」

雲翔道：「妳又不必如此消極，希望是要依靠自己去實現，只要把握着適當時機，何愁不能趕走韃子？不是每一個清帝都像康熙及雍正那般精明能幹的，只要韃酋昏庸，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那時便是大好機會，反清義師定能一呼百應。」

鳳仙道：「如此說來，現在不正是大好良機嗎？」

雲翔道：「乾隆雖比不上康熙及雍正那般精明能幹，但也非昏庸無道之君，表面看來，這一朝可說是近數百年來國運最鼎盛之一代，只因乾隆好像紈袴子弟般，把祖上辛苦掙回來的財富亂花，弄得全國富麗堂皇，軍功烱然，這正是盛極而衰的象徵。現在國庫所存不多，下一代繼承人，非有康、雍兩人之才幹魄力，不能把頹勢挽回。但據我所知，太子顒琰才華普通，屆時我們很可能有機可乘。」

鳳仙不服氣道：「雲爺，既然現在只是表面繁華，內裏衰弱，且朝裏文有和珅亂政，武有福康安敗壞軍政，我們何須再等？」

雲翔道：「要起義成功，必須先得到民衆支持，我剛才不是給妳解釋過這重要性嗎？怎麼這麼快便忘記了？現在距離官逼民反之田地尚遠，貿然起事，只會招致失敗，且把多年辛苦經營，付諸一炬，朝中雖有和珅誤國，但仍有不少精明好官，福康安雖然自大無能，但他手下卻有一員勇將海蘭察輔助，此人有勇有謀，武功高明，絕不能忽視。」

鳳仙道：「雲爺，我們該怎樣做方是上策？」

雲翔道：「最首要的，便是勸服林爽文取消明年便貿然起義之念頭，但以他之脾性，這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不願接納妳的提議，主持中原大局。事實上，當年陳永華創辦天地會時，已定下一個很好之方針，那便是在低下階層着手，向民衆宣揚民族精神，培植力量。只可惜貴會後繼者不懂更進一層，向其他階層人士進發。只因會衆若全是下層人物，那便力量不大。例如當年朱一貴一舉佔領台灣後，手上雖云有數十萬之衆，但兵非素練，僅烏合之衆，故後來清廷水師提督施世驃及總兵藍廷珍只率領一萬二千精兵，便在七日內把他擊潰。」

鳳仙道：「我們何來基地練兵？」

雲翔道：「這是一場漫長的鬥爭，非經過詳策劃及多年準備，絕不會成功，因此，我們必須培養會員對武功的興趣，訓練更多的領導人才，默默耕耘，定有收穫。另外，必須滲入各個階層，廣植人手，若能把人手打進朝廷裏或綠營內，則更爲理想，屆時外呼內應，何愁大業不成？」

鳳仙道：「但是林大哥已決定明年起

義，那如何是好？」

雲翔道：「盡妳所能，向他痛陳利害，看他反應如何！若他能稍作等待，很可能在數年間有一機會也不定，因我近來探得白蓮教之王倫，已有蠢蠢欲動之意，待他先行發動，再伺機而行，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

鳳仙道：「雲爺，請恕賤妾問題繁多，若林大哥一意孤行，不肯押後行動，賤妾應如何辦？」

雲翔笑道：「最簡單的辦法是，脫離這是非圈，找個人嫁了便成！」

鳳仙道：「賤妾這願望已有了多年，但卻沒有人要我！雲爺肯娶我嗎？」

雲翔忙把話題岔開，道：「姑娘，我剛才只是說笑吧了。林爽文不會押後之成份頗高，妳得先計劃一切。若他未能佔據台灣府，那就甚麼也不用說了，妳可依照我剛才所說之辦法，靜靜地在中原培植力量，等待機會。當然，由現在至起事這段時間內，妳得依照本來計劃，聯絡中原之人手，準備接應。因為萬一他能起事成功，順利佔領台灣府及打入中原的話，加上妳之響應，未嘗沒有機會與韃子一爭的，但若然林爽文不能進入中原，只能局限在台灣頑隅死守的話，妳決不可妄動，因我預料屆時妳在中原之力量有限，貿然響應，實不堪一擊。最上策是按兵不動，靜待其變。」

鳳仙點頭道：「雲爺之意思是，若林大哥之義兵能打進中原，賤妾才給予支持。只要他一天仍在台灣，中原之力量則仍留在暗處！」

雲翔道：「對了，便是這樣，只有如此，方能保存部份實力，作為它日反清之根！」

鳳仙道：「雲爺，賤妾剛才提及有關鼻煙壺及各派青年好手被殺之事，實非賤妾能力所能應付，雲爺認為該如何處理？」

雲翔道：「妳放心罷，做妳本來要做的，但要加倍小心。這兩件事，由我來對付，妳我保持密切聯絡便成。其它五個鼻煙壺之消息妳可有嗎？」

一旁之小菊卻道：「小姐，談了這麼久，雲爺也該餓了，不若把酒菜開上來，稍後再詳談吧！」

雲翔笑道：「小菊姐，倒是妳最善解人意，酒已冷，快拿去暖一暖！」

兩丫環，小菊與小梅忙往後間張羅酒菜。鳳仙卻道：「雲爺剛才一番高見，令賤妾茅塞頓開。只可惜敝會沒有如雲爺之人材，否則成就何止於此？」

雲翔道：「如我這般的人，遍地皆是，只在於你們有否細心找尋。我有一個提議，姑娘日後找尋領導階層時，毋須着重個人武功，只要該人高瞻遠矚，雄才偉略便可。因為兩陣相對，不同武林比劍。若戰略有誤，任你武功蓋世，也難在火槍大炮之下發揮所長。」

鳳仙道：「賤妾受教了！」

雲翔跟着便站了起來，鳳仙道：「雲爺，你往那裏？」

雲翔大訝，道：「剛才小菊不是說吃飯了嗎？」原來他們因所談之事關係重大，故在鳳仙閨房內詳談，以免秘密外洩。

鳳仙笑道：「雲爺，只你我兩人，難道這裏便不可喝酒吃菜嗎？況且，賤妾還得把有關鼻煙壺之消息奉告雲爺。」小菊與小梅亦於此時捧上酒菜，雲翔只得坐下。

酒過數巡後，鳳仙臉上更是嬌紅欲滴，桃腮微暈，益發令人心蕩神馳，夢魂顛倒。

鳳仙道：「雲爺，今日一別，不知它朝何時才能相見。」

雲翔道：「姑娘，雲某把事情辦妥後，定來此間與姑娘痛飲一番。」

鳳仙幽幽地道：「雲爺，你這話可是從心裏說出來的嗎？」

雲翔一怔，他剛才只是衝口而說，應付場面，卻非真正承諾，只好硬着頭皮道：「姑娘國色天香，我巴不得日夕相陪，怎會言不由心？」

鳳仙道：「賤妾總以為雲爺有意避開這裏，若非如此，為何來到京師也不來探望賤妾？莫非雲爺鄙視賤妾乃路柳牆花？」

雲翔忙道：「姑娘一片丹心，犧牲自己，委身風塵，雲某敬佩還來不及，怎敢鄙視姑娘？姑娘這話實使雲某汗顏！」

鳳仙嘆了一口氣，道：「賤妾身不由己，每天所見的俱是滿奸狗官，韃子王孫。好不容易才遇上一個自己傾慕的，但是……」說到這裏，已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伏在桌上嗚咽着。

雲翔登時心亂如麻，事實上，他對鳳仙早存愛意，但為了某種原因，不敢入情關，故盡量逃避。今日得知鳳仙竟是為了反清大業，不惜犧牲，委身風塵，對她更加深愛意，見此情景，任是如何鐵石心腸，也為之感動。

他連忙把椅子移往鳳仙身側，輕撫着她香肩，道：「姑娘，不要哭了，我替妳找這混蛋來，看他還敢欺負妳不？」他知道這混蛋便是自己，他便是因為察覺鳳仙亦已把一縷情絲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才望風而遁。

鳳仙這才破涕為笑，反身倚在他懷裏，道：「雲郎，如你不嫌棄賤妾是路柳牆花，便好好的愛我，給我一點溫馨，給我一點鼓勵。」說畢便閉着雙目，仰起頭，櫻桃小咀微張。

雲翔再也抑制不住，低頭便在那紅唇上深深吻着，鳳仙這時已整個人伏在他身上，雙手緊摟着他。

兩人如膠如漆的吻着之時，卻有兩雙眼睛在門縫偷窺着；正是小菊和小梅兩俏丫頭。當兩俏丫環看見雲翔的手開始恣意的在鳳仙身上遊走探索時，不禁小咀微張，心裏卜卜跳着。

只聽見鳳仙嬌喘着道：「雲郎，抱我上床！」

雲翔這時卻察覺室外有人，急道：「鳳仙，小菊和小梅！」

鳳仙卻道：「她們沒有我的吩咐，不會進來的，雲郎，我……」

雲翔這時亦已慾火高漲，抱起鳳仙，回身向門口投過一眼，便向床走去。兩俏丫環大吃一驚，急忙逃遁。

* * *

當雲翔離開鳳仙寓所時，已是翌日清晨。他的神色少了幾分往日之不羈放蕩，從他的步伐更看出他沉重的心情。

他絲毫沒被鳳仙所交付他的任務所壓，因在昨日之前，他早已決定要把鼻煙壺這陰謀揭穿，更要查出各門派青年好手被殺之眞相，他只是被一種無形的枷鎖所束縛着，被萬縷柔情緊緊的纏着。

鳳仙毫無保留的把保留二十多年之冰清玉潔身子整個奉獻了給雲翔，不但沒有半點要求，更沒有半句要他負責任的話，只含情脈脈送他離開。

這給了雲翔一個沉重的負担，感情的債，除了感情外，還可用甚麼來償還？他想起多年前嚴父的叮囑：「雲兒，以你的本領，便是整個江湖找你的麻煩，爲父都很放心，只是有一點你得謹記，不要招惹那麼多情孽。美若天仙的女子，須敬而遠之，若碰上一個眞正合意的，便帶她回家，不可再到處跑，否則便是自找麻煩，爲父落得今天如斯下場，便是爲女子所害，我不希望你重蹈爲父之轍，緊記！」

多年來，雲翔緊記着嚴父叮囑，千方百計的逃避着，更不惜把自己塑造成爲一個愛好拈花惹草，放蕩風流之浪子形象，目的便是逃避情孽，因爲有誰會愛上一個用情不專的風流浪子？

只是，要來的總是要來，怎麼避也避不着。但他能放下一切不管，拉了鳳仙跑回家嗎？不但鳳仙絕不會答應，他自己亦何嘗願意？他對自己說道：「算了，還是順其自然吧，只要日後小心一點，不再扯上別的女子，怎會有煩惱？」

他不知道，即使他不招惹別人，但別人還是可以招惹他，通常，煩惱有一半是自尋的，另一半卻是找上門，怎樣小心也逃不掉！

* * *

官道上，一團白影正向石家莊方面急馳着；驀地白影急停下來，原來是一人一馬，馬兒全身雪白，上下找不着一條雜毛，配上一個銀光耀眼的馬鞍，益顯得神駿非常。

馬兒駿，馬上之騎士更俊，只見他亦是一身白衣，二十餘歲的年紀，劍眉星目，美如冠玉，雖風塵僕僕，卻絲毫掩不着那軒昂風采。

白衣人把馬兒停下後，眉頭一皺，身形便如閃電般從馬鞍上往路旁一大樹飛射而去，迅速絕倫，姿態之美更令人嘆爲觀止。

大樹上，竟然有一妙齡女子在上吊，雙脚業已離地數尺，白衣人飛射到大樹之前，右手食指已先行彈出一縷指風，只見那用來上吊之絲帶已應聲而斷，跟着，白衣人立即把手臂一彎，已把從高處跌下的少女抱個正着。

白衣人看見懷中少女美若天仙，只是臉色蒼白，雙目緊閉，似是昏迷過去，白衣人於是急忙把少女平放地上，伸手便欲解開繫在頸間之絲帶及喉間衣結。

突然間，身後傳來一聲嬌叱：「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非禮女子？」一縷寒風，已如電般從後襲至。同時間，躺在地上之少女亦已甦醒，看見一男子跪在自己身側，正在解開着自己喉間之衣結，一急之下，一掌便向那人當胸劈去。

白衣人知道對方定是誤會了，忙道：「姑娘，請住手！」說話間，已展開絕頂身法，避過前後一掌一劍之攻擊，飄出丈外站着。

從後出劍攻擊白衣人的，也是一美艷少女，身穿深綠色勁裝，把一身玲瓏浮凸身裁表露無遺，她看見地上少女頸間之絲帶及仍懸在樹枝上之另外半截，業已明白過來，只見她拋掉手中長劍，撲向地上躺着之少女，哭道：「妹子，妳爲甚麼要這樣傻！妳若如此便死了，教我如何向爹交待？」

躺在地上之少女坐了起來，撲在深綠色衣裳之少女懷中，痛哭起來。白衣人看了，知道意圖自殺之少女定有甚麼傷心之事，一時想歪了，便幹出傻事。白衣人柔腸俠骨，管世間不平事，便不曾趁此機會離去，意欲問清究竟，看能否幫上一個忙。

片刻後，綠衣美女已拉着意圖輕生之少女雙雙來到白衣人身前一福。綠衣美女抱歉道：「小女子適才心懸舍妹，致對大俠有所誤會，唐突之處，請大俠不要見怪。不知大俠高姓大名？救命大恩，我姐妹倆定當圖報。」

白衣人還禮道：「不敢當，在下慕容白雪。舉手之勞，不足掛齒，請姑娘不必放在心裏，只是，令妹爲何竟出此下策？要知世上事物如此美好，自我毀滅寶貴生命實愚蠢非常！」

綠衣美女道：「原來大俠便是鼎鼎大名之慕容少主，小女子失覺了！賤妾姓董名小娟，這是舍妹小娉，本是武漢人士。數月前，舍妹爲一登徒所欺騙，其後這人遠走高飛。家父獲悉此事後，一怒之下，把舍妹逐出家門。賤妾心中不忍，便陪着舍妹在江湖上找尋那負心人下落，幾經辛苦，方於日前在京師找着那人。」這時董小娉已是悲從中來，泣不成聲。

綠衣美女董小娟續道：「誰知道，那賊子非但矢口不認，並說與舍妹未謀面，更羞辱我倆一番。只因那賊子武功高强，我倆對他無可奈何，賤妾只得帶着舍妹回家，懇求家父原諒，希望家父於怒火平息後，准許舍妹重返家門，那知舍妹竟趁賤妾暫離一刻之時，作出此愚蠢行爲！」

慕容白雪聽了，不禁咬牙切齒，怒道：「世間上竟有如此賤男人！兩位姑娘，這狗賊是誰？在下與兩位去找他，慕容白雪定當爲兩位找回公道。」

董小娉止了哭，但仍抽泣着道：「賤妾感謝大俠恩德，只是賤妾對雲翔這負心人已心灰意冷，再也不願見這賊子，大俠高義，賤妾心領了，賤妾只希望回家後，能獲家父寬恕諒解，否則便皈依我佛，長伴青燈。」

慕容白雪大吃一驚，道：「董姑娘，妳說的人莫非是浮萍客雲翔？」

董小娟接口答道：「慕容少主，正是

那狠心狗肺之惡賊，但願有高人能把這淫賊殺了，否則，不知有多少清白女子將被他所害！」

慕容白雪怒道：「江湖中早已傳說這人性好拈花惹草，到處留情，更毫不負責，在下還道是江湖誤傳，想不到竟眞有其事。董姑娘，妳放心，慕容白雪絕不會放過他的！」

董小娟心裏大喜，口中卻道：「慕容少主，萬萬不可，雲翔這賊子武功神奇，高深莫測。慕容少主若和他作對，實危險非常，若你有甚麼意外，賤妾怎生安樂？」

慕容白雪道：「縱使他有三頭六臂，在下也要找他一拚，我這次便是聽聞他護寶上京，特從家中趕來，希望能會一會這名震江湖之浪子。遇上兩位姑娘，只加深在下找他一戰之決心！」

董小娟道：「既然如此，賤妾也不便多說，謹祝少主旗開得勝，賤妾告辭。」

慕容白雪道：「兩位姑娘保重！」便上馬繼續往石家莊奔馳而去，只是，綠衣美女董小娟之容貌已深深的印在他腦海裏。

當白影逐漸消失後，董小娉神態立變，再也不是那楚楚可憐，慘遭遺棄之嬌弱少女，她道：「三師姐，妳看慕容白雪能否殺掉雲翔呢？」

董小娟道：「五妹，慕容白雪武功身手，在江湖中可算首屈一指，適才我倆聯手一擊，武林中有誰能如此從容閃避？我沒有見過雲翔動手，不知他究竟高到那處！但據我估計，慕容白雪應可得勝！」

董小娉道：「但大姐和二姐都愼重交待，說雲翔這人武藝超凡，心思敏捷，極爲難纏，所以才用上借刀殺人之計。我眞替慕容白雪担心。」

董小娟道：「五妹，慕容白雪如能把雲翔殺掉，當然最好，若然他不敵，死在雲翔手上，我們也毫無損失，況且他也是我們要對付之對象，如此死去，倒省掉我們一番手脚，只是則要另想辦法對付雲翔。」

董小娉吃了一驚，道：「慕容白雪也是我們對象之一？」

董小娟道：「是的，舉凡年輕英俊的武林中人都是師傅要我們殺的對象。怎麼了，五妹，莫非妳喜歡上這慕容世家的少主？妳可不要存這念頭，否則師傅知道後，妳也知後果如何？」

董小娉道：「三姐，我那裏是喜歡他呢？剛才只是隨口問一聲吧！」口中雖如此說，但心裏卻對氣宇軒昂的慕容白雪仍念念不忘。

董小娟道：「但願如此，衆多師姐妹中，只有妳與我比較說得來，我不希望看見妳觸犯門規，而被師傅處罰。」

董小娉忙把話題岔開，道：「三姐，那雲翔既然如此厲害，若然我們碰上了，應怎麼辦？是否像對付其他人般向他下手？」

董小娟道：「萬萬不可，碰上他時，我們得隨機應變，不能輕舉妄動，否則身死事小，破壞師傅之計劃便罪大。」從懷中取出一白絹張了開來，絹上竟繪着雲翔之像，維肖維妙，栩栩如生，她接着道：「二姐用飛鴿傳來的畫，把雲翔畫得如潘安再世，我倒希望能碰上他，看他是否眞的如二姐所說那麼厲害和是否那樣俊俏。」

董小娉道：「三姐，我看妳要失望了，二姐的丹青，素來都慣於把普通的東西都美化了，說不定這畫也是一樣。慕容白雪已是俊俏非凡，萬中無一，但比起畫中人之肖像，還遜上幾分英挺及蕭洒，世間上怎會有這樣美好的人物？」

董小娟不以爲然，道：「五妹，這與日常丹青不同，乃作爲辨認雲翔的，二姐怎會把他美化？如此我們還怎能認出雲翔？不要多說了，我們還得依照計劃行事，否則遲了便會被大姐責罵！」帶着小娉便往小路上奔去。

這兩個自稱董小娟和董小娉的「姐妹」，竟然便是數月前在金陵附近殺害兩名華山門下的少女。

* * *

慕容白雪馬不停蹄的直撲京師，意欲找尋雲翔決一死戰，他早存與雲翔一較高下之心，只是慕容世家的家法不容許門下弟子無故向人挑戰，這次來京只是藉着查探鼻煙壺之眞相，伺機與雲翔交手，碰上董小娉被雲翔始亂終棄這樁事，便有了藉口向雲翔挑戰，怎不令他喜洋洋的，巴不得背插雙翅，飛往京師找雲翔。

慕容白雪武功雖然高明，但在家門聲威所護托下，多年來處事無不輕易解決，並沒遇上眞正之考驗，故江湖經驗實際上與他的名氣並不相稱，加上慕容白雪俠義爲懷，心裏想着的總不離扶弱鋤强那一套，怎會想到董小娟姊妹竟用上苦肉計，再加一個早已編好的故事來欺騙他，誘他入彀，令致兩虎相鬥。

不知是他的倒運還是幸運，在慕容白雪趕到北京時，雲翔早已離開京師，行踪不明。慕容白雪抵京後，首先找了一間客棧，梳洗一番，便來到如意軒找上了算死草錢尙志，道出找尋雲翔下落之來意。

慕容世家多年來領導江南武林，素負盛名，絕非一般沽名釣譽之門派可比，錢尙志怎會想到慕容白雪竟是爲了找雲翔決鬥而來，便據實說道：「世侄，估道是甚麼風把你吹來京師，原來你並不是來如意軒買東西的。只是你卻來遲了，兩天前，那混蛋早已跑得無影無踪，像是追查鼻煙壺的下落。」

慕容白雪雖然家世顯赫，對錢尙志這風塵怪傑卻不敢托大，忙道：「前輩可知他是往那裏追查鼻煙壺下落呢？晚輩有要事找他一問，請前輩賜告！」

錢尙志搖頭道：「世侄，現在江湖一共出現六個鼻煙壺，除了爲首一個在京外，其餘五個分別在不同省份出現，我非神算子，怎知那混蛋會找上那一個？」

慕容白雪道：「既然如此，晚輩也不打擾，就此告辭！」

* * *

雲翔現在究竟在那裏？他，現在正舒舒服服的躺在鄭州一客棧內之浴盆中，靜靜的思考着這一年來所發生的江湖

大事及這數日來途中所聽來之傳聞。

各門派青年好手被殺之事，經多月來查探，仍毫無線索，一無所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竟又發生鼻煙壺之事端，莫非這眞如鳳仙所說，全是乾隆所弄出來之把戲？

近日來，武林中另有一關於鼻煙壺之秘密傳了出來，六個鼻煙壺，各藏有一招當年凌霄上人之凌霄劍法，另外，各有一字隱藏着。只要集齊六個鼻煙壺，不但可學得凌霄劍法十二招中之六招，並可憑那六個字，找出收藏凌霄秘笈之地方，學成絕頂武功，稱雄武林，唯我獨尊。

後期出現的五個鼻煙壺，最初的得主都是各大門派在江湖中行走的年輕好手，有少林派俗家弟子百步神拳林行，武當派之胡國平，青城派之劉厚德，雪山派之梁焜及南宮世家之南宮仲源。他們從何得到這五個鼻煙壺卻是個謎，只因這五人都分別被殺，重寶失落。

雲翔很懷疑這五個被殺之青年好手曾否得過那些鼻煙壺，甚至曾否見過也成問題，只是江湖中言之鑿鑿，且不斷有最新得主的消息傳出，使他不得不走來一看究竟。

整個武林登時熱鬧起來，取得鼻煙壺，便有機會取得凌霄秘笈，成爲武林第一人，這願望、這機會，有那一個練武者不寤寐求之？當日中原鏢局護寶上京時，尚有不少人半信半疑，及不少人忌憚中原鏢局實力，故不曾參予奪寶。現在情形卻大爲不同，各人對鼻煙壺之秘密均大感興趣，只因他們聽得鼎鼎大名之浮萍客、算死草及一清道人亦曾參予護寶行列，若說鼻煙壺與武林秘密無關，有誰會信。再者，現時另有五個寶物分別出現，得主只是個別武林人士，並沒有中原鏢局及雲翔等人護守，並不難搶奪，只要奪得其中一個，躲起來參悟個中秘密，學得其中之一招凌霄劍法後，再來搶奪其它的，人同此心，因此，雲翔在途中所遇見之武林中人簡直不知其數，有單人匹馬的，亦有聯羣結黨的，有白道的，更有黑道的，可算哄動！

事關重大，雲翔亦有感單人匹馬，應付起來極爲吃力。爲了照顧鳳仙，他留下算死草及一清道人在京，現在，除獨力應付，別無人手可助一臂之力，終於，他決定動用出道以來，從沒有用過之力量。

梳洗完畢，換過一身乾淨衣服，雲翔便走出客棧，四處溜躂。

當他看見一中年化子正蹲在道旁，便立即上前，從懷中掏出一物在中年化子瓦鉢裏，那叫化忙多謝連聲，但當他看清鉢中之物時，頓時目定口呆，俯伏地上，不停叩頭。

雲翔急忙制止，道：「這位弟兄，請問這裏是那位負責？」

中年叫化答道：「回稟長老，我們舵主姓高名華。」

雲翔道：「高舵主可在？我想見見他！」

中年叫化答道：「高舵主現在城外土地廟，請長老稍待，小的立即去找舵主來！」

雲翔道：「不用了，你帶我前往土地廟便行。」他剛才放在化子鉢中的，正是丐幫至高信符——青竹令牌，乃是雲翔出道時，嚴父所給予，作爲不時之需。

他收回竹牌，隨着中年叫化往城外走去。

* * *

翌日傍晚，雲翔的房間來了一位客人。這人不走大門，卻在屋頂發言：「丐幫游四海，率領本幫傳功長老皇甫琪，特來拜訪，請問雲長老可在？」青竹令符持有人，屬丐幫名譽長老身份，地位高超，可號令丐幫弟子做任何事，故不輕易送出。

雲翔忙到窗前，拱手道：「游幫主及皇甫長老親身駕臨，晚輩不勝榮幸，請進內詳談！」

從屋頂飄下兩名年約六十歲的老叫化，均是白髮白鬚，精神抖擻，目光炯炯。

雲翔把兩老丐迎進房內，便立即掏出青竹令符，交與兩老丐審閱。其中一老丐接過，詳細審看眞僞後，便交還雲翔，道：「雲長老，這確是本幫之青竹令符，乃游某三十年前贈予本幫一位至交，不知雲長老如何得來？」發言者，原來便是威震武林第一大幫丐幫之主無影神丐游四海。

雲翔聽了，連忙下拜，道：「小侄雲翔，參見游伯父。這令符乃家父交付小侄之物，囑有要事時可向游伯父求助。」

游四海扶起雲翔，大惑道：「雲長老，這使游某不解了，游某那好友並不姓雲，這其中……」

雲翔站了起來，道：「游伯父，小侄本姓華，草字雲翔，因遵家父之命，於江湖行走時，隱去姓氏，以便利行事。」

游四海這才釋疑，呵呵笑道：「原來如此！賢侄，你行走江湖有多久了？」

雲翔道：「游伯父，小侄離家已有七年。」

游四海雙目一瞪，道：「你這小子可眞混賬，行走江湖七年了，都不來找我，現在有事才來，這算甚麼？」

雲翔苦笑，道：「家父曾說，伯父事務繁多，如無要事，不得打擾，所以小侄不曾探望伯父。」

游四海道：「算了，倒不如說你終日在脂粉陣中打滾還來得貼切。要不是看在本幫曾多次得一名叫雲翔的混蛋幫助，我饒你才怪！你該是那自號浮萍客的雲翔吧？」

雲翔道：「小侄正是！」

游四海道：「怪不得了，多年來我都在奇怪着，有誰能造就出一個如此傑出之高手，原來是他的兒子！你爹好嗎？還是眞的不願出來走走？」

雲翔道：「托伯父之福，家父身體還好，小侄每年都抽空回家一趟探望他老人家的！」

游四海長嘆一聲，道：「眞可惜，你爹歸隱時，只是壯年，若不是那……」

雲翔卻咳了一聲，插口道：「伯父，小侄這次勞煩你老人家，是爲了最近所

發生之兩件大事！小侄自感力量不足，故請伯父幫忙！」

游四海道：「最近發生的兩件大事？你是指鼻煙壺所引起之事端和各派青年好手不斷被殺之事？」

雲翔道：「對了，小侄懷疑這鼻煙壺事件乃一極大陰謀，借凌霄絕學爲餌，引起江湖人互相殘殺，以達到某種目的，小侄希望能找出這幕後人，並查清楚其目的何在？至於各派青年好手被殺，小侄查出有一部份被害者乃命喪在一種極爲歹毒之蜂尾針之下，極似小侄仇家玉蜂娘子所用手法，故小侄曾追查多月，但毫無收穫！」

游四海大訝，問道：「玉蜂娘子不是你娘之表妹嗎？怎會是你仇家？」

雲翔苦笑，道：「伯父，這乃上代恩怨，小侄不便說明，他日有機會時，待家父向伯父說個明白吧！」

游四海道：「我也廿多年沒見過玉蜂娘子在江湖走動了。這案件因沒本幫弟子牽涉在內，我所以沒多大注意。至於鼻煙壺所引起之風波，我也認爲是一項陰謀，所以我已下令本帮弟子不得參與其事，只密切注意事態進展！賢侄，你需要我怎樣幫忙？可隨便開口！」

雲翔道：「游伯父，小侄目前急需的，是丐幫的眼線，鼻煙壺共在六處出現，小侄不能分身應付，除北京那隻已有小侄好友算死草及一清道士密切注意外，餘下五個，只能追踪其中一處，餘下四個，希望伯父能動用幫中弟子，密切監視一切，並隨時與我聯絡，另外，太原城南約三里處，有一戶方姓人家，乃當日托運鼻煙壺之人，小侄希望伯父能代爲查探這戶人家之眞正身份，只是，伯父必須吩咐手下小心，不得打草驚蛇，小侄懷疑這戶人家絕不普通。」

游四海大笑，道：「我還道是甚麼大差事，這個易辦，稍後我給你辦妥。而事實上，你只須亮出青竹牌，天下的化子，都可動用。至於這兩事之進展，你只要找上當地之本幫舵主或負責人，便可清楚！」

雲翔道：「謝謝伯父！」

游四海悄悄道：「賢侄，這裏可有酒菜，我匆匆趕來，今天還沒吃過一頓好酒呢！」

雲翔啞然失笑，道：「小侄倒忘了！」便叫來店小二，準備酒菜。店小二看見房裏竟平白多了兩個乞丐，大爲驚訝，但見雲翔風度非凡，那敢多問；忙跑去準備。

這時，從沒開口之傳功長老皇甫琪突然道：「雲大俠，在下有兩件事，須告訴你一聲，說不定對大俠有所幫助！」

雲翔忙道：「皇甫長老，請不要如此稱呼，晚輩那敢當大俠二字，請直呼賤名便可！」

皇甫琪卻執意不肯，道：「江湖無輩，達者爲長！這怎可以？」

游四海笑道：「你們不用爭了，翔兒既持有本幫青竹令牌，何必斤斤計較甚麼稱呼呢？皇甫老弟，你還是快點說出是何事吧！」

皇甫琪忙遵從道：「雲長老，第一件事乃是我從幫中弟子口裏聽來的。慕容世家之少主，慕容白雪正在到處打聽你之行踪，不知爲了何事，我想雲長老應有個心理準備。」

雲翔大爲詫異，道：「慕容白雪？我和他不但毫無恩怨，更是素未謀面，他找我幹甚麼？」

游四海道：「慕容白雪少年得志，常以天下第二劍自居，說不定他對你近年之風頭看不過眼，找你比劍呢！」

雲翔道：「小侄出道以來，從沒用過劍，他怎會找我比劍，若要比劍，他該找那天下第一劍才是！」

游四海笑道：「慕容白雪認爲，天下劍法皆無出慕容世家之右，那天下第一劍之名銜，不落在他老子慕容長虹身上還落在誰身上？他能找誰比劍？說實在的，慕容世家門訓甚嚴，慕容白雪不敢無故找上你的，也許他有甚麼事要找你弄清楚。」

雲翔道：「小侄做事，一向無愧於心，誰找上我也不怕。這事暫不理會它了，待慕容白雪找上我時再弄個清楚吧！皇甫長老，那麼第二件事又是何事呢？」

皇甫琪剛想說話，門外已傳來腳步聲，原來是酒菜來了，衆人於是便一邊吃喝、一邊繼續詳談。皇甫琪接着便說出那第二件事來。

原來於二十多年前，洛陽一帶曾有不少未足週歲之女嬰半夜神秘失踪：半年內，失踪的女嬰竟有十多名，剛巧皇甫琪路過洛陽，得知此事，便決定查個水落石出，便在夜間四處巡視。

終於有一個晚上，他碰上一個鬼鬼祟祟之女子，抱着一包裹，似是藏有嬰孩模樣，皇甫琪立即出聲喝止，誰知道那女子竟頭也不回，落荒而逃。皇甫琪連忙施展輕功追了上去，只可惜那神秘女子輕功高超，只有十多里路程，已被她擺脫追踪。皇甫琪心有不甘，繼續在洛陽一帶埋伏等候，那知這女子卻沒有再現身，附近再也沒有女嬰失踪之事件發生，皇甫琪沒有辦法，只得放下此事。

游四海道：「這事已過了廿多年，你說出來有何作用？莫非你認爲這事與近日發生之事有關？」

皇甫琪道：「幫主，屬下不知是否與近來之事有關。只是當晚屬下追踪該神秘女子時，那女子曾回身施放蜂尾針之暗器，且從該女子之身形及面部輪廓，極像是玉蜂娘子，只可惜那晚僅有微弱星光，未能看清楚該女子面貌，而屬下於翌晨找尋那些暗器，亦遍尋不獲，故不能証實是否玉蜂娘子。在跟着之廿多年裏，玉蜂娘子便在江湖消失了，屬下故未能向她質問，現聽見雲長老追查玉蜂娘子下落，故把這事說出來！」

雲翔沉思片刻，道：「據家父說，玉蜂娘子除擅長暗器外，輕功造詣也極深，那神秘女子很可能便是她本人，只是她要偷這麼多女嬰作甚？」

游四海臉色微變，道：「莫非她是拿來作練歹毒武功之用？」

雲翔搖頭道：「練習高深武功，不論正或邪，陰陽相輔方能達最佳效果，尤

以邪門速成武功爲甚。玉蜂娘子乃女子之身，若要採補練功，對象應是男嬰，或男女各半，絕不會全是女嬰，依小侄看，這其中必有原因。說不定這與年來青年好手被殺之事有關！」

游四海道：「賢侄，我看你還是先應付鼻煙壺這事吧，追查玉蜂娘子下落這檔事便交給丐幫去做！咱們弟子衆多，辦起來總比你一個人强得多！」

雲翔連忙道謝。

＊　＊　＊

雲翔沿途依照丐幫弟子所提供之消息，直撲許州。當日少林弟子百步神拳林行曾獲得一隻傳與凌霄秘笈有關之鼻煙壺，但尚未曾參悟箇中奧秘，已然被殺，重寶失落。

少林掌門了凡大師大爲震怒，派出達摩院主持了空，率領多名高手下山，緝拿殺害林行之兇手，並追回重寶。然而，當少林高僧找着鼻煙壺下落時，這寶物已是數易其主，不少武林中人已爲了搶奪它而喪失寶貴性命。

了空、了因、了非三名少林派了字輩高手，率領着十多名第二代弟子，經連場血戰，卒把鼻煙壺搶到手，正取道許州返回少林。

可是，還沒到達許州，一行人已被數十名黑衣幪面人攔阻着。

了空一宣佛號，道：「各位施主，貧僧等乃方外人士，身上並無財物，請各位高抬貴手，讓貧僧等過路。」

其中一幪面人道：「了空，不用裝傻了，放下鼻煙壺，我等恭送你們上路。」

了空大師道：「阿彌陀佛，此物原乃本門弟子林行之物，林行師侄爲此被人所害，老衲奉掌門人之命，爲師侄追回此物，怎能送與施主？」

黑衣幪面人道：「少說廢話，我們手底下見真章！」一聲暗號之下，三十多名黑衣人已掄起兵器，撲向少林羣僧。

那發話之黑衣人亦拔出長劍，一招「毒蛇吐舌」直刺了空面門，了空大師身爲達摩院主持，武功自是不弱，舞起手中禪杖，一式「佛光普照」迎了上去，硬碰對手劍身。

黑衣人乃劍術名家，深明用劍之道，怎會硬拚，招變「雷電交加」避開禪杖，長劍幻出五道寒光，專刺了空胸前要穴。

了空大師之武功，在少林寺中，僅次掌門人，自是看出對方劍法高明，不敢大意，緊守門戶，沉着應戰。

另外，少林寺之了因及了非兩名高僧亦被三名黑衣人圍攻着。了因之對手使的是一把寒光閃閃、鋒利無比之薄刀，招法狠辣，雷霆萬鈞，幸好了因手中戒刀亦是不弱，頓時鬥得天昏地暗。較爲狼狽的要算是了非了，他的刀法及身手，比起了因不遑多讓，只是，對手卻有兩人，皆屬一流身手，故數十招下來，已是窮於招架。

餘下的少林弟子，雖全是第二代中好手，但吃虧在人數懸殊，且對手武功不弱，故皆陷於苦戰之中，有數人修爲較差，已負傷數處。

了空大師嚷道：「師兄，你先走吧，不用顧着我們了，這些人全是黑虎幫的，你先回去通知掌門，我們留在這裏與他們一拚。」

了空大師亦明白衆寡懸殊，對己方大爲不利，唯今之計，只有護寶脫身，日後再思報仇雪恥，心意一落，揮動禪杖，使出少林鎮山絕學「金剛杖法」，登時把對手逼退數步。

了空大師道：「你們保重，不可戀戰。」轉身欲走。那知道，不遠處卻另外站着三名黑衣人，當中一人左胸上繡了一隻金絲黑底之猛虎，正是黑虎幫幫主之獨有裝扮。了空大師登時心中一凜，止步不動。

黑虎幫幫主大笑道：「大師，依本座認爲，你還是乖乖的把東西留下吧，以免招致無謂傷亡！」

了空雖是出家人，但性情卻剛猛異常，怒道：「施主要取走老衲懷中之物嗎？不難，但先得取去老衲這顆頭顱！」

驀地，傳來一陣笑聲，一把清朗的聲音道：「大師豪氣不減當年，令人佩服！楚某這裏也有七個頭顱，也來陪陪大師，如何？」

五男兩女，同時現身，竟是華山派之君子劍楚天笙、追雲劍宋仁、上官英、褚志豪及蜀中唐門之唐碧君、紫君姐妹，餘下一人青衫飄飄，神采飛揚，不是雲翔還有誰？

原來，楚天笙四人因查不着與殺害門下弟子有關之線索，便把注意力放在鼻煙壺之上，途中遇上跑出來看熱鬧之唐家姐妹，便一同來許州。雲翔從丐幫弟子口中，獲悉附近出現之武林人仕也有楚天笙等人，便找上了他們，一起趕來看看。

了空大師看見衆人現身，心中驚喜交集，只因他不知道華山派一行人之目的，若他們是助拳而來，那當然最好不過，但若華山派等人也對該物起覬覦之心，形勢卻是大大不利！雖說少林、華山兩派素來友好，但是寶物當前，有誰敢担保？見利忘義的人，自古以來，屢見不鮮。

楚天笙略一示意，上官英、褚志豪師兄弟已拔出長劍，加入戰圈，協助少林僧人一臂之力，唐家姐妹自當日學會雲翔所授數招劍法後，還沒有機會與人動手，見狀也不禁技癢，嬌喝一聲，也找着黑虎幫幫衆廝殺起來。

適才與了空大師交手之黑衣人，正是黑虎幫幫主之左護法奔雷劍左雷，看見雲翔也在場，知道絕難討好，忙跑到幫主身側，耳語一番。

黑虎幫幫主聞言，臉色一變。他看見楚天笙等人現身時，心裏並不着緊。只因多了兩個華山派之好手及數名後輩，憑己方實力也不難應付，但想不到竟有雲翔這令人聞皆色變之煞星在，形勢可不樂觀了。

黑虎幫幫主楊虎乾笑一聲，道：「想不到華山派和鼎鼎大名之浮萍客雲大俠也來趁熱鬧，只是，鼻煙壺只有一個，這裏卻有四處人馬，我們如何處置呢？」

雲翔朗笑，道：「楊大幫主倒是大方得很，把別人的東西拿來處置。只可惜

楊幫主弄錯了一點，便是把雲某與楚兄弟之來意弄不清楚。少林、華山派素來友好，楚兄弟剛想上嵩山探望朋友，因知道少林派有幾位友好在此，故前來作伴往嵩山。至於雲某嘛，嘻嘻，雲某剛喝了點酒，想學學昔日之武二郎，只可惜遍尋不着景陽崗，聽到這裏有老虎出沒，故來碰碰運氣！」

楊虎大怒，道：「姓雲的，別人怕你這浮萍客，楊某可沒當你是一回事！你可別三分顏色上大紅。」

雲翔微笑，淡然道：「楊幫主，你又再弄錯了，雲某區區一個浪子，沒有顯赫的勢力，更沒有數以千計之嘍囉手下，何能開染坊？因此，雲某甚為心足，有多少錢便花多少，絕不敢把別人懷裏的當作自己的來花！」

楊虎更加老羞成怒，道：「本座堂堂一幫之主，也不屑和你作此口舌之爭，姓雲的，別人說你武功高不可測，本座甚有興趣看看你高到甚麼程度，你可敢出來與本座一戰？」

雲翔咀角露出一個奇特的笑容，道：「楊幫主，你可給雲某出了一個難題，多少年來，雲某與人交手，都是以旁門左道取勝，從沒有在這麼多高手跟前作比試，但幫主有命，雲某又不敢不從，只好捨命陪君子，但望幫主手下留情，讓雲某多喝數年酒。」

楊虎也不答話，脫下身上黑袍，露出一身勁裝，更從腰間抽出一柄軟劍，道：「姓雲的，廢話少說，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雲翔笑了笑，道：「楊幫主，雲某出道以來，都是空手對敵，若用兵器，反而不慣，請幫主不要見怪，只是，雲某卻有一個不情之請，請幫主答允！」

楊虎道：「你有甚麼要求，儘管說出來！」

雲翔道：「楊幫主武藝高強，在場各人都極希望能一睹風采，所以雲某希望幫主能命令貴幫弟子暫時停手，使敝友能有機會一睹楊幫主高明身手！」

楊虎忙向場中一看，卻是大吃一驚，只因上官英師兄弟及唐氏姐妹加上戰圈後，憑着雲翔當日所授的劍法，已迅速把局勢扭轉過來，黑虎幫門下，已有多人中劍倒地。楊虎急忙喝令手下停手。

雲翔見雙方停戰後，便道：「楊幫主，雲某技藝不精，動起手來，不懂分寸，若然誤傷幫主，請勿見怪！」

楊虎畢竟臨敵經驗豐富，聞言也不氣怒，運足真氣，力透刀尖，霎時間，軟劍已畢挺的豎起，現出閃閃寒光。只見他暴喝一聲，電光如虹，直射雲翔，去勢之快，簡直令人瞠目。

只是，他的對手雲翔實在是太高明了，也不見他如何閃避，楊虎雷霆萬鈞之一劍已然落空，從雲翔耳邊掠過。楊虎大吃一驚，不待劍勢已老，運氣一縱，便欲飛身越過雲翔頭頂，手中軟劍順勢一拖一絞，演變一招「虎據龍蟠」，左手同時五指箕張，護着身前空門。

雲翔面露笑容，不慌不忙的把身形一挫，避開絞向頭部之軟劍，跟着右手向上一托，使出一招極為普通之「頂天立地」，當胸擊向業已凌空之楊虎。

楊虎左掌護胸，本可硬接，但他忌憚着雲翔胆敢徒手應戰，掌上功夫及內力定是不弱，且自己已身在半空，形勢吃虧，急忙猛吸一口真氣，翻落雲翔身後，雙腿還沒立定，一劍已然攻向雲翔後背。

只可惜，楊虎手中劍雖快，雲翔更快，只見他身形急轉，右掌已劈在楊虎持劍之手臂上，登時聽見了一下清脆的聲音，楊虎軟劍已然墮地，右手亦軟弱無力的垂了下來。

楊虎急怒之下，左手化爪為掌，運足全身真氣，便欲擊出，那知眼前人影一閃，胸口已被雲翔一掌擊中，登時血氣翻騰，倒退三步。

只見雲翔笑哈哈的道：「楊幫主，貴幫雖然跋扈飛揚，惡跡卻不多，雲某才數度留情，希望你不要冥頑不靈，白費雲某一片苦心！」

他轉向黑虎幫之左雷護法道：「左大護法，你覺得雲某殺人時，可有手軟嗎？」

左雷登時想起當日雲翔手誅洞庭三十六寇之情景，不禁汗流浹背，忙道：「承蒙雲大俠手下留情，敝幫感激不淺。」

雲翔揮揮手，道：「你們走吧，不要再捲入鼻煙壺這漩渦了，我的心情不是永遠都這樣好的！」

楊虎垂頭喪氣，他明白雲翔剛才那一掌只是輕輕一擊，並沒有用上多少真力，否則自己那有命在，遂向雲翔道謝：「雲大俠不殺之恩，楊某他日定當圖報，後會有期！」招呼手下，匆忙離去。

少林之三名高僧雖甚少行走江湖，但對雲翔之名字也不陌生，但絕不想到他的武功竟高到如斯境界，呆呆的站在當場。君子劍楚天笙見狀，忙輕咳一聲！這才把他們驚醒，向雲翔道謝！

雲翔也謙虛一番，道：「三位大師，日前雲某陪同中原鏢局護送鼻煙壺上京之時，曾見過該物，卻看不出甚麼來。三位大師可否讓在下看看貴派所得之物，究竟與在下所見那個有何不同之處？」

了空大師也不考慮，從懷中拿出一小錦盒來，交予雲翔。雲翔看見錦盒之形狀，大小及款式，與當日中原鏢局護送之物一模一樣；便打開錦盒，拿出那令江湖中人爭相搶奪之鼻煙壺，只見此物晶瑩通透，乃上等漢玉所造，壺上除了刻有花紋外，別無字畫，與當日所見之物，並無分別。

雲翔交還鼻煙壺，道：「三位大師，此物如今落在貴派手上，在下也略為放心，只是此去嵩山，尚有一段路程，途中難保沒有其他人窺伺，希望三位大師路上小心，在下因另有要事，就此告辭！」

君子劍楚天笙等人亦向了空大師告辭，隨着雲翔離去！

只行了數里，追魂劍宋仁已忍不住，問道：「雲老弟，我們其實並沒有要事急着辦，為甚麼不護送了空大師一行人回嵩山呢，只不過一、二日時間吧了！」

雲翔笑道：「宋老哥，一、二天時間我們確實可以花得起，但你可曾想到，少林一向以五大派之首自居，若由我們等護送他們回嵩山，少林的臉往那處擱？」

宋仁道：「但是他們人數不多，且有不少和尚受了傷，若碰上强敵，那寶物豈不保不住？」

雲翔搖首道：「受傷的只是數名第二代弟子，況且傷勢不重，尚有能力應戰。而且了空大師、了因及了非三人絲毫無損，只是略見疲乏，以他們深厚之功力，足以應變，除了碰上黑虎幫、青龍幫及凌雲閣傾力來犯，他們有足夠實力把東西護送回山的！」

宋仁道：「黑虎幫剛狼狽而逃，應不敢再犯，但青龍幫及凌雲閣的人對此物虎視眈眈，必欲得之而後快，難保他們不找上少林的人，那時豈不功虧一簣？」

雲翔道：「青龍幫和凌雲閣的主力都不在這裏附近，全追踪其餘的鼻煙壺去了，我現在便是去看看其他的四隻鼻煙壺情況如何！」

唐碧君道：「雲大哥，你打算怎麼辦？把它們全搶過來嗎？」他對雲翔之稱呼已愈來愈親密了！

雲翔微笑搖頭，道：「如此我豈不是成爲衆矢之的！此東西所引起之禍害已成，實在難以制止。唯今之計，只有希望這些鼻煙壺落在一些有實力之人手上，其餘的人不敢貿然搶奪，方能暫時減少殺戮，把武林受損程度降至最低，我則盡量在短期內，查出其中的陰謀，公諸同道。」

唐紫君道：「雲大哥，我們現在往那裏去追查？」

「金陵！」

施美人計　請君入甕

來到金陵時，一行人只餘雲翔及唐碧君、唐紫君姐妹。只因華山派衆人在淮陽時，看見該門緊急召集之暗記，必須轉往洛陽與掌門人會合，不能與雲翔等人一起前往金陵。

雲翔獲悉此事後，不禁眉頭大皺。他已看出唐家姊妹對自己愈來愈親熱，因此心存警惕，並沿途盡量製造機會，使她倆與上官英及褚志豪多點相處，希望能撮合四人，誰知道還沒成功，上官英師兄弟則要離去。

華山派掌門人集召門人，唐家姐妹不便前往，更藉此纏上了雲翔，使他大爲頭痛。他不能找藉口擅走唐家姐妹，更不能不辭而別，只得帶着這對美艷姐妹花，來到了金陵，沿途引來不少羨慕之目光。雲翔卻是有苦自己知，一路上與雙姝保持一定之距離。

雲翔與唐碧君、唐紫君姐妹在客棧之飯廳晚飯時，看見雙姝眼光不時飄向自己身後，不禁大爲奇怪，道：「碧君、紫君，妳倆的眼睛總是向我身後看，莫非有一位俊男兒在那裏嗎？」

唐紫君抿嘴笑道：「雲大哥，剛好相反，我們卻是看見那兩個絕世美女，樣貌面熟得很，但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雲翔原想回首一看，但聽見唐碧君說是兩位美女，連忙停止。因爲在大庭廣衆之中，如此看女子畢竟是登徒子行爲，雲翔雖風流成性，亦不屑爲之。笑道：「紅顏禍水，我看見美女便會頭痛，爲了避免頭痛，還是不看的好！」

唐紫君呶起小嘴，道：「雲大哥，你這樣說，豈不是認爲姐姐和我都是醜八怪！」

雲翔立即道：「紫君，我那裏說過了？」

唐紫君道：「你還抵賴，一路上，何曾見你頭痛過了？那不是說我姐姐和我都不足以令你頭痛嗎？」

雲翔急道：「妳可不要誤會，我其實眞的頭痛得要死，只不過沒說出來吧！」

唐紫君大喜，道：「雲大哥，你眞的嗎？我們眞的這樣美？不要担心，姐姐有一條妙方，專醫頭痛，飯後我們給你一治！」

唐碧君畢竟年紀稍長，比紫君持重一點，忙道：「妹妹，不要再胡說八道了，雲大哥只是誑妳的，那看見了美女便頭痛之理？快點吃飯吧！」

唐紫君不服氣，小咀更是呶得半天高，咕嚕着道：「雲大哥讚我們，妳也有份嘛！雲大哥英雄蓋世，怎會欺騙我們？」

雲翔假裝沒聽見，道：「對了，紫君，吃過飯，我們還有要事待辦呢！」

酒足飯飽後，雲翔便帶着兩女到處遊覽，金陵這昔日六朝金粉地，晚上之熱鬧比起日間來，簡直毫不遜色，尤以夫子廟及秦淮河一帶，眞是燈火如晝，遊人絡繹不絕。

紫君拉着雲翔，道：「雲大哥，人說秦淮河中，有不少俠女隱身其間，這是眞的嗎？」

雲翔登時想起了鳳仙，感慨地道：「古來俠女出風塵，這當然是眞的。只是風塵中，大部份的人都是身不由己，坎坷可憐之苦命人，自小便給人賣落火坑，運氣好的，還能獲一歸宿，否則終身過着那不見天日，對人歡笑，暗裏流淚的生涯。」

一把清朗的聲音接口道：「因此雲大俠悲天憫人，常常接濟這些可憐蟲！」

雲翔與碧君、紫君忙停了步，循聲望去。只見一年約廿多歲之白衣俊美青年，正站在不遠處，打量着三人。

雲翔看見這人風度翩翩，眉清目秀，雖帶有幾分傲氣之色，卻不似輕浮之士。便拱手道：「這位仁兄，既對雲某瞭如指掌，想必是同道中人。敢問兄台高姓大名？」他這同道中人四字，既可指對方是武林同道，亦可指同是拈花惹草之輩，用得可算是可圈可點。

白衣人本非輕薄之士，聞言不禁面上一熱，忙還禮道：「不敢當，在下慕容白雪！」

雲翔眼中一亮，道：「原來兄台便是慕容白雪，果眞是人如其名，超塵脫俗！聽說慕容兄近日來，到處找尋在下，不知有何見教？」

慕容白雪道：「在下確有事找雲兄理論，但這裏卻不甚方便，可否請雲兄移

駕城郊一趟？」

雲翔一怔，只因慕容白雪語氣中，帶有問罪之意，且在城郊才方便說話，大有一決雌雄之勢？他想不透在何處得罪了這位名震武林之世家公子，當下便道：「若慕容兄認為城郊比較理想，雲某定當奉陪，慕容兄，請！」

四人來到城郊一僻靜地，慕容白雪停了步，轉身對雲翔道：「雲兄，此事關係着另一個可憐女子，若雲兄認為不便的話，可請貴友暫時迴避一刻！」此乃慕容白雪厚道之處。

雲翔搖首，道：「不用了，雲某所作所為，向沒有不可對人言之事，慕容兄請儘量說出來！」

慕容白雪道：「那便請恕在下直言了！雲兄，在下乃是為了董小娟、小娉兩位姑娘討公道而來。雲兄可知道是為了何事？」

雲翔大為詫異，茫然不解，道：「董小娟、小娉兩位姑娘？這兩個名字陌生得很，慕容兄可否把事情說得詳細一點？」

慕容白雪因當日與董小娟曾說，雲翔簡直否認認識董小娉；故先入為主，認為雲翔這時因美女在旁，更予否認。當下心中微怒，道：「董小娉乃武漢一武師之女，不久前被你所欺騙，後更始亂終棄，故被其父趕出家門，其姐董小娟姑娘心中不忍，陪她到處找你，那知你在京師羞辱她倆一番，害得董小娉姑娘在回家途中，竟圖懸樹自盡，幸好在下經過，方擒回一命。」

雲翔更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道：「竟有此事？」

慕容白雪冷笑，道：「雲兄，不要抵賴了！只是雲兄紅粉知己遍天下，如此對待一個弱質少女，不怕有損俠名嗎？」

雲翔苦笑，道：「慕容兄，你弄錯了，那董姑娘所說的人，決非在下。因為第一，雲某從來沒有認識過任何姓董之女子，更別說始亂終棄這回事了，第二，雲某在京時，根本便沒有甚麼董氏姊妹來找我，何來羞辱她倆一番的事？因此，那董姑娘所說的定是別人了。」

慕容白雪道：「不會，董姑娘說的人，是浮萍客雲翔，除非雲兄否認是浮萍客！而武林中，雲翔只有一個，並無同名同姓之人。」

唐碧君道：「慕容少主，會不會是那位姑娘與雲大哥有仇，誣衊了他，或是有人冒充雲大哥之名，到處招搖騙色？」

慕容白雪正色道：「這關乎一個女子名節，有那一個少女會用本身名節及終生幸福來誣告別人，況且當時若在下出手稍遲，那可憐姑娘早已一命嗚呼，這怎可能是誣衊？」

唐碧君道：「那麼便是有人冒充雲大哥，到處騙人了！」

慕容白雪道：「姑娘，若說有人冒充在下，在下還會相信，江湖中有誰不知雲大俠出手狠辣，手下不留情。這人有幾個腦袋，敢冒充浮萍客？」

唐家姐妹登時沒有話可說。

雲翔亦知道難以辯白，只好道：「慕容兄，在下只能說一句，此事絕非雲某所為，信與不信，全在慕容兄了！」

慕容白雪道：「這教在下如何能信？」

雲翔道：「既然如此，請教慕容兄，這事應如何解決？」

慕容白雪道：「簡單得很，只要雲兄立即前往武漢，迎娶董姑娘，並保証今後善待她。在下便就此作罷。」

雲翔苦笑，道：「人道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我卻是嬌妻送上來！慕容兄，對不起，此事恕難從命。因為我既然沒有做過那件事，便沒有義務娶董姑娘，況且在下與她素未謀面，怎能……」

慕容白雪大怒，道：「雲翔，慕容某已作最大的讓步，要不是看在你平日除放蕩好色，別無惡跡份上，早已拔劍相向。」

雲翔道：「慕容兄，很抱歉，雲某還是那一句，在下沒做過這事，請慕容兄往武漢，問個清楚！」

慕容白雪道：「雲翔，你既然不願喝敬酒，那便拔出你的兵器，我們決一雌雄！」「倉」的一聲，已從身後拔出佩劍。

雲翔大感為難，只因數十年來，各大門派均閉關自守，自當年雍正火焚少林寺後，便甚少門人行走江湖，露臉的只是一家俗家子弟，因此，武林中，慕容世家便代表着正義，為江湖中人排難解紛，主持公道。雲翔實在不願意與慕容世家結上任何樑子，但這戰他能避免嗎？當然不能！

他無可奈何，只好向唐碧君借了一柄長劍，道：「既然慕容兄如此決定，雲某亦無話可說，只好捨命陪君子。」

慕容白雪也不客氣，施出家傳劍法，猛攻雲翔，慕容世家享譽武林，劍法自有其獨到之處。慕容白雪業已盡得真傳，以天下第二人自居，使起家傳劍法來，果然凌厲威猛，矯若游龍，只見劍花朵朵，寒光閃閃，殺氣逼人，把雲翔罩在劍影之中。

雲翔看見對手劍法神奇，武功之高，實在乃出道以來所遇最强敵手，不禁大皺眉頭，只得展開渾身解數，在劍影中左騰右閃，偶爾間擊出一劍，逼使對方撤招自保。大部份只有捱打的份兒。

轉眼間，兩人已相鬥百多招，情況卻沒有多大變化，慕容白雪雖佔上風，但卻奈何不了雲翔，只是，他的修為及根基都極為深厚，故沒有一絲急躁現象。

皇帝未急，卻急着太監，在旁觀戰之唐家姐妹看見雲翔攻得左閃右避，被攻九招後才能還擊一招，不禁大為焦急。

紫君道：「姊姊，雲大哥怎麼了，為甚麼總是不肯還手的？他當日教我們那幾招劍法不是很厲害嗎，怎麼不見他使出來？」

碧君道：「妹妹，奶奶不是說過嘛，那劍法威力鉅大，招出必定傷人，並告誡我們不可輕易使用。也許雲大哥是忌憚着這一點吧！」

雲翔聽了兩人之對話，心中不禁稱讚碧君聰明過人。他的劍法確是凌厲威猛，招招殺着，對手只是受人唆擺，並

非奸邪之輩，他怎能痛下殺手？因此，他只能用普通的招式，但求自保，希望慕容白雪能知難而退。

驀地，雲翔靈光一閃，手中劍法突變，再也不拘泥於一招一式，全是信手拈來，劍隨意發。初初十數招內，尚有蛛絲馬跡可見，到了後來，簡直如羚羊掛角，沒跡可尋。

登時形勢大變，慕容白雪之劍法立時變得束手縛脚，劍式還沒使出一半，對方之劍已指向空門所在，只得撤手換招，本是凌厲無比之劍法再也發不出半點威力。

三百招過後，慕容白雪簡直冷汗直冒，心中發毛，他明白在後來之百多招中，雲翔實在有無數機會把他擊到，但是他卻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機會輕輕放過。終於，慕容白雪長嘆一聲，停手收劍，一言不發，只向雲翔拱手一揖，便長身而去。

雲翔望着逝去的身影，感慨萬分的道：「他若能把傲氣略收斂，並減少過量之主觀的話，定能把慕容世家之聲威更發揚光大！」

紫君忙跑到雲翔身前，道：「雲大哥，你的絕招為何這麼遲才使出來，可把我們急死了！」

雲翔道：「我的絕招，我那有使出絕招……啊，妳是指我後來所用的劍法。那不是絕招，只是我剛才臨時領悟出來的打法，沒有固定之招式，只劍隨心發，順手而成，想不到竟有如斯效果。可惜妳們尚未到達此一境界，否則我可向妳們詳加解釋。」

碧君卻喃喃道：「意到手到，無窮無盡，變化萬端，用之不竭，這當是武術之最高境界，雲大哥，恭喜你了。」

雲翔大為驚異，只因意到手到，無窮無盡，確是以無招勝有招之箇中眞諦，想不到碧君竟能一語道破，便道：「多謝妳了，碧君。妳能明白箇中道理，我也替妳高興，只要勤下苦功，內功有成，及對敵經驗足夠時，理應不難達此境界的！」

碧君大喜，道：「眞的嗎？雲大哥，希望你多多指點，成全小妹！」

雲翔含笑點頭。

碧君也道：「雲大哥，那麼我呢？我有沒有希望？」

雲翔道：「紫君，怎麼會沒有希望的？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妳若能好好地用功，我保証妳成就無可限量。」

紫君忙道：「雲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會勤加練功的！」

雲翔道：「好了，夜已深，亦應回去休息了。明天清早，妳們得回家，不可再到處跑。好好的留在家裏練武功！」

唐家姐妹大急，道：「雲大哥，你要趕我們回家了，難道我們不聽話嗎？」

雲翔道：「妳們難道沒聽見剛才慕容白雪所說嗎？我是一個舉世公認之花花公子，常常欺騙少女，跟着我，妳們不怕我嗎，何況妳們兩個黃花閨女，跟着一個浪子到處跑，對妳們之名節都有影響，何苦呢？」

唐碧君斷然道：「不，雲大哥，你絕不是別人所說的那種人。不管別人如何說，我對你絕對信任。即使你眞的是，那也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絕不會怨恨，亦絕不會後悔！」

唐紫君也道：「對了，雲大哥，姊姊說得對，這是我們自願的，絕不會怪你。況且，奶奶曾說過，你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絕不是花花公子，更不會欺騙女孩子！」

雲翔道：「妳們剛才不是說要勤力練功嗎？這樣東奔西跑，如何能有成就？」

唐碧君道：「雲大哥，請不要找藉口趕我們吧！若無明師指點，便是練上一百年，成就也不大。我覺得跟你一起的這段日子裏，雖是短短十多天，但比起以往十多年所得還要大。」她心裏還有一句話：「躲在家裏，日夕思念着你，那能用心練功？」只是她並沒有說出來吧了。

雲翔沒她倆辦法，只得搖首苦笑，道：「我現在可眞的頭痛了！」

紫君見雲翔沒再堅持要她們回家，大喜道：「不用怕，回客棧後，我和姊姊定會給你醫治，保証手到痛消！」

雲翔簡直哭笑不得，只得和兩女回客棧！

只是，雲翔卻不知道，他和慕容白雪交手之過程全落在躲在遠處的兩個人眼裏，只因距離太遠，且月色幽暗，雲翔並沒有察覺有人窺視着。

* * *

雲翔與兩女在回客棧途中，順道跑了一趟土地廟，找着當地之丐幫舵主，了解一下有關鼻煙壺之最新形勢及其他消息，方回客棧。

唐紫君笑道：「雲大哥，你眞了不起。我想不到你竟會是丐幫長老！」

雲翔並沒有解釋，只微笑反問道：「妳看我像化子嗎？」

唐紫君噗嗤一笑，道：「雲大哥，若你像化子的話，這天下間的人，全都是化子了！」

雲翔大笑，道：「紫君，很多人都像我一樣，外表華麗光鮮，但內裏卻是分文全無；反而一些人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家財之多嚇人一跳。我生性疏懶，慣於無拘無束，除化子這行外，還能幹甚麼？只不過我是華服派的！」

唐紫君大為奇怪，問道：「雲大哥，我只道丐幫有汚衣派和淨衣派，而淨衣派於多年前，與汚衣派意見不合，脫離丐幫，改稱凌雲閣後，丐幫便只有一汚衣派，怎麼現在又走出一個華服派來了？」

雲翔更是笑得前仰後合，道：「這是丐幫一個重大的秘密，妳們可不要說出來，否則便震動江湖。我告訴妳們吧。現在嗎，華服派只有長老一名，那便是我了。至於弟子嘛，讓我數一數看看……唔，怎麼一個也沒有的？」

唐碧君這才醒悟雲翔正在作弄她們，登時大發嬌嗲，掄起粉拳，便往雲翔身上搥。

唐碧君一輪粉拳攻勢，端的厲害，把雲翔多日來辛辛苦苦所築起來之圍牆一下子便打破，登時把三人間之距離縮短。

雲翔呆住了，他想不到一句戲言竟會帶來如此後果。他刻意營造出一個放蕩不羈、用情不專的形象，藉此避免捲入感情的漩渦，但收效却近乎零。對着碧君之撒嬌，他變得手足無措。當然，他可以出聲喝止，但如此一來，碧君自尊心必然大受損害。事實上，雲翔基本上便有着風流多情之性格。因此，他沒有這樣做，他只是側身一閃，意圖避開。

可是，他沒提防到身邊還有一個紫君。她竟展開當日雲翔所授的武功，閃往他身後，緊摟着他腰間。口中卻道：

「姊姊，我來幫妳！」

碧君雖年屆雙十，但玩起來卻像小孩子般，忘記了本身女兒家身份，一把便撲倒兩人，伏在雲翔身上，粉拳如雨，往他胸口輕搥。幸好這裏是郊區，且是晚上，四周人影也不見一個，否則，別人看到了，必大搖其頭！

雲翔登時尷尬萬分，只因前後兩個火辣辣的嬌軀，緊貼身上，並傳來陣陣處女幽香，怎不令他心猿意馬？他意圖掙扎脫身，但身後之紫君卻拚命的把他摟着，簡直每一寸肌膚都貼在雲翔身上。他想到之唯一辦法，便是向碧君襲擊，雙手往她腋窩和腰肢間輕搔，希望先擺脫一個。

碧君忍不住酸軟，在雲翔懷中左移右挪，意圖避開脅下的要害，驀地，混亂中，雲翔的手所觸到的，竟是一片柔軟，兼富有彈性，只見碧君全身一震，嬌嚶一聲，軟軟的伏在雲翔身上，把頭埋在他的頸間，雲翔知道闖了禍，那敢再動？

這時，紫君被兩人壓得透不過氣來，從雲翔身後脫出，看見姊姊伏在雲翔懷裏不動，也不甘後人，往雲翔懷裏鑽。

雲翔沒有辦法，只得雙手各擁一美。

良久，雲翔道：「夜深了，露水傷身，我們還是回去吧！」兩女聞言，嬌羞的站起來，垂着頭跟着雲翔回城。

回到客棧後，各人便分別回房休息。但片刻後，碧君、紫君姐妹卻跑進到了雲翔房裏。

雲翔眉頭一皺，剛欲說話，唐碧君已搶先道：「雲大哥，你可否替我們辦一件事？」

雲翔鬆了一口氣，道：「碧君，說出來聽聽，看我能否辦到！」

紫君道：「雲大哥，這事很簡單，你一定做得來的！」

唐碧君接口道：「雲大哥，這裏出現了鼻煙壺，聽丐幫剛才所說，已落在青龍幫手中，明天我們實在沒有急事要辦，所以我們希望雲大哥能陪我們跑一趟棲霞山。」

雲翔恍然大悟，道：「原來妳倆跑累了，想玩上一天！」

紫君道：「我們那裏是遊山玩水啊？不過是探望爺爺吧了！」

雲翔心頭一震，捉着紫君的手，問道：「妳們爺爺不是已死了很久嗎？」

唐碧君噗嗤一笑，道：「爺爺那裏是死了？當年爺爺不知怎的，有宗主不幹，竟跑來棲霞山當和尚，奶奶苦勸不聽，一怒之下才向外宣稱爺爺暴斃，免得人家東問西問。但是，雲大哥，你可不要對別人說啊，否則，奶奶定把我倆的皮剝了下來！」

原來唐碧君姐妹之爺爺名唐東海，性情刁鑽古怪，不喜武功，只對雜學、醫卜星學、天文地理，無所不精。尤其是他的醫術，更是宇內稱絕。只可惜，在三十年前，傳出他暴斃之消息。」

雲翔大喜，但卻捉狹地道：「唐碧君，妳知道嗎，丐幫弟子最擅長的，便是散播消息。明天開始，江湖中便會傳出你爺爺沒有死去的，並在棲霞山當和尚的消息，更說明這是唐家碧君、紫君姐妹所透露出來的。我眞想看看你倆被剝皮後的模樣是怎樣的！」

唐家姐妹聰明過人，那會看不出雲翔只是說笑？紫君卻佯嗔道：「雲大哥，看不出你倒懂得敲詐，你要我們做甚麼？快說！但先此聲明，可不得趕我們走。否則，我們即使被剝了皮也跟着你，使你看見嘔心，吃不下飯，喝不下酒！」

雲翔大笑，道：「我有一件事須妳們幫忙，倒是眞的，家父多年前，誤中了奇毒，致下身癱瘓，武功全失，多年來遍尋名醫，也不知病源，所以希望你爺爺能替家父一治！」

唐家姐妹自從剛才城外與雲翔片刻溫存後，心中已視他爲夫婿，故回來後，便兩人密商，決定把雲翔帶往參見爺爺，只因多年來，自唐碧君姐妹雙親被仇家所殺後，最疼愛她倆的，便是出家爲僧之爺爺，那知道卻無意中幫了雲翔一個大忙！

紫君眼睛一轉，道：「可以，但你剛才嚇了我們一跳。所以，你要我們幫忙的話，要付酬勞。相金先惠！若我們不能辦妥，相金雙倍奉還！」

雲翔大喜，道：「紫君，妳要甚麼酬勞，快說，我一定照付！」

紫君閉上了目，仰起頭，道：「我要你親一親我！」她心中已視雲翔爲夫婿，故說這話時極爲自然。

雲翔知道自城郊一幕後，麻煩已然上身，避也避不了，只得輕摟着頑皮的紫君，在她臉頰上輕輕一親！

那知紫君卻輕扭蛇腰，不依道：「不嘛，那有如此少酬勞的！」賴在雲翔懷中不願走。

雲翔沒她辦法，只好擁着她，並在那櫻桃小嘴上深深一吻。紫君這才滿意，卻仍道：「這才是嘛！雲大哥，還有姐姐那一份呢？」

只見碧君紅透耳根，粉頸低垂，羞怯怯的走了過來，雲翔知道要來的總是會來的，怎樣也無法躲避。只好親親熱熱的摟着碧君，也是深深的一吻。

* * *

翌日清晨，雲翔與碧君、紫君姐妹吃過早點，便往棲霞山進發。途中，雲翔把他與鳳仙之關係告訴唐碧君及紫君姐妹。

二人聽了，大吃一驚，唐碧君差點

掉下淚來，道：「雲大哥，這如何是好，若然鳳仙姐姐不喜歡我們，那該怎麼辦？」

雲翔道：「鳳仙性格，不是心胸狹窄，不能容人的，主要問題在妳倆身上，若妳們認為能夠與她和平相處，那便全無問題，否則……」

碧君、紫君姐妹搶着回答：「我們定會和鳳仙姐姐如親姐妹般相處的！請雲大哥放心，只要鳳仙姐姐不嫌棄我們便成了！」

雲翔見事情這般容易解決，登時放下心頭大石，他對鳳仙蠻有信心，知道她定會接納這兩個惹人喜愛之姐妹花！

見了昔日之唐東海，今天之苦口大師後，雲翔感覺他為人古怪刁鑽，怎麼也不像一個出家三十年的高僧，倒有點像傳說中之濟公和尚。他隨即想起算死草和一清兩人來，想像中若然三人碰在一起，那情景定有趣萬分，想到這裏，不禁發出會心微笑。

苦口大師見狀，怪眼一瞪，道：「臭小子，我這模樣可笑嗎！」

雲翔也知道自己失儀，忙道歉道：「請大師恕罪，晚輩只是想起兩位朋友，覺得若然他們也在，定會熱鬧非常！」

苦口大師這才息怒，道：「你的朋友？難道和我很相似嗎？要不然怎會這時候想起他們，怎不想想我這兩個寶貝的孫女兒？」

雲翔道：「他們的確和大師有點相似，說起來，大師可能會認識，他們一個叫錢尚志，一個乃出家人，號一清道人。」

苦口大師瞪起雙眼，道：「我豈止認識這兩頭怪物，想起錢至上當年每天都來唐家白吃，差不多把唐家也吃光了，害得我跑出來當和尚。那十俗臭道士更是要不得，記得當年往後山偷狗煮來吃，約好輪流來煮，那知這臭道士明知我不吃大蒜，每次輪到他煮時便放下了數棵大蒜，令我胃口大倒，只得每次都由我來煮，你說吧，這些朋友還算得上是朋友嗎？」

雲翔笑道：「只可惜大師躲在這裏不出山，否則晚輩可以教大師幾個復仇的方法！」

苦口大師目光一亮，道：「甚麼方法？快說出來聽！」

雲翔道：「對付算死草白吃的方法有兩個，第一個是偷，他每白吃一頓，大師便往如意軒偷他一件珍寶，看他還敢不敢白吃。第二個辦法是纏，便是每天跑上如意軒外化緣，把他的客人都趕跑！」

苦口大師大喜，道：「果然是好辦法，那麼如何對付十俗？」

雲翔道：「對付十俗更容易，便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臭道士吃不得辣，下次大師煮狗肉時，只須放下數隻辣椒，讓他嚐嚐光是看沒份吃的滋味！」

苦口大師大喜，一拍雲翔肩膊，道：「臭小子，果然有幾手絕招，難怪我這對寶貝看上你！」

兩女嬌羞不已，低垂着頭。

雲翔道：「大師，晚輩來此，實在有一事相求，萬望大師答允！」

苦口大師道：「可以，可以，這兩個丫頭隨便拿去，但她們奶奶方面，你得自己設法，我也幫不上忙，你知我為何叫做苦口嗎？」

雲翔剛欲解釋及說明來意，紫君已搶着道：「爺爺，我早想問你的了，快說嘛！」

苦口大師道：「當年，我給家裏的事煩得透不過氣，更忍不住你奶奶的囉囉嗦嗦，更一臉正經、苦口婆心的勸我多理事，少喝酒。於是我便跑來當和尚，想不起好法號，便拿苦口婆心這句話，飛掉婆心兩字，表示我逃避妳奶奶的決心，苦口這名字便是這樣來的！」

雲翔做夢也想不到苦口大師竟是為了怕老婆才出家，不禁啞然失笑。

碧君忙道：「爺爺，雲大哥不是為了這事來求你的！」

雲翔跟着便把來意說出，苦口大師問清楚中毒的經過及病徵後，便道：「既然已經中毒二十多年，那麼急也不急在一時。我已知道是甚麼一回事，醫是可以醫，但因為時間相隔太久，吃過藥後，尚須一段時間方能恢復功力，而且不能全部恢復，如幸運的話，應可恢復約八成左右。」

雲翔道：「大師，請問……」

苦口大師瞪着眼道：「我還沒有說完，你急甚麼？看你這小子還合我胃口份上，我可以給你一張葯方，保証功效神奇，只是，這是有條件的……」

雲翔道：「甚麼條件晚輩也可以答應，請大師儘管說出來！」

苦口大師微笑，道：「這很簡單，你只須答我一條問題，若答案是對的，那便算你勝出，藥方及治療方法立即送上。如答錯了，你和兩個丫頭在這裏陪我十天，每天給我抓一條狗回來煮給我吃，在第十一天，我會問你另一問題，條件仍是一樣，共有三次機會，若你三次都答不出來，那仍有機會，只要你和兩個丫頭跪在地上，喊我三聲爺爺便行！」原來他最終目的是要留下三人來陪他一段日子。

雲翔念頭一轉，道：「大師，晚輩才疏學淺，自知難以回答大師之問題，反使大師失望，倒不如晚輩發問，大師回答，大師若答不出，便算晚輩勝出，如何？」雲翔知道苦口大師博聞强記，精通雜學，實沒有信心回答苦口大師之問題，故把方法倒轉，由自己發問，把主權操於自己手上。

苦口大師眼珠一轉，知道雲翔定是在弄甚麼玄虛，恃着自己博學多才，便道：「這也可以，免得我傷腦筋找題目，但你的問題只可在常識及學術上發問，絕不能問有關武林動態或你口袋裏有多少銀兩之問題，你懂我意思嗎？而且問題一定要有答案才行，否則你問我天上有幾顆星，教我如何回答？」

雲翔道：「大師，晚輩絕不會問那些連自己也答不出的問題的。」跟着，他便吩咐碧君外出借來文房四寶。

雲翔運筆如飛，只片刻便在紙上畫

了一隻怪獸，栩栩如生，力透紙背。他畫畢後，便遞給苦口大師，問道：「大師，請問這是甚麼？」

雲翔所畫的，是一隻名叫四不像之怪獸，苦口大師一看之下，呵呵大笑，道：「小子，這東西雖然看見過的人不多，但卻難不到我，這東西叫四不像，對嗎？」

雲翔搖首不語，取過另一紙張，畫了一條牛，再問道：「大師，這是甚麼東西？」

苦口大師不假思索，隨口答道：「牛！」

雲翔微笑搖頭，再取另一張紙，畫上山川景色，問道：「大師，這個呢？」

苦口大師登時目定口呆，吶吶道：「這是一幅畫！」垂頭喪氣，神態沮喪。

雲翔笑道：「對了，晚輩甚是奇怪，大師怎麼會答四不像和牛出來，晚輩並沒有問畫上畫的是甚麼？」

碧君和紫君兩女方恍然大悟，捧腹大笑。

苦口大師明知雲翔取巧致勝，但也無語可說，因爲雲翔遞給他的的確是一張畫，只好道：「臭小子，想不到你的鬼主意眞多。下次可沒這麼便宜的了。聽着，臭小子，你老子中的是雪蜂精，乃採雪蜂針上之毒，加上蜂蜜，配合不同淫毒之藥所製，天下間應只有兩人懂得配製，一個是我，另外一個是昔年之雪山蜂后。解藥不難找到，任何大藥店都可以抓齊，只是，你老子中毒過久，需先在不同脈穴上施針，這裏一張是藥方，另一張是下針脈穴先後。」他邊說邊寫，迅即寫妥，交給雲翔。

雲翔道：「大師，那金針過穴之法……」

苦口大師道：「施針之法，碧君和紫君兩丫頭都手法純熟，你倒不如求求她倆，况且病人服藥後，須連續按摩曾施針灸之穴脈一月，每日兩次，每次約一頓飯工夫，兩丫頭在這方面也有一手，你一併求她們吧！」

雲翔道：「多謝大師指點，一個時辰後山後再見！」也沒向碧君姐妹打招呼，便穿窗而出，迅速失去踪影。

三人不知雲翔弄甚麼玄虛，只得面面相覷，閒談一個時辰後，才往後山找雲翔。剛抵達後山，苦口大師已嗅得一陣香味，忙加快脚步，邊走邊嚷道：「想不到這小子倒有心！」

片刻間，三人已找着雲翔，只見地上已準備好一大鍋香肉，及數壜美酒。

苦口大師抓起木筷，急不及待地揭起鍋蓋，挾起一大塊香肉，也不怕燙，便往嘴裏送。

雲翔把碗、筷遞給碧君、紫君姐妹，道：「妳們也來吃些吧，蠻好吃的！」兩女那曾吃過這些東西，但雲翔既然已開口，只好挑了一塊小的來吃，略一淺嚐後，竟發覺美味無窮，連連添吃，雲翔看見兩女之食態，不禁失笑起來。

苦口大師一口氣吃了半鍋香肉，方暫時停箸，骨碌碌的喝了幾口美酒，道：「酒兒，肉弟，我們久違數十年了，今天重逢，怎麼不多多親近？」

雲翔道：「大師，這裡附近有的是肉弟，你怎不抓幾隻來聚舊，至於酒兄嗎，山脚便有，怎麼會數十年不見呢？」

苦口大師道：「小子，我手無捉狗之力，只有肉弟把我吃掉，我怎能抓來，有酒無肉，且是獨酌，有何味道？何況還要我辛辛苦苦的跑下山去買，犯不着，我喜歡的是肉，酒嘛，卻是可有可無！」

唐碧君道：「雲大哥，原來狗肉眞的是如此香的，難怪這麼多人喜歡吃。」

雲翔卻道：「好吃也要留待他日再吃了，我們還要趕着辦事，讓大師慢慢享受吧！」

兩女立即會意，雲翔便與碧君姐妹商量，請她們跑一趟廬山，爲他父親醫治，因所需時間達個多月，雲翔暫時難以抽身同行，便囑咐兩女日後在北京鳳仙寓所相會，並寫了兩封信，一予父親，一予鳳仙，交給兩女作爲信物。

碧君、紫君姐妹怎捨得離去，但雲翔父親乃她倆未來家翁，只好聽從。

＊　＊　＊

雲翔多年來，已習慣了獨來獨往之生涯，與兩女相處一段日子後，卻覺得另有一番情趣。碧君姐妹離去後，他不知怎的，心裏反而不大舒服，有着一種孤單寂寞、茫然若失之感覺。

驀地，房外傳來一陣脚步聲，跟着，房門被推開，雲翔立即運功戒備着，只見一個美艷絕倫之少女，神色倉皇的走進來，迅即把門關上。

雲翔忙道：「這位姑娘，妳可是遇上麻煩嗎？」

美艷少女急步上前，在雲翔身前不遠處跪倒，驚惶地道：「雲大俠，請救賤妾一命！」

雲翔把手一拂，虛空托起少女道：「姑娘，有事起來再說，有我在，沒有人能動妳分毫的。快坐下，把經過詳細說出來！」他看見少女已是梨花帶雨。楚楚可憐的模樣，使他不由自主的管起閒事來。他這人其中一大缺點便是看不得美女哭泣。

那美艷少女便一邊哭，一邊把經過說出來。頓時使雲翔大爲驚訝。

據她說，她本是昔年玉蜂娘子之徒，近年來，玉蜂娘子重出江湖，竟當上大內侍衛供奉，率領六名徒兒投效朝廷，這年來，暗殺各派青年好手便是玉蜂娘子一手策劃，分別由幾個徒兒及大內密探下手，旨在消滅各門各派之接班人，跟着再以其他陰謀消滅，報卻昔年雍正帝死於江湖人手裏的大仇。

美艷少女姓童，名娟娟，本身是名棄嬰，由玉蜂娘子童筱媚撫養成人，雖覺得乃師所爲不對，但多年養育之恩，實不能忘，亦不敢反抗。

那知道，童筱媚與另一供奉閒談時，無意中說出衆徒兒均非棄嬰，全是廿年前在洛陽一帶偷回來，被童娟娟聽到，因此對玉蜂娘子更爲不滿。

近日來，玉蜂娘子更是利慾薰心，竟要把童娟娟送給福安康作姬妾，童娟娟不肯服從，竟被玉蜂娘子毒打，並囚禁起來，後來，一位師妹心中不忍，趁

玉蜂娘子外出辦事，把童娟娟偷偷放走。

童娟娟脫身後，不敢在京師逗留，逃往江南，她知道玉蜂娘子眼線遍佈全國，不論躲在何處，終有一天會被她找到，那時便生不如死。她想來想去，知道唯有雲翔一人能救她一命，故到處找尋雲翔。經多日尋找，方在金陵遇上。說到這裏，童娟娟簡直已成淚人。

雲翔細心聆聽着，並分析童娟娟所說是否屬實，發覺並無可疑之處。

跟着，童娟娟更坦然承認，昔日曾與師妹童娉娉，編造故事，挑撥慕容白雪向雲翔挑戰，希望兩人中有人戰敗身亡，只因雲翔與慕容白雪皆是當今武林中顯赫人物，乃玉蜂娘子謀害之對象。

雲翔道：「童姑娘，你臉色蒼白，似是失血過多之現象，莫非你身上有傷？」

童娟娟嗚咽着道：「雲大俠，賤妾曾遭多次毒打，遍體鱗傷，因逃命要緊，未暇料理，現在傷口仍不停流血。」

雲翔道：「童姑娘，傷口流血，若不及時料理，隨時會失血過多而死的。我看妳還是先醫好傷才是道理，妳身上可有藥嗎？」

童娟娟道：「賤妾身上財物全無，全賴路上一些善心人施捨小量碎銀，才支持到今天，那來銀両買金創藥？」

雲翔立即走出房外，命店小二買來上好金創藥及人參、首烏等珍貴藥物，並帶來清水。

雲翔把金創藥交給童娟娟道：「童姑娘，妳先塗上藥吧，我在外間等妳，塗好藥後請通知一聲便成！」說罷便往房外走。

那知道童娟娟却道：「雲大俠，賤妾背上受傷頗重，可否請大俠……」她的臉上泛起一片紅霞，說不下去。

雲翔點頭道：「既然如此，我暫且迴避，待姑娘料理好其他部位，我再替姑娘效勞！」跟着便轉身外出，吩咐店小二把人參及首烏等物煎湯。

過了片刻，房內已響起童娟娟的聲音道：「雲大俠請進來吧。」

雲翔返回房內時，看見童娟娟已脫去身上外衣，只留一細小肚兜掩在胸前，俯伏榻上，露出整個背部。因肚兜體積太小，半邊酥胸亦袒呈雲翔眼前。

雲翔急忙把目光轉移童娟娟背上，只見鞭痕纍纍，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雲翔拿了一盆清水，輕輕的把傷口上的血跡洗去，再薄薄的上了藥。

當雲翔的手觸及童娟娟肌膚時，童娟娟登時輕輕顫抖着。童娟娟昔日與同門設陷阱謀害各派弟子時，曾不止一次裸呈上身，露出玉乳，但被男子如此接近，並觸摸着赤裸之肌膚，還屬首次。故登時感覺到一種異常感受，遍及全身，忍不住顫抖起來，芳心怦怦跳着。

雲翔還道她傷口覺得痛楚，柔聲道：「童姑娘，請忍耐一下，片刻之後，便不會痛的了。幸好施刑的人手下留情，鞭痕不深，此藥乃上等材料所製，痊癒後，妳身上應不會留下顯著之疤痕！妳可以放心。」

童娟娟悲從中來，登時淚如雨下，嗚咽着道：「雲大俠，傷痕在前胸及背上，有衣服遮蓋着，有誰可以見得到？有沒有疤痕，賤妾也不關心了。只是，今後的日子，卻不知如何渡過？賤妾又無親人，孤苦伶仃；且身無財物，更要日夕躲避師傅的追捕，雲大俠，賤妾眞想就此了結一生，免得日後受苦！」

雲翔忙安慰她道：「童姑娘，萬萬不可，路是人行出來的，沒經過艱苦，怎懂得安逸之眞正樂趣呢！妳不要担心，儘管在這裏休養，我明天便上京，把玉蜂娘子這罪魁禍首殺了，那妳便不用害怕了。再說，妳的親人應在洛陽一帶，稍後可嘗試前往找一找，若找不到時，妳可來找我，我定會給妳想個辦法。」

童娟娟聽了，大吃一驚，道：「雲大俠，請不要留下我在這裏，我害怕得很，雲大俠，請准許我跟着你吧，為奴為婢，我也心甘。」反身撲進雲翔懷裏，開懷痛哭。

雲翔平生最怕的便是女子之眼淚，輕撫着童娟娟的秀髮，柔聲道：「好罷，妳便暫時跟隨着我上京，其他的慢慢再想辦法。但首先，妳要停止哭泣，否則我便不理妳的了！」話雖如此說，若童娟娟仍哭泣不止的話，雲翔能狠心丟下她不理就此離去嗎？其實，若童娟娟變本加厲，愈哭愈慘悽的話，恐怕，更大更多之要求，雲翔也會應允。只可惜，童娟娟並不洞悉雲翔這一弱點。

童娟娟忙停止哭泣，把頭埋在雲翔懷裏，感激地道：「雲大俠，多謝你，此恩此德，賤妾不知如何報答，只要雲大俠喜歡，賤妾做什麼也心甘情意。只要賤妾尚是……尚是……甚麼也不懂得，可要雲大俠指導。」尚是什麼，童娟娟卻沒有說出來，把雲翔聽得摸不着頭腦。

雲翔正色道：「童姑娘，別再想那麼多，雲某帮助人，從不希望別人報答，妳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好好的養好傷，脫離魔掌，重新挺起胸膛做人，萬萬不能做任何傻事，這才不枉我帮助妳之一片心意，妳知道沒有？」

童娟娟大為感動，掉下淚來，道：「雲大俠，賤妾絕不會辜負雲大俠一片苦心的！」

雲翔道：「這才是乖孩子，現在好好的坐着，我給你包紮傷口。」把童娟娟扶好身體，便轉身前往取紗布。

那知道雲翔取來紗布時，卻見到童娟娟已把唯一遮掩物——肚兜——除去，袒呈出一對如玉脂般的高聳酥胸，雲翔大吃一驚，道：「童姑娘，快把……」

童娟娟却道：「雲大俠，你剛才不是說要包紮傷口嗎？如不脫去衣服，怎能包紮？賤妾此身此心，均是大俠所救，賤妾身體，與大俠自己的沒有分別，這有什麼關係，況且我輩乃江湖兒女，應拋開世俗觀念，若心無歪念，即便赤裸相對，那又何妨？」

雲翔一時之間找不出對應之話，只得默然，急忙為她裹上紗布。

包紮安當後，雲翔道：「童姑娘，妳且休息片刻，稍後，當人參湯及首烏汁準備好後，我再來叫醒妳！」不待童娟娟

回答，便往外間走去。

雲翔離去後，童娟娟目露異采，百感交集的自言自語：「這眞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我該怎辦？我該怎樣？」她心裏如何決定，沒有人能知道。

＊　＊　＊

翌日，雲翔僱了一輛馬車，與童娟娟往北京進發，他決定暫時把鼻煙壺之事交由丐幫弟子接手，因爲他要對付一個人，一個找尋多年之仇人，那便是玉蜂娘子童筱娟。

從母親口中，他知道下毒謀害父親的，九成是玉蜂娘子，加上日前苦口和尚所說，他父親所中之毒，乃是玉蜂娘子師傅雪山蜂后之蜂精毒藥，玉蜂娘子加害他父親，乃是無可否認之事實。

＊　＊　＊

由金陵到北京，千里迢迢，路程可不短。況且童娟娟身上傷痕纍纍，雲翔恐怕車行太快會震破傷口，故重酬車伕，令慢慢行走。

一路上，雲翔每天都替童娟娟細心換藥及包紮，每次換藥時，童娟娟都毫不顧忌，把上身衣服脫個精光，更有意無意向雲翔作出種種挑逗引誘，雲翔血氣方剛，更是過來人，好幾次差點便把持不住，幸好終能臨危勒馬，使童娟娟銀牙咬碎，感觸萬分。

這也是的，昔日時代，少女感恩圖報，以身相許的例子實在不可勝數，何況雲翔乃一代奇男子，有誰家少女不傾心，那知箇郎竟毫不動心，怎不令童娟娟愛恨交煎？

多日相處，卻使童娟娟對雲翔認識更深，使她對雲翔更爲傾慕，而最令她欣慰的，便是雲翔對她絲毫沒有鄙視之心，且對她照顧周到，體貼入微。

有數次換藥的時候，童娟娟差點便忍不住撲進雲翔懷裏痛哭一場，並把心事盡量傾訴，但最後她還是抑壓着這種衝動。

好景不長，意外終於發生了，當雲翔與童娟娟在徐州落脚時，在翌日清晨，雲翔發現童娟娟竟然神秘失踪。

雲翔急忙在房間裏細心搜索，隨即又在徐州城四周搜索，並找來徐州的丐幫舵主幫忙，但那有童娟娟的踪跡。

雲翔沒有辦法，只得在客棧裏等候，希望童娟娟只是因事離開片刻，稍後回來，但足足一整天，也沒有她的消息，雲翔只得打發車伕回去，獨自上京。

雲翔認爲童娟娟的失踪，唯一可能就是被童筱娟——她的師父所劫走，但夜裏毫無動靜，半點聲響也沒有，究竟玉蜂娘子是如何下手的，雲翔確是百思不解，他想到，童娟娟若眞的是玉蜂娘子手下所劫，她現在定是被押返北京。

因此，雲翔出了城後，便施展出絕頂輕功，直馳北京，希望能夠在途中追上。

黃昏時分，雲翔已差不多到達濟南，他把身形放慢，心中暗自盤算：「對方若是昨天晨早或半夜起程，以脚程計算，亦應不能跑得多遠的，也許現在濟南也說不定。還是進濟南打聽一下再決定！」

驀然間，雲翔停了下來，他看見路旁不遠處俯伏着一個人，從身形上看來像是一個女子。雲翔毫不考慮，閃身而上。

經過多日相處，童娟娟的身形，雲翔已是熟悉非常，因此他一眼之下，已看出俯伏地上的並非是童娟娟。

他從與童娟娟閒談之中，已獲悉玉蜂娘子手下暗殺各派高手之一貫手法，因此，他的第一個念頭便是：這是一個陷阱。他運氣屏息，細心聆聽附近有沒有人埋伏着。當發覺並無一人後，方小心翼翼的把俯伏着的女子反轉身來，入目的竟是一個臉色蒼白，口角有血的絕色女子。

雲翔心中一動，忖道：「怎麼又是一個絕代美人？近來我走了什麼運？碰到的竟是國色天香，萬中無一的美女，咦，這女子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這麼眼熟！」

雲翔一探美女脈息，發覺她雖然受傷不輕，却無性命之虞，便把她扶坐地上，在背心命門穴上渡過一縷眞氣，助她療傷。療傷時，雲翔注意到少女背上，揹着一古式劍鞘，但長劍却不知何踪。

片刻後，美女子已甦醒，雲翔忙道：「姑娘，請不要說話，收起雜念，先行運功療傷要緊。」那美女聞言，重新閉上眼睛，依雲翔吩咐，運氣療傷。

運功兩週天後，美女傷勢已有好轉，向雲翔道謝：「承蒙公子相救，賤妾感激不淺，請問公子高姓大名？」

雲翔道：「姑娘客氣了！在下雲翔。爲何姑娘獨身在此，並身負沉重內傷？」

美女嘆了一口氣，道：「雲公子，說來話長，咦，我的劍呢？」她遊目四視，卒看見長劍丢在不遠處之地上，便欲前往拾回。那知道，她的傷勢本已極重，剛才經過一番運功，只能把傷勢穩定下來，未能治好，故一站起身便即虛弱地倒下來，雲翔急忙伸手相扶。

他把美女身體扶好，道：「姑娘，妳的傷勢極重，非一時之間可以醫好，還須休息片刻，暫不宜走動。只可惜在下身上沒有帶備療傷的藥物，未能替姑娘治傷。」

美女道：「雲公子，賤妾得蒙相救，不致暴斃路旁，已是感激非常，公子何須自責。雲公子，賤妾之寶劍乃家傳之物，可否勞煩公子替賤妾拾回來呢？」

雲翔連忙趨前拾回寶劍，只見寶劍形式古雅，非同凡品，上刻南宮二字。他替美女插回寶劍後，道：「原來姑娘是南宮世家的人！」

美女忙道：「啊，賤妾忘了，請公子見諒，賤妾南宮燕。」跟着，她便把受傷經過詳細說了出來。

原來南宮燕正是武林兩大世家中之南宮世家主人長女，月前幼弟南宮仲源因不知如何獲得一個與凌霄秘笈有關之鼻煙壺，招致殺身之禍，遂奉乃父之命率領二弟伯源及數名家中好手尋找仇人，那知竟遇上凌雲閣之高手，搏鬥起來，混亂中，竟與家人失散，於是便四處尋找，但多日來，遍尋不獲。

不久之前，看見一男一女押着一個

身上似是受傷之少女經過，因見少女楚楚可憐，目露求救之色，一時大發行俠之心，意圖相救。那知道該一男一女武功奇高，不但未能救下少女，自己反而被擊重傷。

重傷倒地後，那男子原想一劍把南宮燕殺掉，誰知却被那女子喝止，叱道：「住手，難道你不知道師父之規矩嗎？」南宮燕目睹兩人押着少女離去後，因傷勢過重，故昏迷地上，幸獲雲翔相救。

雲翔聽了，喜出望外，因南宮燕所遇之少女，很可能便是童娟娟，而另外的一男一女，定是玉蜂娘子手下及徒兒無疑，因童娟娟提及過，不得殺害女子，只可向男子下手。

他忙問南宮燕那被押少女之容貌及衣着，南宮燕回答的果然與童娟娟完全吻合，南宮燕並說出在搏鬥時，馬匹走失了，三人竟棄官道不走，越山而行。

雲翔大感爲難，因他不能棄下南宮燕在此，前往相救童娟娟，因爲南宮燕受傷不輕，已無抵抗之力，一個孤身美女在郊野之中，實危險萬分，但若留下照顧她，天亮之後，童娟娟很可能便失去踪跡。

南宮燕看見雲翔猶疑不決之狀，似是知道他心中所想，道：「雲公子，莫非那女子是你之朋友？」雲翔默然點頭。

南宮燕道：「雲公子，那麼你快去救她吧，遲了便來不及了，賤妾只要休息數個時辰，便能行走，公子無須替賤妾担心！」

雲翔搖首道：「南宮姑娘，雲某怎能留妳在此，不顧而去？」

南宮燕急道：「但是那位姑娘之處境亦非常危險啊！你何須爲一個剛認識的人而放棄拯救女友？」

雲翔道：「南宮姑娘，剛認識的和相交多年的分別不大，同是一條人命，何況那姑娘也是雲某最近所識。兩全之辦法倒有一個，但却是唐突姑娘，可得要姑娘應允才行。」

南宮燕道：「雲公子請說，賤妾若能做到的，定答應公子！」

雲翔道：「那便是由在下抱着姑娘，沿山路追踪那一男一女，但這却……」

南宮燕搶着道：「雲公子，我輩江湖中人，何須顧忌俗禮？只是這辛苦了公子，教賤妾如何能報答？」

雲翔忙道：「那麼請姑娘莫怪在下放肆了！」隨即抱起南宮燕，便施展輕功往山道上急馳，。

南宮燕唯恐會掉下來似的，嬌軀貼身的依偎在雲翔的胸膛，雙手緊摟着他的頸，軟玉溫香，加上陣陣處女氣息，登時使雲翔心蕩神馳。要不是他心裏懸掛童娟娟之安危，懷中之莫大引誘實難抵抗。

急馳約半個時辰，雲翔發覺前頭像有數條人影，但因夜色幽暗，看不清楚，雲翔便縱身追上，驀地，兩旁叢林裏射出無數銀光，襲向雲翔兩人。

雲翔何等高手？區區暗器又怎能傷他，只見他把手一揮，排山倒海之掌風已然擊出，那片銀光，登時消失得無影無踪。

雲翔剛欲追撲施放暗器的人，却聽見懷中之南宮燕悶哼一聲，忙停下身形，問道：「南宮姑娘，妳沒事吧！」

南宮燕虛弱地道：「雲公子，賤妾中了毒針。」

雲翔大爲不解，因他明明已把毒針全部震飛，但是他無暇再想，也顧不得追趕敵人，把南宮燕放在地上。

星光之下，雲翔看見南宮燕手背上果然插着一支小銀針。忙拔了出來，往鼻孔一嗅，却嗅不出什麼來，針上也無異色，只像一支普通的銀針。

但是，南宮燕軟弱的道：「雲公子，賤妾已全身痳木，賤妾懷裏有一顆可解百毒之藥丸，快拿出來！」

雲翔在此環境之下，還能有什麼顧忌，便伸手入南宮燕懷中探索，當觸及她柔軟而高聳的酥胸時，不禁心中卜卜跳着。幸好他迅即找到一小玉瓶，忙打開瓶塞，倒出藥丸，給南宮燕服下。

片刻，已見南宮燕手脚能夠活動，雲翔方舒一口氣，但他隨即發覺不妥，因南宮燕臉色，因受傷關係，本是蒼白非常，現在突然紅潤起來，更聽見她急喘地道：「雲公子，賤妾很熱，要燒着了，很是難受。雲公子，快救我！」伸手便把身上衣服撕掉。

雲翔大吃一驚，登時想起玉蜂娘子的歹毒淫藥「雪蜂精」來，而南宮燕現時情況，正是中了雪蜂精毒的象徵。中了此毒，若半個時辰內不能獲得解藥或與異性交媾，便是大羅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南宮燕服下解藥，雖說可解百毒，但却起不了作用，可見這雪蜂精霸道之處。

雲翔雖記着解藥之方，但在這時間，並已深入山中，在半小時辰內那能配得解藥？他立即封住南宮燕穴道，抱起她便撲進叢林，找那施放毒針之人，希望能從這人身上找到解藥。

只是，黑暗中，在樹林中找一個人，談何容易？時間過得很快，雲翔覺得懷中之南宮燕嬌軀愈來愈熱，簡直燙手，他沒法可想，把南宮燕放在地上，道：「南宮姑娘，妳中了極淫毒之雪蜂精毒，現在唯一解救辦法是把妳的衣服脫去，並對妳無禮，妳可願意在下爲妳做？妳若願意，可把眼睛一眨。」

南宮燕忙把眼睛眨了數下。

雲翔見時間無多，忙把南宮燕身上的衣服脫去，自己亦脫光，拍開南宮燕之穴道，伏在她身上，只見南宮燕已急不及待，緊緊的摟着雲翔，以生硬的動作迎合着他。

雲雨過後，南宮燕依偎在雲翔的懷中，嬌羞的道：「雲公子，賤妾已是你的人了，你今後如何處置賤妾？」

雲翔道：「姑娘，雲某不是薄情人，今後定會善待妳的，但有一件事必須告訴妳！」他便把鳳仙與他之關係說出，打算先看看南宮燕之反應才提及唐家姐妹之事。

那知道，南宮燕臉色大爲不悅，道：「相公，照你所說，那鳳仙雖不是青樓中人，但畢竟身在風塵，以交際維生，

對這種女子，相公何須負責。相公，賤妾坦白說，家父早把賤妾許配給慕容世家之慕容白雪，但經過今夜之事，賤妾有何面目回家，名義上賤妾已是有夫之婦，家父定怪賤妾偷生，不肯保存貞節，只是，賤妾不喜歡慕容白雪為人傲慢，且心儀相公，故犧牲名節，委身相公。江湖中之恩怨極多，非相公能料理，不如拋開一切，與賤妾找一個僻靜地方住下，過一些神仙伴侶般的生活吧！」

雲翔道：「江湖中事，我可以不理，只要辦妥一件小事，我便可以退出江湖，只是，鳳仙對我情深似海，我怎能對她不義？稍後到京時，妳倆見上一面，便知我所言不虛，我保証她與妳是能好好相處的！

南宮燕臉色大變，但瞬即回復正常，道：「相公，但願如此，這事留待到京師再說吧！啊，賤妾心裏又熱起來了！」

因南宮燕的頭深埋雲翔懷中，故他未能留意她臉色之變化，現聽見她說心裏又發熱，便認為她餘毒未清，立即緊緊擁着南宮燕，再度親熱。

* * *

天色微亮時，雲翔已抱着南宮燕，展開絕頂身法，攀山越嶺，往就近之市鎮配藥，因這時南宮燕所中「雪蜂精」之毒雖已過，但後遺症象已顯露，南宮燕開始感到下身麻木，提不起真氣來。

來到平原鎮，抓了藥給南宮燕服下，片刻間，南宮燕已覺腹中痛如絞，並排洩出一大堆的腥臭之物。沒多久，下肢已能移動，証明藥方靈驗。雲翔更不惜消耗真力，運功替南宮燕療傷，約兩個時辰後，南宮燕之傷勢已然康復得十之八九。

只是，時間已隔了大半天，脅持童娟娟的一雙男女早已不知去向，雲翔大為沮喪，唯有帶同南宮燕飛馳京師。

抵達北京後，雲翔先把南宮燕安頓在客棧，便找丐帮當地負責人，探查有關玉蜂娘子之消息，但不得要領。丐帮北京分舵舵主道：「雲長老，據屬下所知，大內並沒有任何女性侍衛供奉。只是，京畿地帶，本帮弟子活動範圍有限，消息不一定準確，長老何不找錢尚志老前輩一問呢？」

雲翔如夢初醒，錢尚志之如意軒，顧客全是京裏王孫貴介，因此他對內城之消息簡直瞭如指掌，忙往找算死草。

錢尚志大笑，道：「小混蛋，我看你終有一天會被『女子』二字弄得頭昏腦脹，自從當年雍正被呂四娘送了上路後，宮內有誰敢招惹舞刀弄劍的女子？何來女性侍衛供奉。皇帝老子的女子侍奉却多得很，只不過全是十多二十歲的。玉蜂娘子這近五十歲的婆娘，誰要？」

雲翔定心細想，果然發覺自己近日被不同美女攪得頭昏腦脹，心思欠靈，多少年來，何曾有女子當上侍衛供奉一職？但童娟娟為甚麼要欺騙他呢？他跟着便明白了，這是一個陷阱，當日在徐州時，她不是被劫走，而是靜悄悄的自己離去，否則他當晚定會發覺異聲。

童娟娟接近自己之目的何在呢？多日相處中，她絲毫沒有向自己下手之企圖，更犧牲色相及飽受痛楚。突然間，雲翔醒悟這是一個調虎離山之計。因為，引起武林軒然風波之鼻煙壺都在江南一帶出現。發動這陰謀之人看見雲翔插手管閒事，便要對付他，只可惜連慕容白雪這等身手也不能奈何雲翔，便使出苦肉計和調虎離山之計，利用雲翔憐香惜玉及俠義心腸，把他引來北京，途中，童娟娟偷偷離去，但却在濟南附近留下被脅持的線索，使雲翔不折返江南。

想到這裏，雲翔不禁搖頭歎息，只因他自與童娟娟多日相處，及數度換藥時肌膚接觸，對她不禁產生憐愛之意，誰知道她竟欺騙自己，怎不令雲翔失望？

驀然間，闖進了兩人，正是雲翔最痛愛之鳳仙的兩個近身丫環，小菊和小梅，小菊已撲向雲翔，哭道：「雲爺，不好了！小姐被人劫走了！」

雲翔大吃一驚，忙問明經過。

原來，不久之前，小菊與小梅正在廚房做飯時，聽見鳳仙房間裏傳出打鬥之聲，忙取出長劍前往一看，那知剛好看見一幪面女子挾着鳳仙穿窗而去，兩女剛欲上前阻攔，那幪面女子已迎面射來一蓬銀針，兩女急忙閃避，那幪面女子趁機跳上牆頭，逃去無踪，兩女也跳上牆頭，意欲追踪，那知道幪面女子另有接應之人，躲在一旁施放暗器，兩女險些被銀針所傷，兩丫環身手不高，被逼跳回屋內，故被對方逃脫，因鳳仙身份特殊，兩丫頭不敢告官，只得通知天地會之聯絡人及向算死草求助。

這時，如意軒的人却帶一小童進來，並交給雲翔一封信，道：「雲公子，這信是由這小哥兒送來給你的。」

雲翔急忙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雲公子，鳳仙在我手中，請從速退出江湖，不得再管閒事，否則七日後，鳳仙將名符其實，登天成仙！」沒有下款，字體娟秀，似是女子筆跡。

算死草立即問送信小童：「是誰要你把信送來的，小哥兒？」

小童回答道：「是一位很年輕漂亮的姐姐要我送來的，她還給了我十文錢！」

雲翔忙問道：「那位姐姐有多大年紀？樣貌如何？」

那小童年紀輕輕，如何能形容出來，只說出與小菊差不多，眼睛大大。雲翔不得要領，只好放走小童，並賞了他一塊碎銀。

算死草道：「這便奇了，有誰會知道你和鳳仙之關係？」

雲翔沉思良久，突然面色大變，道：「小菊，那接應幪面女子的是否也是女子？妳們可曾把那些暗器帶來？」

小菊連連點頭，並從懷裏取出一包銀針，遞給雲翔。

雲翔一看銀針模樣，急道：「老錢，快差人把道士找來！」跟着，他閉上雙目，默默沉思近來所發生之事。

不久，一清道人已到，雲翔便把經過說出，及透露心中所疑。因為知道他與鳳仙之關係的人，除在座之算死草、一清道人、小菊和小梅外，便只有南宮燕和唐家姐妹。因此，劫走鳳仙的人、

以這三人嫌疑最大。

剛才襲擊小菊和小梅之銀針，雖不含毒素，但體積細小，非暗器名家，不懂使用。南宮世家以名門自居，門規森嚴，絕對禁止學習暗器手法，認爲此乃旁門左道，不能登大雅之堂，更有辱家聲，故百年來，南宮世家的人沒有一個懂得施放暗器。

排除了南宮燕之可能性之後，餘下的便是唐家姐妹。唐家以暗器手法馳譽武林，更擅長使用銀針，且剛才送信小童所形容的漂亮少女與唐紫君頗爲相似，唯一不吻合的是唐家姐妹現正在廬山，爲雲翔父親解毒療傷。

但是，雲翔卻想到一個可能性，那便是唐家姐妹根本沒去廬山。因妒忌鳳仙關係，潛來北京把她劫走，並加以傷害。另外，唯恐他日雲翔問起療傷之事，因時間上不吻合而露出破綻，趕往廬山加害雲翔雙親，死無對証。

雲翔說到這裏時，不禁唏噓萬分，只因他對唐家姐妹本極信任，故把雙親隱居之處也說出來，托兩女照顧。但經過童娟娟這教訓後，他的信心大爲動搖，故有此疑慮。

他對中清道人道：「道士，這只不過是我的推測和担憂之處，事實可能不是如此，爲防萬一起見。我希望你能代我跑一趟廬山，看個究竟，但千萬不可在唐家姐妹面前亂說話，絕不能讓她們知道我對她倆沒有信心！」

一清道人道：「混蛋，道士省得，道士也不希望你日後家無寧日的！事不宜遲，道士立即起程，且把老混蛋住處說出來！」

雲翔把雙親住處說出來後，錢尚志卻罵道：「老混蛋和我們相交多年，一聲不响的躲了起來，出了事也不派人通知我們。你這小混蛋更混賬，多年來死不肯說出老混蛋龜縮在那裏，要不是碰上媳婦兒賞翁姑吃繡花針，有求我們，你肯說出來才怪！」

雲翔苦笑，道：「我不說出來，自有苦衷，你們日後碰上家父便知！」他隨即吩咐小菊兩人先行回去，等候消息。自已則前往丐幫分舵，發散人手打聽鳳仙的下落。

雲翔回到客棧時，已是三更時份。南宮燕見他神色沉重，忙問發生何事，雲翔便把鳳仙失踪一事說出。

南宮燕道：「相公，吉人自有天相，鳳仙姑娘定會沒事的，你不用担心，你累了，快上床來，賤妾給你鬆弛一下！」不由分說，拉着雲翔到床上，脫去他的外衣，便給他按摩。

雲翔心懸鳳仙安危，那有心情享受，但不忍逆南宮燕之意，只得卧在榻上，任從擺佈。南宮燕按摩片刻後，卻把整個嬌軀伏在雲翔身上，扭動蛇腰，極盡挑逗之能事。

只是，雲翔此刻之心情，那來親熱之興趣，輕輕的把南宮燕推開，走下床來，披上外衣道：「燕，我心裏極亂，出外走走，妳先休息吧！我很快便回來！」

雲翔漫無目的地在街上信步而行，卻不知不覺來到鳳仙寓所之外，他心中一動，便縱身內進。

來到大廳時，雲翔大吃一驚，只見小菊、小梅兩個丫頭神情憔悴，滿臉淚痕，呆呆的坐着發征，竟毫不察覺雲翔的來臨。

雲翔輕聲一喝，道：「小菊、小梅，妳們怎麼了？」

兩丫頭登時醒過來，看見竟是雲翔來到，哭嚷道：「雲爺！」不約而同的，撲進雲翔懷裏痛哭。雲翔知道丫頭自小便與鳳仙一齊長大，情如姐妹，現在鳳仙失踪，生死未卜，皆傷心欲絕！只好摟着兩人，讓她們痛痛快快的哭一場。

良久，雲翔才輕拍兩人香肩，柔聲道：「妳們年紀也不小了，十八、九歲的人還這麼愛哭？他日誰來娶妳們？」

小菊嗚咽着道：「婢子不嫁人的，婢子永遠追隨小姐。小姐嫁了人，婢子便跟着陪嫁，侍奉小姐！」

雲翔安慰着兩人道：「放心吧，我定會盡力拯救妳們小姐的，難道妳們對我沒有信心嗎？」

兩人齊搖頭，道：「多謝雲爺！」

雲翔道：「那麼，還不去睡？」

兩人同聲道：「婢子難以入睡！」

雲翔道：「難入睡也要去睡，妳倆根本便沒有休息的意圖。若不聽話，他日我娶妳小姐的時候，便不要妳們，要妳小姐把妳們賣了！」

那知兩女卻毫不害怕，道：「小姐不會這樣對待我倆的，雲爺，你眞打算娶我小姐嗎？」

雲翔道：「當然是眞的，我騙妳們作甚？」

小菊登時忘了傷心，道：「那眞太好了，自從那天之後，婢子們不曾見雲爺來探小姐，眞害怕雲爺會拋棄小姐呢！」

雲翔道：「傻丫頭，我怎會拋棄妳小姐？妳們也知我有要事辦着，還是今天才回到京師！」

小菊道：「婢子聽別人說，花花公子都是沒良心的。不曾得手時日夕獻殷勤，得手後便飽食遠颺。雲爺若眞的迎娶小姐，婢子也替小姐高興，若然雲爺不喜歡婢子，屆時我們會懂得怎麼做的！」

雲翔道：「我怎會不喜歡妳們，若妳們乖乖的，我定會如妳家小姐般疼愛妳們！」

兩丫環現時仍賴在雲翔懷裏，聞言齊道：「多謝雲爺！」緊緊的靠在雲翔身上，沒有半點離去之意。

片晌後，雲翔發覺兩丫環已然熟睡，而事實上，兩頑皮哭了整天，也是太累了。況且，女兒家總是女兒家，遇上事故便張惶萬分，眼光光的呆坐，極須有一個具安全感的男子在身側，方能放下牽掛，安然入睡。

雲翔抱了兩丫環回房，輕輕放在榻上，蓋好被子才離去。

因妒成仇　釀成浩劫

雲翔在深夜方回到客棧房間裏，空無一人，桌上卻留有便條一張。雲翔急忙拿起一看，只見上面寫着：「相公，你心裏只有鳳仙姑娘，妾留此間也是無用

，故退位讓賢，他日有緣，定能重聚。知名不具。」

雲翔看後，不禁一片茫然，惆悵萬分，一日之間，兩個與他有關係之女子先後失去。鳳仙被劫，下落不明，若自己不退出江湖，定然再也看不着她，至於南宮燕，定是怪他剛才心懸鳳仙，冷落了她，故一怒而去。

他長嘆一聲，拿了隨身包袱，喚醒店小二，結賬離棧。他覺得南宮燕既已離去，也無謂找她解釋，倒不如往鳳仙寓所暫住，也可順道照顧兩丫環。

當他看見兩丫環房裏竟點着燈的時候，心中一跳，一陣懼意襲上心頭，只因近日發生之意外太多了。忙輕聲叫道：「小菊、小梅，妳們在嗎？」

房內傳出兩丫環驚喜之聲：「雲爺回來了！」雲翔始放下心頭大石。

小菊與小梅已打開房門，雙雙撲到，雲翔忙攙着兩人，輕叱道：「怎麼又不睡了？」

小菊垂下頭，低聲道：「婢子習慣了睡時不穿衣服，所以片刻便醒了，醒着時，婢子們都很害怕，故不能入睡，所以便亮了燈坐着，等待天明！」

雲翔輕撫兩女秀髮，道：「傻孩子，有甚麼值得害怕的？我現在來這裏暫住，好嗎？」

兩丫頭大喜，道：「這太好了，雲爺，婢子替爺收拾房間！」

雲翔搖首道：「不用了，我只須在大廳打坐調息便行，妳們還是先睡吧！」

小菊道：「雲爺，你可不要趁婢子們睡着的時候，偷偷溜走啊！」

＊ ＊ ＊

這天已是第三天，還沒有半點有關鳳仙下落的消息，雲翔心急如焚，他已作出最壞打算，若再沒有消息的話，他只好低頭，宣佈退出江湖是非圈。

說實在的，他早已對江湖生涯厭倦，退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只是他不甘心如此退出，但是為了鳳仙，多大的犧牲他也情願。至於找玉蜂娘子報仇之事，則慢一步再想辦法。

這時，錢尚志帶了一個少女進來找雲翔。少女粉頸低垂，躲在算死草身後。

錢尚志道：「混蛋，這姑娘找上了我，說有要事找你，我只好帶她來！」

那少女從錢尚志身後閃出，跪倒地上，哭道：「雲大俠，賤妾對不起你！」

雲翔一看之下，登時怒火昇起，怒道：「童姑娘，想不到妳還有臉來見我？」原來那少女竟是在徐州神秘失踪之童娟娟！

童娟娟痛哭着道：「雲大俠，賤妾自知無顏再見你，但當日賤妾不辭而別，實有苦衷，請大俠原諒！」

雲翔對童娟娟本有一份憐愛之意，見她梨花帶雨，楚楚可憐，心中不忍，便道：「童姑娘，起來再說吧！」

童娟娟怯生生的站起來，回望錢尚志一眼，欲言又止。

錢尚志知情識趣，忙道：「混蛋，我店裏還有事要辦，回頭再來！」轉身離去，雲翔亦不加阻止。

錢尚志離去後，童娟娟更是哭得厲害，撲向雲翔。雲翔眉頭一皺，便欲閃開。但始終不忍心，把童娟娟抱在懷裏，道：「妳有什麼要說的，便儘管說出來吧！看看是否值得原諒！」

童娟娟嗚咽着把一切前因後果說了出來。

原來當日所說的故事也不完全是謊言，確有不少是眞正秘密，以博取雲翔信任，童娟娟並不姓童，應是姓方，與另外十一名姐妹由一方夫人撫養成人，玉蜂娘子則是方家之總管，衆姐妹之武功全是由方夫人及玉蜂娘子所授。

方夫人年輕時，不知受了何種打擊，對武林之年輕俊美好手痛恨欲絕，因此命令她們姐妹分頭暗殺，後來更變本加厲，竟想出一個辦法把武林弄得天翻地覆，把武林精英一舉消滅。計劃之第一部份是利用六個鼻煙壺。首先派人四處傳播出有關鼻煙壺暗藏凌霄秘笈之消息，再以不同方法把六個鼻煙壺分散武林各地，引起江湖中人搶奪，互相殘殺，至於計劃的下半部則由方夫人、玉蜂娘子及大姐執行，其他姐妹却不知內情。

那知途中竟殺出一個雲翔，協助中原鏢局護鏢於先，化解黑虎幫與少林火拚於後，為避免雲翔破壞全盤計劃，便令方娟娟(即童娟娟)實施苦肉計，把雲翔引離江南，前往北京，並伺機下毒，謀害雲翔。因在此之前，方娟娟與五妹方娉娉曾施計挑撥慕容白雪向雲翔挑戰，慕容白雪不是敵手，已知雲翔不可硬拚，故出此策。

誰知道方娟娟竟被雲翔風采所動，情不自禁，暗中愛上雲翔，不忍下手。在徐州時，方娟娟接獲家中暗號，令她於午時報告行程收獲，方娟娟只得說雲翔防範森嚴，謹愼小心，毫無下手機會，誰知玉蜂娘子便立即令她先行回家另派任務，不須再與雲翔上京。

那知回到家裏，竟發覺與她感情最好之五妹娉娉，因違抗夫人命令，不肯向慕容白雪下毒手，慘遭酷刑而死。方娟娟與娉娉兩人，素對夫人及玉蜂娘子殺害無辜之手段不滿，但在其威迫之下，不敢反抗，及其後，娟娟無意中獲悉姐妹均非孤兒棄嬰，實玉蜂娘子偷劫而來，更對方家不滿。

娟娟與雲翔往京途中，發覺乃脫離苦海之最好機會，曾多次試圖把眞相說出，求雲翔收容，脫離魔掌，但因有顧忌，不曾說出，致坐失良機。當五妹死後，娟娟對方家更痛恨非常，故不顧一切，冒險逃走，前來北京找雲翔。

雲翔聽了，不禁怒火全息，憐愛地輕撫娟娟的秀髮，道：「妳今天有沒有說謊騙我？」

方娟娟搖首道：「賤妾如有欺騙雲大俠，教賤妾死無全屍，世世為娼！」

雲翔笑道：「我又沒要妳發誓，幹甚麼要說出這惡毒之誓詞來！」

方娟娟道：「只要賤妾不曾說謊騙大俠，更毒之誓詞也沒關係。」

雲翔：「娟娟，妳知道嗎？妳現時在我懷裏，卻口口聲聲的大俠、少俠，妳

不覺得碍耳嗎？」

娟娟紅透耳根，低垂着頭，輕聲道：「相公！」

雲翔問道：「方夫人和玉蜂娘子兩人，與大內有沒有關係，妳可知道嗎？」

娟娟搖首道：「沒有，她們從沒有和朝廷扯上任何關係。當日賤妾所說全是編出來的，我們姐妹都不准嫁人，又怎會送給福安康作姬妾？」

雲翔道：「剛才妳說有所顧忌，所以當日不曾把眞相說出，妳怕甚麼？」

娟娟嬌羞滿臉，低聲道：「當日賤妾亦知相公不會對賤妾有半點鄙視之心，但是，那段時間裏，賤妾曾多次裸呈身子，相公不但毫不動心，且看也看不上一眼，因此恐怕相公不喜歡賤妾，拒絕收留，那時賤妾孤伶伶一個人，怎生是好？」

雲翔道：「現在呢？」

娟娟道：「五妹已死，留在方家也是生不如死，了無意義，唯有跑出來。若相公不要賤妾，那麼，賤妾只好跑去當尼姑。」

雲翔把娟娟低垂的頭輕輕抬起，在櫻桃小咀上輕輕一吻，道：「這麼漂亮的尼姑，定把全國的和尚都引了來。」

娟娟被雲翔這一吻弄得登時紅霞滿臉，心裏噗噗急跳，雙手緊抱雲翔，默默不語。

雲翔續道：「當時，妳是否打算用雪蜂精來下毒？」

娟娟大為驚詫，道：「你也知道雪蜂精？」

雲翔道：「怎麼會不知道，當日我追踪救妳時……」遂把遇上南宮燕及遇襲之事說出。

娟娟更是驚奇，搖頭道：「相公，不可能的，當時南宮燕正由賤妾和六妹押着回家，一直都囚在方家裏，賤妾逃出來時，原打算把她放走的，那知道大姐、看守甚嚴，沒有機會。」

雲翔大為震驚，如果那少女不是南宮燕，那麼是誰？他想起在見第一眼時，便覺得面善，但卻想不起是誰。

娟娟續道：「況且雪蜂精不同普通毒藥，份量少時不但毫無毒性，且對人體有益，所以不能用在暗器上，必須口服。」

雲翔頗是驚奇，道：「少份量對人有用處？有甚麼用途？」

娟娟嬌羞滿臉，道：「那是男子專用之藥，是用來壯陽的！」

雲翔笑道：「原來如此！妳身上有嗎？拿出來試一試！」

娟娟更是羞答答，掄起粉拳便往雲翔身上搥。

雲翔回想當日南宮燕之神態，大惑不解，道：「但當日她確是中了雪蜂精之毒，毒從何來？」突然間，他心中一動，想起南宮燕服下那顆所謂能解百毒之藥丸。那麼，這定是個陷阱，苦肉計不成，改用美人計。如此說來，那假的南宮燕豈不是才是擄走鳳仙的人？

他於是讓娟娟坐下，並說出與鳳仙之關係及鳳仙被擄之經過。

娟娟道：「賤妾已離開方家多日，故對近日發生之事不大清楚。但唯一肯定的是，那假南宮燕定是方家其中一姐妹。」

突然之間，雲翔似是回復靈智，道：「我怎麼這樣蠢，這麼簡單的事也想不到。方家便是太原城郊之方家，昔日托運鼻煙壺的人。南宮燕便是方家之長媳。」

娟娟道：「方家沒有兒子，何來媳婦？那是賤妾二姐，那在北京方家的兒子只是手下所扮演的！」

雲翔道：「那麼，鳳仙很可能便是囚在城裏，昔日交付鏢貨之處。」說畢便站了起來，往外間走了出去，娟娟急忙跟了上去。雲翔接着道：「我眞担心妳二姐知道妳逃跑出來的消息後，會把鳳仙加以殺害或轉移別處！」

娟娟道：「二姐不會這麼快知道的。賤妾偷跑出來時，娘和總管都不在，家裏只有大姐、六妹和一些下人，大姐看守着家，不敢外出，她一定會派六妹通知娘和總管，其餘的下人，脚程怎及賤妾？而且，大姐又怎知賤妾來了北京？」

雲翔道：「妳跑得怎麼快也沒用處，妳大姐只要把信鴿一放，方家各聯絡站便已知道妳逃跑的消息，並加以追捕。」

娟娟笑道：「賤妾早已想到這一點，所以把信鴿通通宰了，帶在身邊，一路上吃着紅燒鴿子，可把賤妾吃膩了。」

雲翔笑了起來，道：「想不到妳這般聰明，倒要賞一賞。」說話間，兩人已來到昔日雲翔與中原鏢局總局主袁伯明交貨的大宅。

娟娟一把拉着雲翔，懇求道：「相公，請手下留情，裏面的人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雲翔微一點頭，拉着娟娟越牆而入。

宅內的人本就不多，身手亦是普通，遇上雲翔這絕頂高手，未及發聲便已被點了穴道，一個妙齡少女剛巧從外而回，見狀大驚，便欲撲向內間，娟娟忙出聲喝止，「么妹，不用跑了，妳還沉迷不悟嗎？」

少女只有十七、八歲，眼睛大大，嬌俏可愛，看見竟是娟娟，大愕，道：「三姐，怎麼是妳來了？為甚麼？」

娟娟道：「么妹，老五死了，妳知嗎？」

少女花容失色，道：「三姐，怎麼五姐死了？是怎樣死的？」

娟娟道：「五姐不願再殺人，所以被娘殺了！么妹，聽我的話，趁此機會反抗吧，娘和總管迫我們濫殺無辜，終有一天，報應會來臨的，不要助紂為虐了！這位雲大俠，想么妹早已見過。」

么妹方妮妮知道難以逃走，道：「三姐，小妹若脫離方家，今後怎辦？」

娟娟道：「這個慢一步再說吧，姐姐自會給妳安排的！」

妮妮只好道：「好吧，三姐，我聽妳的，但三姐可不要欺騙小妹！」

娟娟道：「大家都是好姐妹，我怎會害妳？是了，怎麼不見二姐？」

妮妮道：「不見二姐嗎？想必是在密室中向那女子施刑了！」

雲翔聽了，大吃一驚，道：「小妹妹

，密室在那裏？請妳快帶我們去！」

妮妮略為猶豫，終於點點頭，帶兩人來到一房間，推開一道暗門。暗門後，有一條只容一人通過之窄小通道，兩旁有暗室數間。雲翔已聽見有微弱語聲傳來，立即運功聆聽。

只聽見「南宮燕」之聲音道：「賤丫頭，本姑娘喜歡的男人怎能與人分享？妳看看自己的模樣吧，雲翔若見了，定必嚇得魂飛魄散，只可惜，他沒機會看見活生生的妳，只要妳一死，我便可以返回雲翔身邊，那時，雲翔見過妳的屍體後，保証今後不會想妳，哈！哈！有誰會掛念一個死去的母夜叉？」

雲翔怒火上昇，便欲破門而入，那知娟娟卻拉着他，示意聽聽「南宮燕」還有甚麼話說。

「南宮燕」續道：「我原該一劍把妳殺死的，只不過要看看雲翔愛妳有多深，才給妳活多數天。若然他眞的為妳拋開一切，我便成全妳，讓妳陪他一輩子。但這機會實在太渺茫了，妳可以心息，雲翔武功蓋世，怎會為一個娘子犧牲，退出江湖？唔，妳面容雖毀，身材還在，高聳酥胸，修長美腿，還有那迷人幽谷，眞是我見猶憐！待我先把妳那雙東西割下，再給妳那寶貝搗上一搗，看妳還有那處地方可以迷惑男人？」

雲翔眞想不到這女子竟如此狠辣，再也忍不住，一掌便劈開暗室之門，飛身內進。只見一名女子吊在房中，長髮披肩，全身赤裸，臉上血肉模糊，遍體鱗傷。「南宮燕」則手持匕首 站在該女子身前不遠處。

那女子全身血跡斑斑，令人慘不忍睹，雲翔不用細看，已知定是日夕掛念之鳳仙。他毫不思索，閃身上前，護着鳳仙，道：「燕，鳳仙那裏得罪了妳，竟如此加害她？」

「南宮燕」看見雲翔與娟娟、妮妮來到，不禁花容失色，心知陰謀敗露，狂笑起來，道：「我方姸姸的東西，那容與別人分一杯羹，何況她對你是如此重要，有她在，我那還有地方站？」

雲翔道：「燕，大家和平相處，互相敬愛，怎不可以共享歡樂呢？況且，在我心中，妳們都是同等重要，不分輕重！」

方姸姸慘笑道：「同等重要，這鬼話只有你自己才相信。那天，我只是想把她捉來，看看你之反應，誰知那晚，我滿懷好心，給你解愁，你竟推開我跑掉，所以我才回來對付這賤婢！」

雲翔知道方姸姸已不可理喻，道：「妳如此狠毒，我本該殺妳，但看在一場緣份上，妳走吧，今後不要讓我看見妳！」

方姸姸狂笑，道：「一場緣份？那豈不是說我這條命是用我的貞操換回來的？」玉手一揚，匕首已如電般射向雲翔，身形隨即撲向一旁，把掛在牆上之長劍拔了出來。

雲翔隨手把匕首擊落，道：「燕，妳何必如此？」方姸姸業已變成瘋狂，掄起長劍，威猛絕倫，把整個雲翔罩在劍影中。

雲翔看了劍勢，驚奇萬分，叫道：「凌霄劍法！」他那敢閃避，只因略一閃避，長劍便會擊中身後之鳳仙，只得欺身上前，雙掌齊發，從層層劍影中反擊過去，登時擊中方姸姸胸膛，震飛丈餘，長劍脫手。

雲翔急忙上前，扶起方姸姸，只見她鮮血狂吐，氣若游絲，雲翔大是懊悔，道：「燕，妳為甚麼不閃避？妳本來可避開的！」

方姸姸面色蒼白，慘笑道：「我這樣對待鳳仙，你今生也不會原諒我！沒有你，活着有何意思？你以為我眞的是為了害你而送上自己嗎？雲，相信我，我不是一個隨便的人。在交給你之前，我沒有半個男人，你知道嗎？自從你護送中原鏢局上京那時開始，我已經喜歡上你！只是，娘不准我們喜歡男子。後來，我決心先把自己交給你，然後求你帶着我，找一個僻靜地方住下來，不理江湖中事，誰知道你心中竟已有另一個人，我冒生命之險，反叛娘親，竟不能得償所願，所以才一怒之下，出此下策，你能諒解我之苦處嗎？」

雲翔無言點頭，他知道方姸姸五臟破碎，距死已不遠，故不再插咀，讓她說下去。

方姸姸面露笑容，道：「雲，不要騙我，我在你心中，眞的與鳳仙同樣重要，不分輕重？」

雲翔連忙點頭，道：「我沒騙妳！」

方姸姸笑容滿臉，閉目而逝。

驀地，雲翔猛然想起還有一個鳳仙極須救援，忙放下方姸姸，轉身撲向鳳仙，把她解下。鳳仙個性堅強，雖受此痛楚，仍笑道：「雲郎，賤妾還道你忘了呢！」

雲翔羞愧萬分，道：「鳳仙，我眞該死，是我把妳害成這樣的！」

鳳仙道：「不要怪責自己，這只是因為你心裏有賤妾，不肯貪新忘舊。賤妾肉體雖然受苦，但心裏卻是非常高興，非常滿足。」

娟娟在旁插口道：「相公，還是先回去，替鳳仙姐料理傷勢吧！」她已拿來一張被單，替鳳仙裹上身體。

鳳仙道：「雲郎，這位是……」

雲翔道：「鳳仙，這是娟娟，要不是她，我也不能找着妳！」

鳳仙道：「娟姑娘，多謝妳了！」

方娟娟急道：「鳳仙姐姐，請不要這樣說，大家都是自己人嘛！」鳳仙即時明白過來。

雲翔道：「我們先回去吧，這裏稍後讓算死草來收拾！」

＊　＊　＊

經衆人悉心料理後，過了數天，鳳仙之傷勢已是大為好轉。錢尚志有的是上等靈葯，鳳仙之傷口復合得很快，只可惜，那本是吹彈可破的粉臉卻留下無可挽救的痕跡，十多條縱橫交錯的傷疤，滿佈臉上，令人不忍目睹。

鳳仙雖不曾看見臉上情況，但從身上其他的疤痕，已知大概情形，表面上，她若無其事的，談笑自如，但暗裏卻不斷飲泣。

當鳳仙的傷痊癒後，雲翔道：「鳳仙，明天清早，我們起程往金陵棲霞山，那裏有位前輩，醫術蓋世，定可以有辦法為妳恢復昔日顏容的！」

女孩子，尤其是美若天仙的女子，慘被毀容的感受是難以形容的，鳳仙聽了，登時大喜，滿懷希望的道：「雲郎，眞的嗎？」

翌日清早，雲翔僱了兩輛馬車，帶着鳳仙、娟娟、妮妮、小菊和小梅往金陵進發。

* * *

苦口大師揭起鳳仙之面紗，瞧了一眼，問道：「妳便是鳳仙丫頭？」

鳳仙道：「大師，晚輩便是鳳仙。」

苦口大師道：「得了，妳且和其他丫頭站在一旁，有堂客在，我總覺得渾身不舒服！」鳳仙忙與娟娟等人遠遠站着。

雲翔道：「大師，可有辦法嗎？」

苦口大師道：「臭小子，刀傷入肉甚深，且刀鋒帶有腐蝕之藥，所以疤痕如此難看，即使施換皮手術也難以恢復容貌，我無能為力！你另請高明吧！」

鳳仙聽了，登時全身顫抖，搖搖欲跌，娟娟與小菊急忙扶着。

雲翔大驚失色，道：「大師，眞的嗎？」

苦口大師道：「我騙你作甚？我也可以告訴你一點，我若沒有辦法，世間上應沒有人有辦法，你可不必浪費時間了！」

雲翔登時頹喪萬分，心如刀割，只因若非惹上方妍妍，怎會把鳳仙害成這樣？

卻見苦口大師向鳳仙招手道：「丫頭，妳且過來。」娟娟及小菊忙扶了鳳仙，行至苦口大師身前，只見他把鳳仙面紗扯下，注視良久，目光卻不是放在疤痕之上。跟着。他更拿着鳳仙右掌，仔細地看了片刻，道：「天妒紅顏，妳命中註定，應有此劫，只是，妳宅心純良，心胸廣闊，應有善終，妳還有數年苦要受，若能支持，後福無窮。記着我一句話，堅持到底，不可輕生！」

跟着，他對雲翔道：「臭小子，看在碧君、紫君今後幸福份上，我指點你一個辦法。但卻是有條件的，你可答應？」

雲翔忙道：「大師，晚輩答應。」

苦口大師道：「我本是要像上次般，以問題作勝負的，但你這小鬼主意多，化不來，今次，我要你替我辦事，為免你說我強迫你做不願意之事，給你兩個選擇，若你不答應做第一件事，那麼第二件事便不能推辭，你知道沒有？」雲翔忙點頭。

苦口大師道：「我可以先提點你，第二件事是一連串的，且有附帶條件，不易做，第一件事則簡單得多！」

雲翔道：「晚輩省得，大師請說！」

苦口大師道：「第一件事嘛，以你的身手來說，簡直易如反掌。那便是，前往蜀中唐家，找着我那長舌渾家，替我出一口氣。」

雲翔道：「這事易辦，請問大師，如何出一口氣？」他口中雖說易辦，心裏卻知道毫不簡單，苦口大師刁鑽古怪，絕不會如此便宜他的，問題必在如何出氣之上。

果然，苦口大師接着便道：「除掉褲子，並賞她吃一頓屁股。」

雲翔苦笑，這不是要了唐太夫人的命嗎？唐太夫人秉性剛烈，若如此對她，不上吊才怪。雲翔只得搖頭，道：「請大師說第二件事吧。」

苦口大師洋洋得意，道：「小子，先過來跪下！」雲翔急忙照做。

「叫我三聲！」

「大師，大師，大師。」雲翔恭敬地叫着。那知苦口大師毫無表示，像是聽不着似的。雲翔猛然醒悟，改口叫道：「爺爺、爺爺、爺爺！」

不叫猶可，一叫之下，苦口大師卻一脚把雲翔踢得老遠，雲翔那敢運功抵抗，翻了兩個觔斗，方始停下，一旁之鳳仙看見雲翔為了自己，竟受此委屈，感動得掉下淚來。她卻不知道苦口大師此舉，乃是另有用心，因他為人滑稽，方想出此法作弄雲翔。只聽苦口大師道：「你這小子看似聰明，其實卻蠢到極。武穆爺姓甚，快說！」

雲翔這才明白苦口大師心意，忙叫：「岳爺爺！岳爺爺！岳爺爺！」

苦口大師這才滿意，道：「這才是嘛，兩個丫頭的爹，你叫岳丈，不叫我岳爺爺叫甚麼？」一旁之方妮妮、小菊及小梅已抿咀而笑。

苦口大師接着道：「小子，你得答應今後好好善待我那兩個頑皮東西，可不得令她們受任何委曲，知道嗎？」雲翔忙唯唯應諾。

苦口大師隨即對鳳仙道：「當日兩個丫頭已對我提及妳。既然先入為主，你做大是理所當然，但切不可恃大欺小，妳答應嗎？」

鳳仙忙跪下，道：「爺爺，鳳仙定會待兩位妹子如親姐妹一般的。」

苦口大師點點頭，向鳳仙身後之娟娟望了一眼，道：「我也知道你不會欺負她倆的，後來的人不用我說了，妳應知道怎麼辦！」他對星相之學，甚有心得，一眼已看出雲翔有多少情孽。

接着，苦口大師道：「小子，聽着。世間上，有一種稀世奇珍，名『白玉火龜』，色如白玉，甲有八角，長約一尺，甲上有紅色花紋，紋如火焰，故有『白玉火龜』之稱。只要把少許龜甲溶成膏狀，薄塗疤上，另服用數錢，一日之內，傷疤自會脫落。那時不但容顏盡復，且青春長駐！」

雲翔大喜，問道：「大……岳爺爺，請問何處可找此物？」

苦口大師瞪了他一眼，道：「此物業已通靈，可遇而不可求。火龜年不過百，壽緣盡時便於世間出現。舉世間只有一對，出現時必雌雄一起。那便是說，百年只見一次，約是廿五年前，下次再出現時，則是七十五年後！廿五年前之得主是誰，我便不知道了。」

鳳仙登時如跌入冰窟，此物既是如此珍貴，得主怎會不即時服用或收藏起來，不讓別人得知，且相隔廿五年，怎能找到得主。下一次出現之時又是七十

五年之後，那能等得着。

雲翔道：「鳳仙，妳放心，不論天涯海角，我也會替你找着此物！」其實他心中也大為失望，只得安慰着鳳仙。

苦口大師卻道：「小子，凡事都講究一個緣字，不能強求，此物若與她有緣，不用找也會送上門來，否則，怎麼找也找不着，以我看，我那兩個孫女不似福薄之人，你也不須担心！」

苦口大師古靈精怪，說話總喜歡轉彎抹角，他的意思本是鳳仙不是福薄之人，卻說成碧君、紫君。只因他知道若鳳仙不能治好疤痕，雲翔一天也不會安心，碧君和紫君也毫無幸福可言。如此一來，卻使鳳仙誤會了，平白引起事端。

衆人辭別苦口大師，回程返京。

* * *

回到京師，甫抵家門不久，算死草已然來到，帶來驚人消息，原來六個與凌霄秘笈有關之鼻煙壺已分別落在少林派、武當派、青龍幫、青城派、凌霄閣及慕容世家手上，並已找出箇中秘密。各門派不但學得一招「凌霄劍法」，更各獲知與重寶有關之一字。

雲翔問道：「其中一個鼻煙壺不是在京的嗎？月前我忘了問你可曾在那大宅中找着與否，怎麼又流落外間了？」

錢尚志道：「那東西早在你上次回京前已被老偷兒簡同摸了去，輾轉落在凌霄閣手裏，但因為你那時正被鳳仙之事煩着，所以沒告訴你。」

雲翔道：「可知那六個字是甚麼嗎？這六個門派又有何行動？」

錢尚志道：「六大門派獲悉秘密後，於十日前聚於少林寺，同意攜手合作，公開每派所知，屆時把所得秘笈公平分配，如何分配卻沒有洩露外來，但不知怎的，那六個字卻走漏消息，使到整個武林都知道了。那便是『猢猻愁如來洞』！弄得武林中人紛紛湧到華山看熱鬧。」

雲翔大吃一驚，只因人人皆知猢猻愁在華山北峯，但如來洞卻實在是一個小洞，世上知道這名稱的只有四人，其中三個便是雲翔雙親及雲翔，原來雲翔父親姓華名秀峯，正是當年極為神秘之殺手王「三不殺」。

華秀峯生平唯一志願乃趕走韃子，知道若然起義，必須先有龐大軍費，於是便暗中當上殺手，索價高昂，更常向富有人家打劫，積聚不少財富珍寶，因見清廷氣數正盛，不是起義時機，便把珍寶財富藏起，留日後起義之日，藏寶之處便是猢猻愁如來洞，如來洞位於猢猻愁對開懸崖之中一小洞，地勢險峻，無立足之處，非有絕世輕功，難以攀登，華秀峯因想起如來佛在五指山困齊天大聖之故事，見此小洞無名稱，便以指力在洞外刻上如來洞三個小字，但此三字從猢猻愁處望過去的話，難以看得清楚，故這名稱世人實難以知曉。

雲翔出道時，奉父命來此洞一看，但洞內也全無一物，珍寶悉數不翼而飛，雲翔行走江湖，其中一個目的便是找回此批失物。此時，雲翔對策劃這陰謀之方太夫人的眞正身份，已是心中有數，不禁大感為難。

卻聽見錢尚志道：「小混蛋，化子頭兒轉來消息，說在開封附近碰見一清臭道士和老混蛋一行五人，已轉赴華山，着你前往接應。」

雲翔輕吁一口氣，因為此事有父親出面，易辦得多，問道：「怎麼我爹也出來了？化子可曾說及爹之傷勢？」

錢尚志道：「放心吧，化子頭說他比當年更棒呢，有你那兩個媳婦兒在，他的傷怎會不復原！你還是趕往華山吧，這幾個女娃兒由我來照顧便成了！」

雲翔忙吩咐娟娟好好的照顧鳳仙，並暗中囑咐各人，千萬要把所有鏡子收起，及不讓鳳仙自己洗臉，免她在水中倒影看見自己容貌，方始前往華山。

臨別時，娟娟道：「相公，賤妾八妹婷婷本性純良，屆時請網開一面。」雲翔點頭應諾，輕吻鳳仙及娟娟後，便離去。

雲翔離京只不過數天工夫，鳳仙因推卻一切酬酢關係，已覺得極為無聊，雲翔雖曾留下一套劍法給她練習，但也不能整天拿着劍來練。在百無聊賴中，她在閨房內，把數年來京中王孫貴冑閒時所饋贈之奇珍異物略為收拾。

驀地，她的目光落在一個精緻小盒上，她想起此盒乃京裏一外務大臣所贈，是一種西洋玩意，本作為盛載飾物之用，但打開時卻會有優美音樂奏出，並有兩男女翩翩起舞，當時因有其他事所羈，故沒有打開來看，只隨手放在抽屜裏，及後便忘記了。

她心中一動，便把盒子打開，果然有清脆的音樂傳來，更有一雙男女，穿着西洋服飾，徐徐起舞。盒蓋之上，更有一面小鏡子，倒影着那雙男女玩偶之美妙舞姿。

女孩子們，尤其是美麗漂亮的女孩子，看見了鏡子，第一個反應便是照上一照。鳳仙當然也不例外，便把臉揍近鏡子，一看之下，登時嚇得魂飛魄散。

只因鏡子裏出現的，不再是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嬌俏面孔，而是一副從地獄裏跑出來的夜叉鬼臉，恐怖絕倫，令人毛骨悚然。

鳳仙整個人都呆住了，她心中雖早已知道自己顏容已毀，無復昔日嬌艷，但絕對想不到竟是如此駭人。

剎那間，她想到很多。雖然雲翔沒有半點嫌棄之意，但他能容忍多久呢？況且，縱使雲翔永遠不變，對她呵護備至，憑她現時如夜叉般的容貌，又怎能配得上風度翩翩、俊美倜儻的雲翔？何況更有一個貌若天仙的娟娟在一起。她更想起當日苦口大師只提及唐家姐妹福緣深厚，對自己卻無明顯表示，難道自己眞的無緣與雲翔共享白首之福？

想到這裏，鳳仙不禁淚如雨下，終於銀牙一咬，拿出文房四寶……

* * *

雲翔在趕往華山途中，不知怎的，卻有一陣不祥預感，使他忐忑不安。他不斷推敲着方太夫人把羣雄引到猢猻愁如來洞的目的。

說實在點，雲翔摸不透方夫人及玉蜂娘子之眞正用意，若要把武林人士一網打盡，何須把羣雄引到懸崖絕壁之上？山腰之青柯坪便是一個理想之地。猢猻愁這名字，顧名思義，險惡萬分，輕功差一點或胆色不夠的人都難以登上，如來洞更處於峭壁間，非有絕頂輕功或習得凌霄上人之凌虛御身法之人，實在無法攀登，只能望洞輕嘆。

辛辛苦苦把武林人士引來，卻只令他們遠遠觀望，所爲何來？陰謀究竟在那裏？方夫人和玉蜂娘子絕不會只是惡作劇，作弄別人一番便罷手的。

突然間，雲翔心頭一震，醒悟出對方之目的。關鍵便在如來洞這名字上，武林中人皆對這名稱茫然不知，所以方夫人搬出這名字來是要引一個人現身，那便是雲翔之娘親，玉蜂娘子知道華秀峯武功盡失，下身癱瘓，絕不能重出江湖，他並不知雲翔亦知道如來洞之秘，故此這陰謀是一石二鳥之計，用來對付自己的娘親及武功高明之士，那麼，猢猻愁上定有厲害之埋伏及設施，足以一舉打盡各高手。

雲翔不禁冷汗直流，急忙盡展身法，飛馳華山。

只數天後，雲翔已來到華山山麓，見有十多名叫化子在路旁圍坐着，便亮出青竹令符，查問最新形勢。一名六袋弟子恭敬地報告。

原來近日來，竟有數百武林中人上山，其中亦有不少武功略差的人，於到達猢猻愁之前便已知難而退，饒是如此，山上的武林人士竟也多達兩百餘人，均是身手不弱，來頭甚大之輩，而六個鼻煙壺之得主，亦於數個時辰之前，帶同不少門下弟子聯袂上山。

雲翔從丐幫弟子口中，獲悉自己雙親、一清道人及唐家姐妹亦已到達，與丐幫幫主游四海及數名七袋長老入山約一個時辰。但據丐幫弟子所說，日來入山的，除唐家姐妹外，卻不見年輕漂亮的女子。

雲翔聽罷，展開輕功，如一縷青煙般飛上山，把一衆丐幫弟子看得目瞪口呆，不明白幫裏何時出了一個如此高明之長老。

剛來到半山之青柯坪，雲翔已看見一清道人和碧君、紫君三人坐在石上，向山下張望，碧君、紫君看見雲翔已到，大爲高興，撲了上來。紫君更是一個開口便討賞。

雲翔把兩女一抱入懷，笑道：「頑皮東西，有甚麼功勞值得賞？」

紫君搶着回答：「爹他老人家已全然康復，你說值不值得賞？」

雲翔道：「貪心鬼，妳也懂得叫他老人家作爹了，怎麼還要酬勞！」

紫君剛才衝口說出「爹」這稱呼，只是月來叫慣了，現在經雲翔一提，怎不羞得滿臉通紅，埋在雲翔懷裏，不肯抬頭。

原來當日兩姐妹依照雲翔所說，找着雲翔雙親，奉上他親筆函件後，便替華秀峯解毒療傷。苦口大師之藥果然神效，華秀峯於當日便能下地行走。

其後，華秀峯夫婦問起兩女與雲翔之關係，兩人羞答答的據實回覆。唐家姐妹美如天仙，聰明伶俐，惹人喜愛，怎不令華秀峯夫婦喜出望外，即時認了兩女作媳，並着兩人改稱「爹、娘」。唐家姐妹雀躍萬分，連忙跪下行禮，因此剛才在雲翔面前稱呼華秀峯爲「爹」。

一清道人跑了過來，道：「小混蛋，你終於來了，眞是謝天謝地，你可知我被你這兩個媳婦兒害得慘，現在我可脫身了！」

雲翔笑問：「她兩人怎麼會害你？」

一清道人道：「她兩人終日妳一句，我一句的問個沒完，把我煩得不可開交。還有最可惡的是，她兩人竟說我道士臭不可耐，每天都要道士洗澡，更把道士那穿了十多年的道袍拋掉，換上這套怪東西！」

雲翔這才留意到道士身上竟換了一件簇新道袍，不禁笑道：「臭道士，她們又不是你娘，幹嗎要聽她們的？你可以不答應的嘛，難道她們硬來，把你脫光拋下水嗎？」

一清道人冷哼一聲道：「還說呢！都是老混蛋不好，縱媳行兇，這兩個小鬼恐嚇說，道士不洗澡、不換衣服便沒飯吃、沒酒喝。那知老混蛋卻也附和拍手，重媳輕友。不只道士如此，花子頭也得每天洗澡才有酒喝，只是他較道士好運，能夠留着他那寶貝衣服！」

雲翔大笑，向懷中兩女道：「這回，妳們可替爺爺報了仇，爺爺若然知道，定當賞妳們一條狗腿！」

一清道人聽了，大惑不解，道：「小混蛋，她們爺爺不是……」

「轟隆！轟隆！轟隆！」山上傳來無數石破天驚之爆炸聲。雲翔大叫不好，拉着兩女便往山上飛奔。一清道人忙閃身跟上。

片刻後，衆人已來到百石峽，只見那本只能容一人通過的小徑已被無數巨石所封閉，而在山石之另一面，卻傳來不絕之爆炸聲。

一清道人一聽之下，驚叫道：「不好了，這是烈火神君之霹靂神火彈。」語聲方落，已展開絕世輕功，向上提昇，立在倒下來之山石上，向前眺望。

雲翔向兩女道：「可記得我當日教妳們之三式身法？練成怎樣？」

碧君、紫君忙點點頭，道：「雲大哥，我們每天都練的，練成怎樣則不知道了，但要像道爺般則還可以。」

雲翔微笑點頭，只因道士之輕功，舉世間能勝他的屈指可數，而山石頂離地達六、七丈，稍一不愼，掉下萬丈深淵時定粉身碎骨，當下便道：「妳們小心上去吧，我會照應着的，不用怕！」

原來當日雲翔所授之三式身法中，其中有一式名「壯志凌雲」，乃向上提升之絕頂輕身法，只是當時雲翔並沒有告訴她們身法名稱，兩女先後施展出來，輕盈盈的飄上石頂，看上去像極仙女飛昇。

雲翔見了，不禁暗中稱讚，亦飛身而上。

只見餘下之一段小徑上空無一人，

很可能全被强大之爆炸力震落深淵，而不遠處之二仙橋亦被火藥炸斷。斷橋之另一面，卻傳來陣陣爆炸聲及慘叫聲，四人連忙縱身而上，撲向斷橋，雲翔爲了照顧碧君和紫君，跑在最後。

只見在一小空地上，聚集了百多名武林人物，揮舞着兵刃，擋架從兩旁峭壁所拋下之石塊。石塊中，更夾雜着多種暗器及歹毒無比之霹靂神火彈。已有不少武林人士倒臥地上，遍體焦黑如炭。

雲翔向兩旁峭壁一望，只見有三名妙齡少女正在不斷向各武林人士暗襲，另有一名少女則躲在石後，動也不動。

雲翔道：「道士，你先過去。」

一清道人也不答話，猛吸一口眞氣，已如大鳥般躍過那相隔足有七、八丈之深淵，抵達對岸。雲翔跟着便雙手分別提着碧君、紫君直飛過去。

放下兩女後，雲翔向一側峭壁飛撲，展開那式「壯志凌雲」，逕向那兩名施暗器之少女撲去。兩名少女看見來者身手竟如此高强，不由大驚，連忙發射霹靂神火彈，向雲翔身上招呼。

雲翔不慌不忙，雙掌虛空連拍，擊來之神火彈登時倒射而回，反擊兩女。兩少女嚇得魂飛九天之外，其中一人更在慌亂之下，從峭壁墮下，另外之一名少女則側身避開，那知道霹靂神火彈射在峭壁石上，登時爆炸，火花四射，濺在少女身上，只見她慘叫一聲，便從高空跌下。

這時，一清道人亦已撲向另一側之峭壁，施展絕頂身法，避開從高處襲至之暗器，只數個閃身，已抵達該少女藏身之處。一清道人跟着便足尖一點突出之石塊借力，再度翻騰，越過少女頭頂，方始換一口氣，反身撲下，雙掌如雷霆萬鈞般攻向少女。

少女藏身之凹處，空間本已甚爲狹窄，毫無轉身餘地，那能閃避，只得揮掌硬接，只是以她只二十歲左右之年紀，修爲功力怎可與一清道人相提並論，登時如中雷殛，口吐鮮血，翻身跌下。

另一名躲在石縫中，不曾施放暗器之少女見狀，銀牙一咬，便從高處跳下。看她下墜之身形，絲毫不似施展輕功身法，頭下脚上的，倒像自尋短見。眼看少女便要腦漿四濺而亡之際，青影一閃，雲翔已到，雙手把少女接着。

雲翔隨即問道：「姑娘，妳是否排行第十？」把少女放在地上站好。

少女滿臉驚惶，搖首道：「十妹已被那道長擊中，生死未卜。我排行第八。」

雲翔點頭道：「那妳該叫婷婷了，對嗎？」少女茫然點頭，不知道這年輕英俊公子竟會知道她的芳名。

雲翔續道：「不要害怕，妳的三姐曾托我照顧妳，妳躲在上面幹甚麼？」

方婷婷不久前已知道三姐娟娟不滿方夫人及玉蜂娘子手段，殘殺無辜，因而逃跑，忙道：「大俠，三姐好嗎？我眞羨慕她，能夠逃跑。」卻不曾回答雲翔之問題。

雲翔於是再問一次。

方婷婷低頭道：「娘和總管命我們在此攻擊被困之人，我不敢反抗，只好來了，但我不忍心下手，害怕起來，便躲在石縫裏不敢動。」

雲翔稱讚着道：「妳做得很好，不要害怕，沒有人會傷害妳的，暫時跟隨着我們吧，妳娘和玉蜂娘子有違天和，必有報應的，不要回去了！」方婷婷默默點頭。

這時，被困之武林人士已圍了上來，向雲翔等人道謝，雲翔自我介紹之後，道：「各位同道，你們現在應知道，整件事情只是一個陰謀，旨在一網打盡各路英雄，實在無甚麼秘笈在山上。所以，大家應消除奪寶之心，大家合作，脫離險境，首先，請大家先行料理受傷之同道，再想辦法下山！」

一人揚聲問道：「雲大俠，請問應如何處置這妖女？」只見數人押着一名受了傷的美艷少女上前，正是適才在神火彈倒射時，慌亂中從峭壁墮下之少女，墮地時雙腿折斷，受傷被擒。至於另外兩名少女，一身被歹毒之神火彈火花濺及，業已毒發身亡，另一則被一清道人震傷，墮下時跌死。

雲翔道：「她們也是可憐人，被逼作惡，身不由己，若你們同意的話，請交由在下處置，給予她一個自新機會。」

羣雄看見雲翔與一清道人大顯身手，只一、兩個照面便把敵人收拾，已視他們爲救命恩人，那會有異議，忙齊聲應允。

雲翔便吩咐碧君、紫君兩女接過該名少女，並替她接上斷骨，治療傷勢。方婷婷亦上前幫忙。

雲翔看見山上之小徑亦如剛才在百石峽般，被火藥引爆之山石所閉，便對一清道人道：「道士，你留在這裏照顧一切，我上山看看。」跟着便向唐家姐妹及方婷婷道：「妳們留在這裏照顧傷者吧。山上危險，我難以兼顧妳們，知道吧？」三女連忙點頭應諾。

那倒塌之山泥，如何能阻攔身手高絕之雲翔，只見他略一運氣，已如大鳥般飛越而過，一縷青煙，直撲猢猻愁。

來到猢猻愁時，雲翔呆住了，因爲他被眼前景象嚇得一跳，只見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數十具四肢不全，血肉模糊之屍體，近百武林高手，生還的不足四十人，但大部份也衣服破爛，受傷不輕，雲翔看見雙親都安然無恙，正在替傷者包紮傷口，方始呼一口氣，忙飛身上前幫忙。

雲翔首先見到的，便是白衣勝雪、風度翩翩之慕容白雪，只是他身上白衣已是破碎不堪，背上更是血肉模糊，左手已然不見。雲翔急忙上前，點了慕容白雪數處穴道，並拿下背上之包袱，取出藥物替他敷上。

跟着，他便撲向另外一人，細看之下，大吃一驚，原來是丐幫幫主游四海，只因各傷者都衣衫破爛，實難在衣着方面分辨衆人身份。只見游四海向他咧咀一笑，道：「賢侄，我傷得不重，別只照顧我，快先看看其他的人吧！」

雲翔見他傷勢並無大碍，便點點頭，轉救其他傷者。

三十多人當中，全無受傷的只有華秀峯夫婦，青龍幫之首席堂主上官奇及華山派之追魂劍宋仁。均在忙於料理傷者。

當全部傷者都料理妥當後，雲翔方拜見雙親，華秀峯便說出經過。

華秀峯夫婦與丐幫幫主及一干長老來到猢猻愁，已見各門派高手都在，正商討如何攀上如來洞，華秀峯與游四海忙說出箇中陰謀，因華秀峯在隱居前，暗中之身份「三不殺」雖不爲人所知，但華秀峯這名字卻極爲响亮，名馳江湖。因此，當他與丐幫幫主游四海說出敵人陰謀乃在殘殺江湖中人之時，不少人亦相信。更有部份人士聽了後，便下山離去。

可是，其餘的人，尤其是得到鼻煙壺之六個門派，各獲一式淩厲無比之劍法後，雖不能肯定是否便是傳說中之凌霄劍法，但對華秀峯所言，絕不相信。

華秀峯見衆人不信，沒有辦法，便指着如來洞道：「既然如此，在下便陪各位入洞一探，看個究竟，只是在下功力有限，每次只能帶一位。」如來洞口原只有華秀峯昔日以指力刻上三個小字，但不知何時，給人以硃砂塗上斗大的字，在老遠便看得見。

在場各人面面相覷，終於決定先由持有鼻煙壺的門派先行，並抽出先後。抽先的，乃是青龍幫，幫主閔長青老謀深算，派出首席堂主隨同華秀峯入洞一探。

華秀峯攜着青龍幫之上官奇，運足眞氣，展開奇妙身法，如遊龍般電射往如來洞，距洞口只有數尺時，洞內已射出一蓬針雨，籠罩兩人，華秀峯功力蓋世，那會被傷，只見他大袖一揮，射來之針雨已悉數被震飛。

華秀峯隨即單掌護身，與上官奇電射入洞。只見洞內約丈許處，盤膝坐着兩個年約四、五十歲之婦人。

華秀峯見了，放開上官奇，平靜的道：「詠音，果然是妳與玉蜂娘子攪的鬼！」

左首之婦人道：「哼，我本意是把那淫婦引來受死的，想不到連你這姦夫也來了。這倒好，免我多費一番手脚！筱媚，妳不是說這淫賊已被妳偷襲打傷，下身癱瘓，武功全失的嗎？怎麼……」

華秀峯道：「她沒有說錯，她的雪蜂精足足害了我二十多年，於日前才全部治癒！」

婦人大惑不解，道：「雪蜂精？筱媚是乘你與那淫婦宣淫時，把毒針射進你背脊大穴的，何曾使用雪蜂精。」

華秀峯大笑道：「原來妳還蒙在鼓裏，待老夫告訴妳吧。廿六年前，當妳離家不久，童筱媚便偷偷來到，在食物中滲入雪蜂精，我一時不察，便着了道兒，童筱媚這賊婆娘便在屋外窺伺，候我毒發。那知道剛巧雲素素有事找我，把她驚走。後來素素見我毒發難忍，便不顧一切，犧牲貞操相救。誰知被妳半路折回遇上了。妳把劍譜偷走之後，素素恐怕我因武功全失，若有仇家找上門便不堪設想，便與我隱居廬山，何來毒針傷我這一回事！」

那婦人聽了，恍然大悟，向身旁之婦人怨道：「筱媚，怪不得當日妳來說我家中有事，須我回家一走，原來妳竟然心懷不軌，存心染指我丈夫。更煽動我對天下俊俏之人報復！」

玉蜂娘子大驚，道：「表姐，妳千萬不要聽他亂說……」話猶未完，已見一道劍光閃起，玉蜂娘子閃避不及，已然身首異處。只見那婦人手中已持着一柄猶在滴血的短劍。

她喃喃道：「看還有誰敢向我丈夫打主意！」原來這婦人便是華秀峯原配妻子施詠音，當年被玉蜂娘子謊言所騙，暫別華秀峯回娘家。只是她本性多疑善妒，不放心華秀峯獨自在家，便中途折回，意欲找華秀峯與雲素素一同回娘家，那知竟看見華秀峯與雲素素正在幹那不可告人之事，原想破門而入，大興問罪之師，但顧忌華秀峯以米已成炊爲藉口，强納雲素素爲妾，便宜了兩人。

但她並不就此甘心，便借此機會，潛入華秀峯書房，意欲把他早年得來之淩霄秘笈盜走，作爲日後威脅華秀峯之用。那知遍尋之下，只找得一冊錄有劍法之中篇，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帶走，決定先回娘家一行，稍後再向華秀峯問罪，以劍譜作脅，逼他趕走雲素素。

那知回到娘家後，全家大小竟被人所殺，急忙跑回家找華秀峯，可是，華秀峯與雲素素也不知所踪，卻碰上玉蜂娘子。玉蜂娘子更告訴她看見華秀峯與雲素素背着她偷歡，替她不值，施放暗器把華秀峯擊傷，匆忙間雲素素帶着華秀峯逃走無踪，故在此間等候表姐施詠音。

施詠音回娘家慘遭大難，及華秀峯竟與雲素素戀奸情熱，性情更變偏激，切志報復。便與玉蜂娘子雙雙離去，並跑到如來洞偷走華秀峯藏下之珍寶財富，其後更偷劫十多名女嬰撫養訓練，作爲日後報復之用。

這時，華秀峯道：「詠音，妳既然明白一切都是玉蜂娘子在攪鬼，趁現在事情還可收拾，就此收手，隨我回家吧！」

施詠音狂笑，道：「收手？那有如此便宜？童筱媚的事是一回事，你和雲素素的姦情又是另外一回事，甚能相提並論，你以爲我會這麼容易放過這件事不追究嗎？」

華秀峯忙道：「詠音，那次只是……」

施詠音把臉一沉，冷冷道：「華秀峯，別以爲我是三歲孩童，如此容易受騙。我剛走不久，雲素素便到，及時救回你！世間上那有如此巧合之事？你不用狡辯，定是你趁我不在家，約了那賤婢來幽會……」

華秀峯道：「詠音，妳聽我說，我的確沒有……」

施詠音道：「你不用解釋了，我不會聽你的！我武功雖遠不及你，但你可別希望能活離此間，外面的人也是，通通要陪我一起死！」

華秀峯大吃一驚，迅即想到洞裏定有一些同歸於盡之埋伏，一把拉着上官

奇，便往洞外射出，而施詠音亦於同時發出悽厲長嘯。

華秀峯與上官奇身形剛在半空，已聽見數聲隆然巨响，分別在身後之如來洞及前面猢猻愁發出，只見山石亂飛，血肉四濺，慘象令人驚心，不忍目睹。

當華秀峯與上官奇躍回猢猻愁時，近百武林人士已倒下大半，能站着的只餘十多人。華秀峯整個人都呆住了，唯一安慰的是雲素素安然無恙，正站在一大石上發怔。

驀地，峭壁上射下無數暗器，襲向沒有受傷之人，各人均閃身避開，那知道該等暗器着地爆炸，濺出點點火花，衆人閃避不及，均被火花濺在身上，倒地大叫，迅即身亡。雲素素輕功蓋世，故能逃過大難。

華秀峯大怒，在地上拾起一柄長劍，施展出絕世武功，「凌霄秘笈」上之絕學，「凌虛御風身法」及「凌霄劍法」，悉數把峭壁上施放歹毒暗器之四名少女斃於劍下。

慘劇中，凌雲閣中人首當其衝，悉數身亡，其他的包括有靑龍幫主閔長靑，少林了空、了凡大師、武當純陽子、華山掌門陸浩雲、慕容世家宗主慕容長虹、靑城派之葉子釗等。死難者多是被埋藏之炸藥當場炸斃，另有十多人則被霹靂神火彈之毒火燒死。

當中最幸運的便是華山追魂劍宋仁，只被炸昏，片刻後甦醒過來，協助搶救傷者。

雲翔唏噓萬分，想不到一個女子因妒成恨，竟引來如此災禍。雖然，這些人若心無貪念，便不會發生此事，畢竟，此武林浩劫總是因女子而起！

雲翔心裏感慨萬分，妒是女子天性，而男人之弱點則是好色，貪新忘舊，來者不拒，因此引起無窮事端，多少家庭糾紛，甚至慘劇都由此而來。在男人方面來想，女子若不妒，那多好，而大多女人的想法，則希望丈夫，或情郎從不二心，對別的女子不望一眼。

數個時辰後，雲翔與雙親已帶領着浩劫餘生的武林人物離開，安全抵達山麓。衆人向華秀峯夫婦及雲翔道謝後，紛紛離去。丐幫幫主游四海把數名受傷長老交予門下弟子後，便留下來與華秀峯等人一起。

雲翔對方婷婷及那受了傷的少女方嫣嫣道：「妳們的娘和玉蜂娘子都已死了，妳們可有甚麼打算嗎？」

兩人齊聲回答：「我們已是無家可歸，希望雲大俠能帶我們去見一見三姐，看她能否替我們作一安排！」雲翔只好點頭答應。

＊　＊　＊

雲翔與雙親，一清道人、丐幫幫主游四海及唐家姐妹也跟着離開華山，在附近小鎮找了一間酒家歇息進膳。婷婷和嫣嫣也跟在一起。

雲素素笑着對雲翔道：「雲兒，施詠音與玉蜂娘子都已死，今後你行走江湖可用回華雲翔這名字了。你可知道，這麼多年來，你做過的事中，最令娘滿意的是甚麼？」

華雲翔搖首道：「娘，孩子多年來一事無成，爹、娘所交待的事，沒有一件事能辦妥，請爹和娘恕罪！」

華秀峯道：「雲兒，你大娘變得如此，也非我所能料到，雖然引起軒然風波，幸好尚能保持武林元氣，這事不要再說了，至於反清義擧，據道士和游化子日前所告訴我，現在仍不是時機，急也急不來。你近年所做的卻也沒令我們失望，只是，我們最滿意的還是……」他看了雲素素一眼，停口不語。

雲素素會意，接口道：「便是給我們找了這兩個精乖伶俐，惹人喜愛的媳婦！」碧君和紫君聽了，登時紅霞滿臉，低下頭來。

雲素素接着道：「聽碧君和紫君說，我們該還有一個媳婦，叫作鳳仙的，是嗎？」

華雲翔聽見雲素素提起鳳仙，心裏登時一陣難過，便把鳳仙的身世、志願及近日遭遇全部說出，並把向苦口大師求醫之經過亦詳細說了出來。

雲素素聽了，道：「雲兒，你可知道你內力修爲甚麼如此深厚嗎？」

華雲翔道：「娘，那是因爲孩兒練成凌霄神功之故！」

雲素素道：「雲兒，你在十年前已練成這曠世絕學，那時你只有十五歲，凌霄神功博大精深，怎能於短短十年間練成，你爹現在也只能達到六成境界呢！」她雖知道凌霄神功只適宜男子練習，但卻不知道練習者功成之前，必須保持純陽之體，不能破身，否則永不能達到最高境界，華秀峯武功本不高明，於二十歲時偶然獲得凌霄秘笈，武藝才突飛猛進，但不知其中奧秘，不久便破童身，故只能達到六成境界。

華雲翔茫然不解，雲素素續道：「那是因爲你在幼時曾吃過白玉火龜雄龜之甲，故能助你功成。」

華雲翔急忙道：「娘，那麼妳知否雌龜落在何方？」

雲素素笑道：「雲兒，你不覺得爲娘容貌不似五十歲嗎？」

華雲翔這才留意到娘親多年來容貌總是一樣，永遠只像廿餘歲之少婦，方明白娘親是吃了白玉火龜雌龜之甲。

雲素素看見華雲翔一臉失望之色，笑道：「不用失望，娘當年只吃了約十份一，其餘的一半熬成膏，一半練成藥丸。你沒留意到你這兩個媳婦現在肌膚特別滑，白裏透紅嗎？娘懷裏還餘很多，足夠你另娶十個媳婦之用！只是，你不可能全用光，否則你的女兒便沒有了。」

華雲翔喜出望外，道：「娘，我們得趕快回京，讓鳳仙知道這好消息。」

只可惜，無論華雲翔如何快，回到京師時，已是太遲，鳳仙早已芳踪杳然。

來到鳳仙寓所時，娟娟和妮妮滿臉愧色，呆坐廳中。小菊與小梅則雙雙撲向華雲翔懷裏，放聲大哭，道：「爺，小姐死了！」

＊　＊　＊

華雲翔呆呆地對着鳳仙留給他的信

發怔。信上寫着：「雲郎，當你看見這封信時，賤妾早已離開這個世間。賤妾知道相公絕不會嫌棄賤妾，但是，今天之賤妾，怎樣能配相公？為免日後大家痛苦，更為了娟娟、碧君、紫君，賤妾只好自私一點，逃避現實。只是，賤妾卻有一事放不下，那便是小菊和小梅兩人。兩人自小與賤妾長大，情如姐妹，妾實不忍離開她們。現唯有把她們付託相公。若相公能收為妾，賤妾九泉之下，當更為高興。別矣，相公，請勿以妾為念。鳳仙絕筆！」

華雲翔喃喃的道：「鳳仙，為甚麼妳不等我？為甚麼妳那麼忍心？」

* * *

光陰似箭，轉眼又過了三年。這三年來，華雲翔與碧君、紫君、娟娟、小菊、小梅陪伴着華秀峯夫婦，隱居廬山。至於方婷婷、嫣嫣和妮妮三女則獲華秀峯垂青，收為乾女兒，並分別許配予慕容白雪、華山派之上官英、褚志豪三人，先後於年前出嫁。

華雲翔自己卻沒有成親，他為了紀念鳳仙，決定三年內不談成親之事，這三年來，他總是沉默寡言，落落不歡，最高興的一刻便是算死草、一清道人和苦口大師跑來廬山，和他喝酒，吃狗肉之時。

這天，華家上下都忙碌着，因為下月初一便是一個大日子，正是華雲翔迎娶唐碧君、唐紫君、方娟娟及納小菊、小梅為妾之大日子，舉家都忙着籌備喜事。

苦口大師來了，卻是孤身前來，三年來，每次來廬山，他都是由錢尚志和一清道人陪同前來，因此，當華雲翔看見他獨自一人，上氣不接下氣的來到後，便大訝問道：「岳爺爺，算死草和道士呢？怎麼沒一道來？」

那知苦口大師卻只懂得搖頭，道：「天機不可洩露，天機不可洩露！」

華雲翔道：「甚麼天機？地機？來吧，我們走去捉野狗吧！」

苦口大師道：「臭小子，應該是這一、兩天了，如我沒有算錯的話！那些丫頭們等了三年，今後應有幸福日子過了，可憐她卻捱足三年苦，天天以眼淚洗臉！」

華雲翔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苦口大師在胡說甚麼，道：「怎麼是這一兩天呢，是下月初一才對，還有十多天呢！你老定是酒喝得太多，弄得日子也數錯。還有，你的寶貝孫女們都好好的，沒人敢欺負，怎會吃苦？更沒有天天哭這回事，可不要亂說，否則你那渾家找我晦氣時，唯你是問！」

苦口大師卻還是那一句：「天機不可洩露！」把華雲翔弄得哭笑不得。

* * *

當華雲翔與苦口大師正在大吃狗肉，興高采烈之際，門外卻傳來嘈雜之聲。華雲翔站了起來，正欲出外查明究竟，大廳已闖進四個人，登時大吃一驚。

闖進來的，竟是算死草錢尚志、一清道人、慕容白雪和婷婷夫婦，均是滿身鮮血，疲倦不堪。慕容白雪更是一改作風，黑衣打扮。而婷婷背上更揹着一個全身黑衣，黑罩幪面，看不出是男是女的人。

這時，華婷婷（婷婷、嫣嫣與妮妮三人因認了華秀峯為乾爹關係，改了姓華）跑了過來，把背後之黑衣幪面人交給華雲翔，道：「大哥，禮物在此。此禮可珍貴異常，是我們四人拚了命搶來的，可別要跌壞了。」

華雲翔接過黑衣人，甫接上手便知道是一名女子，大惑不解的向慕容白雪道：「慕容兄，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這人是誰？」

慕容白雪臉上露出一個古怪笑容道：「華大哥，你扯下那面罩不是便清楚了嗎，何須多問！」

華雲翔不知四人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只好把黑衣人放在地上，扯下面罩。出現眼前的，竟是一張滿是疤痕，醜如夜叉之臉孔，但在華雲翔眼中，這簡直是一個下凡之仙女，因為黑衣人不是誰，正是華雲翔朝思暮想的鳳仙，正在滿眶眼淚地凝望着他。

華雲翔高興得流下淚來，把鳳仙緊緊的擁抱着，激動地道：「鳳仙，妳回來了，妳終於回來了，妳可知道我如何掛念妳嗎？」

這時，娟娟、小菊、小梅已聞聲趕來，只有碧君和紫君因須在唐家，故不在場。小菊與小梅看見了，撲了上來，大喜道：「小姐，妳沒有死，妳回來了！」跟着便哭在一堆。

娟娟忙跑過來，道：「相公，快抱鳳仙姐入房，賤妾去找娘取藥！」

當天晚上，鳳仙已是千嬌百媚的倚偎在華雲翔懷裏，低訴別後經過。

當晚，鳳仙留下兩封信，一封信留予華雲翔，另一封則留予小菊、小梅，囑好好服侍華雲翔，便跑往湖邊，意欲投湖自盡。在最後關頭時，猛然醒起當日苦口大師所言：「堅持到底，不可輕生，必有後福。」

她想不透會有甚麼後福，但卻覺得如此死了，實無顏面對九泉下之先祖，便跑回城裏，在一大宅偷了一些金銀作盤纏，直赴台灣，協助林爽文，她恐怕留在中原會被華雲翔或丐幫弟子碰上，那便前功盡廢。

不久之後，天地會在台灣起義，除諸羅外，佔領整個台灣首尾達三年，後來福安康及手下勇將海蘭率領大軍攻到，義師被滅。鳳仙及數名首腦，包括林爽文被俘，解京正法。

那知道算死草錢尚志聽聞叛逆死囚中竟有一個武功高強，臉上滿是疤痕之女夜叉後，心中一動，因已來不及通知華雲翔，便找了一清道人及剛巧在京遊玩之慕容白雪夫婦，聯手劫獄。鳳仙死不相信華雲翔找着白玉火龜，不肯來廬山，算死草沒有辦法，便把她點了穴道，令華婷婷揹着，跑來廬山。

華雲翔在鳳仙紅唇上熱熱一吻，道：「怎麼妳對我如此沒信心，該罰。」

此時卻聽見房內傳出一聲「哎唷」，跟着便是鳳仙陣陣呻吟之聲……（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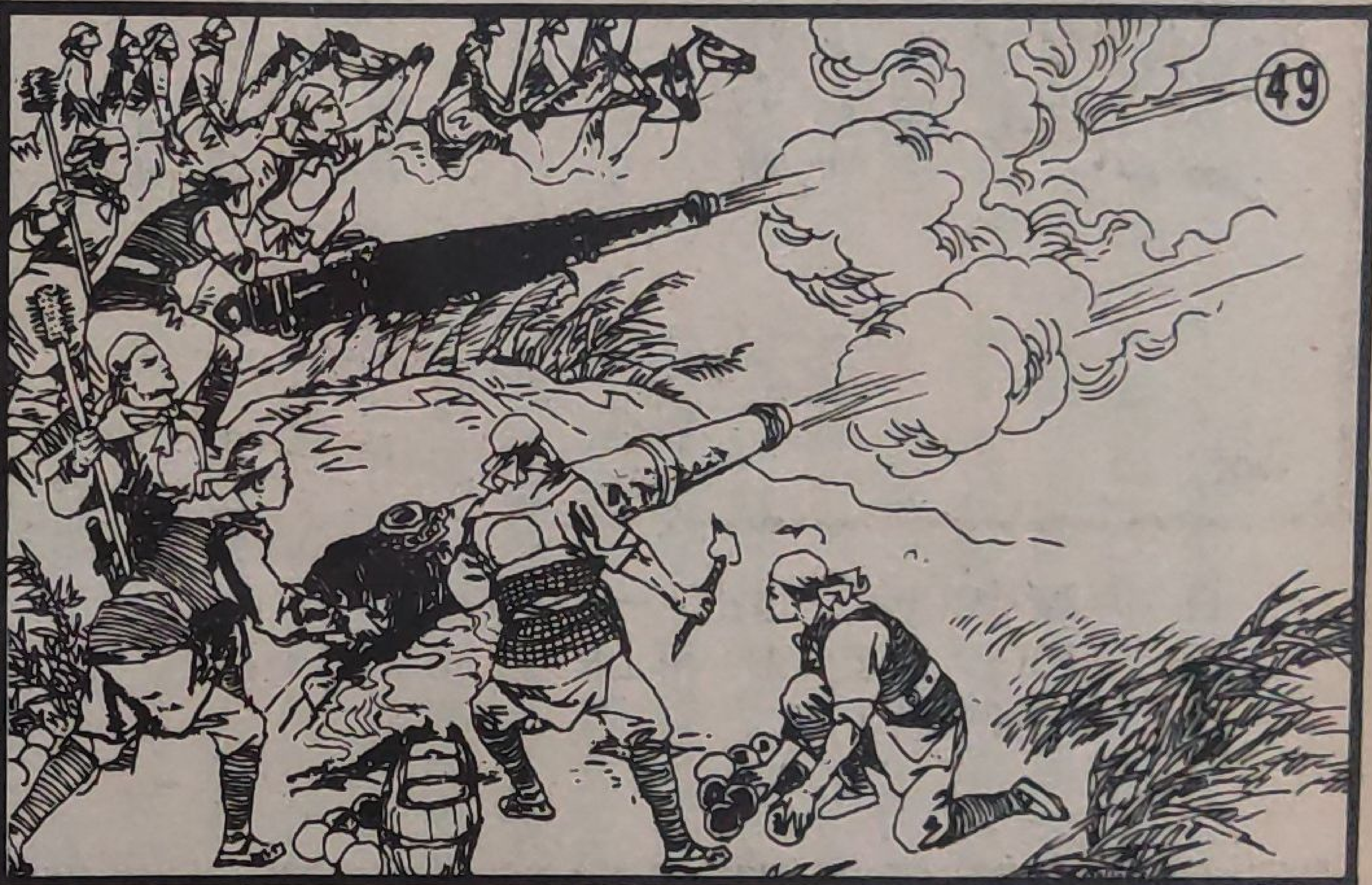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十

曾頭市 (二)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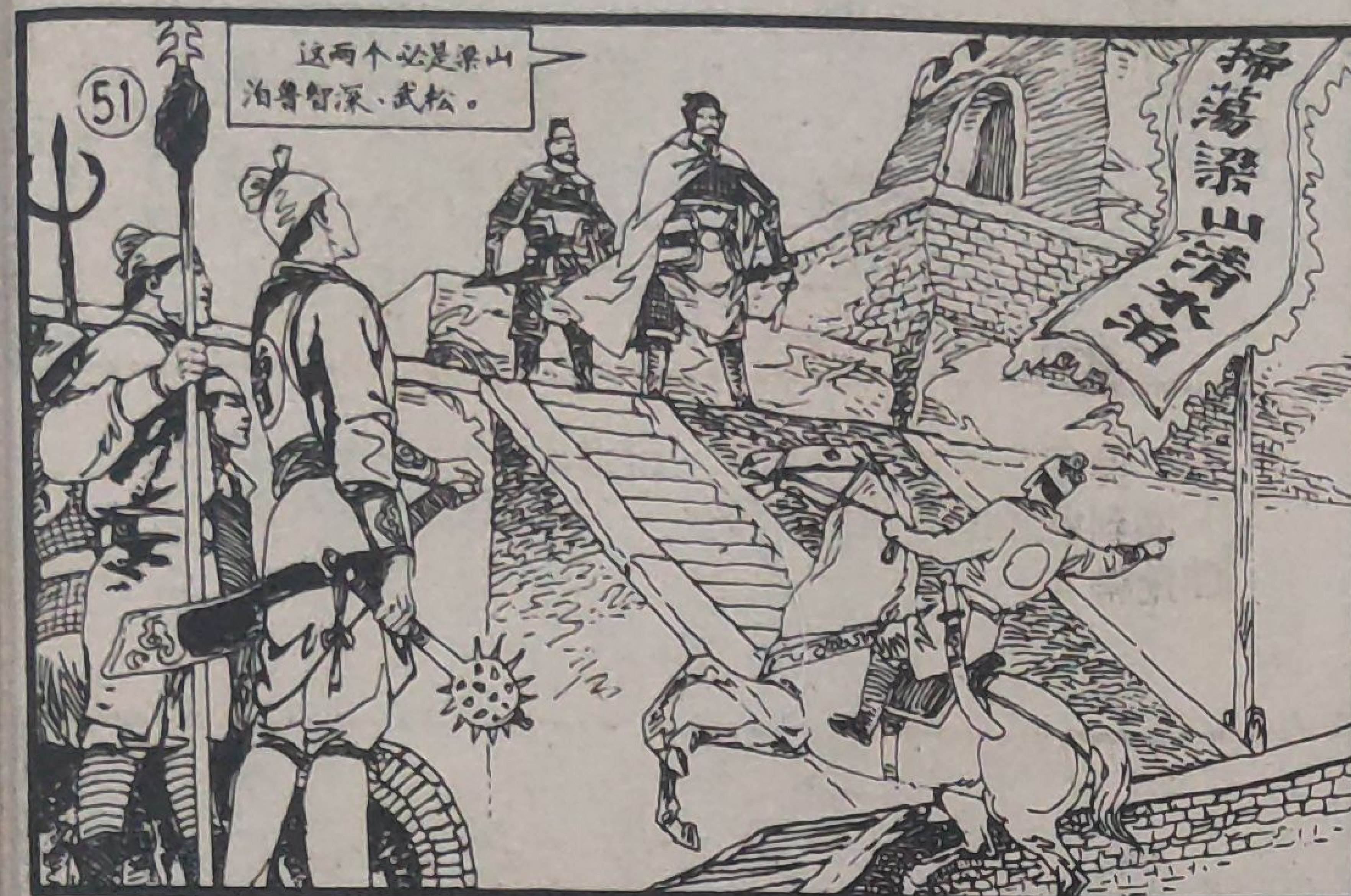
48 又準備了一百多輛糧車，裝上蘆葦乾柴，暗暗藏在中軍。



49 第二天，將近中午時候，梁山人馬在曾頭市村口南面，放起幾聲大炮。



50 史文恭聽到寨前炮响，便集中人馬，却又按兵不動。他是想等梁山人馬前來，落進陷坑，山下伏兵，就好捉人。



51 正在這時，東寨來了緊急報道：一個和尚舞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着雙戒刀，帶領人馬，攻打東寨前後。史文恭怕東寨有失，連忙分撥人馬，去帮助曾魁。



52 只見西寨又來人緊急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大漢，旗子打着"美髯公朱同""插翅虎雷横"，帶領人馬，攻打甚急。史文恭就又分撥人馬，去帮助曾索。



53 進攻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擺開在陣前，擂鼓搖旗，大聲吶喊。曾頭市北寨人馬，被梁山人馬吸住了，不敢行動；雖然知道東西兩寨都很吃緊，却沒有法子去帮助。



54　吳用却早調動了馬軍，繞過山背後，分左右兩翼，插到曾頭市總寨的前面——就是那總寨和陷坑的中間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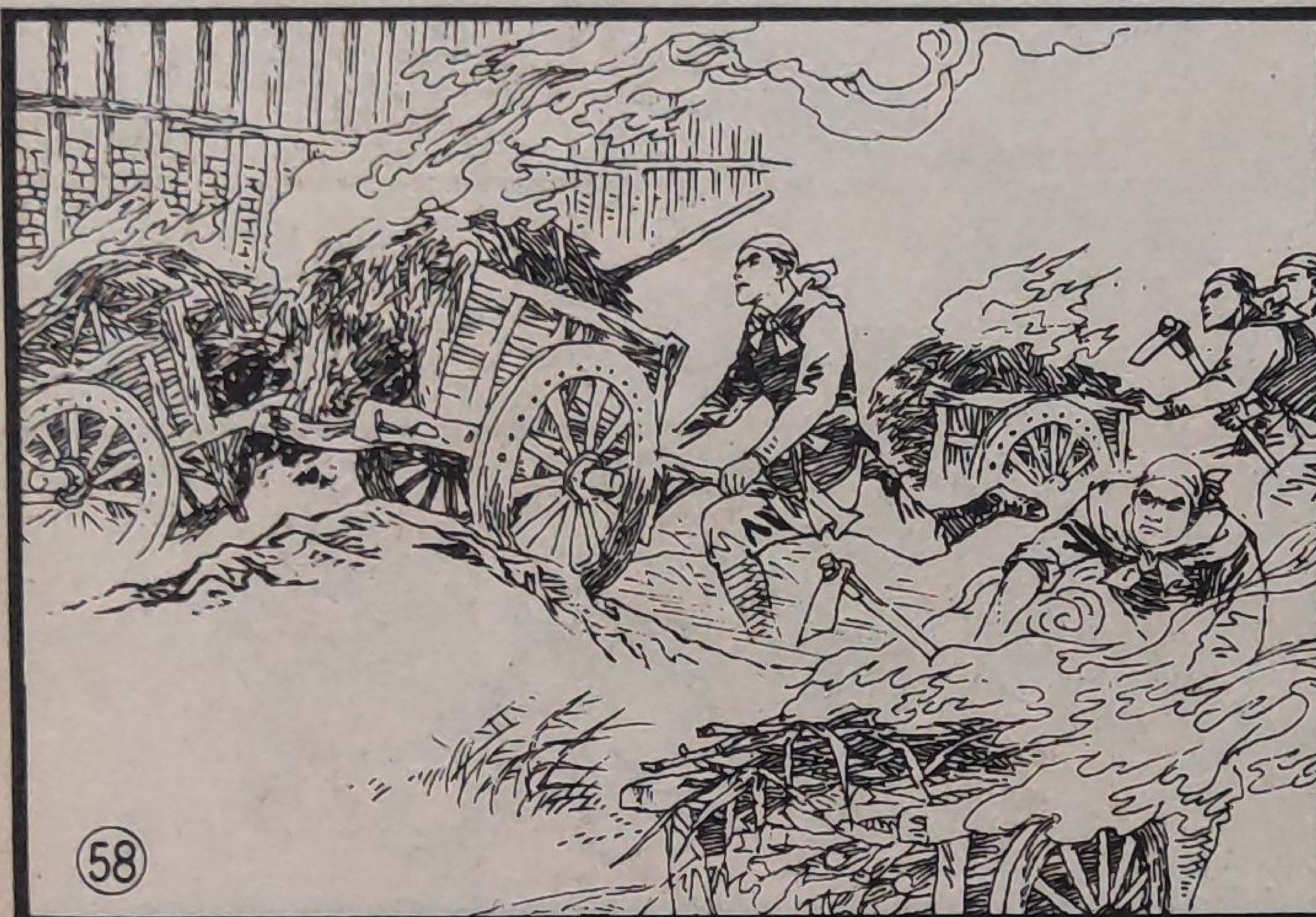
55　埋伏在陷坑左右的曾頭市人馬，沒有想到梁山人馬從後山進來，迎敵來不及，跑又跑不脫，一齊被擠着落到陷坑裡去了。



56　史文恭就指揮總寨人馬，向前進攻，想搶救那些落到陷坑裡的兵士。



57　只見吳用把馬鞭朝空中搖了兩下，梁山軍隊裡立刻响起了一片鑼聲。



58　兩隊梁山步兵，推出了一百多輛車子，就在曾頭市總寨門口，放起火來。車上的蘆葦、乾柴、硫磺、焰硝，一齊燃着了。



59　史文恭的軍馬走到寨口，盡被這些放火的車輛擋住，烟火迷漫，連眼睛都睜不開，哪裡還能衝得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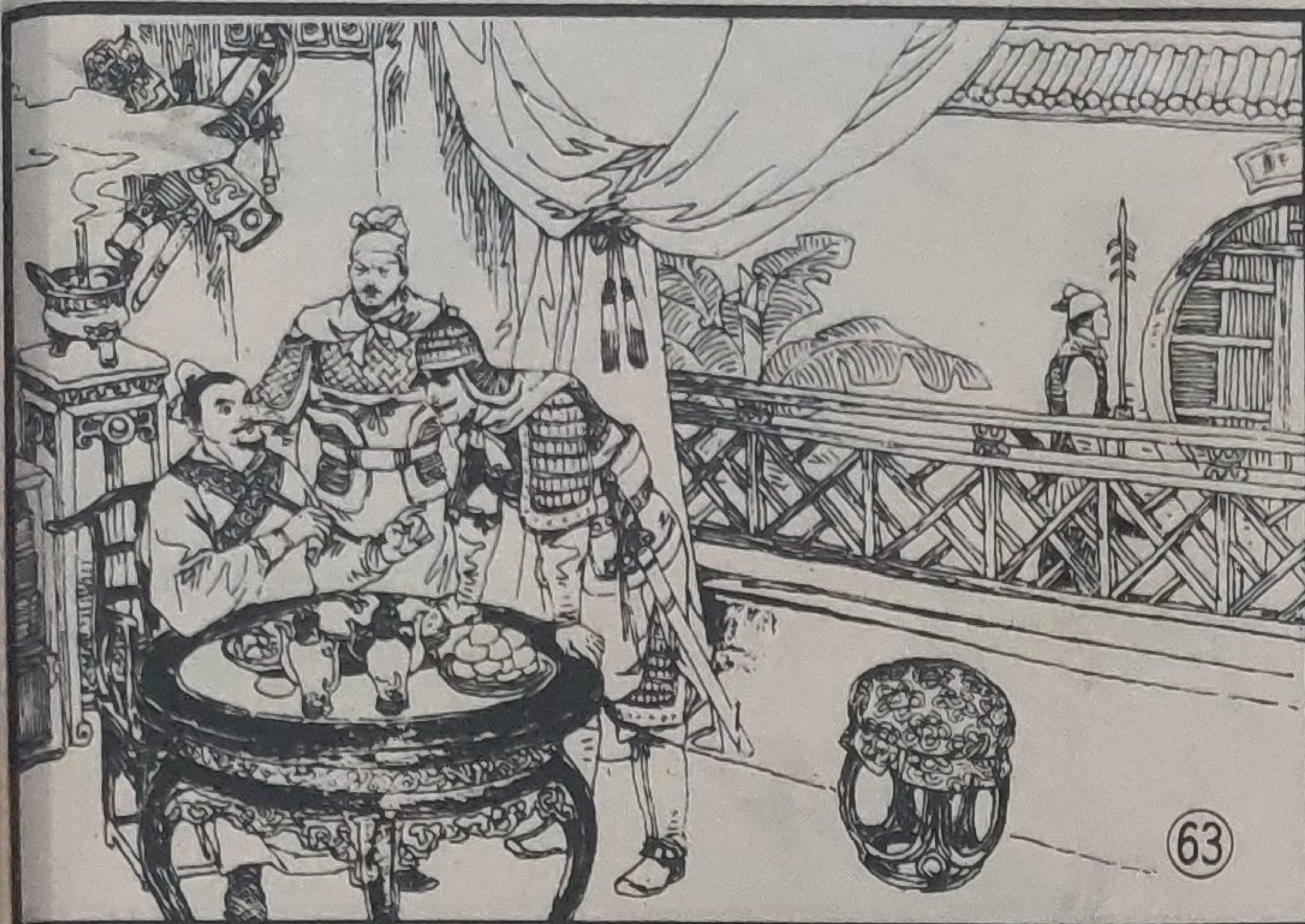
60　恰巧又刮起大風，火借風勢，把曾頭市總寨門口的柵欄、瞭望台，全都燒毀了。



61　梁山人馬得勝後，鳴金收軍回寨。



62　曾頭市連夜修理柵欄和瞭望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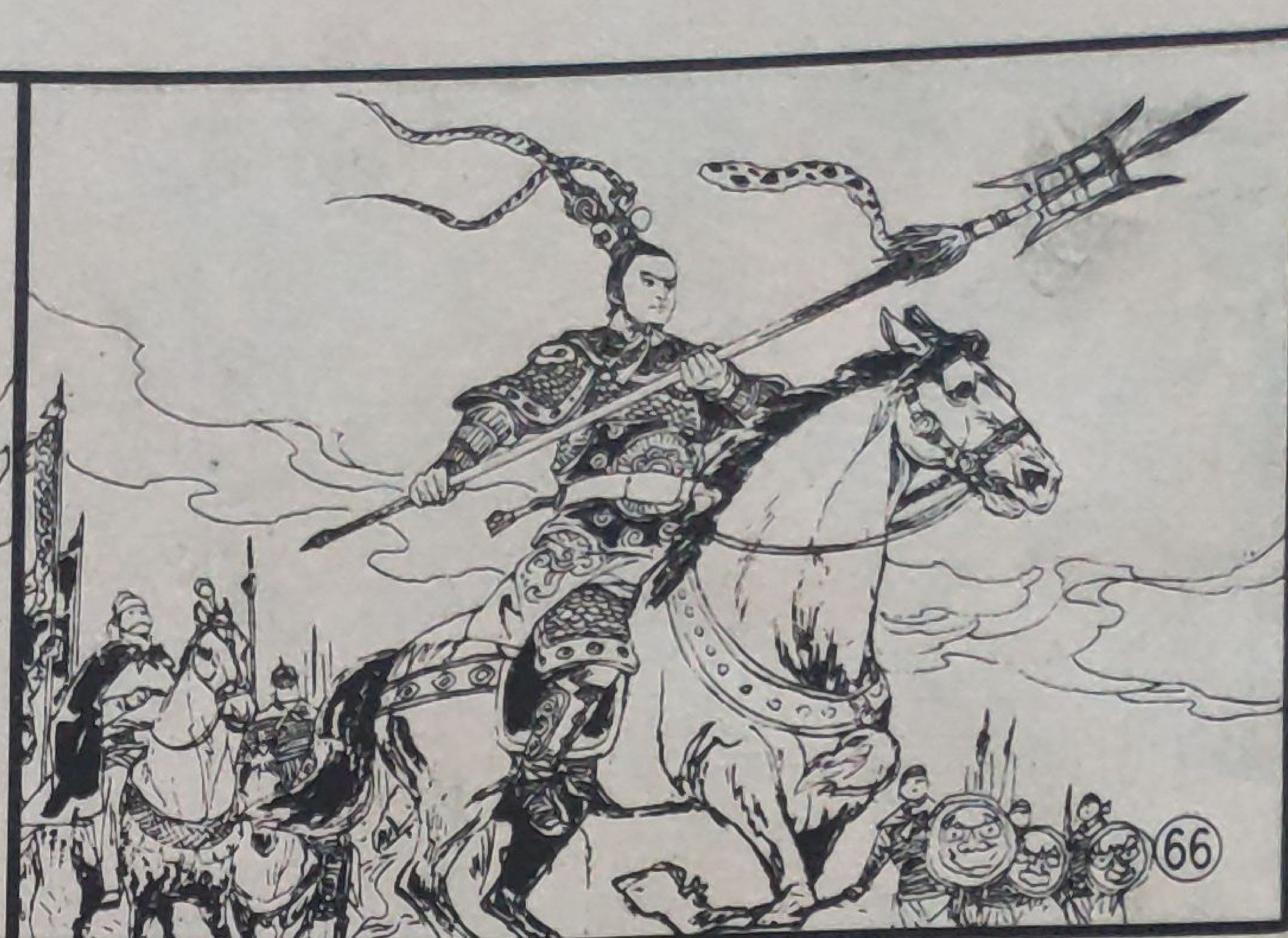
63　曾涂因爲曾頭市輸了這一陣，心中不服。等到天亮，就和史文恭商定，再出陣和梁山人馬打一仗。



64　宋江聽說曾涂挑戰，就帶領呂方、郭盛，出馬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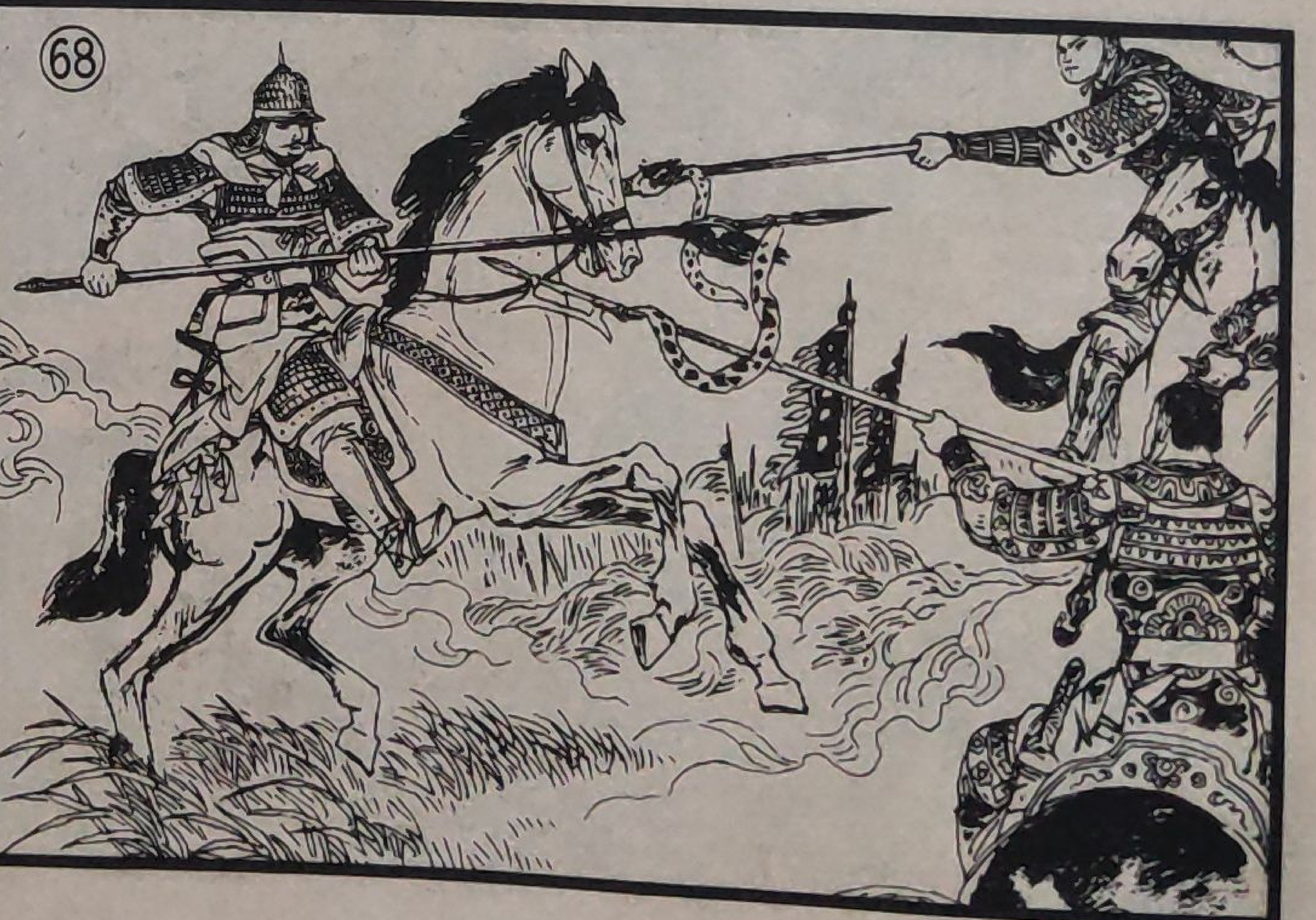
65　宋江看見曾涂，想起了晁蓋被射死的舊恨，不覺咬牙切齒。



66　小溫侯呂方，挺起手中方天畫戟，飛馬出陣，和曾涂對打。



67　呂方武藝不及曾涂，戰了三十回合之後，戟法亂了。郭盛慌忙上前幫助。



68　呂方、郭盛和曾涂，三個人，三匹馬，在陣前絞做一團。呂方、郭盛要捉曾涂，兩枝畫戟，一齊向曾涂舉起。



69　曾涂眼快，用槍迎住一撥。



70　呂方、郭盛的畫戟上各有一條豹尾，曾涂的槍上有一條紅纓。三件兵器打到一塊，豹尾紅纓，互相糾纏住了。



71　三個人都要扯出兵器，急忙之間，誰也扯不開。好一會，曾涂扯出了槍，呂方和郭盛兩枝畫戟上的豹尾還沒有分開，曾涂就舉槍向呂方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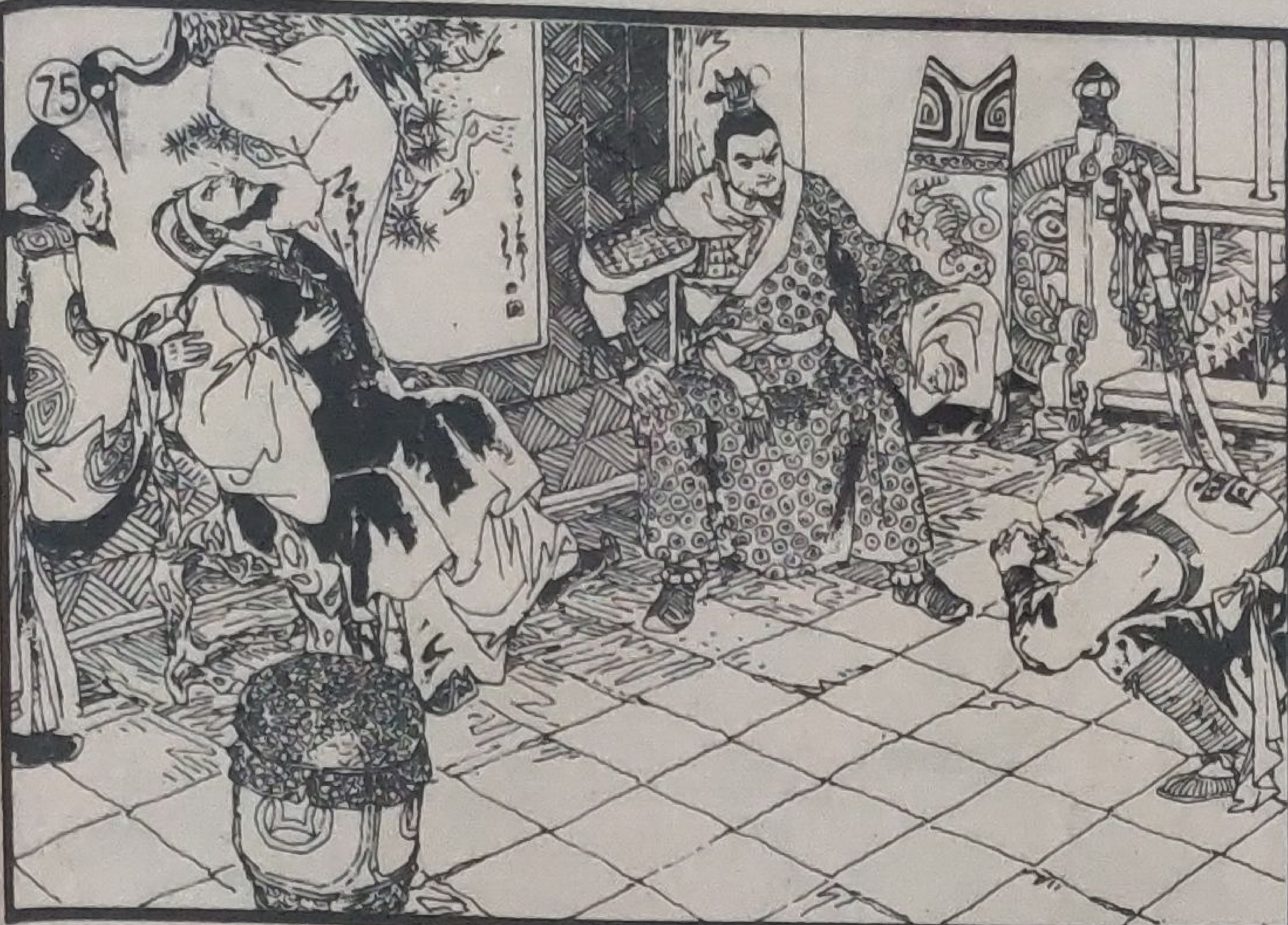
72　小李廣花榮在陣中望見，暗暗取出弓箭，看準曾涂射去。



73　這一箭射中了曾涂的左膀，他登時翻身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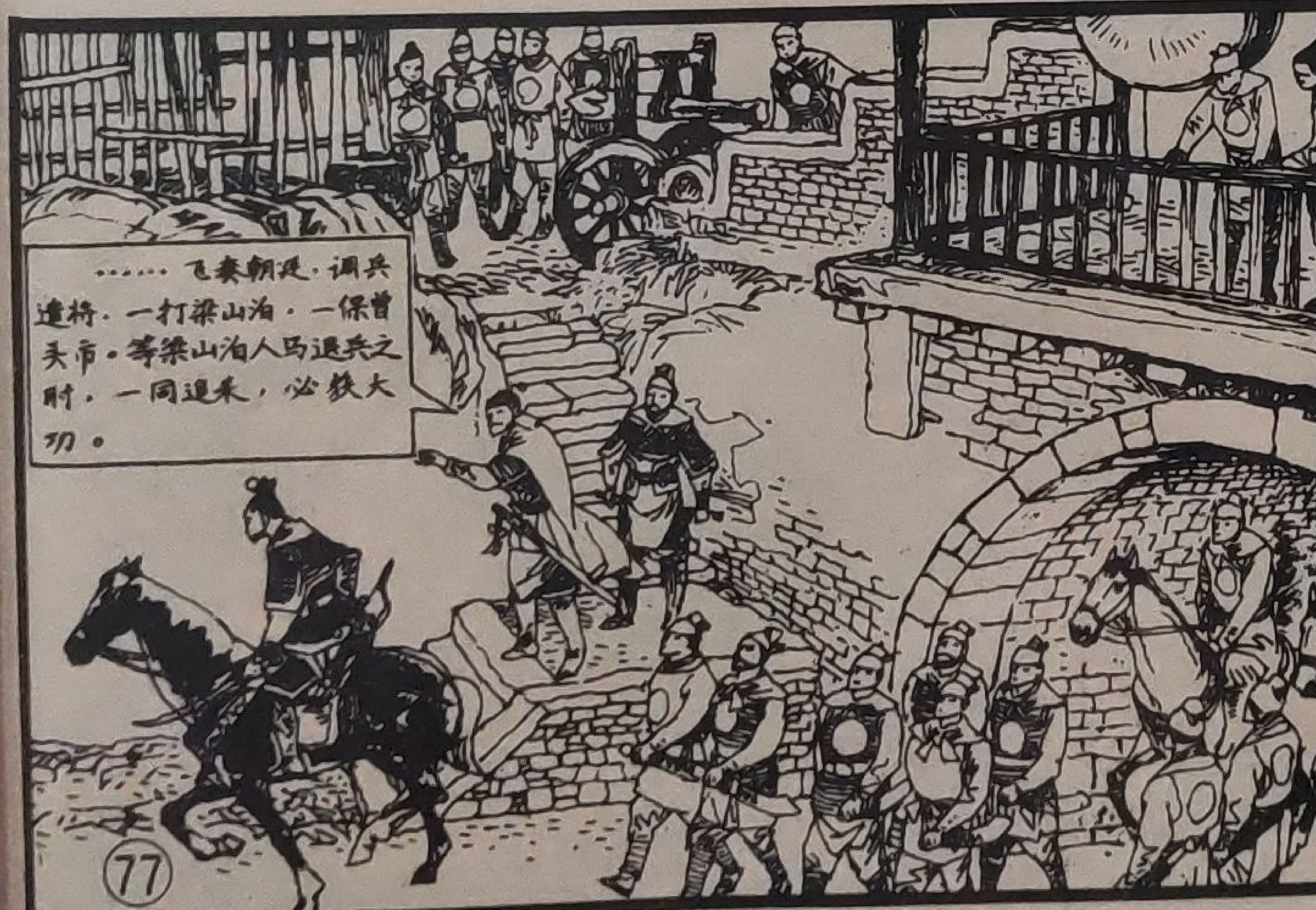
74　呂方、郭盛恰好解開了畫戟上的豹尾，兩枝戟一齊朝曾涂戳去，曾涂當時被戳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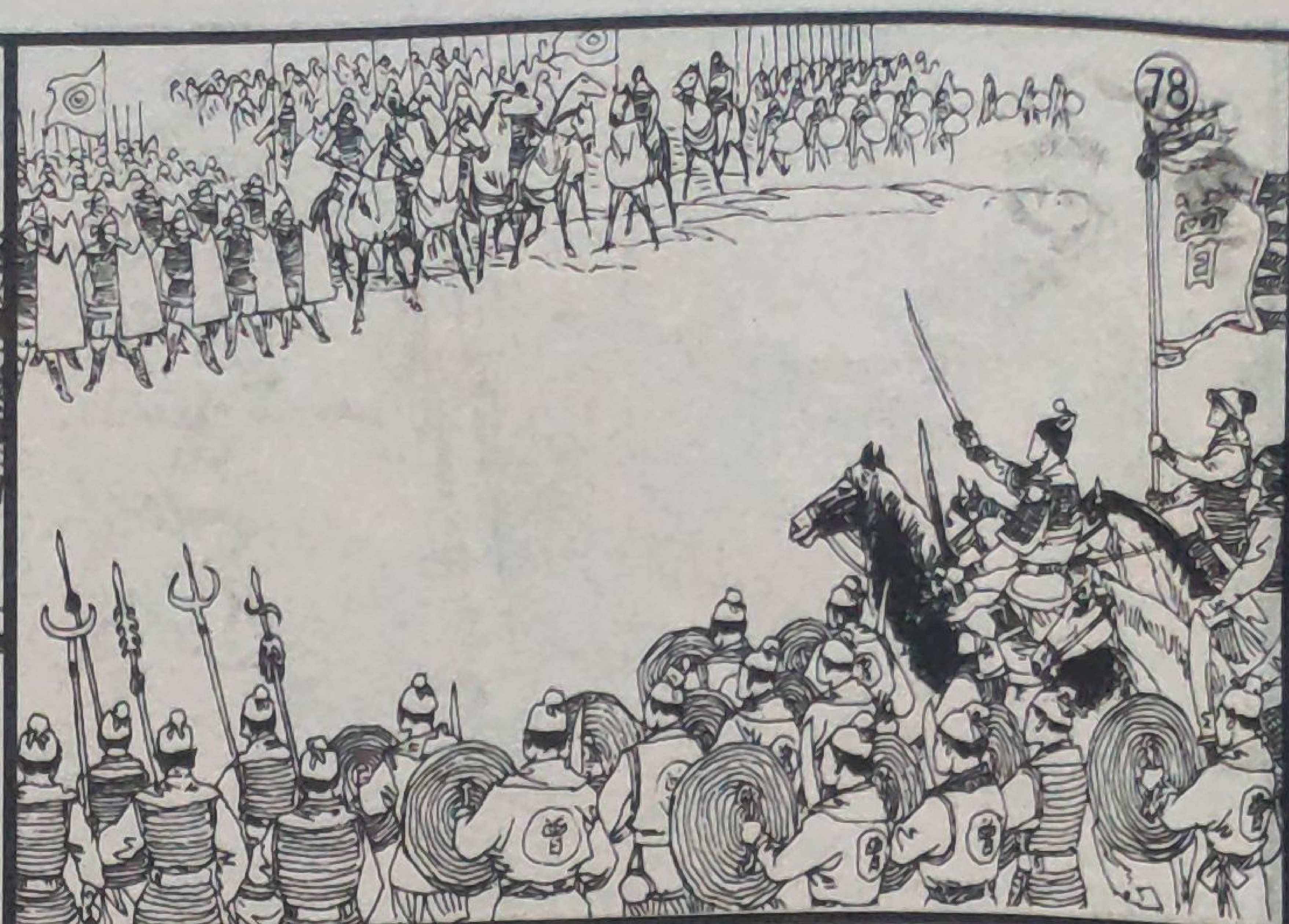
75　曾涂陣亡的消息報到中軍帳內，曾長官聽了大哭。



76　曾長官第五子曾升，頓時大怒，帶了兩把飛刀，要出陣給曾涂報仇。曾長官不許他去，只是阻攔不住。



77　曾升經過總寨，教師史文恭和副教師蘇定都主張堅守，等候救兵來到，再行出戰。曾升一概不聽。



78　曾升和梁山人馬對陣。



79　宋江傳令前軍迎敵。秦明舞起狼牙棍，正要上前，不料黑旋風李逵赤着膊衝了出去。



80　曾頭市的兵士有認得李逵的，向曾升報告，曾升就叫放箭。



81　平日李逵上陣，有項充、李衮用盾牌掩護，雖然赤膊，從來沒有吃過虧。今天他衝得太快，項充、李衮趕不上，曾升一箭，正好射中李逵腿上，李逵就倒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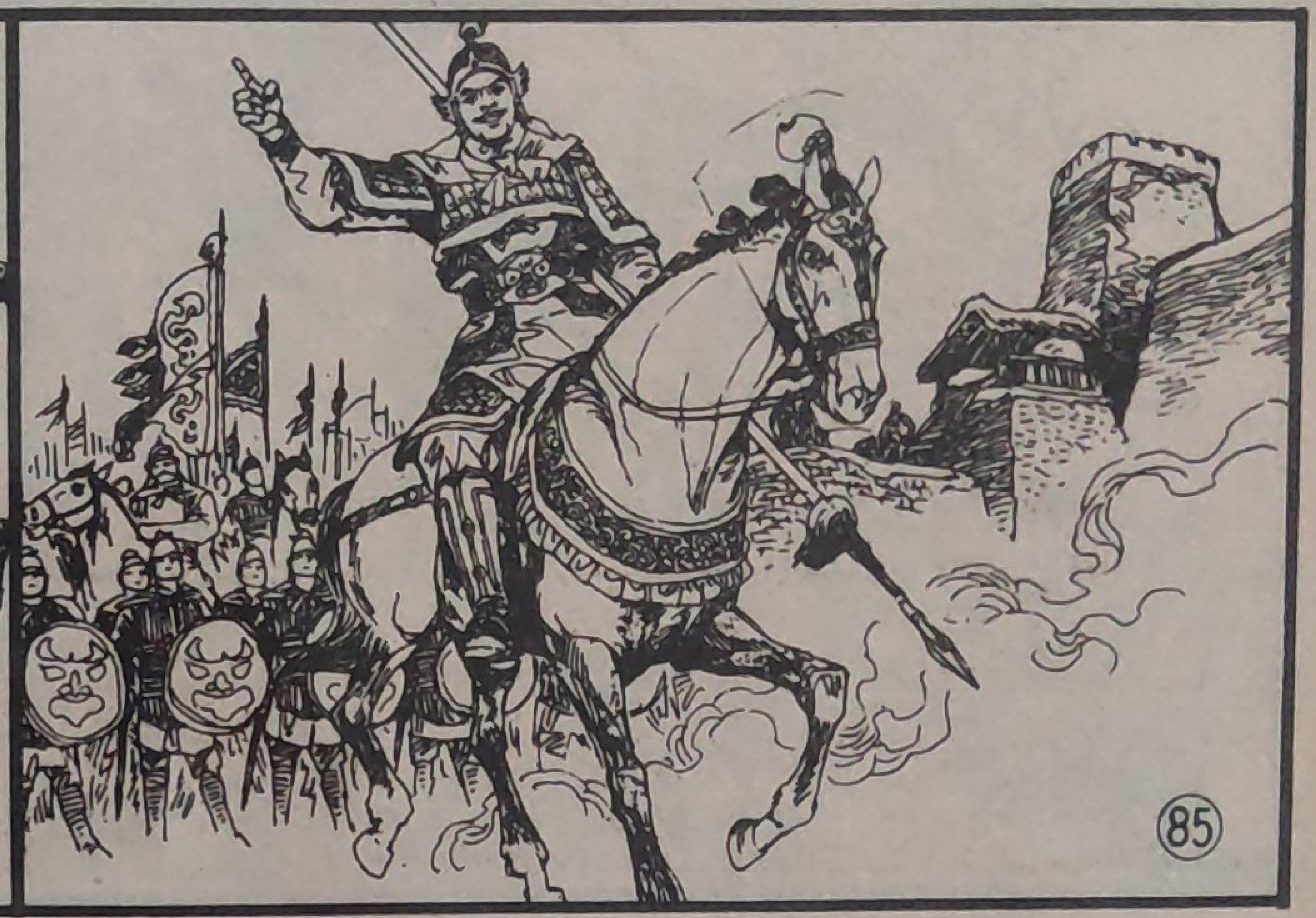
82　曾頭市的馬軍，搶上前要捉李逵。



83　秦明、花榮、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出馬，把李逵搶了回來。



84　曾升見梁山人馬衆多，不敢再戰，就收兵回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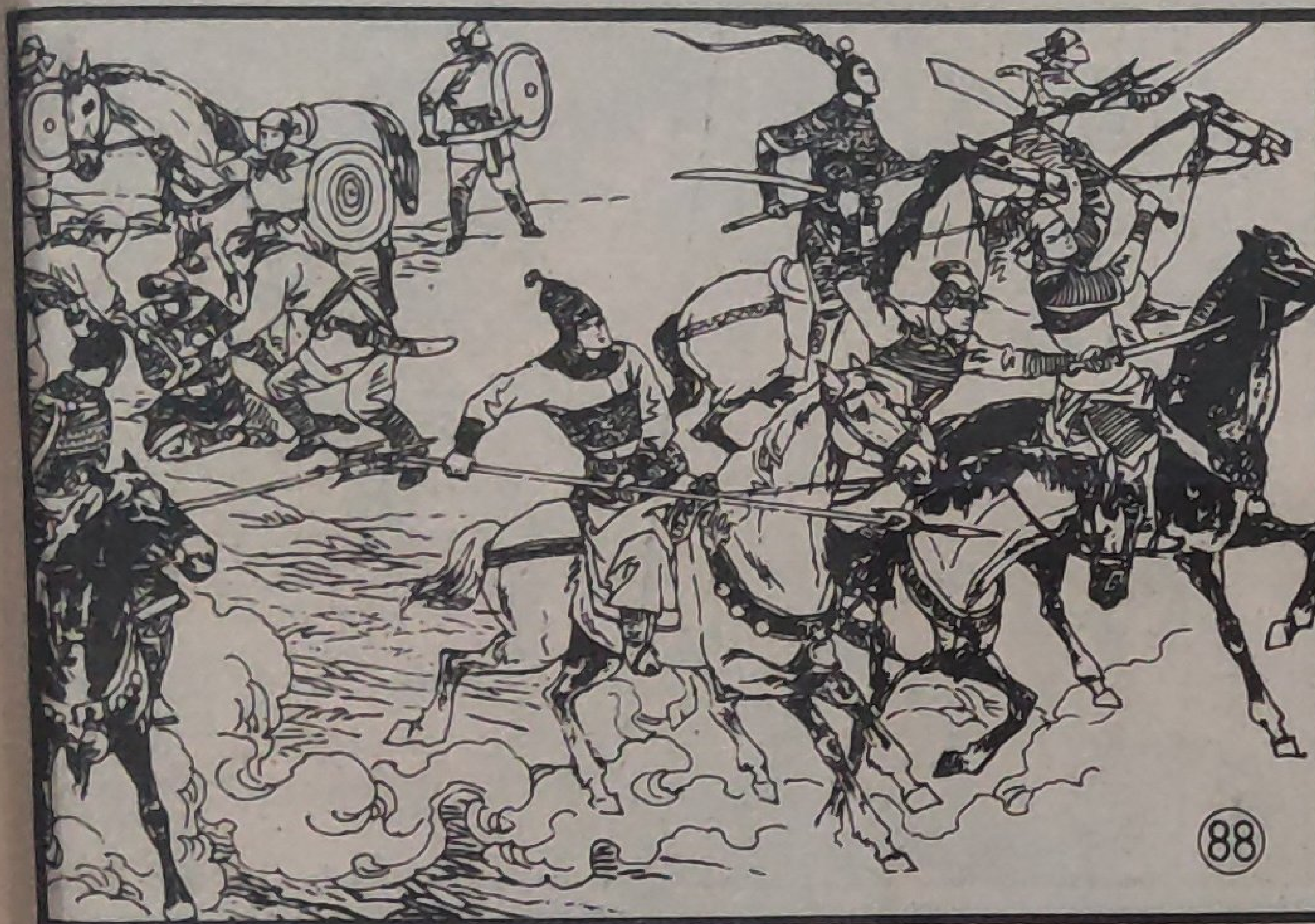
85　曾升報仇心切，次日一早，催着史文恭出戰。史文恭沒有辦法，只好披掛上馬，出陣挑戰。



86　梁山將領秦明，要奪頭功，上前迎敵。



87　秦明打不過史文恭，戰了二十幾個回合，敗下陣來。史文恭趕上前，一槍刺中秦明左腿。



88　梁山諸將見秦明落馬，一齊上前把秦明救了。



89　梁山人馬雖然救了秦明，軍士却受了一些損失。吳用傳令收兵，退却十餘里駐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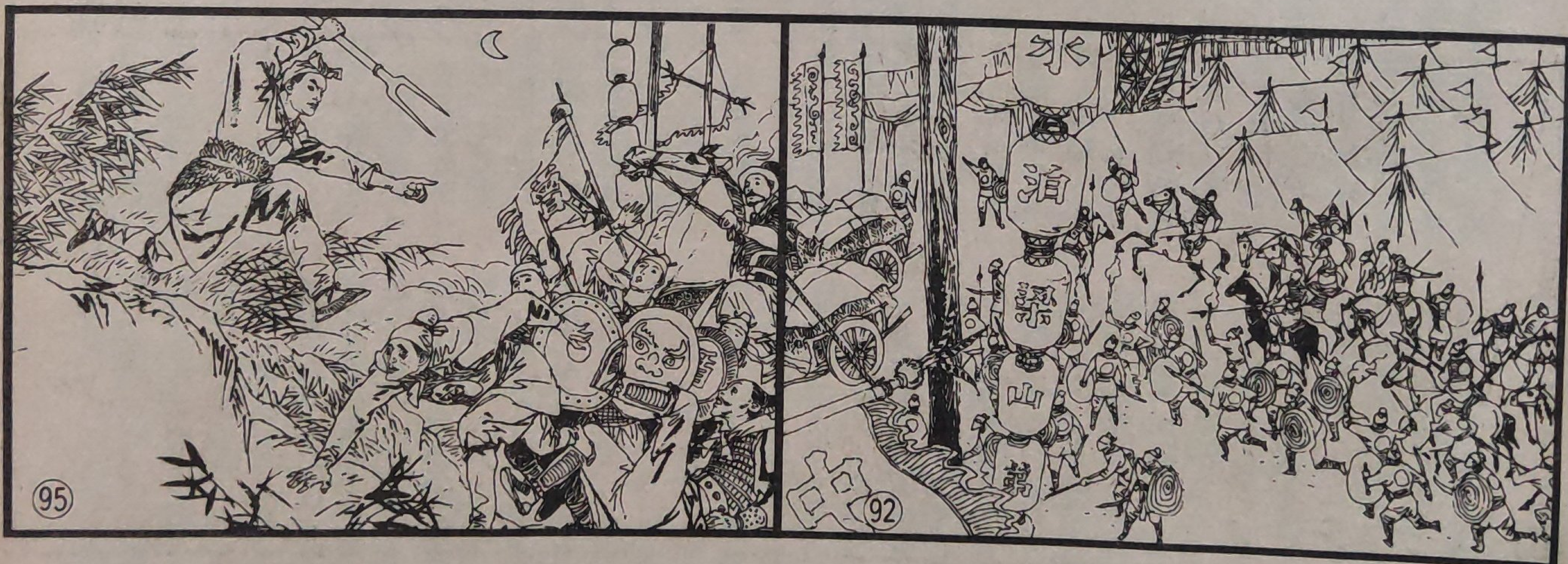
93　史文恭知道中計，趕忙指揮退兵。

90　吳用和宋江商議，在戰敗之後，要防備敵人前來劫營。當時傳下命令，叫三寨作好準備。



94　左邊殺出兩頭蛇解珍。

91　果然當夜二更左右，史文恭和蘇定、曾升、曾密、曾索，率領人馬，前來劫營。



95　右邊殺出雙尾蠍解寶。　　　　（待續）

92　曾頭市人馬衝到梁山中軍寨裡，大喊殺入，不料却是一座空寨。



上文提要・

賴布衣離開南雄，收了李二牛爲徒，二人投宿大庾嶺下方家，方家不聽賴布衣勸告，將父葬於蛇窩穴，又將成千赤蛇燒死，其後裔方孝孺，被蜀王朱棣誅滅十族，似是冥冥中有個定數……二人到馬市僱船南下，結識隱士司馬福，帶去找怪獸，結果尋龍發現千年難遇的白龍穴地，羣龍聚首，果是千古金龍奇穴……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藏龍臥虎（中）

白猿使者報訊息　秘笈龍珠訪明君

賴布衣瞧着一陣發呆，心道，看此物似已通靈，但先哭三聲，又歡跳三下，然後尾朝後擺，莫非向我有所啓示？想念及此，賴布衣忽想起先父曾向他秘授：「但凡天欲降奇材，必有通靈之物或護或引，招人注目。」想必是了！

賴布衣急急朝豹形怪物長尾擺向之處走去。轉過一座山林，原來此處別有天地，但見三面山峯拱峙，成了羣龍聚會之勢，中有泉水湧出，形成一眼天然碧潭。賴布衣走近潭畔，見潭水之上，一團團郁郁白氣冉冉上昇，心驚道：「此是千年難遇的白龍之氣，怎會在此潭湧出？莫非此地果然隱着一處千古金龍奇穴？」

賴布衣再向四周凝望，只見羣峯四面蜂湧而來，宛若星羅棋布，峙立爭寵，左有一峯，蜿蜒伸至潭邊，右有一峯，形似巨鉗，延伸至潭，巨鉗張開，有如將軍持戟護衛。二峯左右而來，起伏低昂，如猛虎出林，活龍奔海，力猛勢強，如貴人登殿，一呼百諾，周圍羣峯，重重拱護，個個朝拜，眞有如天子在其中臨朝，左右文丞武尉百官護衛，威風凜凜，君臨天下，懾人心弦！

賴布衣當下更不敢怠慢，掏出羅盤丈繩，仔細精勘起來。這端的是一處千年方得一見之金龍結穴之地！賴布衣心頭驚歎道。他手中的羅盤，竟因心潮激盪而把捏不穩掉於地上！他負手凝立，此時，碧潭之上，白氣更盛，盤旋繚繞，有如白龍翻舞；潭側，羣峯四面蜂湧而來，仿若朝中大臣紛向帝皇爭寵；左有一峯，形如巨筆，插於潭邊，氣勢軒昂，儀態萬千，恰似掌政丞相，屹立於皇帝之畔，統御羣臣；右有一峯，形如巨鉗，巨鉗如張，有如護國大將，持戟拱衛，神態威嚴神勇；三峯左右而立，吏形磅礴，令人低首垂目，不敢仰視！

賴布衣不禁撫掌長歎道：「豈料粵川瑤嶺之上，竟然隱了這座千年一現的金龍奇穴！賴某人若非誤打誤撞，幾乎失之交臂！」

賴布衣在碧潭四周仔細觀看，尋龍追脈，不知不覺一整天將過。這時，天色已漸暗，山林之地，并沒黃昏黑夜之分，太陽剛下，山林間便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賴布衣忽然驚覺，已是夜晚時分，肚子也餓得咕咕直叫，這才猛地憶記起不見了李二牛和司馬福二人已整整一日時光。

＊　＊　＊

「賴先生！你在何處？」不遠處，只聽得李二牛、司馬福倆人大聲惶急的吆喝。他倆本是尾隨賴布衣而來，但自那怪獸乍現，不知怎麼一來就失了賴布衣的踪影，倆人四處搜尋，兜了大半日冤枉路，直到天色黑沉，才轉到此處，眼看已是黑夜時分，在這荒僻山野，倆人心下更爲惶急。

賴布衣因李二牛、司馬福這一聲吆喝，才在痴思迷想中猛然驚醒過來。他抬頭四望，才發覺天色已黑沉，夜幕早降，便連忙應了一聲，招呼李二牛、司馬二人來此處滙合。

「賴先生！怎的了？」李二牛一見賴

布衣的身影，也顧不得擦擦滿頭的臭汗，忙問。司馬福脚力雖健，轉上這大半天，也雙腿發軟，這時剛走近賴布衣身前，再也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粗氣。

賴布衣眼見二人對己關切之情溢於言表，爲找尋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心頭又感又歉，忙道：「司馬兄累壞了吧？小弟爲此奇穴弄得失魂落魄，忘了招呼，該死！該死！」

司馬福喘着氣却忍不住笑道：「本來倒沒什麼，但跟着二牛這小子橫衝直撞，跑了不少冤枉路，賴兄安然無恙，我等就安心矣，怎說怪不怪的！」稍停，又問道：「賴兄尾隨那怪獸追踪至此，可有什發現？」

賴布衣輕歎口氣，緩緩的道：「此處果是那豹形怪獸守護之地，羣龍聚首，確是奪天地造化的千古金龍奇穴！」

李二牛奇道：「何爲金龍奇穴？」

賴布衣肅然道：「金龍奇穴，千年難尋，他日必蔭生一代帝皇，奪天地人神之造化，端的非同小可！」頓一頓，忽仰頭歎道：「可惜啊！可惜！」

「賴兄可惜什麼？難道此穴非福是禍麼？」司馬福聽賴布衣嗟歎，嚇了一跳，連忙翻身跳起來問道。他既聽賴布衣說這是蔭生帝皇的金龍奇穴，但爲何他又嗟歎？他平日亦曾聽人說道，但凡君皇臨世，世間必有一番大災大禍，莫非賴布衣所說正是此意麼？

賴布衣沉吟道：「在下夜觀九天八卦之象，宋朝氣運已衰，昨晚『青殺』及怪鳥臨世，皆非吉祥之兆，只恐生靈塗炭，國難將臨矣……此穴雖爲金龍結脈之地，可蔭生帝皇，但此穴威氣太盛，蔭生之帝皇，必嗜好殺戮，故又稱血光金龍穴，因此在下委決不下，未敢妄斷，此是無可奈何之地理脈象，在下焉得不引爲憾事？」

各位，但凡尋龍之士，識得奇穴，便欣喜若狂，或千金出售，或據爲己用。賴布衣乃一代尋龍大俠，民間尊他爲神，當然有他獨到之眼力，又豈有不識此金龍奇穴之理？但尋龍之士中，素來不乏胸襟磊落、憂國憂民之人，賴布衣正是其中佼佼者，是以他雖發現此等奇穴，但瞧出此穴雖貴而太威，殺戮之氣太重，恐日後生靈塗炭，因此便寧願隱而不加點破，免誕生福根。不過，天數冥冥，賴布衣雖有此心，其後却是欲挽狂瀾而不果，終演出一幕幕爭皇殺戮、萬民慘遭屠宰的千古悲劇。

當晚，賴布衣等在山野露宿，賴布衣睡到半夜，忽心有所感，而難入睡。他翻身爬起，點亮了他隨身携備的油燈，掏出一捲紙條，攤在一塊平平的白石上，竟伏石疾書起來。

在昏暗的油燈下，只見卷首是三個大字：「青烏序」，往下是一首詩，道：「輾轉南遊又一春，身逢龍穴敢問津？豈料南粵蠻荒地，竟有靈氣育金鱗！」往下是一行行蠅頭小楷字，寫道：「堪輿家相地，何以名爲風水？蓋看地首金龍，龍即山脈之氣，氣來之則尊以水，氣之限亦止於水，葬者乘生氣也，無風則氣聚，有風則氣散，因此陰宅地理首重得水藏風，故稱曰風水。水固有吉凶之分，風則更爲陰宅之大忌，縱有眞龍金穴，一經風吹，輕則招損，重則龍穴頓化廢地，尤須注意西北，西北風屬金鋒利無比，座南朝北更需立涼坐暖，座東朝西亦需注意選右砂爲屏蓋爲佳。是以相地不能偏重形勢而忽略理氣，由是古來堪輿大家，將揭風水二字爲標題，蓋有深義存於其間，然而龍、穴、砂、水、白，亦稱陰宅最大關鍵。此即爲『青烏術』之序也，是爲青烏序。」

再往下，是賴布衣把自己窮畢生精血換來的風水堪輿尋龍術一一錄在紙上，這是賴布衣出神入化尋龍術的心血結晶，端是一部萬金難求的傳世經典尋龍秘笈。

賴布衣在這青石之上，伏石疾書一整個晚上，到天放亮時，仍在埋首疾書。這時司馬福、李二牛早已醒來，見賴布衣專心撰寫，知他欲把自己的心血結晶留傳於世上，因此不敢驚動他，在一旁殷勤照料。又整整一個白天過去，這一晚，眼看賴布衣的「青烏序」將要大功告成……

賴布衣忽地抬起頭來，長長的舒了口氣。李二牛在旁，連忙遞過水罐，「賴先生，喝一口水！書寫完了麼？」李二牛問。賴布衣舒舒酸痲的手臂，帶點喜悅說道：「將完矣！這終於了却我一段心願！我萌此念已多時，但平日寫來，總不甚滿意，不料在此處忽覺文思大進，寫了這七、八萬字，竟能一氣呵成，這或許也是沾了此處龍脈之靈光吧！」

司馬福在一旁喜道：「先生此書完稿，先生精深尋龍之術留於後世，眞乃世人之福也！」

司馬福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四面忽傳來一陣刺人心魄的嘯聲，這嘯聲既尖且急，驟然在四面八方響起，令人心神盪漾，不能自已。司馬福乍聞此急驟嘯聲，情知不妙，連忙大聲吆喝道：「賴兄、二牛仔細了！此是猿啼，必有不尋常之事來矣……」

說時遲，那時快，當司馬福發聲大叫時，黑夜中嘯聲更急，更猛，直如幾千萬支高音簫笛一齊嘶叫。尖銳無比，人的耳膜彷佛亦給刺穿，司馬福的大叫，猶如蚊子在轟雷聲中嗡叫，賴布衣、李二牛二人如何聽得到？三人只得以雙手掩耳，奮力抵受，嘯聲越來越厲害，老年人定力夠倒好受一點，李二牛血氣方剛，性子本急，被這刺人心魄的嘯聲撩盪，竟控制不住，一跤倒地，雙手掩耳隨地亂滾，仿如瘋了似的。

賴布衣暗暗吃驚，只恐李二牛被這尖嘯亂了心性，那就無從施救，正欲解下腰纏的玉葫蘆，施展那套葫蘆心法的前三式，以抵禦嘯聲的進襲，但手剛離耳，便被嘯聲震得一跤倒地，而也掙扎不起，無可奈何，只得以手掩耳伏在地上，奮力抵禦。

就在這時，一團白影在不遠處的山腰，疾馳而下，如一縷輕煙，迅疾如電，眨眼便落在賴布衣方才伏石疾書的旁邊！

賴布衣這時距那白石約莫丈許，正雙手掩耳，伏地抵禦嘯聲，這時忽見一團白影恍惚間平空而降，嚇了一驚，他定睛一瞧，差點失聲尖叫，原來這白影竟是一隻有人高的白猿，全身毛白如雪，在暗夜中瞪着兩隻紅血的眼珠，瞟着自己，兩前爪在胸前搖擺不停，然後又用雙爪合攏連連向賴布衣作揖，嘴裏吱吱的叫個不停，彷彿向賴布衣求討什麼。

賴布衣不知這白猿弄什麼玄虛，不敢答理，這白猿的雙爪又向前連連伸着，然後又收回，按在胸口，在身上掏摸什麼，又復伸出雙爪，似捧物狀，遞到賴布衣身前，意思似乎在示意，求賴布衣給牠什麼東西，牠也會送回一件物件給賴布衣作謝。

賴布衣看清這白猿似乎並沒什惡意，心稍定，便輕聲說道：「你是欲來討取什麼嗎？」

這白猿竟似聽懂似的吱吱歡叫着，連連點頭。賴布衣又好氣又好笑，道：「猿兒啊，猿兒，我賴某人號布衣，自然身無片物，你來討什麼？又拿什麼來交換？」

誰料，這白猿一聽賴布衣之言語，竟疾速伸出前爪，一把攫住賴布衣匆忙間未及收拾留在白石上的「青烏序」，吱吱的歡叫，然後一個轉身，飛騰跳躍而去！

嘯聲驟停，但見一輪明月斜照，夜靜山幽。

賴布衣眼見自己花了二日二夜時光，十多年的心願，藉此龍穴靈氣才寫成的尋龍秘笈「青烏序」，竟被白猿瞬間搶奪而去，登時氣得說不出話來，只一個勁的頓足歎氣。隔了半晌，心神才稍定，連忙順着白猿遁走方向追尋而去。他雖知未必追得上白猿，但猶存一絲希望，心道：「這白猿或許只是一時頑性作弄於人，待牠頑性一過，便會把書隨便一拋，自己或許可以拾回！」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這時也清醒過來，卻不知發生了什事，但見賴布衣失魂落魄的向前飛奔，顧不得細想，也尾隨賴布衣向前飛奔。

司馬福、李二牛好一會才追及賴布衣，李二牛喘着粗氣忙問道：「賴先生！這是怎的了？」

賴布衣依然片刻不停的飛奔，嘴裏氣急的罵着：「這賊猿！竟作弄我！」一面跑，一面斷斷續續的把方才的事說了幾句，李二牛、司馬福也不甚明白，只知賴布衣將寫成的「青烏序」被一隻白猿搶去了！這還了得？於是也不敢再細問，跟着賴布衣如飛般的向前追踪。

* * *

三人一路追踪下來，突然，聽前面彷彿有潺潺水流聲，三人趕了這大半天夜，正感口渴，水罐食物等又全留在原地，不曾帶來，如今乍聽水流之聲，臉上登時一喜，也不管是否能搶回書籍了，先喝飽水再說。

三人朝着發出水聲之處奔去，越向前，淙淙的流水聲就越大，大約再走了二、三里地，眼前突現一條銀色瀑布，從半山腰的一個圓洞傾瀉而下，下面匯成一條寬約一丈的小溪。

三人奔到溪邊，李二牛渴得慌了，連忙彎腰用手掬了水，連忙就要往嘴裏送。突然，「啪！」的一聲，一塊石頭從天而降，打在二牛手上，李二牛痛得一鬆手，水就被潑在地上。李二牛氣得呱呱大叫道：「是什麼鬼石！也來欺負人！」他抬頭一望，原來竟是一隻渾身雪白的猿猴，蹲在瀑布的上面，朝他扮着鬼臉。二牛大怒，忙問賴布衣道：「就是這隻賊猿麼？」

賴布衣、司馬福也早見到這隻突然現身、扔石頭作弄二牛的白猿，賴布衣見這隻白猿爪上並沒握着東西，雖然心中懷疑，但也不敢肯定是否就是方才搶書的那隻白猿，況且月夜之中，也難瞧得眞切。

李二牛卻不等賴布衣回話，戟指痛罵道：「你這死賊猿！猴頭賊腦，搶了書，還來作弄大爺……」他越罵越氣，拾起一塊尖利的石頭，便要往白猿砸去！

突然，白猿背後的樹林，傳出一聲吱吱的噪叫聲，隨即跳出一羣大大小小的白猿，起碼一百幾十隻，均朝白猿奔來，轉眼之間，就將白猿圍了個風雨不透，呱呱的亂叫，有如向主人爭先密報一般。

李二牛剛要扔出的石頭不得不猛地頓住，他在南雄打柴時，這類猿猴見得多了，只要你傷了牠們其中一隻，別的猴兒不找你拚命才怪！如今這一百幾十隻猿猴，如果眞箇一擁而上，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準被撕成七七四十九塊！二牛因此嚇得不敢妄動。

賴布衣三人聽不懂猿猴們在吱叫什麼，也瞧不出牠們在搗什麼鬼名堂，這羣猿猴對賴布衣三人亦視若無睹，根本不當他們存在。三人與猿羣對峙了好一會，突然一聲淒厲的嘯聲又起，賴布衣等以為方才那殺音又來了，連忙以手掩耳，但那隻似王的白猿卻突然凌空一躍，離地足有一丈五六，然後在半空一個轉身，向背後樹林疾馳而去，白猿一面奔馳，一面不斷的回頭，用前爪向賴布衣三人招呼，竟似招呼他們三人一同前行。

賴布衣暗料其中必有玄妙，也不及細想，一咬牙，就搶先隨後而去。

樹林並不深，不多時三人就穿越而過，白猿已失了踪影。眼前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大盆谷，盆谷很闊大，足有二畝地光景，三人怔在這裏，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盆谷的一角，又傳出白猿急嘯之聲，好像是怒極而發，三人連忙循聲尋去，一看，只見白猿正與一條黑蛇在虎虎對峙！

這條黑蛇，碗口粗細，二丈長短，全身烏黑發亮。白猿手裏捏着兩塊尖石，距離黑蛇一丈之遙，轉來轉去，跳躍不停。黑蛇卻盤成一個蛇陣，黑色的蛇頭伸出陣外，隨白猿移動的方向轉動。

賴布衣等一見這陣勢，均嚇得一呆。

這時，白猿仍不停的轉圈，嘴裏不斷的發出低嘯聲。黑蛇卻漸呈不安之狀

，用蛇陣外面的一段蛇尾巴，把白猿扔來的尖石上下拍打，尖石經牠一擊，便即粉碎。

賴布衣悄聲問司馬福道：「這黑蛇究是何類？竟力大如許？身硬如鐵？」

司馬福道：「這恐怕便是以皮堅如鐵力大無窮著稱的鐵線蛇了，但這般巨大，小弟亦是初次碰見！」

二人對答間，黑蛇再沉不住氣，突然散開蛇陣，身體直伸，嘴裏發出嘶嘶聲，疾如箭矢般射向白猿！

在這千鈞一髮間，白猿忽仰首長嘯，發出賴布衣三人在山背那面聽到過的急嘯聲，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四面八方竟同時響起這種令人發顫的急嘯聲，而且比剛才的更猛、更尖、更急！賴布衣等三人這次已有了準備，一聽白猿發出刺耳急嘯，知道厲害，連忙撕下衣服，塞住耳朵，便不覺有多大震盪。賴布衣抬眼望一下黑蛇，就在白猿發出頭一聲急嘯時，黑蛇撲來之勢已緩了一緩，但來勢仍疾，到得接近白猿四尺遠時，羣猿嘯聲驟起，這一陣撕人心肺的尖嘯，登時「噗噗」地一聲把黑蛇震掉於地，牠起初尚勉強掙扎相峙，但後來便忍不住，終於如箭般逃竄。

白猿緊隨黑蛇之後，跳躍緊追，黑蛇向上，嘯聲便稍緩，黑蛇欲轉身向下，或向左、向右，嘯聲又轉急烈，黑蛇抵受不住，只好又向上飛竄，這樣，黑蛇彷彿只能按白猿指定的方向逃竄，成了白猿驅趕黑蛇之勢。

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緊跟在後，他們被眼前的奇景迷住了，一心欲瞧個究竟，便連危險二字也拋於腦後，緊跟在白猿後面，直向山上追踪而來。

黑蛇被白猿驅趕着，竟一直朝冒着白氣的碧潭竄來。賴布衣正感驚愕，心道：「怎的竟折返了這金龍穴地？」這時，白猿竟偷空朝後面的賴布衣招了招手，竟似要他快快跟上，又朝李二牛扮了個鬼臉，把二牛逗得哭笑不得。但饒是如此，白猿嘴裏發出的尖嘯却片刻也不敢稍停，因牠一停，黑蛇便馬上欲轉身向下逃竄。黑蛇彷彿極怕這碧潭，只是被白猿驅趕着，無奈才抖顫着蜿蜒竄近。

待黑蛇竄到碧潭邊，白猿馬上發出更尖烈的嘯聲，加上千百猿猴的尖嘯呼應，簡直把天也給震掉下來，四周樹木的葉子猶如遇上狂風紛紛掉落。這時，黑蛇被震得瘋了似的，只見牠猛地打了個旋，隨即暴怒的在原地打滾，如鐵棍般的粗尾擊着山石泥土，身子掀動翻騰，片刻之間，碧潭邊的山地，竟被這瘋狂的黑蛇弄了個深坑！

這時，白猿嘯聲更急，黑蛇更狂，牠全身竟陷落坑中，亂翻亂滾亂掀，弄得飛沙走石，而深坑越來越深，其後便只見下面砂石泥土飛捲而出，不見了黑蛇身影……

李二牛直瞧得目瞪口呆，司馬福亦驚得合不攏嘴，他悄悄捏住賴布衣的左手，用手指在賴布衣的掌心中寫道：「這是怎麼回事？到底是吉是凶？」

賴布衣略一沉吟，亦在司馬福的掌心中寫道：「吾亦難明！但觀此白猿似已通靈，牠既奪書而去，又復引來黑蛇掀翻此金龍奇穴，看來必隱深意！我等倒要留神，莫錯失了千載良機！」

就在此時，忽見黑蛇所翻掘的深坑中昇起一道强烈金光，光芒四射，這道强光，竟把黑蛇一衝而起，彈出深坑之外，黑蛇渾身疲軟的向山下飛竄而逃。白猿也被這道强光嚇得俯伏於地，不敢仰視。李二牛、司馬福二人被這道强光射住，竟白茫茫一片瞧不見物事，登時成了睜眼瞎子！

這時，獨獨只剩賴布衣不受强光所懾，他定眼凝望，但見在深坑之中，剛才發出金光之處，竟現出一顆拳頭大小的石晶珠！賴布衣一見，大吃一驚，心道：「在這金龍奇穴之下，竟藏有這顆龍氣所凝的地靈結晶！這確是千萬年難得一見的奇珍異寶！只要擁有這顆龍靈之珠，誰的子孫便可貴爲皇帝，這端的非同小可！」

當下賴布衣亦不敢怠慢，先在深坑上面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默頌一番，才爬落深坑，捧起石晶珠，攀爬出來。

賴布衣喘着粗氣，剛攀上坑口，還未站穩脚步，突然，一直俯伏於地的那隻白猿竟一躍而起，凌空飛降，一爪攫去賴布衣手上的石晶珠！

賴布衣驚怒交集，他被這隻怪猿數番作弄，饒他再好性子亦沉不住氣了，戟指罵道：「你這賊猿！三番數次作弄我，意欲何爲？汝須還我公道，不然惹怒我，是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這時賴布衣當眞動了眞火，他一生人從未說過這般惡話，他也並非空言恐嚇，憑他的本事，要懲治白猿並非天大難事，白猿雖乃通靈之物，但亦自知禁受不住賴布衣盛怒之下的施爲。

白猿一聽賴布衣大罵，頓時嚇得跪在地上，作人狀的叩起頭來，叩罷，才用手爪平空寫起字來。

賴布衣怒火攻心間，見白猿跪下叩頭又復平空書寫，又驚又怒，只見白猿在平空中寫道：「吾乃南帝座前白猿使者是也！今奉南帝之命，前來求先生相助，因人神相隔，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萬望先生見諒！」

賴布衣驚道：「你既是南帝座前使者，可知賴某之名？」

白猿又臨空寫道：「先生姓賴字太素，賴布衣太素公是也！」

賴布衣暗吃一驚，這下子不由他不信，忙問道：「南帝欲求賴某相助何事？」

白猿寫道：「當今天下，即將大亂，宋室氣數將盡，外族塗炭生靈，漢室須歷百年浩刦。南帝因此命吾尋一帝皇之材及輔其成功之士，龍晶珠及青鳥序皆爲兩者所需也，請先生諒察！」

賴布衣忙俯身一揖道：「但有益於百姓萬民，賴布衣豈敢藏拙？但請尊神留下偈語，以解賴某之疑。」

白猿連連點首，平空又寫了幾行字，末了，又寫道：「……天機勿洩！」

賴布衣見白猿開頭那幾行字道：「冥冥主宰百年間，同室操戈慘相殘；皇覺寺畔穿宋衣，伯溫扶乩逐元蠻。」又見白猿最後寫了「天機勿洩」四字，便不再作聲，揮手道：「如此，請使者去吧！」

白猿又跪在地上，叩了三個響頭，然後大哭三聲，又大笑三聲，才跳躍着遠去了。

山野間，重又陷入一片死寂。奇怪的是，經此一鬧那碧潭便再沒有白氣噴出，賴布衣心知，金龍奇穴的靈氣已隨白猿帶走的龍晶珠遠去了。此龍氣所凝的龍晶珠他日必蘊生一代帝皇，但其人必然性好殺伐，這是龍氣結穴其勢太盛太威之故；而「皇覺寺畔穿宋衣」一句，當隱示一出身皇覺寺的和尚，正是日後身穿朱衣龍袍之人，「伯溫扶乩逐元蠻」一句，當是說有一名「伯溫」之人，精於扶乩風水之學，相助那位皇覺寺和尚逐元蠻而統一天下，而自己的青鳥序，則正是授與「伯溫」其人。

賴布衣思念及此，低首長歎，心頭若有所失，但事已至此，他亦無計可施，當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這時，司馬福、李二牛被那道金光所衝，依然迷惘未醒，賴布衣知他們無凝，只是無緣目睹天機預演之局罷了，待會自然甦醒，因此不必急着去驚動他倆。

再過了一會，司馬福先自一驚醒來，隨後李二牛亦揉眼睡醒似的，二人同聲問道：「怎的了？那黑蛇之事，如何了？」

賴布衣苦笑，也不敢明說，只低聲說了兩句道：「此事有關宋室氣運，天機不可洩露，我等下山去吧！」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見賴布衣滿懷心事，不願明言，心知此事非同小可，便也不敢再問。一行三人下得山來，重新登上那一葉輕舟，順風順水一路直下粵川英德鎮而來。

各位，在此先要補述一下，因賴布衣南下粵川，登瑤嶺，著尋龍秘笈青鳥序奇書，引出奪天地造化的龍晶珠，被白猿帶走之後發生的一段膾炙人口的傳說……

* * *

此時，已是賴布衣南下粵川的一百年後的事了。

深秋天氣，蕭瑟秋風，掃盡了多少殘枝枯葉？就仿似北宋被金人滅了，南宋又被元兵所滅，這時，漢族子民，受元蠻殘酷統治已是第八十個年頭了。當時，天下大勢兵荒馬亂，百姓受盡戰亂的磨刦。物極必反，元人的倒行逆施，終激起老百姓的激烈反抗，陳州人胡閏兒首先在信陽揭竿起義，反抗元朝；在四川合州大足縣，有自稱「南朝趙王」的韓法師；在潁州，有劉福通等，紛紛揭竿起義，反抗元朝，但這些人很快被元朝撲滅。國難將臨，怪事頻生，許許多多令人心弦震蕩，事關萬千百姓未來運命的怪誕傳說不逕而走，迅速傳遍三山五岳神州大地。

先是，有人傳出卦兆，說「彌勒佛已下凡轉世，作人間的明王」，稍後，在沿海各地的漁民，又發現大批死魚，魚肚內藏有白布，白布上有字，上寫：「元滅明興」，有人更說，他親耳在山上，聽到天上有厲嘯聲傳了下來，道：「明興！明興！」一時間，民心動蕩，人人思變，元朝已到了最後關頭。

這時，在浙江春田，出了一位異人，此人姓劉名基，字伯溫。伯溫少時，讀書聰穎，過目不忘，在他十五歲那年，他正在家中的後花園遊玩，突然，一隻渾身雪白的怪物在圍牆外閃過。劉伯溫大奇，他自幼便膽大包天，不懼鬼神，見有這等怪象，便疾奔而出，想探查究竟。

他出了園門，依稀間，那團白影又如飛般在他面前閃過，直朝屋後的山嶺間飛去。劉伯溫膽大，且童心未泯，見狀不顧一切，亦尾追飛奔而去，決心看個究竟。

劉伯溫這一追，便追上屋後三里那高峻的山峯，只見花木掩影，那白影早已失了踪跡。他四處搜尋，突然，在高達十數丈的大樹上，悠悠的掉下一包東西，「噗！」的一聲，落在劉伯溫面前。

劉伯溫定睛一瞧，原來是一個用山藤織成的網袋，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便解開藤袋，探手入內，這一探手，取出來的竟是一顆金光閃閃的石珠，及一本書稿。劉伯溫吃了一驚，不知這顆石珠是什麼東西，他翻開書稿，只見上面用蠅頭小楷寫了密密麻麻的七、八萬字，起首是較大的三個字「青鳥序」，又用較小的字體註明：賴太素著。

劉伯溫心內更為震驚，他自幼飽讀經書，知這「賴太素」乃百多年前一位名聞天下的尋龍大俠，他的著述，怎的竟在這藤袋裏面現世？須知民間傳說這位異人，堪輿尋龍之術出神入化，但神龍見首不見尾，並無文學留下，許多人為搜求他的尋龍秘笈，曾不惜萬金以求終無所獲，豈料自己平白之間便得了這部不世奇書！

劉伯溫正思忖間，忽爾耳邊彷彿有人輕吹了口氣，入耳寒颼颼的，劉伯溫禁不住打了個寒噤。就在這時，他耳邊竟有細如蚊蚋的聲音響起：「劉伯溫！汝手上之書，乃尋龍大俠賴太素公所著，此書乃賴公畢生心血凝聚，實有奪天地造化，變禍為福、救死回生之力；心性仁厚者得之，可造福萬民；心性奸詐者得之，可遺禍百世。吾知汝必能愼而處之，否則吾當追回原物並取你性命！愼之！愼之！此石珠乃龍晶珠也，乃千年始一見的龍脈凝聚，非同小可，切勿輕之！汝細研青鳥秘笈，自會明瞭其中奧秘，然後憑此可成大業！汝須切記！切記！吾乃南帝白猿使者是也！」

劉伯溫耳邊的話音剛落，忽聽遠處一陣清幽的簫聲响過，隨後便一切沉寂，唯見明月臨空，銀光如水。原來不知不覺間已是午夜時分了。

返回家中，劉伯溫一個人躺在床上，三日三夜不睡不吃不動，有如中邪一般，他的父母嚇壞了，在床前百般詢問，劉伯溫只是緊抿嘴唇，一言不發。到第四天晚上，劉伯溫忽驀地跳下床來，

拍手吟道：「此身生來自逢緣，大海茫茫欲尋船；尋得船來有艄公，只渡漢人不渡元！」吟罷又大笑三聲，精神立時復原，反覺精神軒昂。父母見了，搖頭道：「這孩子瘋了！」但他們那兒知道，劉伯溫在這三天三夜中，已然脫胎換骨，變成一位胸懷「反元復漢，拯救萬民」大志、承接尋龍大俠賴太素衣鉢的第二位不世奇才！

半月後，劉伯溫的父母忽然發覺兒子不見了，一家人驚驚惶惶，到處尋了三天，始終不見劉伯溫的踪影。到第四天晚上，劉老太爺在劉伯溫的睡房枕頭下，發現了一張字條，上面寫道：「悄然離走勿悲傷，西去皇覺路悠長；有緣千里能相會，誓逐元蠻復漢疆！」劉老太爺一看驚呆了！這可是大逆不道的反詩啊！讓官府知道，這可是滅族之禍！嚇得再不敢聲張尋找了。

這時，劉伯溫已在西去安徽鍾離皇覺寺的路上。他精研了賴布衣的青烏序，他本是此道中人，素有根基，一經點化，對尋龍一道，竟突飛猛進，悟透玄機。他現下才知，自己身邊的這顆石珠竟是龍脈所聚的龍晶珠，誰得了這不世奇珍的福蔭，誰的將來便可君臨天下、威勢無比。不過，他亦知道能夠承受這龍晶珠的人極少，福薄之人，貿然施之，必遭夭折橫死。況且在其人身上，要肩負「反元復漢」的重任，故此，劉伯溫知道自己定要慎重妥爲處之。

劉伯溫離了浙江青田，北渡麗水，轉過金華江，出天目山，便到了安徽境界。

這一路上，劉伯溫目睹萬千百姓，慘受元蠻子的塗炭，心內悲憤交集。他曾親眼目睹農民掘觀音土而食，狂嚼之下，滿肚泥而死，人餓急了，連泥土也拿來填飽肚皮，雖說凡吃了觀音土的人，大都漲死，但饑餓難挨的難民，竟搶土而食，此情此景，目睹亦令人心酸落淚。至於掘草根、刮樹皮，找野菜的，更是漫山遍野，千萬百姓倒似變了蝗虫，嗡嗡而過，舉凡青綠的都變了枯黃！

元兵更不時入村燒殺搶掠，眞箇是十室九空，逐漸地，便連樹皮、草根、野菜，甚至觀音土也吃光了，萬萬千千的饑民，只好乾坐等死！

一天晚上，劉伯溫步行到楊村橋附近的一家草屋，當時，已是晚上三更時分。劉伯溫因白天趕路，錯過了投店住宿，此時見有草屋，便上前欲求借一宿。

劉伯溫輕拍草門，久而不聞應聲，心中大奇，便用力推開草門，入得屋內，登時嚇了一跳！只見屋內有兩條大漢，正手執明晃晃牛耳刀，正對着躺在桌上的一具裸體女屍切了下去！

劉伯溫乃熱血男兒，眼看此情景，那兒還按捺得住，衝前大叫一聲道：「豈有此理！竟敢當衆殺人！」

兩名大漢嚇了一跳，其中一個轉身望了劉伯溫一眼，又看了桌上的女屍一眼，忽把牛耳刀往地上一摔，掩面嘶叫道：「孩子他娘！你叫我怎生下得了手……」

劉伯溫又怒又奇，不禁留意桌上的裸體女屍，只覺這是一位年約三、四十歲的婦人，似乎已死去多時。他心內忽然打了個寒噤，心道：「莫非這就是傳說中的人吃人的慘事？但爲何那名大漢又口呼『孩子他娘』，下不了手呢？」他不由呆住。

另外一名漢子，與劉伯溫默默的對望一眼，走了過來，拱手道：「這位先生，請了！」

劉伯溫還了一揖，道：「這桌上之婦人，莫非是他老婆？他欲殺妻取食，此刻又下不了手麼？」

這漢子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道：「他是我大哥，她是我嫂子……」他伸手指了指桌上的裸體女屍，「大哥還有兩男一女，我等一家，已餓了七日七夜了。嫂子眼看如此下去，一家子便全要餓死，便含淚對大哥說，不如把她宰了，用她的肉來充饑，也可以捱得一時。大哥說什麼也不肯，嫂子爲了一家子能活命，竟然偷偷自殺，臨斷氣時，三番數次要大哥在她死後，把她的肉來充饑……」說到此，兩漢子已泣不成聲。

這時，哭聲驚動了內屋的幾個小娃娃，只見一前一後四個娃娃軟軟的爬了出來，領頭的一個，是個年約六、七歲的女娃，瘦得皮包骨頭，她一看桌上的娘親，又看了看旁邊的牛耳刀，忽然撲到那坐着痛哭的漢子面前，哀叫道：「亞爹……莫殺娘親！你把我殺了，吃我吧，不要吃娘親！」

劉伯溫目睹耳聽此情此景，眼淚那裏還忍得住，「簌簌」的流了一串。他摸了摸自己身上的乾糧，也不多了，他把乾糧全部倒在桌上，便默默無言的走了出來。

在茫茫的死沉沉的夜色中，劉伯溫跌跌撞撞的走着，剛才的一幕慘絕人倫的景象把他氣瘋了！劉伯溫仰望着黑寂的山野大地，把脚狠狠的一踏，痛心疾首的吼道：「元韃子啊，元韃子！若不把汝等殺個精光，劉伯溫便枉稱尋龍大俠賴公傳人矣！」

* * *

劉伯溫一路向北而來，短短幾個月時間，他竟涉足步行了近千里路。這一路上，劉伯溫風餐露宿，沿途所見，均是遍地哀鴻、白骨處處的慘象，老百姓衣不蔽體，瘦皮包骨，奄奄待斃。其時，正是元朝順帝至正元年，漢人飽受外族欺凌壓搾已長達八十餘年。「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揭竿起義，此其時矣！」劉伯溫在心內慨歎道。每想起那草屋一幕人吃人的慘象，劉伯溫便立感熱血沸湧。

至正元年八月初八日，劉伯溫千里輾轉，終於抵達安徽濠州地域。他一路明查暗訪，欲尋一根基深厚之人，助其成就「反元復漢」的大業。但此事非同小可，有此根基福澤俱佳之人，確是千萬人中難尋一位，更何況貿然施之，福薄之人未見其利先遭其害，往往橫遭瀰天大禍；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若五者只得其半，則富者有望，但貴者則無緣，如若求一帝皇之才，那

就更如沙中尋金，難上加難。因此劉伯溫這半年多來，雖碰見到的人才不少，但均無上上之選，不是有命無運，就是運存而本命欠佳，不堪造就。

劉伯溫胸懷「驅除元韃，還我河山」的大志，輾轉千里，自浙江青田北上，直下安徽濠州，急欲尋覓一根基奇佳之人，以舉大業，但匆匆半年過去，竟然一事無成，人海茫茫，却無一合選人，頓把劉伯溫這熱血男兒憂急得長吁短歎。

各位，劉伯溫本是此道中人，又天賜奇緣，巧獲賴布衣的一脈眞傳，故尋龍之術已達出神入化之境，因此民間均把劉伯溫視作賴布衣的衣鉢傳人。但劉伯溫與賴布衣亦有不同之處，賴布衣心性恬淡，不好功名，寄情於尋龍之術以濟世救民，故南粵一帶的鄉民，稱賴布衣爲「風水尋龍道中的仙人」；而劉伯溫心性却是滿腔熱血，立志以風水尋龍術驅逐元韃子，拯萬民於水火之中，故百姓稱他爲「風水尋龍道中的鬥士」。性格迥異，稱號不同，但這兩位近代的風水尋龍學中的不世奇材，均有一副濟世救民的仁厚心腸，故一直爲世人傳頌。

這一晚，劉伯溫在濠州地域的石門山脚農莊歇宿。在睡夢中，耳邊彷彿有人在輕聲呼叫道：「溫兒！且隨吾來……來！」

劉伯溫一驚跳起，四周一望，秋夜寂寂無人，出門一看，但聽秋風瑟瑟，四野無人。劉伯溫驚奇萬分，心下憂慮，不知是誰識得己名，且直呼溫兒？猶疑間，耳邊彷彿又有細如蚊叫之聲傳入：「溫兒！速攜龍晶珠隨吾來可也！」聲音飄忽間，直上石門山而去！

這下劉伯溫不敢再猶豫，他猛然憶起他初獲青烏序、龍晶珠之時，南帝的戒語，莫非是南帝示警麼？想到此，他連忙舉步就跑，龍晶珠他早就攜帶在身上，此等珍貴的奇珍，他便連睡覺也不敢放下。

石門山乃安徽濠州地域有名大山，山高千丈，密霧濃雲繚繞，奇險莫測。劉伯溫上得山峯，但覺有如置身夜空，他舉目遠眺，但只見夜霧沉沉，五丈之外，難辨東西。彷彿間，耳畔又響起方才如蚊般叫，道：「吾道中人，切記心靜神清。汝根骨俱佳，假以時日，成就定不可限量。如今汝且凝神閉目，待會認準西面方向，自有佳景矣！」

劉伯溫一聽這話，彷彿是青烏序上所記之名，心頭猛地一震，脫口喊道：「你……你莫非是賴……恩師麼？」但山野寂靜，再沒聲息。劉伯溫無奈，只好依言面向西方盤膝坐下，凝神屏息以待。

一炷香時分，又一炷香時分，但依然毫無聲息。劉伯溫心道：「莫非方才聽錯了？又或是遭人愚弄？不然，爲何至今仍未見動靜？」

就在此時，在西面山下，約莫十里之外，有一團紅光衝天而起，紅光直達半空，稍時彷彿其勢已盡，冉冉落下；隨即，又有一團青光衝天而起，但在半途，又冉冉落下，再難上達，如此反覆昇降，奇幻萬千。

劉伯溫瞧得呆住了，他深知青光、紅光皆主命與運，其貴無比，乃帝皇之像，按理應直衝斗霄，爲何却半途而降？他正苦思間，耳邊忽又響起那一陣如蚊般聲道：「速把龍晶珠正面迎向發光之處！」

劉伯溫聞言，不敢怠慢，疾速把懷藏的龍晶珠放於西面，迎向發光之處。就在這時，那紅光、青光竟同時騰飛而起，迎向龍晶珠方向，光彩繚繞，似向龍晶珠作吞吸之狀……「叮噹」一聲響過，轉瞬間，紅光、青光隱而不見。劉伯溫目睹此狀，不禁又怔怔的一呆。

「溫兒！適才你看清了麼？」如蚊聲叫又在劉伯溫耳邊響起來。

劉伯溫一怔，忙問道：「莫非發光之處隱有異材？」

細如蚊蚋之聲道：「正是！正是！」

劉伯溫一陣驚喜，但又迷惑道：「然則青、紅之光反覆昇而不達斗霄，是主何意？若是能承納龍晶珠的帝皇之人，爲何却又不見紫光？」劉伯溫急欲尋覓能承受龍晶珠的帝皇之材，但他又深知，凡此人材隱身之處，必有紫光隱現，此乃「紫薇帝皇」之意也，因此劉伯溫有此疑惑。

如蚊蚋之聲的道：「汝何其痴哉！青光者運勢之光也，紅光者；命理之光也；青與紅相合，豈非『紫光』麼？所缺者，龍脈之氣，青紅若與龍氣交融，紫光立現，此所見青紅光欲向龍晶珠吞吸之故也。汝西行必有奇遇，愼之！愼之！」

「請問先生高姓大名？爲何隱身不見？是否恩師賴太素公現身說法？」劉伯溫聽那細如蚊蚋之聲欲去，急忙問道。

「溫兒何太痴也！姓名乃虛托之物，何必太認眞……」如蚊蚋的聲漸而遠去，最後幾句却清晰的鑽入劉伯溫的耳朶：「……賴學百年一現身，布衣濟世益萬民；誰言青烏不入閣？憑此且覓紫帝珍……」一聲如金鈴般的輕響而去，石門山峯頂，重新跌入寂靜之中。

這臨去的四句偈語，分明隱含「賴布衣」三字！劉伯溫聽見，連忙翻身拜倒，伏地道：「多謝恩師指點迷津！弟子伯溫且代萬千漢民叩謝！」

這是賴布衣在一百年後，現身指點劉伯溫助朱家驅除元韃子的傳說，至今在安徽濠州一帶，還爲人津津樂道。

青紅光所發方向，正是濠州地域的鍾離縣（今在安徽鳳陽）。劉伯溫依恩師賴布衣之所示，來到此地明查暗訪。這一天，劉伯溫進入鍾離縣太平鄉。

太平鄉有三大姓，一姓陳，一姓常，一姓朱。陳姓人多是鄉中有錢之人，常姓人中規中矩，朱姓則是赤貧如洗的貧苦農家。

劉伯溫進入鄉中，四處查訪。他發覺此鄉陳姓一族，智計雙全，但流於奸詐之道；常姓一族，則忠厚老實，但智計不足；朱姓一族，人窮志不窮，且不乏氣色上乘之人，雖衣衫襤褸，但氣質深潛，另有格局。這三姓之中，各有所長，各有其短，誰是合適人選？

劉伯溫在鄉中東逛西遊，鄉人不識

，還道是一位落難逃荒之人，誰也不理睬他，陳姓一族不理他，是有錢氣盛瞧不起這位流浪漢；朱姓一族窮得發慌，哪有餘力去照應流浪漢？倒是常姓族中，有位叫遇春的放牛娃，見劉伯溫滿面鬍鬚，跑在他後面，稱他做「鬍子叔叔」，常着他週村逛蕩。

這天傍晚，放牛娃常遇春忽然挺神秘的對劉伯溫說道：「鬍子叔叔！我帶你去見我的大哥！你去麼？」

劉伯溫見小傢伙說得神神秘秘，便笑道：「小鬼頭，神神秘秘的，你大哥是誰？說出來讓我聽聽。」

常遇春道：「他呀，叫朱興宗，對我可好啦，大我三歲，我叫他大哥。」

「一個小娃娃，就算大你三歲，也是小娃娃；有什麼好看？」劉伯溫欲探究竟，故意氣常遇春道。

果然，常遇春鼓起腮，生氣道：「好呀！你瞧不起我大哥！將來有你受的！要殺你的頭！」

小孩子竟說出這兒霸霸的話，劉伯溫又驚又氣，故意道：「小鬼頭胡說八道！看你的脖子像一隻小青瓜，一用力就給揑斷了，還說要殺人的頭！」

誰料常遇春一聽，反而挺認眞的道：「你不信？我大哥說，他發了一個夢，說他將來要做皇帝……他還說，他做了皇帝，首先殺元韃子！還有所有欺負他的人都殺！殺！殺！」

劉伯溫聽這小娃娃，竟然說出這種無法無天、抄家滅族的話來，心頭一震，連忙往四週一望，見無人，才定下心來。心道：「他這個大哥，志氣夠大，胆子也夠大了，但不知其人根骨如何？」這麼轉念，他也極欲見見這位小「大哥」了。

常遇春聽劉伯溫肯去見他大哥，高興得一骨碌跳起，道：「好呀！鬍子叔叔！你跟我來也！」他一跳一蹦，便搶先領路而行。

「看！那便是我大哥家！待我去叫他出來可也！」常遇春自告奮勇的向前面不遠處的那間草屋搶先跑去。

常遇春的「大哥」朱興宗的家，在太平鄉西四五里處，所謂家，僅是一間破爛的草屋而已。父親朱世珍，母親陳氏，大哥朱興隆，二哥朱興旺，三哥朱興祖，朱興宗排行第四，家中最小，父母喊他「宗兒」，兄長們稱他「四弟」，常遇春等一班小伙伴尊他爲「大哥」。

朱興宗出世時，母親陳氏，夢見一輪圓日咲的被她吸入腹中，因生男稱弄璋，生女曰弄瓦，因此朱興宗又名元璋，即「圓日之子」謂也。元璋九歲那年，旱災、蝗蟲與瘟疫，母親陳氏、大哥朱興隆，在幾天之內相繼去世。家裏窮得沒米下鍋，那來錢買棺材？更那來錢買墳地？因此只好草草用舊衣服裹了，胡亂葬在亂葬崗上。

大哥、二哥均已成親，大哥留下一個寡婦，兩個孤兒，二哥自己也有一妻一兒，需要吃，三哥朱興祖，逼得入贅陳家，雖不再是二哥的負担，却也無力助朱家的忙。

元璋自己讀過幾月書，略略粗通文墨，他做過幾年農活，不文不武。年紀輕，力氣大，找不到工作做，一家八口，全仗二哥撐持。元璋幫二哥苦捱，過了三年，在這三年中，二哥向親戚朋友舉借，但不久，那些有點財力施借的人，漸漸地都離開了太平鄉，離開了鍾離縣，離開了濠州，遠走高飛，去別處逃荒去了，田地荒了，誰還需要佃戶？因此二哥也失業，斷了糧，只好去挖野菜，野菜吃光了，去剝樹皮，掘草根，捱一天算一天。這時元璋十七歲，在這一年，劉伯溫到了太平鄉。

元璋自喪父喪母後，家裏窮困，常遭人白眼欺凌，故自小便養成一種野性、放任的脾氣，他與常遇春等一班小伙伴混得很熟，幾個娃娃，聚在一起，學大人燒香叩頭，結成異姓兄弟，元璋年紀最大，故排行做了「大哥」。這位「大哥」的脾性很怪，誰得罪了他，他絕不報復，但却點點滴滴記在心頭；誰對他好，他又會馬上捨命以報，在一班小伙伴中，已隱隱有隱忍、攏絡、用人的一代領袖風度。

「大哥……鬍子叔叔找你來了！」常遇春領着劉伯溫，來到朱家草屋前，大叫道。

草門開處，走出一位年約十六、七歲的大娃娃，此人正是朱元璋。劉伯溫仔細端詳朱元璋，見他雙眼烱烱有神，雙耳很長，耳珠厚而闊，兩手垂可過膝，印堂豐滿而有光澤，更奇的是，他的面頰左紅右青，忽隱忽現……劉伯溫一看大吃一驚，心道：「踏破鐵鞋無覓處，難道此人便是集青紅光於一身的異人麼？這倒要仔細了！」

劉伯溫心中既有此念，便旁敲側擊的與朱元璋細談起來。朱元璋對答如流，隱隱有將才風度，而且頭腦聰明過人，常能舉一反三。劉伯溫不禁又驚又喜。但他依然不敢妄下判斷，他深知如貿然施之，不但白白失了龍晶珠的靈氣，更會使無福消受者橫遭夭折！劉伯溫存了一試朱元璋根基之念。

一日，劉伯溫約了朱元璋、常遇春去到村外一處密林。劉伯溫指着地上一處土堆說道：「你等不是欲當皇帝麼？好啦！鬍子叔叔願助你等一臂之力。這土堆下面有一塊寶貝，誰能掘出它，誰就能當皇帝啦！」

朱元璋、常遇春一聽，馬上伏地用手挖了起來。挖了幾下，常遇春突然彎腰抱腹，肚子痛得眼淚直冒，再也不能再往下挖。但朱元璋却毫無異狀，依然拚命的往下深挖，手指頭被堅硬的碎石擦破了，他竟然沒呼一聲痛，血染紅了雙手，也顧不得停下一抹，依然深挖不息。

劉伯溫在一旁暗暗點頭，心道：「命數！命數！看來此子果是承受龍晶珠之人矣！」

「鬍子叔叔！是這枚寶貝麼？」就在這時，朱元璋已在深坑中，捧起劉伯溫預先藏於此處的那塊龍晶珠捧了起來，朱元璋的手指頭鮮血直冒，血染龍晶珠更見鮮艷奪目！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夏侯長纓一戰成名，到香液池畔和女友蕭雅韻幽會，卻來了一刀斬九寇何大春，慕名挑戰，經過較量，夏侯長纓受戲弄一槍刺殺了何大春，和雅韻告別，約定在黑風口再見，先自趕去黑風口是和顧盼之會晤，是被要脅去殺開天劈地熊天開，湊巧在黑風口碰到熊天開，暫時裝出受教的樣子，聽聽他的教訓口氣……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金槍無敵

被迫充當殺手　轉向火併主謀

夏侯長纓忙道：「熊大俠過獎了，在下贏了董大俠，不過是一時僥倖。」

「嗯，這還像話！」熊天開目光一轉，掃了林德祿三人一眼。「請問三位怎樣稱呼？」

三人急忙各自報上姓名。

熊天開逐個打量了林、劉、周三人一眼，不客氣地道：「熊某怎麼看，也看不出三位是馬屁精，但剛才你們所說的，怎麼聽，也是拍馬屁之言！」

一頓，轉對夏侯長纓道：「夏侯閣下，你不會沒有聽說『遠小人』這句教誨吧，馬屁話確是令人聽了感到舒服，但也可以毀了一個人的前途，以你的年紀，武功造詣卻出人意料的高深，若是能夠潔身自愛，前途無可限量。」

夏侯長纓雖然對於熊天開的那番話不大以爲然，甚至感到他在擺架子，但表面上卻不敢表露出來，裝出受教的樣子。說道：「熊大俠金石之言，在下謹受教。」

林、劉、周三人對於熊天開的這一番指斥，雖然大爲尷尬，卻不敢有一絲不忿。

因爲三人自忖合三人之力，也奈何不了熊天開，所以，他們只好忍下那口氣，不敢翻臉。

「有機會，熊某會與你較量一下，看看你是否眞的那麼厲害。」熊天開這句話，只要不是傻子，也聽得出，他仍然不大相信夏侯長纓能夠打敗董舒舞。

夏侯長纓自然聽出他語中的意思，因而也變得不那麼客氣。「若熊大俠肯指教，在下隨時候教。」

「好，好！」熊天開拿起杯子，一口喝乾，抹抹咀巴，說道：「有志氣，有胆識，熊某一定會找你較量的！」語落，摸出一塊碎銀來，放在桌上，一手拿起桌上的長刀，大步走出店外。

「夏侯兄，姓熊的似乎不相信董槍神敗在你的槍下，他分明瞧不起你！」周先亨看到熊天開已走出店外，第一個開口道。

——剛才，他們三人被熊天開當面奚落時，都噤若寒蟬，看來熊天開沒有說錯他們。

林德祿馬上接口道：「姓熊的簡直是目中無人，就是林某，也嚥不下這口氣。」

劉毅剛亦說上一句：「夏侯兄，你一定要找他較量一番，不然，他就會以爲，江湖上流傳你打敗董槍神的消息是假的了！」

夏侯長纓被三人這一說，本來對熊天開還有點敬重的，馬上消散了，代之的是有受辱的感覺，禁不住握拳道：「我一定會找他一較高下的，好讓他知道，不要瞧不起人！」

「夏侯兄，你一定要好好地教訓他，好讓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周先亨附和道。

「來，夏侯兄，我敬你一杯！」劉毅剛拿起酒杯。

「林某也敬你一杯。」林德祿接着說。

結果，四人又互敬了幾杯酒，跟着

痛飲起來。

＊　＊　＊

夏侯長纓睡到正午才起床。原來，他昨晚又喝醉了。幸好，沒有做出糊塗事來。

他發覺已近正午，急忙下床穿衣洗臉，匆匆走出客棧。

原來，顧盼之約他在午時相見。

相見的地點就在鎮上的清風樓。

急急趕到清風樓，不遲不早，剛好是午時。

清風樓是一座酒樓，樓高三層，裝飾富麗，夏侯長纓料不到在這種鎮集會建起這麼樣的一座酒樓。

由於顧盼之那封信上沒有寫明在那一層等他，他只好先在店堂內找尋。

店堂內已上了七八成座，他看了一遍，找不到顧盼之。於是便登上二樓。

二樓大約只有五成上了座，大概是因爲價錢比樓下店堂貴的關係吧。

二樓也沒有顧盼之的影踪，夏侯長纓嘀咕了一句，便往三樓走上去。

但馬上便有一個店伙將他攔住。「這位公子，三樓已讓一個客人包了，請將就點，就在這裏坐吧。」

「是誰包了三樓？」

「一個姓焦的大爺。」

最初，夏侯長纓還以爲包了三樓的可能是顧盼之，聽店小二那麼說，他禁不住有點焦急起來，「小二哥，有沒有一個姓顧的客人來過？」

那店伙想了一下，搖頭道：「應該沒有，公子，你是來找人的？」

夏侯長纓點點頭。「他約了我在這裏相見，沒理由他不在的啊！」

「公子，你都找過了麼？」

「找過了，就是找不到他。」

「也許還未來吧。」

「不會的，他約了我午時在這裏相見的啊。」

「那麼公子你再找找看吧。」

夏侯長纓無奈，只好走向樓下再找一遍。

樓上却忽然有人叫道：「夏侯公子，我家主人早已來了，快請上來。」

夏侯長纓聞聲往樓上望去，只見樓口處站了一個美麗的女子，看清楚，赫然是與他有合體之緣的雲姬——顧盼之的愛妾。

他禁不住臉上發熱。

那是因爲他忽然想起與雲姬那一次的消魂蝕骨的情形。

他不但臉上發熱，心頭也卜卜直跳，體內氣血翻湧。

吸口氣，在那店伙驚艷的目光下，他一步步走上去。

絕無疑問，那店伙口中的焦大爺，就是顧盼之。

看來，顧盼之仍然不敢暴露他的身份。

雲姬嫵媚地朝夏侯長纓一笑，才閃沒在樓上。

夏侯長纓才登上樓上，便聽到顧盼之的聲音：「夏侯少俠，好準時啊！」

夏侯長纓循聲望去，只見樓上正中的地方，擺放了一張紫檀木雲石面的圓桌，顧盼之就坐在面對南面那扇大窗的位置，正在喝着酒，桌上擺放了幾樣精緻的菜式，雲姬正倚在他的身邊，替他斟酒。

偌大的樓上，就只有他們兩人。

這個顧盼之倒是會享受。

雲姬又睨了夏侯長纓一眼。

那一眼，肯定會令到一些好色之徒想入非非。

顧盼之也斜睨了夏侯長纓一眼，擺擺手，說道：「請坐。」

夏侯長纓冷冷地瞧了顧盼之一眼，冷然道：「顧幫主，你怎麼忽然改了姓？」

顧盼之對於夏侯長纓的嘲諷，一點也不理會，待他坐下來，才哈哈一笑，說道：「夏侯少俠，難爲你一看到顧某的信，便急急趕來，辛苦你了，雲姬，還不替夏侯少俠斟酒。」

那刹那，夏侯長纓有一種衝動——欲將顧盼之一下子扼死的衝動。

——只要他死了，他便不用再受他的威脅！

但他馬上便將那一陣衝動壓抑下去。

因爲他想到，顧盼之不會沒想到這一點的，像他這種老狐狸，若沒有所恃，又怎會單獨面對他？

因此，他不敢造次。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

「夏侯公子，請喝酒。」雲姬嬌媚地看了夏侯長纓一眼，輕盈地走到夏侯長纓的身邊，替他斟滿一杯酒。

夏侯長纓鼻端嗅到一陣醉人的幽香，心中不由蕩了蕩，忙收攝心神，以免被弄得意亂情迷，又做出什麼糊塗事來。

「夏侯少俠，請。」顧盼之舉杯道。

夏侯長纓却沒有去拿杯子，冷冷道：「顧幫主，有什麼話，快說！」

顧盼之一點也不生氣，含笑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才慢條斯理地道：「夏侯少俠既然這麼心急，顧某也不繞圈子了。」

一頓，又拿起杯子喝了口酒。

夏侯長纓緊抿着咀，沒有說話，等顧盼之說下去。

「夏侯少俠，顧某要你替我做一件事。」顧盼之直視着夏侯長纓。「你不會不答應吧？」

夏侯長纓在那刹那又生出想殺死顧盼之的衝動，但他馬上便壓抑住那股衝動，抿抿咀，沒有說話。

「哈，我是多此一問。」顧盼之目光一閃。「你肯依約前來，那已表明你不會拒絕我的要求。」

夏侯長纓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是什麼事，快說！」

「小事一件，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別說費話了。」

「好，好。」顧盼之忙道：「聽着，我要你替我殺一個人！」

一頓，又道：「殺這個人，你勝任有餘！」

「誰？」夏侯長纓的心頭收縮了一

下。

「開天劈地熊天開！」顧盼之一字字地說出來。

「你要我殺熊天開？」夏侯長纓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

「是！」

「你爲什麽要我殺他？」

顧盼之沉默了好一會，才道：「本來，我不想告訴你的，但我還是讓你知道。」

接着說道：「因爲，這些年來，他一直在追查我的下落，似乎非要找到我才罷休，這實在很討厭，因此，我才要你殺他！」

「他爲什麽要追查你的下落？」夏侯長纓好奇心大起，忍不住問道。

「你問得太多了！」顧盼之臉色一沉。

「你爲什麽不親自動手？」

「因爲我不是他的對手。」顧盼之坦白地道。

「你以爲我可以殺他？」

「一定能夠！」顧盼之以肯定的語氣道：「你既然可以打敗董槍神，那就可以殺死熊天開！他們在江湖武林中是齊名的！」

「你可知道，他用的是刀，而不是槍？」

「那有什麽分別？」

「分別就在槍法不同於刀法，因此，我雖然在槍法上勝過董大俠，但却不一定可以勝過熊天開的刀法！」

「你一定可以勝過熊天開的！」顧盼之執着地道：「你不用再說什麽了！」

「好，我答應你！」夏侯長纓只好說道。

「我想你明天就拿他的人頭來見我！」顧盼之道：「我的手下發現他已來了黑風口，說不定，他是跟踪我來到黑風口的。」

「慢着，我有一個條件。」夏侯長纓忽然道，兩道目光緊緊地盯視着顧盼之。

「說來聽聽。」顧盼之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因此神色不動。

「我替你幹了這件事後，從此一筆勾消，你不可再拿那件事來威脅我！」夏侯長纓說時瞥了雲姬一眼，接觸到雲姬那充滿誘惑的目光，不自禁心頭劇跳了一下，急忙垂下目光。

「好，我答應你！」顧盼之出乎夏侯長纓意料之外的爽快。

這一來，倒令夏侯長纓怔了一下。

但他馬上便回過神來，沉聲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顧盼之一笑，舉杯道：「來，我敬你一杯，祝你順利殺死熊天開！」

「你自己喝吧！」夏侯長纓一下子站起來。「告辭了！」大步向梯口那邊走去。

「哈哈哈……」顧盼之放聲笑起來，「夏侯公子，你不是以爲我在酒中下了藥吧？哈哈哈……那又有什麽不好啊，難道你不想再銷魂蝕骨一次麽？」說着伸手一把將雲姬摟坐在他的膝上，在她的腮上親了一下。

夏侯長纓哼了一聲，頭也不回，下樓而去。

＊　＊　＊

甫出清風樓，便遇上了林德祿三人。

三人一見夏侯長纓，馬上迎上前去，高興地道：「夏侯兄，原來你早已來了這裏，害得我們還到客棧去找你。」

「三位找我有什麽事？」夏侯長纓一點也不討厭三人，雖然熊天開說過三人是馬屁精。

「一來是找你來清風樓喝酒，二來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周先亭搶着。

「是什麽消息？」夏侯長纓看了三人一眼。

「夏侯兄，咱們進清風樓坐下再說好麽？」劉毅剛道：「我們可還沒有吃午飯啊。」

「好啊，我也未吃午飯。」

「夏侯兄，你剛從清風樓走出來……」

林德祿詫異地看着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忙說道：「我也是剛到，本來想找一個人，却找不到，正欲離去。」

「夏侯兄要找的人是誰？」周先亭好奇地問。

夏侯長纓不便說是來找顧盼之，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出找什麽人，幸好忽然想到一個人，便說道：「我來找熊天開。」

「夏侯兄找他幹麽？」林德祿馬上緊張地問。

「向他挑戰！」

「夏侯兄，那太好了！」周先亭高興地道：「你一定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好教他知道，別瞧不起人！」

「夏侯兄，你一定可以打敗他的！」劉毅剛道。

林德祿接口道：「夏侯兄，你準備在什麽地方與熊天開一較高下？」

「暫時還未想到什麽地方合適……」

「夏侯兄，就在鎮外那處叫樹樁頭的地方吧，那裏是一塊大空地，最適合比鬥。」周先亭提議。

「既然周兄說那裏合適，那就選那裏吧。」

「夏侯兄，吃完午飯，咱們與你一起去找熊天開。」林德祿討好地道。

「嗯，那我們還站着幹麽？」夏侯長纓說着當先向清風樓走去。

登上三樓，找了付座頭坐下來，夏侯長纓揀了對着三樓梯口的那個座位，顧盼之若是與他的愛姬下樓離去的話，那一定會被他看到。

——他想看一下，顧盼之是否以本來面目離開清風樓，抑是以另一面目離去。

可是，却一直不見顧盼之從三樓下來。

坐下後，要了酒菜，四人邊吃邊喝邊談說起來。

夏侯長纓心急想知道林德祿三人有什麽消息要告訴他，才喝了一口酒，便開口問道：「林兄，你們有什麽消息要告訴我？請快說。」

林德祿喝下一杯酒，正想開口，周先亨已搶先說道：「夏侯兄，你沒有聽聞過什麼消息麼？」

夏侯長纓搖搖頭，看着三人，等他們說出來。

林德祿馬上說道：「我們今早起床後，聽到一個消息：白玉堡的秦白玉秦大俠向江湖武林傳出消息，要與你決一高下，日子定在九月初十，若夏侯兄你不去應戰，那就是烏龜王八蛋，不過浪得虛名而已，而秦堡主已發出武林帖，廣邀武林朋友前去觀戰。」

頓一下，又道：「夏侯兄，你眞的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夏侯長纓只好裝下去，搖頭道：「沒有。多謝三位相告。」

「夏侯兄，你會去應戰麼？」劉毅剛急急問。

「夏侯兄當然會去應戰的！」周先亨搶着說道：「秦堡主與董槍神齊名，夏侯兄既然打敗了董槍神，那秦堡主一定不是夏侯兄的對手，秦堡主這一次可說是自取其辱，夏侯兄，你一定要顯點顏色給那些自命是武林大人物的看看，好教他們不要目中無人！」

「周兄說得對。」劉毅剛附和道：「這是一個揚名天下的機會，夏侯兄，你一定要去應戰，好讓那些武林同道知道，後生可畏，也替我們爭一口氣。」

「夏侯兄，你若是在天下武林同道的面前打敗秦白玉，那可說是一雷天下响，那時候，有誰還敢小覷你，只怕巴結還來不及啊，想想那種風光的情景，林某已經羡慕你了。」林德祿一派神往地道：「夏侯兄，希望你那時仍當我們是朋友。」

夏侯長纓本來對於是否去白玉堡應戰一直拿不定主意，如今聽三人這麼一說，想像到當着天下武林同道的面前，擊敗秦白玉，那種風光的場面，那種被人歡呼簇擁的情景，眞敎他無法抗拒這種誘惑，令到他忘却了對蕭雅韻的承諾。「三位這麼看得起我，我若不去應戰，豈不敎三位好生失望？」

「夏侯兄，你這麼說，是決定去應戰了？」周先亨道。

夏侯長纓點點頭。

「來，我們敬夏侯兄一杯，祝他一戰功成，打敗秦白玉這個自大自傲的武林同道。」林德祿邊說邊拿起酒杯。

劉、周兩人忙亦拿起酒杯。

結果，夏侯長纓被三人輪流敬了一杯酒。

三杯酒下肚，夏侯長纓感到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仿似已在天下武林同道的面前，打敗了秦白玉，正在向他歡呼擁戴……他的臉上顯露出一片興奮飛揚的神色來。

＊　＊　＊

四人離開清風樓的時候，夏侯長纓仍未看到顧盼之自三樓走下來。

他忍不住向那個先前與他說話的店伙詢問。

那店伙自然認得他，告訴他，顧盼之早已走了。

夏侯長纓聽他那麼說，不禁問道：「我一直在二樓喝酒，怎麼看不到他走下來？」

那店伙道：「顧大爺是從後樓梯離去。」

夏侯長纓這才恍然明白，爲何會看不見顧盼之離去。

四人離開清風樓，那麼巧，遇上了熊天開！

這可省了他們一番找他的工夫。

熊天開看到四人，却只是看了他們一眼，並沒有向他們打招呼。

夏侯長纓却向他招呼道：「熊大俠，這麼巧，咱們又遇上了。」

熊天開不得不停下來，說道：「閣下莫非要找熊某？」

夏侯長纓道：「正要找熊大俠。」

「有何貴幹？」熊天開冷淡地道。

夏侯長纓緩緩地道：「熊大俠，在下不自量力，欲與熊大俠一決高下！」

熊天開眼角肌肉搐動了一下，深深地看了夏侯長纓一眼，說道：「什麼時候？」

「明天午後好麼？」

「好！」熊天開不再理會夏侯長纓四人，大步而去。

看着熊天開走遠的身形，周先亨首先忍不住開口道：「夏侯兄，姓熊的似乎有點瞧不起你，你明天一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他不是有點瞧不起夏侯兄，瞧他剛才的樣子，簡直是不將夏侯兄放在眼內！」劉毅剛煽風點火地道。

「夏侯兄，明日你與他一較高下的時候，一定要將他打得趴在地上，像狗一樣向你求饒，出一口氣！」林德祿道。

夏侯長纓充滿信心地道：「我一定會打敗他的！」

＊　＊　＊

烈日當空。

清風鎮外的樹椿頭，夏侯長纓與林德祿三人已在等着熊天開到來。

只要熊天開一到，比武便可以開始。

夏侯長纓雖然心內有點緊張，却沒有表露出來。

林德祿三人却比夏侯長纓還要心急。

三人不時翹首往鎮上那個方向張望。

周先亨更忍不住嘀咕道：「熊天開那傢伙架子眞大啊，這個時候還不來，眞他媽的混賬！」

「他會不會耍夏侯兄？」林德祿思疑地道。

「不會吧？」劉毅剛道：「他雖然有點瞧不起我們，但好歹也是一號人物……」

「他來了。」周先亨忽然道。

三人急忙往東路那邊望去，果然看到熊天開急步而來。

夏侯長纓深深地吸了口氣。

眨眼間，熊天開已來到四人面前，冷冷地掃了林德祿三人一眼，才向夏侯長纓道：「閣下來了很久？」

夏侯長纓忙抱拳道：「熊大俠，在下剛來了一會。」

「閣下，怎麼個較量法？」熊天開

問。

「當然是各展所學，分出勝敗！」周先亨搶着說道。

熊天開橫了周先亨一眼，不悅地道：「熊某不是與你較量，你說什麼！」

周先亨被熊天開說得臉上訕訕的，却不敢發作。

——因爲他知道，他是惹不起熊天開！

「熊大俠，就照周兄所說，各展所長，分出勝敗吧！」夏侯長纓爲了替周先亨掙回面子，故意那麼說。「不過，兵器無眼，若是在比鬥中，有什麼失閃，令到對方死傷，那只好各安天命，未知熊大俠意下如何？」

熊天開深看了夏侯長纓一眼，說道：「閣下既然這麼說，熊某不反對。」

「熊大俠，請。」夏侯長纓說着便往空地的當中走去。

熊天開也說一聲：「請。」往前走去。

兩人在空地當中相距丈許站下來，夏侯長纓從背上取下那兩截鐵槍，接合起來，持槍在手，然後對還未亮出大刀的熊天開道：「熊大俠，請亮兵器。」

熊天開神色肅然地反手握住露出肩後的刀把，接深吸一口氣，慢慢地將大刀拔出來。

夏侯長纓與林德祿都聽到，有一種教人汗毛倒豎的輕吟聲響起。

夏侯長纓禁不住心頭一緊，暗道一聲：「果然名不虛傳。」

直到熊天開將大刀拔出刀鞘，那一陣令人頭皮發麻的輕吟聲才消失。

林德祿三人頓時感覺到渾身一顫。

夏侯長纓雙眼注視着熊天開手上的大刀。

那柄大刀在陽光下，發出青森森的光芒，便是誰也看得出，那把大刀是一把鋒利的刀！

熊天開雙手握刀，斜向上舉，擺出一個斬虎劈石的姿勢，林德祿三人只覺心頭沒來由地一寒。

夏侯長纓也覺熊天開氣勢凜凜，並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他的心頭也禁不住一寒。

「請發招！」熊天開語聲也變得凜凝起來。

舒出一口氣，夏侯長纓一聲：「有僭了！」身形往前一欺，纓花暴漲，一槍疾刺向熊天開的脚尖！

夏侯長纓這一槍不但大出林德祿三人的意表，也令到熊天開大感意外。

——熊天開與人動手不下百十次，還是第一次遇到一出招不是攻其要害，却攻其「無害」的對手，那怎不敎他大出意外？

但他馬上便明白到，夏侯長纓這一招怪招，正好將他擺出那一招刀式破解了。

——爲了應付夏侯長纓那一招怪招，他那一招刀式根本無法施展出來。

他只好跳開一步，避過夏侯長纓那一槍。

林德祿三人直到這時，才看出夏侯長纓那一招怪招的妙用，不禁喝一聲采。

但隨即便臉色驟變。

原來，熊天開在跳開後，隨即一刀斬劈向夏侯長纓！

而他一刀斬劈出的時候，天色彷彿倏黯了一下，而且隱隱發出一股懾人的雷嘯聲。

三人總算見識到熊天開那一套開天劈地刀法的驚人威力！

身受那一招刀法的夏侯長纓的感受比林德祿三人更深切，熊天開那一刀還未斬劈到他的身上，他已感到一股强猛無儔的銳勁「斬」向他的身上，他急忙斜閃開去，不敢攖其鋒銳。

熊天開那一招看似能劈山裂地的刀式，就在夏侯長纓身形閃開去的刹那，陡地一變，雷鳴風嘯地橫斬向夏侯長纓的腰身！

夏侯長纓的反應好快，身形一縱，堪堪避過熊天開那一刀，同時間，連向熊天開攻出十八槍！

熊天開身形驟挫，雙手握着刀把，以劈天之勢，劈出石破天驚的一刀！

那刹那，天地彷彿爲之變色。

林德祿三人看得心頭駭然悸動。

那一刀確是威力無儔，只是一刀，便將夏侯長纓那奇幻迅厲的十八槍攻勢擊散！

開天劈地這個名頭，確是名不虛傳。

夏侯長纓身形凌空往上一翻，接有如虹飛星射般，飛刺向已縱起身形的熊天開。

熊天開那刹那雙眼暴睜，倏地有如雷鳴般大喝一聲，一刀疾斬向化作飛虹激射而來的槍尖！

夏侯長纓却在那刹那槍勢一偏，身形同時往前一翻。

他這一下變化，似乎大出熊天開意料之外。

但熊天開應變之快，也是大出夏侯長纓意料之外的，只見他身形陡地一個偏轉，夏侯長纓那一槍堪堪自他的肩背後刺下去！

——却刺了個空！

熊天開暴喝一聲，刀勢一變，却不斬人，斜斬向夏侯長纓那桿槍的槍身！

夏侯長纓那桿刺空的槍却颼地脫手飛射落地上，令到熊天開那一刀斬了個空。

夏侯長纓的機智，就連熊天開也禁不住在心裏暗讚一聲。

在旁看着的林德祿三人看到這裏，都不由脫口大喝一聲：「妙！」

夏侯長纓就在三人的喝彩聲中，翻掠落地上，伸手一抄，將那根鐵槍抓在手中，蓄勢以待。

原來熊天開亦已墜落回地上，亦擺出了一個架式。

兩人互相注視着，同時長長地吐了口氣。

「閣下果然有兩下子，看來，你打敗槍神董舒舞兄的傳聞不是假的了！」熊天開道。

「熊大俠，你的刀法也名不虛傳。」夏侯長纓也由衷地道。

周先亭在那邊聽熊天開那麼說，不禁低聲罵道：「他奶奶的，原來他一直不相信夏侯兄打敗了董槍神，眞是狗眼看人低！」

熊天開這刹那倏地暴喝一聲，雙手握刀，撲向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也挺槍衝過去。

林德祿三人立時緊張得屏住呼吸，瞬也不瞬地注視着互相撲擊的夏、熊兩人。

熊天開斜斜斬出一刀。

夏侯長纓這一次不閃不避，一槍刺向熊天開的面門！

紅纓暴散之下，熊天開只覺眼前仿似被一團紅雲遮蔽住，令到他看不到夏侯長纓的身形。

他急忙微挫身形。

這時候，他才發覺到，夏侯長纓的身形已在他眼前不見了，同時驟覺頭上銳風貫頂！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也顧不了有失身份，身形一歪，撲落在地上，疾滾開去。

夏侯長纓似乎料到他早有此一着，直刺而下的槍勢倏地一變，追刺向熊天開的身形。

熊天開却忽然身形倏地一窒，大刀一橫，只聽叮的一下激响，夏侯長纓那一槍刺擊在刀面上。

林德祿三人看到這裏，都看得把口一張，喝一聲「好」。

熊天開隨即持刀奮力向上一揚，夏侯長纓頓時仿似被一股無形的勁風吹得身形向上疾飄起來。

熊天開乘勢從地上跳起來。

林德祿三人看到夏侯長纓直飄起來，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夏侯長纓急忙接連幾個翻滾，墜掠回地上喘了一口氣，熊天開已虎吼一聲，飛撲而至。

他忙吸一口氣，亦朗喝一聲，迎上去。

這一次，兩人鬥作一團。

林德祿三人只見夏侯長纓有如穿花蝴蝶般，繞着熊天開狂攻，而熊天開有如一根磨心般，轉動着，刀光霍霍，隱隱有風雷之聲，應付夏侯長纓的攻勢。

夏侯長纓的攻勢越來越急，林德祿三人簡直看不出他的身形來。

熊天開却以不變應萬變，只是簡簡單單地一刀接一刀斬出，就這樣，令到夏侯長纓無法攻破他佈下的「刀牆」。

乍看之下，似乎夏侯長纓佔了上風。

林德祿三人就是這樣認爲。

但夏侯長纓却知道，他一點上風也佔不到，而他的信心也開始動搖了。

——他料不到熊天開的刀法如此精妙，而且威力驚人，內力也如此深厚，他現在不敢與熊天開的大刀相碰，這就令到他的槍法不能盡情展開，也就奈何不了熊天開！

若這麼鬥下去，只怕一天一夜，也分不出勝敗生死！

林德祿三人越看越緊張，幾乎忍不住出聲替夏侯長纓助威，好教他奮起神威，將熊天開擊敗，替他們出一口氣。

但是，他們空自焦急緊張，夏侯長纓與熊天開的打鬥，仍然是膠着狀態，誰也奈何不了誰。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現象，實則，兩人皆心中有數——熊天開知道自己在武技上稍遜夏侯長纓，而夏侯長纓也知道，自己在內力上不及熊天開，再加上熊天開那套刀法威力巨大，令到他不敢輕攖其鋒，那不免令到他有點束手縛脚，因而呈現平手的局面。

這也是夏侯長纓能夠打敗同是使槍的董舒舞，却不能打敗使刀的熊天開的原因。

兩人激戰了百多回合，雖然夏侯長纓已稍佔上風，但想打敗熊天開，仍然是未知數。

看到夏侯長纓稍佔上風，林德祿三人馬上興奮起來，周先亭也忍不住大聲呼叫，替夏侯長纓打氣助威。

熊天開就在這時忽然劈出風雲變色、驚天震地的一刀！

夏侯長纓的攻勢頓時一散，身形倒縱開去。

周先亭頓時目瞪口呆。

林德祿與劉毅剛也呆住了。

——他們都以爲，夏侯長纓已被打敗了。

及至看清楚，夏侯長纓身上無傷無損，而且神色不變，這才放心地透了口大氣。

再看熊天開，他也是神色不變，雙手握刀，捏出一式開天劈地的勢式，神威凜凜的。

兩人沒有再互相撲攻過去，各自喘了幾口氣，熊天開首先開口道：「夏侯長纓，你雖然在槍法上稍勝熊某，但你的槍法却不及熊某威力之勁猛，因此，你我就算打上三日三夜，也無法可以分出勝負，既然無法分出勝負，依熊某之見，就此算了，好麼？」

夏侯長纓居然點點頭，道：「好！你我就此罷手！」

頓一下，又道：「不過，在下終有一日，會再向熊大俠挑戰的！」

「熊某隨時候教。」熊天開道：「夏侯長纓，以你這年紀，在槍法上的造詣如此精奇高明，熊某不得不驚嘆你是近百年來罕見的武林奇才，若熊某與你的年紀相若，肯定會敗在你的槍下！」

話落，接說一聲：「告辭了。」嗆一聲還刀入鞘，大步朝鎮上走去。

夏侯長纓沒有說甚麼，看着熊天開越走越遠的身影，臉上神色變化不定，咀唇微微噏動了幾下，却欲言又止。

直到熊天開的身影走得不見了，周先亭才急巴巴地大聲嚷叫道：「夏侯兄，是眞的不能打敗姓熊的？」

夏侯長纓緩緩地點點頭：「熊天開的話，你們都聽到了，我確是不能戰勝他！」

但他隨即又揚了揚手上的槍，以堅決的語氣說道：「但我終有一日，會打敗他的！」

「夏侯兄，你連熊天開也打不敗，那會不會連秦白玉也打不敗？」劉毅剛思疑

地看着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看到劉毅剛居然馬上便對他的身手有所懷疑，不禁心中有氣，冷冷地道：「劉兄，這不勞你操心，我們的交情也到此爲止，我還有點事要辦，告辭了！」話落，大步向鎮上走去。

「夏侯兄——」林德祿呼叫一聲，看到夏侯長纓頭也不回，下面的話頓時咽住。

「劉兄，你怎麼說出那番話的？」周先亨埋怨地道：「難得結識到一個身手那麼高明的朋友，却教你一句話便弄吹了！」

林德祿也責備道：「劉兄，你也不想想，我們是甚麼脚色，難得他肯當我們是朋友，我們正好沾點光，說不定還可以得點益處，你開罪了他，以後別想在他身上得到好處了，幸好他沒有動怒，否則，只怕我們會吃不了兜着走！」

劉毅剛被兩人說得臉紅臉白，負氣地道：「算了，你兩個既然認爲我害你們失掉了夏侯小子這個朋友，那我也不敢再與你們做朋友了！」說完，大步而去。

林、周兩人看到劉毅剛生氣而去，都呆住了。

* * *

夏侯長纓才走回鎮上，便遇上了顧盼之。

若不是顧盼之向他招呼，他還認不出眼前的老者，就是顧盼之！

原來，顧盼之改扮成一個鬢髮斑白的老者，將本來面目完全改變了，就是面對面也認不出來。

而他那位愛妾雲姬，却改扮成一個僕人，居然一點也瞧不出她是個女子。

看來，顧盼之的易容術頗高明到家。

夏侯長纓頓時頭痛起來，冷冷地道：「顧幫主，你在這裏出現，是否想向我詢問：殺了熊天開沒有？」

顧盼之却搖搖頭道：「不是，剛才你與熊天開動手的情形，顧某都知道了，我此來是問你，到底能否殺得了熊天開？」

夏侯長纓睜眼道：「你一直監視着我？」

顧盼之直認不諱。「不錯。」

「你這是甚麼意思？」夏侯長纓氣憤地道。

「顧某不過想知道，你有沒有依照我的話去做！」

「你——」

「別生氣。」顧盼之打斷了夏侯長纓的話。「你還未答我所問啊！」

「你既然都知道我與他比鬥的情形，那還問我幹甚麼！」夏侯長纓賭氣地道。

「夏侯公子，既然你不喜歡與顧某說話，顧某也不勉强你！」顧盼之說完便一拉扮作僕人的雲姬，往來路走去。

但他却拋下一句話。「夏侯公子，你既然不遵諾守信，可別怪顧某做出你不願意見到的事情！」

夏侯長纓聽他這樣說，不由呆了一呆，隨即便急聲道：「顧幫主，請別走！」

顧盼之聞言停步，扭頭說道：「夏侯公子，你現在願意與我說話了麼？」

夏侯長纓極力按捺着，咬咬咀唇，點一下頭。

「那你還不答我剛才的問話？」顧盼之得意地笑着說道：「你不是不會答吧？」

夏侯長纓吸口氣，說道：「我殺不了他！」

「你不是開玩笑吧？」顧盼之瞪大了眼睛。「你能夠打敗董舒舞，怎會殺不了熊天開？」

「顧幫主，我說的是實話，起初，我以爲一定可以殺了熊天開，而事實上，我的槍法略勝他的刀法，但我的內力却遠遜於他，加上他的刀法剛猛無儔，威力驚人，因而抵消了我槍法上的優勢，以至我與他激戰了近二百合，也無法將他擊敗，就算再打三日三夜，一樣殺不了他。」

「顧某聽說，你似乎未盡全力。」顧盼之盯着夏侯長纓。「你不是敷衍我吧？」

「顧幫主，你要是這麼說，我無話可說。」夏侯長纓憤然道。

顧盼之盯視了夏侯長纓好一會，才說道：「無論怎樣，我也不管你是否能夠殺得了熊天開，我再給你三日三夜，你要殺不了熊天開，莫怪我將那回事告知蕭一針的女兒！」

說完與雲姬掉頭便走，不再理會夏侯長纓。

雲姬却在臨走的時候，向夏侯長纓拋了個媚眼。

夏侯長纓一顆心剎時「卜」地劇跳了一下，却又對她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一槍將她殺死，若不是她，他怎會受顧盼之的要脅。

但在他的內心處，却又漾起一絲漣漪——他忘不了與她銷魂時的奇妙感受。

因爲那是他的第一次。

而雲姬又是那樣美麗迷人的一個女子。

因此，那一次的感受，深深刻在他心中，他相信永世也忘不了。

怔怔地瞧着顧盼之與雲姬漸去漸遠的身形，直到兩人的身影在他眼內消失不見，他才回過頭來，用力捏緊雙拳，口裏咒罵一聲，才大步往鎮上西大街那邊走去。

* * *

躺在床上，他怎也闔不上眼。

他的腦袋中，盡是想着顧盼之走前說的那句話。

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辦法可以殺得了熊天開。

除非他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暗算他。

但他却不耻於這樣做。

他不是那種陰險小人，而他也最恨那種人，因此，他根本不考慮以卑鄙的手段去暗算熊天開。

因此，他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其他的辦法能夠殺死熊天開。

這令到他很心煩。

他苦苦的思索。忽然間，他腦袋中閃過一個念頭。

這個念頭令到他心頭急跳起來。

——那個念頭是他從來沒想過的，而他也很奇怪怎會生出那個念頭。

原來，他腦中閃過的那個念頭是：既然無法殺死熊天開，那何不殺死顧盼之，那豈不是可以永遠解除威脅麼？

——這確是一個好主意！

他在心裏大叫一聲，不由自主的一挺身，坐起來。

透口氣，他又猶豫起來：「萬一殺不了姓顧的，那豈不是糟透了？」

跟着，他心裏在呼叫：不，我不能洌失去雅韻！

但他隨即又在心裏道：「縱使我今次殺得了熊天開，顧盼之暫時放過我，難保日後又以此來要脅我，替他去做另一件事，那豈不是我這一生都要聽命於他？」

「不，我決不能這一生都受制於他！」他幾乎沒有大叫出聲，一雙手緊抓住那張被子也不自覺，眼中露出敎人看了心悸的異光來。

「姓顧的，是你迫我這樣做的！」他咬牙切齒地在心裏說。

——有甚麼辦法，既可以殺了他，又不露痕跡的？

這個念頭在腦中閃過。

陡地，他雙眼一睜，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芒來，在心裏大叫一聲：「有了，我只要將顧盼之在此的消息告知熊天開，那不就可以借他之手，殺死顧盼之麼！」

但他隨即又在心裏道：「這豈不是借刀殺人？我怎可以做出這種卑鄙的事？」

他猶豫起來。

但他馬上便想了一個理由：顧盼之要我殺熊天開，而熊天開要找顧盼之算賬，我何必夾在他們中間？何況，姓顧的乃是邪魔外道人物，武林中有不少人都想找他算賬，我將他的行踪告知熊天開，那不算是卑鄙，甚至可說是替武林除了一害，於己於人都是有利的，那何樂而不爲！」

他很滿意這個理由，因此，他認爲那個主意很好，決定就這麼辦。

想到可以不着痕跡地殺死顧盼之，解除了自己的威脅，他不禁渾身輕鬆起來，同時，也爲自己想到這麼一個絕妙的主意而得意。

輕鬆地舒了口氣，笑着躺回床上，未幾，他便睡着了。

* * *

那一覺睡得好酣，翌日起來的時候，他感到精神充沛，渾身舒暢。

他決定去找熊天開。

但他却不知道熊天開住在那一家客棧。

他也不知道黑風口有多少家客棧。

他想了一下，決定在近正午的時候，到鎮上那幾家酒樓飯店去找熊天開。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要吃飯的，熊天開當然不會例外，在正午的時候要去吃飯，他若是仍在黑風口，那一定會到鎮上其中一家酒樓飯店去吃午飯，那他只要到那些地方去找他，一定可以找到的。

這個時候還早，他決定到鎮上走一遍，查出顧盼之的落脚點。

他先往昨天遇到顧盼之，之後，顧盼之與雲姬走向鎮北頭的那一帶地方找尋。

他猜想姓顧的極可能住在鎮北頭的其中一家客棧內。

但他找遍了鎮北頭那大小五家客棧，也探查不到顧盼之的下落。

抬頭看一下天空，發覺日頭已快爬上當空——接近正午了，於是他決定不再找尋顧盼之的下落，先去找到熊天開再說。

他決定先到清風樓去看一下。

清風樓在鎮南大街那頭，他急急往鎮南大街走去。

走了不多遠，背後忽然有人輕喚他。

輕喚聲入耳，他的心頭不由「噗」地大跳了一下。

原來，那一聲輕喚聲又軟又柔，乃是一個女子發出的。

這種輕柔軟膩的聲音，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那是顧盼之的愛妾，曾與他有一夕之緣，令到他第一次嚐到雲雨情的雲姬的聲音！

他馬上掉頭往後瞧，果然，映入他眼內的，正是雲姬那張美麗嬌媚的臉孔！

雲姬這一次居然以本來面目出外。

看到夏侯長纓一臉愕然的樣子，雲姬嬌媚地瞟了他一眼，嗔道：「夏侯公子，你不認得我了麼？」

夏侯長纓這才猛地一醒，臉上却沒來由地一陣發熱，吶吶道：「是……妳。」

雲姬瞧到他那種窘迫的樣子，不由「噗嗤」一笑。「妾身還以爲你這麼快便將我忘記了，原來你還記着妾身。」

夏侯長纓看着雲姬那張敎人心跳的嬌靨，心中不禁漾起一陣異樣的感覺，那一次癲狂的情景，不由在他的腦海中映現出來。

他只覺丹田下一陣發熱。

「夏侯公子……」

夏侯長纓臉上一紅，忙收攝心神，舔舔咀唇，有點不自然地道：「妳……姓顧的沒有跟你一起出來麼？」

雲姬白了他一眼，微嗔道：「原來你心中一直沒有我的，妾身……自那一次之後……却一直記着你……」臉上露出幽怨之色。

夏侯長纓忽地心頭一動，急忙道：「雲姬，我怎會忘記妳，妳是我的第一個……我不知多想妳啊。」

「眞的？」雲姬眼中閃出異光。

夏侯長纓硬着頭皮點點頭。

「那你告訴妾身，你住在那裏，好讓妾身去找你。」雲姬挑逗地睨了夏侯長纓一眼。

夏侯長纓禁不住心頭猛跳一下，却說道：「妳一個女子來找我，不大方便，還是我去找妳吧，好麼？」

「你一定會來找妾身？」

「一定！」夏侯長纓認眞地道：「妳與姓顧的住在甚麼地方？」（未完・三）

上文提要：

柔柔心地善良，反被玄門高手逼害，應天青遂將柔柔輸入他體內的陰氣再輸回她體內，使她恢復力量，阻止雙方搏鬥，他亦深知這樣做的後果，柔柔當然也感應到，此時陷空老祖也開始醒悟了。柔柔散發威力，天地間變得森寒，雪花飄飛，並將半邊神尼、百禽大師、極樂眞人等砍成千百段，慘不忍覩……應天青空殼似的身軀在漫天風雪中飛舞……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眞情比酒濃　生死亦與共

所以遠遠看見柔柔那股龍捲他便想停下來，開始的時候他仍然是有心無力，繼續往前移動，然後他發覺逐漸慢下來，到最後終於停頓。

他的緩慢移動亦影響到那些冰雪的變化，那些冰雪的消失亦緩緩慢下來。

冰雪影響到他的視線，到他接近到足以看清楚是什麼環境，陷空老祖的一雙已齊肘被磨去。

他不由脫口叫出來：「柔柔──」

柔柔應聲回頭，那股龍捲與之同時停下來，陷空老祖一個身往後倒撞在地上。那刹那，柔柔已看清是應天青，她實在難以相信應天青能夠這樣輝煌的活着。應天青在她的眼中，非獨更强壯，而且渾身都氣力充沛。

一個本來已變得空殼一樣，空無所有的人突然變成這樣，難怪她覺得奇怪。

「應大哥──」她的語聲充滿疑惑。

應天青歎一口氣，「柔柔，別再殺下去了。」

柔柔這才在意自己殺了多少人，有些疑惑的四顧一眼，搖頭。

應天青又歎一口氣，「你沒有必要殺這許多人的。」

「是他們迫我下這個殺手。」柔柔盯着陷空老祖。

陷空老祖長歎一聲。「這一次我是判斷錯誤，才會弄成這樣。」

應天青心頭一陣茫然，他知道要陷空老祖這種輩份的人認錯，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開口便來這句話，可見陷空老祖是眞的後悔了。

柔柔目光一轉，問：「應大哥，這是什麼回事？」

應天青沉吟着。「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總之，我被幻波池的陽氣牽引，進入了地肺。」

陷空老祖一怔，脫口一聲：「你進了地肺？」

應天青點頭，陷空老祖立即搖頭：「沒有可能的事，地肺奇熱無比，根本沒有人能夠接近。」

「我的確是進去了，而且將那些陽氣全吸進體內。」應天青說得認眞。

陷空老祖沉默下來，一會突然又叫出聲：「我明白了。」

「我還是不明白。」應天青搖着頭。

「那完全是因爲你的一片空，一片虛無，也因爲你曾經陰氣入體。」陷空老祖嘟喃着。「那一片虛無足以令你變得毫無重量，也因此才可以被那股陽氣牽引進去。」

「也許──」應天青也好像已有些明白。

「就因爲你曾經陰氣入體，所以至陽之氣進去，你的身軀仍然能夠支持得來。」陷空老祖仰首望天。「老天，這是玩笑啊！」

應天青徹底感覺到陷空老祖語聲中的悲哀，回顧柔柔。「你覺得怎樣？」

柔柔一直看着應天青，應聲苦笑：「現在我多少也已有些明白了。」

「天地大變，陰氣充滿其間，陽氣被迫流竄進幻波池，於是有你的出現。」應



天青歎息着。「因爲你的出現，令我完成了那幅畫，也因而出現了一個你這樣美麗可愛的女孩子。」

柔柔頷首。「這我明白。」

「我們絕無疑問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應該是的。」柔柔仰首天望。「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然不多，卻也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我也是的。」應天青這的確也是心底話。

「以後不可能再有這麼快樂的時候了。」柔柔忽然問：「應大哥，你明白嗎？」

「我明白——」應天青歎息。

他們第一次的相遇，之前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也沒有，一個初現人間，追尋一個理想的形象，一個全心全意在繪畫一個完美無瑕的女人。

柔柔也就以這個形象出現，與應天青靈慾交流，結下合體緣。

在他們之間也就只有情愛。

現在當然不同了，經過這麼多的事，有血有淚有恨，除非他們能夠將記憶抹去，否則總會想起來。

要沒有記憶，除了變成白痴便只有死亡，當然，死亡總比白痴要好。

美好的時光一去不返，所以有這樣的一句話，生命的剎那等於永恆。

明白這道理的人又有多少個？

「我不會忘記那些快樂的日子。」柔柔淒怨的仰首看天。「也不可能忘記那些不愉快的日子。」

應天青無言點頭，柔柔的語聲更淒怨。「應大哥應該明白，我根本沒有打算爲惡人間。」

「這是事實。」應天青看着那遍地的屍體，搖頭。

陷空老祖不由接一句：「任何人也有判斷錯誤的時候。」

「這不是理由，」應天青再搖頭：「我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可是大家都不相信。」

陷空老祖垂下頭。「我們到底還是人，始終有人的劣根性。」

應天青笑了：「可是大家都沒有將自己當做人，若是大家都有人性，有時候反而會冷靜下來。」

陷空老祖搖頭：「這又錯了，我們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爲人性的影響。」他的語聲更低沉，「也許我們都擔心，陰魔會控制我們。」

應天青點頭，「你們口中時常掛着的返璞歸眞，其實就是人生那回事。」

「對，大家就因爲返璞歸眞，懂得用詭計，卻以返璞歸眞這四個字來掩飾人性的卑鄙。」陷空老祖苦笑着。「人性始終有卑鄙的一面的，大家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才去追求成仙的大法。」

應天青把手一揮。「算了，現在無論怎樣說也是廢話。」

「對——」陷空老祖無可奈何的。「事情到這個地步我們只有束手待斃。」

柔柔目光一落。「我已經殺得太多了，再也提不起殺人的興趣。」

她所以殺人完全是因爲應天青的關

係，應天青離開之前給她的感覺是接近死亡的了。現在看見應天青平安無事，她當然放心下來，那一份殺機亦隨之消除，看見遍地的屍體她甚至有一種過份感覺。

當然，應天青若是不出現，這種感覺是絕不會有的。

陷空老祖明白柔柔的感受，對自己的判斷更感到後悔，不由自主的仰首向天。「這果眞是天意啊。」

殘餘的玄門正派高手亦不由一一仰首向天，到這刻，在他們的感覺，的確就是開玩笑一樣。

他們也有一種咎由自取的感覺，若非他們刻意要消滅陰魔，根本不會落到這般收場，而事實證明，陰魔的確沒有殺害他們的意思。

連陷空老祖都已後悔，他們又怎能不後悔？

柔柔、應天青沒有再理會他們，相顧呆望着，那份悲痛，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陷空老祖仰首望着天空好一會目光才移動，落在應天青身上，以他的道行，雖然已受傷，仍然看得出那股陽氣正在應天青體內流轉。

他也看出那股陽氣遲早總會從應天青的體內流竄出來，而流竄的結果，必然會重歸天上，太陽再重亮，陰陽調和，天地間回復本來。

這陽氣的流竄，必然會帶動應天青的身軀，而陰陽相吸，柔柔是必與應天青相撞在一起，那所謂陰陽調和，也就是兩人灰飛湮滅。

他再看清楚柔柔和應天青，當眞是金童玉女一對，非常匹配，這看清楚之後當然令他更覺得造化弄人的無奈與可悲。

然後他終於長歎一聲：「人不可與天爭，總之，我們是認命好了。」

好像他這種道行高深的人竟然說出這種話，那種灰心絕望，可想得知。

應天青無動於中，柔柔也只是望着應天青，陷空老祖目光一轉，回顧剩餘的玄門正派高手。「你們都知道是什麼回事了。」

衆人似知似不知的茫然點頭，陷空老祖接一句：「那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一個玄門正派的高手回答：「不留在這裏到那兒去？」

「那兒也可以，給些時間他們多聚聚吧。」陷空老祖移動腳步，轉身離開，腳步起落雖然快，但那種老態卻是非常明顯。

他雖然鬚髮皆白，一向給人的都只是權威，絕無蒼老的感覺，可是現在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眼中看來，卻像在看着另一個無助且絕望的老頭兒。

老有時只是一種感覺，一個人的心也會老的，有諸內不難形諸外。

陷空老祖心裏那種蒼涼落寞已明顯散發出來，也感染到看着他的每一個人。

剩餘的玄門正派高手跟着離開，看來亦是那麼的無奈蒼涼。

他們的步伐與陷空老祖一樣，所以沒多久便離開了那非人間。

應天青、柔柔仍然呆立在那兒，在他們的周圍盡是屍體，血紅觸目，天地間依然一片灰暗，風吹蕭索，一片說不出的荒涼。

那過了多久，柔柔、應天青都沒有在意，第一個打破沉默的是應天青。

「也許我不該畫那幅畫。」

「那是我根本不應該存在的了。」柔柔笑得是那麼凄涼，那麼的令人心酸。

「沒有那幅畫我們根本不會在一起。」應天青歎息。「那最低限度你會快樂得多。」

柔柔又凄涼的笑了。「不認識你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快樂。」

應天青無言，不能不承認柔柔所說的是事實。正如他，沒有柔柔的出現，到現在他也未必知道什麼叫做愛。

柔柔接着搖頭。「我不知道上天爲什麼要弄一個好像我這樣的東西。」

「非獨你，相信每一個人都不知道，也許將你弄出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也許，我不知道上天是怎樣，這一次打的是什麼主意。」

「以前我一直都認爲人力可以勝天，現在才發覺，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有誰知道上天的力量有多大，能夠將人怎樣處置？」

「到今時今日，我是心服了。」應天青苦笑。「也許這應該叫做心死。」

「所以你只好聽天由命。」柔柔哀痛的看着應天青，她完全明白那種無可奈何的感受，只因爲她也有這種感受，絕不會比應天青稍輕。

「據說，曾經有人企圖與天爭命，現在我相信那只是一種傳說，絕不可能是事實。」應天青不覺又抬起頭來。「絕不可能，可笑竟然會有人相信。」

「包括你在內？」柔柔歎息着，「這算不算叫做幼稚？」

「有誰會承認自己幼稚？」應天青苦笑一下。「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有所謂天意。」

「這些人一定一生都非常好運，心想事成，做什麼也不會失敗。」

「有這種人的，正如爲什麼有這種人，已經是莫名其妙，是不是藉以讓其他人知道有這種幸運，好讓那些人盲目去追尋那種並不存在的幸運。」

「看來做人並不是一件樂事，很多事似乎有轉彎的餘地，實在一切早已經安排妥當。」

「正如我們的遭遇，是早已經安排好的了。所以到現在，我實在覺得有些可笑。」應天青接着搖頭。「也許這該說可悲。」

「有什麼分別？」柔柔笑了笑。「可悲可笑那是一回事，不過表面上似乎不同。」

「你知道爲什麼我要說這些？」應天青接問。

「知道，這無論如何，我們都覺得好受一些，也容易接受這命運，這天意的安排。」

「我也曾想過這也許是一種過失，以致有你的出現，然後突然發覺要將你抓

回去才可以，於是安排我們的相遇。」

「也許他們都覺得無聊，突然需要一些刺激，而無論他們將事情弄成怎樣，總會輕而易舉的收拾妥當的，是不是？」應天青打了一個「哈哈」。

「這個當然了。」柔柔目光注地上的屍體一掃。「不知這些人是否明白？」

「他們若是明白，也許不會倒在這裏，但天意若是如此，無論他們是否明白，始終還是會倒在這裏的。」

柔柔不由點頭，目光再轉。「現在該到我們了。」

「該到的時候，我們根本跑不了。」應天青搖頭。「我們所以有那許多遭遇，說不定就是爲了好讓那些陽氣能夠進入我的體內。」

「若是就那樣進入，沒有一些波折變化，的確是沒有什麼興趣。」柔柔再問：「你現在覺得怎樣了？」

「很好，只是方才向這邊移動的時候，身不由己，爲你擔心。」應天青毫無保留的。「我擔心收不住勢子會與你相撞在一起。」

「現在明白了，不用擔心。」柔柔看着應天青。「上天就是不要你我這麼簡單相撞在一起，所以到最後還是讓你停下來。」

「那麼相撞在一起的確是簡單一些。」應天青仰首望天，「祂是要我們自己選擇。」

「在祂來說，這也許已經是一種莫大的恩惠。」柔柔搖着頭。「也許是一種樂趣。」

「一切都是控制在祂的手上，有些人妄言什麼人力勝天，實在是可笑。」應天青歎息着。「唯一的辦法就是向祂求情，求祂網開一面。」

「你是屈服了——」柔柔深切地感到應天青那一份無可奈何。

「在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屈服不屈服的了。」應天青仍然望着天。「我們的一切顯然都是經過刻意的安排，相信連結局也已在內。」

「可惜你方才所說的沒有人傳下來，否則知道我們遭遇的人們多少也會知道天意莫測，天命難違，一切唯有聽天由命。」

「若是每個人都抱着這種思想，一切豈非都變得索然無味，毫無樂趣？」應天青搖着頭，突然又有所感覺的停下。「不會的，一般人都善忘，只有到了生命盡頭才會醒悟。」

「這樣說，你的話就是流傳下來也沒有關係的了。」

「應該是的，再說，一般人的生命也不會這麼複雜，不外生老病死罷了。」

「我不明白要那麼多人存在幹什麼？」

「沒有那許多平庸，又怎能夠襯托出優越？也只有這樣那些優越的才覺得與衆不同，也才特別好玩。」

柔柔總算明白了，無可奈何的看着應天青。「你也實在太優越了。」

「也是上天賜予，若是我沒有這份優越，這個遊戲豈非會很乏味？」

「那你的明白也是祂要你明白的了？」

「我不能肯定，有時我覺得唯一不受控制的就是思想，祂怎能控制一個人的思想？」

「我以爲祂需要控制的時候便會控制。」柔柔搖着頭。「現在我甚至懷疑你所說的是否也就是祂要你說的。」

應天青呆一呆。「也不無可能，一個人若是這樣，還有什麼樂趣？」

柔柔淒然一笑。「沒有的了。」

應天青沉吟着。「我仍然懷疑，若是連思想也由祂控制，又何須我們這樣在這裏再作決定？」

柔柔沉默了下去，不能不承認應天青說的很有道理。若是腦子也是由上天控制，一切便變得乏味，也完全沒有玩的意思了。

應天青忽然一笑。「這很快便有一個答案。」

柔柔回問：「你是說祂在等我們的決定，若不是祂預定的，祂便會有所行動？」

「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應天青又一笑。「我們的決定若是祂完全不滿意，祂將會有什麼反應？」

柔柔搖頭。「我可是一些也不覺得有趣。」

應天青無可奈何的。「無論有趣沒趣，最後的決定還是在祂手上，爲什麼我們還要這樣難過？」

柔柔又沉默下去，應天青看着她，也不再說話，只是呆呆的看着。

好一會，柔柔才問：「你在想什麼？」

「什麼也想。」應天青歎一口氣。「我本來什麼也不想的，可是這什麼也不想就是什麼都想，這思想實在是一樣很奇怪的東西，相反，只有死亡才能夠令之停頓。」

「我也有這種感覺。」柔柔接問：「你大概也想過若是我們不毀滅，天地間會變成怎樣？」

應天青很自然的回答：「之前我可以想像是怎樣一回事，天地間陰氣回重，漫天風雪，生機會盡絕，沒有人能夠活下來。」

「只要祂願意，我相信生機不會絕盡的，冰天雪地之中，不是也有生物存在。」

「我看那是早已經安排好的，一切若是要重新安排，總比較犧牲一個人來得複雜。」

「在你的感覺是這樣，因爲你的能力有限，在祂那也許是很簡單的一回事。」

「有誰知道祂的能力有多大？」應天青仰看着天，突然由心一陣恐懼。

任何人看天有時都難免有這種感覺，那實在太玄太大太深，根本看不透。

柔柔也感覺恐懼，並非因爲應天青，她雖然天降陰魔，威力也有限，飛舞在天際，看來是那麼渺小。

之前她並沒有這種感覺，一直到這些事發生，才發覺無論自己的能力有多大都只是一個玩偶，無從選擇，聽天由命。

她破禹鼎，救出那些妖人，原是以

爲可以主宰那些妖人的命運，到現在她才明白，就是那些妖人的命運，也是由上天主宰。

她不明白的是爲什麼要這許多麻煩，每一件事其實都可以直截了當的解決，包括那些妖人的生死，甚至自己的出現。

是不是因爲天下太平已久，需要一些新的刺激，是不是因爲羣妖被囚在禹鼎內已太多年，需要某種力量才能夠將他們放出來？

柔柔實在想不透，她想不透的應天青當然也想不透，應天青同時在想着另一件事。

柔柔終於發覺。「你有什麼打算？」

應天青笑了笑。「要我這樣束手待斃，實在是難以接受的。」

「應大哥可以離開這裏，或者要我離開這裏。」柔柔話是這樣說，又怎肯再離開應天青？

「你是不會離開我的了，除非我自己離開。」應天青顯然很明白柔柔的心意。

「只要應大哥安全，我就是怎樣也開心的。」柔柔無可奈何的樣子。「應大哥還是離開這裏。」

「方才我已經離開的了，最後還不是身不由己的回來？」應天青說的也是事實。

「也許現在會好一些。」柔柔再一聲。「應大哥還是試一試離開。」

「我明白你的意思。」應天青搖頭。「你是打算有什麼不妥的時候留下來替我抵禦。」

柔柔淒然一笑。「需要毀滅的不是你，是我，若是因爲我的關係令你受到傷害可就不好了。」

「這是沒用的。」應天青再搖頭。「毀滅你的東西已盡收在我體內，絕不能再製造第二批。」

柔柔懷疑的。「你可是無辜的。」

「爲了天下再次得到太平，就是犧牲一個人又有什麼大不了。」

柔柔呆住，那若是爲了消滅羣妖，玄門正派的高手幾乎傷亡殆盡，即使再多死一個應天青也是很平常的事。

應天青笑接：「我們這些所謂玄門正派的俠士平日打坐修道，無所事事，就是死光了又有何妨？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天降這一次大劫的。」

「那你到底怎樣打算？」

「我們既然已知道是什麼回事，又何必再費心，乾脆坐在這裏看祂怎樣處置我們好了。」

柔柔想想，無可奈何的點頭。「好吧。」

應天青忽然一句：「也許你可以嘗試一下到別的地方去，看能否逃過此劫。」

「別的地方？」柔柔又是一怔。

應天青遙望天際。「你遠飛天外，看看有沒有這種地方。」

柔柔極目望去，面上露出了淒涼的表情。「我看不到，也看不透，若是不免一劫，爲什麼不留在我熟悉的地方，伴着我熟悉的人？」

應天青沒有再說話，從容拔起身子，飄上了非人間那邊的一塊大石上，悠然盤膝坐下來。

柔柔一個身子亦隨着飄出，落在應天青面前的另一方大石上。

那兩塊大石從石林中特別冒出來，一眼便看見，相對並立，就像是特爲應天青，柔柔而設。

他們的衣衫飛舞在風中，看來更顯得飄逸，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對在束手待斃的可憐人。

柔柔披着的披風急風中越飄展越長，逐漸化作一片紅雲也似飄飛在半空中，那種美態已絕不像是世間所有，他的面貌也彷彿逐漸在變化，要變化作烟雲消散也似。

應天青有這種感覺，柔柔已好像不再眞實，已變得像夢幻。

柔柔看見應天青的表情變化，却沒有發覺自己的變化，看見奇怪，不由問：「怎樣了？」

「你沒有感覺？」應天青反問。

「什麼感覺？」柔柔的聲音也好像逐漸飄忽起來。

「我看你好像在變化，看來很不眞實。」應天青直言不隱。

柔柔抬手看看。「我沒有這種感覺，也看不見有什麼變化。」一頓她接問：「到底是什麼變化？」

「你就像要化作雲烟消散。」應天青緊盯着柔柔。「你整個身子都像在波動。」

柔柔呆了一會。「我眞的一些這種感覺也沒有。」

應天青沉吟着。「那是什麼影響？」

柔柔仰天看一眼。「也許是祂要你看清楚我的眞面目。」

「早已經看清楚了。」

「之前你看見的只是你所畫的畫中人，並不是我的本來面目。」

「你的本來面目是怎樣？」

「不知道，我記憶所及，就是去追尋一個美好的形象，變作那樣子。」柔柔有些擔心。「也許我本來的樣子非常可怕。」

應天青沒有作聲，柔柔沉吟着。「我看你還是離開這裏。」

「你擔心我看見你的本來面目會害怕，會後悔？」應天青搖頭：「在我的心目中，你的本來面目就是這樣子，再有什麼變化都是上天的技倆。」

「爲什麼你不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最美好的經已逝去，往後也再沒有的了。」應天青歎一口氣。「你不是也這樣說。」

「可是我還是不想你看見我變得更可怕。」柔柔有意無意的避開面。

應天青仰起頭來：「爲什麼你要這樣做？難道你以爲把你變得可怕我便會痛下辣手？」

沒有回答，天看來仍然是那麼的深遠不可測度。

「除非我連一些思想也沒有，否則我怎也不會相信柔柔本來是醜惡。」應天青笑起來。「我若是連思想也沒有，根本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美，什麼叫做醜。」

說也奇怪，他這話說完，柔柔在他的眼中便又變得實在很多。

他看着，由心笑出來。「就只是這樣簡單，看來祂還未能控制一個人的思想。」

柔柔奇怪地問：「現在又怎樣了？」

「已沒有了方才那種感覺，已變得之前那麼真實。」應天青苦笑。「這真的是玩笑。」

柔柔歎息。「也真的用心良苦了。」

應天青搖搖頭。「我已經表明態度的了，為什麼還要弄這些無聊的玩意？」

「這若是天命，也是有意放你一條生路的了，天命不可違的。」柔柔看着應天青。「你還是離開這兒，我想即使你不在這兒，祂要引出你體內的陽氣也應該是很簡單的。」

應天青搖着頭。「無疑祂主宰着人的命運，但一個人決心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是有辦法的。」

柔柔無可奈何的。「怎可以？」

應天青目光變得很深遠。「有一條路一個人堅決要走的時候，一定可以走的。」

「你是說天無絕人之路？」

「錯了，那條要走的正就是絕路，也就是死路——」應天青歎氣。「所以我說我是真真正正無路可走的人。」

「怎會？」柔柔笑了笑。「你這不是自相矛盾？」

「別的人還有一條絕路可走，我卻是連絕路也沒有，不得不任由處置。」

柔柔終於明白。「你若是要走絕路，體內的陽氣便會散發出來，對我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便只有呆下去了。」應天青歎息。「這你說是不是一般人都比我幸運了？」

「這又何苦？」柔柔到底是關心應天青。

「我這個人有時是很固執的，也真的想知道與天抗命的結果。」

「你不想知道祂有什麼感受？」

「不想，祂也當然不會在乎一個人的生命。」應天青再次仰首。「現在你可以來了！」

天際一些反應也沒有，只是風吹呼嘯，一片陰霾，那一個日輪也仍然是淡淡的一個光影。

柔柔亦一樣看不出將會再有什麼變化。

他們的衣衫繼續在飄舞，看來更加鮮明，怎樣看也不像在等死。

陷空老祖遠遠看在眼內，不由停下腳步來，他的一雙手臂仍然疼痛，可是他沒有在乎。

他停下，殘餘的玄門正派高手亦停下來，回身望去，一個個露出詫異之色，其中一個忍不住問：「他們到底怎樣了，為什麼坐着不動？」

「等候命運的處置。」陷空老祖突然笑出來。「這真是笑話。」

「我不明白。」開口的有七個人，其餘的表情與他們並沒有分別。

「命運本身就是一個玩笑。」陷空老祖自言自語的。「我們這些人也活得實在太無聊了，每天一無所為，就是打坐修行，大概就是這樣，索性跟我們開一個大玩笑。」

一頓他忽然問：「若是我們根本不理會天地間會變成怎樣，豈不舒服得多？」

「我們不理會總覺得不是味兒，我們這些可是自命替天行道，除魔衞道的有道之士。」

「天威不可犯，我們自命替天行道，難怪得天威震怒了。」陷空老祖打着哈哈。「也好，若不是這樣，我們這些修道之士也不知閒到甚麼時候。」

「為什麼讓我們活下來，乾脆殺光不就是了。」

「有些事情總要流傳下去的，也許我們就是這些將這個故事流傳下去的人。」另一個接上話。

陷空老祖不由大笑起來。「好，大概就是這樣。」

應天青、柔柔這時候可就笑不出來了，他們雖然已準備一死，但是到死亡降臨的時候仍然難免有些緊張。

死亡卻是遲遲不降臨。

天地間風雲色變，那些雲不住在翻滾，彷彿隨時要將天地間的一切吞噬，風越吹越急，那種風聲簡直就像是死亡的呼喚。

日影始終是淡淡的一團，並沒有因為應天青已然將陽氣藏在體內便光亮起來。

那過了多久他們並不知道，只覺得時間過得很慢，真的有渡日如年的感覺。

他們互相對望，眼中始終是無限柔情蜜意，一些後悔也沒有。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變化？」應天青終於再開口。

「也許祂還在等候我們的答案。」柔柔輕輕地應。「也許祂還不相信這是事實。」

「不是說祂控制一切？」應天青嘟噥。「祂應該支配我們的行動的。」

柔柔抬手一掠那一把秀髮。「這便完全不好玩的了。」

「現在不也是一樣不好玩？」應天青仰首一望。「若是我，早便已結束這個遊戲。」

「你已經等得不耐煩？」

「但不管怎樣我都不會改變主意，再等下去我要咒詛天地間的一切了。」應天青有些認真的，「雖然這未必有作用，但祂要是感受到，一定不好受。」

「只怕祂不好受，你也不好受。」柔柔忽然搖頭。「可是你還有什麼不好受的。」

「對，一個人已準備不要命，的確沒有什麼不好受的了。」應天青很堅決的。「我若是真的受不了，還可以選擇最後一條路。」

「這條路可以是人走出來的，是不是？」

「當然，除非他根本不要走。」應天青語聲沉下來。「也許我現在就該走，可是我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柔柔歎息一聲。「可是我寧願早一些解決。」

應天青哀憐的看着柔柔。「可是你連怎樣走那條絕路也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柔柔只有歎息。

「做一個平常人有時候亦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平常人要自尋死路實在太容易了。根本用不着爲這種事傷腦筋。

柔柔卻是一個魔，有她超凡的本領，不知道從何而來，也不知道如何尋死路。

應天青當然明白，也所以更爲柔柔難過，他深深明白，上天不能夠支配他，卻可以支配柔柔，可以隨意要她消失。

柔柔從應天青的眼中看出他的感受，可是什麼也沒有說，她知道應天青絕不會改變主意，而她要說的也只是要應天青改變主意。

既然不用說當然就無話可說了。

那只是片刻，她突然感覺到一陣不舒適，這種感覺就像她被霹靂子引爆那股陽氣之前的感受。

然後她留意到應天青在她眼中已逐漸變得朦朧，就像隨時都會散開。

應天青也顯然有感受，突然一句：「終於來了——」

「你覺得怎樣了？」柔柔關心的看着應天青。

「那股陽氣已經在蠢蠢欲動，好像要衝出我體外。」應天青接問：「你怎麼知道？」

柔柔點點頭。「霹靂子當日引爆陽氣時的感覺又出現了。」

「你覺得很不舒服？」應天青目不轉睛的看着柔柔。

「沒有啊。」柔柔裝作若無其事的，面上甚至露出笑容來。

事實她那種難受的感覺越來越甚，她看出那股陽氣正從應天青身上散發出來，她不想躲避，只因爲她已經明白她根本不可能再存在這天地之間，已經註定必須犧牲，無可選擇。

她若是逃避，應天青必然身不由己的從後面趕上，到時候是必同歸於盡。

她不想應天青受到任何傷害，所以她寧願裝作若無其事，好讓那些陽氣急速從應天青體內散發出來，將自己毀滅。她卻是忘記了應天青與她靈犀一點，那種痛苦的感覺應天青很快便感覺到。

應天青也明白她的心意，亦裝作若無其事的。「你沒事我便放心了。」

這句話出口，他心中已作好準備，已決定怎樣做，而這片刻他體內那股陽氣已開始加速外洩。

柔柔痛苦的感覺更强烈了，越痛苦，她面上的笑容便越强烈。

應天青看在眼內，心都要碎了，也終於等到適合的時間，脫口一句：「柔柔，爲什麼我們不快快樂樂的離開？」

柔柔怔一怔，然後看見應天青張開雙臂，凌空飄飛過來，眼中充滿了熱愛，一絲悔意也沒有。

她終於明白應天青的心意，一個身子終於飄舞起來，張開雙手迎向應天青，體內的陰氣同時散發出去。

陰陽相吸，那利那他們的身子迅速的相擁在一起，然後爆炸開來。

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的相擁，那種速度已與電光石火無異。

天地間利那大亮，漫天烏雲飛捲，旭日灼熱的出現，應天青與柔柔卻已經不知所踪。

每個人那利那就像白痴一樣，好一會他們才感覺到太陽的溫暖，才看清楚一切已回復本來。

太陽雖然回復溫暖，他們的心頭卻是仍然一片森寒，這種寒心的感覺也是前所未有。

他們總算明白他們只是一個人，本領再高强也只是一個人，一切都得聽天由命。陷空老祖感觸當然更深，玄門正宗當中以他的功力最深厚，連他也以爲自己已快將再有所突破，已可以到神仙的境界。

他的意志一向都非常堅强，尤其是被擁爲玄門正派之首之後，他幾乎以爲已可以支配一切。

現在他當然已完全清醒。

「老祖，你怎樣了——」一個玄門正宗的高手看見陷空老祖木頭也似，忍不住問。

「我能夠怎樣？」陷空老祖居然還清醒，知道有人在問他什麼。

另一個接問：「我們又應該怎樣？」

陷空老祖反問：「你們又能夠怎樣？」

所有人怔住，陷空老祖歎息着：「大家已經看到了，大家到現在還不明白？」

「我們好像什麼也作不了主。」一個忍不住這樣說。

「當然不能夠。」陷空老祖突然又搖頭。「有一件事應該能夠的。」

「是什麼？」所有人一齊問，只聽他們的口氣，已不難明白他們心中的徬徨。

「死亡——」陷空老祖仰首向天。「只有死亡才可以擺脫命運的安排。」

所有人一齊仰首天望，那種死亡的氣味利那間彷彿充滿天地之間。

陷空老祖悲哀的搖頭。「只有一意去追尋死亡才可以擺脫命運的安排。」

「那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本來就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你甘心接受一切，聽天由命，也千萬不要出去追尋什麼。」陷空老祖能夠說出這種話，當眞是心灰意冷的了。

所有人聽着不由心頭發涼，陷空老祖當然明白他們的感受，哀然歎息。「你們這一輩是沒有希望的了，因爲你們已太明白。」

「我們卻仍然有一條可走的。」

「不錯，生活得太乏味，感覺到一切沒有希望，你們最低限度還可以選擇死亡。」陷空老祖慘笑。

「這些要不要流傳下去？」

「不用，跟着來的人太明白，這個世界便完全沒有生氣的了，到需要的時候總會明白的。」陷空老祖緩緩移動腳步。

其他人亦不由移動腳步。

太陽底下，每一個的心頭都是一片森寒，也不知何去何從，再如何選擇。

天下間有些事的確是不明白，不知道最好。

（全文完）

千門奇術之三／江隱・文

可飛・圖

梭哈（下）



梭哈牌局　絕對機密

㈡某知名大導演家中的小「梭哈」

這場「梭哈」不大，輸贏不過三四十萬元，但却很有趣味，參加的人，大部份都是常見面的朋友，但究竟是否有人出千，到現在，還是不太清楚。

嚴肅點說，不是不大清楚，只是沒有人會去追查，也沒有人表現出懷疑神情。

那是某大導演，拍完電影之後，邀請吃飯，飯後，到他家中小叙。

連他只有五個人，雖然是打的半副牌，但人數還是少了一點，幸好，這時，有兩位當時在香港相當有名氣的明星來看他，就及時參加了牌局。

我不能說出他們姓名，只能透露那兩位明星，是屬於邵氏公司。

那時候，好像還沒有嘉禾公司，鄒文懷先生還任職邵氏，兩位男明星，帶了他們的女朋友一起來，其中一位女的，也是明星，以後，還大紅了一陣。

在賭枱上的人，都是常相來往的朋友，那兩位新加入的電影明星，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在銀幕上，却是常見的紅星，兩人在大導演面前，一直表現得很乖順。

好像當時台灣的電視還沒有開播，看電影和聽歌，去夜總會吃消夜、看節目，是主要的娛樂，所以，對走紅的影星，大都耳熟能詳。

當然，好賭的人，主要的消遣是賭博了。

這場賭局，原本是名導演在拍完一部電影之後，準備玩兩把，過過賭癮，他兩天後要到香港去沖底片，準備到澳門去好好賭一場，所以，約的都是好朋友，筆者之外，還有兩位寫稿的朋友，都是當時相當有名氣的作家，其中一位，現在，在台灣的文壇上名氣更爲響亮，已成爲某一文學方面的專家了。

但專家朋友，不會賭，沒有入局，所以，有一位電影公司老闆和一位名製片參加了飯後賭局。

好朋友飯後小敍，都沒有眞正賭博的意思，玩的是一千底的小「梭哈」。

大家把輸贏看得很淡，一面猜底牌，一面賭着玩。

因爲沒有人重視輸贏，所以，很少人在三張或四張牌時「梭哈」，大家都表示交情，常常到發完五張牌後，再出重注，那時，牌勢已很明朗，輸贏的形勢已定，所以，玩了兩個鐘頭，一直沒有什麼輸贏。

直到有一牌，五張發完之後，名導演是一對A面，要說明的是開牌發出的第一張牌，他就是明A一對，另外一位寫稿的朋友，一條龍三條10大家都沒出重注，等第五張牌發出，那位寫稿的朋友，突然出了五百元，意思要收海底的錢。

筆者和電影公司老闆，製片，兩位明星都棄權丟牌，但名導演却不肯讓，跟了五百之後，反打五百。

寫稿的朋友笑一笑，說：我再多五百，名導演又反打回去，大家加的都不多，五百，五百的加上去，但加了十幾次後，海底堆成了三萬多元，局面也形

成僵持了。

因爲限制不嚴，枱面上的錢用完了，又從口袋掏出來。兩個人已經同意對方加錢方式，也都開了例子，這個僵局如果打不開就有些嚴重了。

形成僵局的另一個原因，是兩個人在加錢的時間，諷刺對方，一個非要收了這一局海底的賭資，一個就是不讓他收這一牌。話講得太多了，也都有些下不了台的感覺。

唯一還保持友情的是，兩個人，却不肯一下子加上重注，每次只加五百。

筆者看出情形不對，逐漸的成了鬥氣不鬥財的味道，那位製片更是油滑成精的人物，知道如果沒有人掃一脚進去，這樣加錢下去，會成意氣之爭，拉了筆者下海，我們各出五百元，各支持一人，幫他們翻開了底牌。

那位寫稿的朋友是一條龍三條10，他認爲贏定對方了，認爲導演是A、9兩對。

但名導演却是一條龍三個A。

寫稿的朋友很奇怪的說，你一條龍三個A，爲什麼不加賭注，這地雷埋得好深。

名導演講的兩句話，更有學問，他說：我們是在玩，不是在賭，我已經再三警告你，你不肯相信，硬要撞上來，我有什麼辦法?

這時刻，兩位邵氏的大明星也動了賭興，本來，說好玩兩個鐘頭就走的，現在決定留下來參加這場會戰。

有了剛才僵局氣氛的教訓，不能再任意胡來，要按梭哈的規矩賭枱面，同時，也把枱面加升到三仟元一底。

本是玩兩個鐘頭準備散了的小敍，變成了一場正式的「梭哈」賭戰。

那位寫稿的朋友，當時正在走紅，收入豐厚，又有一些房地產，他喜歡把錢帶在身上，那天，他帶十幾萬現金，還有一些收來的支票。

名導演更是經過大風大浪，賭過大錢的人，揮手萬金，毫不在意，兩人的僵局雖經我們化解了，但內心中還有一些不大服氣的餘忿，這就表現在以後的「梭哈」戰局中了。

兩位大明星，受邀來台灣拍片，剛收到一半酬勞，身上到處是錢，每人都有二十萬以上的現金。

現金一多，賭局就熱鬧起來，輸了第一個底之後，加的不再是叁仟元，一加就是一萬、兩萬。

倒是名導演和筆者的現金最少，我好像只帶一萬多元，碰到這種眞正火併的「梭哈」簡直是不敢應戰，接了三牌，已經把身上的鈔票輸光了，只有枱面上餘下兩仟多元，在作陪襯，別人一次出過二百元，就只好打烊，心中那份焦急和不安，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幾次想借尿遁離去，但却被名導演看透了內情，一直示意我，不能離開，因爲七個人的「梭哈」賭局，最爲適中，走了一個，就可能使牌局起變化。

正式賭局進行一個小時之後，兩位香港來的大明星，不再客氣，擺出了正式火併的架勢，只要有牌，立刻「梭哈」。

電影公司的林老闆和那名製片，打得保守，眞正肯拚的，只有大導演，和那位寫稿的朋友，筆者已經沒有資金，想拚也沒有法子，大導演大概有三四萬元，被寫稿的朋友兩把給「梭哈」光了，那時，我的枱面上還有一仟多元，大導演却是一元也沒有了。

賭枱上七個人，除了筆者之外，有五個人都拏出身上的鈔票要借給大導演，却不料大導演一口拒絕，說：參加賭博的人，不能借錢，我借了你的錢，再贏了你，你會窩囊，而且，還會成爲話柄。

他是標準的賭徒性格，但七個人兩家沒有錢，這場賭，是玩不下去了。

但大導演坐着不肯離開，拏下戒指，作價一萬元，自己發行籌碼，當作鈔票流通，但很不幸，他的籌碼剛剛拏上枱面，發第一張牌，那位寫稿朋友，就發個A面，連底牌都不看，丟出一萬元跑、打、梭，兩位香港明星一個棄權，一個跟了一萬元跑馬，大導演拏牌一看，頂頭一對K，只好把籌碼推進去，筆者是一對頂頭9，應該跟進的，因爲賭枱上的明牌，已見了兩張A、兩張K、兩個Q、J和10都不見面，你說，頂頭9是不是應該拚一下?

可惜的是我的枱面只餘下一千一百元，跟進去，有搗亂之嫌，而且應該加底了，沒有錢加，自己也不好意思，只好丟牌。

公司老闆是個A面，製片是個Q，兩個人同時丟牌，三家跑馬，發完五張牌，寫稿朋友是一對A，大導演還是頂頭K，這一牌，寫稿的朋友贏了，他是大贏家，大概贏了十幾萬。

要說明的是，這場牌局是完全友誼賽，不抽頭錢，而且有最好煙、酒、茶招待。

我心裏忽然有着一種可悲可笑的感覺，我大概是屬於好賭的人，但大導演，似是比我還要厲害，枱面賭的現金，明明沒有錢了，賭下去，還有什麼意思，時間正值深夜兩點，就算銀行有錢也拏不出來的……

大導演似是也未料到，用戒指押的籌碼，一把就被梭哈了，一時間，也楞在了那裏。

正不知如何處理這個場面時，大導演的財務經理，匆匆趕來，手中提了一帆布袋子，打開來，拏出了兩個紙包，大的給了名導演，小的借給了我，我的一個較小紙包上寫得很明白，新台幣拾萬元，三天內一定要還，這是要發的劇務費。

我對他點點頭表示，一定如期歸還，但管錢的人，就是小心，又在我耳邊低聲說了一遍，這筆錢絕不能拖過三天。

我有點火了，但却忍了下去，點點頭，告訴他，明天銀行一開門，就可以還他。

大概名導演已經看出他的財務經理在囉嗦我，冷冷的瞪了他一眼。他還是很有權威的人，管財務的人立刻脚揩油

，溜之大吉。

有了賭資，精神立刻一振，正式介入了「梭哈」大戰。

我心中窩囊了兩個小時，又被財務經理觸了霉頭，心中也有點不太平靜，打起來有點衝動，只要有百分之四十的機會，就硬拚下去。

一陣手風奇順，不到一個小時，贏了二十萬左右，變成了最大的贏家。

但牌局在早上九時結束時，我是小輸家，寫稿的朋友，輸光了帶的現金和支票，大導演也輸了二十幾萬，林老闆、名製片，也輸了三四萬元，贏錢的是香港來的兩位明星之一，而且是最後半個小時內贏的，他接的十點通告，無法再打下去，誰也不能勉强。

事後，想想最後四牌，他一人獨吃，由小輸變成大贏，我一付三條J輸給他一個小順子，實在很寃，那一把，便我由大贏家變成輸家。

寫稿朋友輸的一把牌，更是叫人嘔得說不出話，他連發了三張明的Q後，出了三萬元，却被人反「梭哈」過來，還有一張可買他的底牌是張K，對方牌面是一對明K，這牌應該丟了的，但他却自作聰明，他的判斷是，對方是Q底，所以認定他沒有四個Q，餘牌中還有兩張K可買，對方在賭運氣。

當然，這一牌寫稿的朋友輸了，發完第五張牌後，對方亮出三個K，但奇怪的是，對方確有一個絕Q。

聰明的讀者們，你想想看，這付牌，是否有人出千？

大導演輸脫底的一把牌，也是怪牌，兩個人較上了勁，一路硬拚，第五張牌大導演發了一個紅心Q，對方發了一張梅花J。

明牌可見四張J，那就是說兩個人都可能是順子，兩個人的明牌，也都很平衡，大導演是黑桃的A、K、J、紅心Q。

香港那位明星是紅心的A、K、方塊Q、梅花J。

雙方都是大順子，賭的是一張底牌，枱面上是四不見的10。

大導演看完了明牌之後，全部「梭哈」，大概有三十幾萬元。

香港的小生看了，翻開底牌，兩個人全是烏龍，大導演的底牌是黑桃8，香港小生的底牌是黑桃9。

當然是香港小生贏了。

我要說明的是，請讀注意這付牌的排列順序和它歸屬的花色。

先說大導演的，第一次發牌是黑桃A、8，（8是底牌），他出錢，小生跟進，第二張牌是黑桃K，第三張是黑桃J，大導演已經無法順了，但可以買同花，黑桃9、10、Q，都可以，但大導演買的最後一張却是紅心Q，逼上梁山，四不見的10，只好充大順子打了，全部「梭哈」。

香港的明星小生敢跟着，只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早知道大導演的底牌是8，第二個原因，自己眞的大順子，兩人分錢。

但小生的底牌是黑桃9，並非大順子，那只有一個看牌的原因了。

再看他的牌排列順序，第一次發牌是黑桃9（底牌），紅心A，第二次是紅心K，第三次是方塊Q，這樣的牌，已無牌可買，應該丟了，但他照跟，第四次買個梅花J，可以冒充順子，打投機牌，但先「梭哈」的是大導演。

香港小生照跟着了，也贏了。

照理論上說，他絕不能跟，大導演的底牌，除了8輸之外，9是和牌，其他的牌都贏，香港小生看牌，就機率上說，已輸了90%，但他賭那10%，贏了。

上面特別說明，最後半小時內，以三種死中求生的牌，在不同形勢下，造成大勝的局面。

沒有人去追查是否有人出千？也沒有人提過這件事情，但這場賭在我心中二十年，無法忘去，我想，參加那場賭局的人，都會記憶深刻，有些事，你無法預料，有些老千，你無法預防，他可能在一夜豪賭中，只出一兩次千術，但却贏去你所有的錢。

㈢台北市的「梭哈」博士。

我稱他爲「梭哈」博士，並不是他的「梭哈」打得好，相反的他是十戰九輸。

稱他博士，是因爲，他對這個圈子太熟悉了，好像台北市的「梭哈」人口，他全都認識。

「梭哈」牌局，不像麻將一樣，隨時可以找到搭子，它是絕對機密的，就筆者所知，近年來「梭哈」沒有固定的場子，大部份是賭徒聚會，輪流邀賭，這是較好的一種賭法，但就筆者所知，這種賭徒結合的團體，最多維持一年，不是解體，就是大批的更換賭友，因爲，一年中，那個聚賭團體裏，必然有三分之一的賭友賭垮了，不是傾家蕩產，就是夫妻失和，虧空公款，無法再賭下去。

另一種是純請客的聚賭，那不是一般人能夠作到的，請客的人，必須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或是具有某種勢力、身份，才能邀到客人。這種牌局，一晚上，至少要抽三十萬以上的頭錢，以八人聚賭計算，你坐下去，就輸掉了四萬元。

最高尚的「梭哈」賭場，是由幾個喜歡賭「梭哈」的人，合組成一個小型的俱樂部，每週聚會一至二次；每次只抽兩萬元的開銷，以友誼賽爲主，這個場合，輸贏都是現金，或即期支票，參與的人，也都是身份較高，有經濟基礎的人，一般人是無法參加的。

喜歡賭「梭哈」的人，有時想找一個賭幾手的地方，還十分困難，這時候，你如果認識博士，他就能幫你解決。

他有一個非常靈通的消息來源，但一般來說，所有請客的場子，都不會請他參加，因爲，他已輸光了所有的錢，現在，也只是靠走場子，帶客人，混點錢用。

有一個晚上，筆者跟着他，連跑了十幾處賭「梭哈」的地方，但他一直不讓我入局。

結果，那晚上，我沒有賭，事後問起他，爲什麼不讓我參加呢？

他的答覆，代表了台北「梭哈」賭場的現況，希望讀者們能認眞的體會。

他說，那十幾場「梭哈」賭局中，每一場中，都有很多五星上將參加，你的「梭哈」等級，只不過是個上等兵，如何能參加那種賭局。

他說得很含蓄，那意思，却很明顯在說每一個賭局中，都有老千，而且，不止一兩個。

你想想看，這種「梭哈」如何去賭，就算你很有錢，輸幾文不在乎，但你輸在老千出術的手法裏，已毫無賭博的價值了。

讀者朋友們，心中是否存在着一個疑問？那就是，兩三個「梭哈」老千碰上了，會不會彼此互千對方？

一般來說，不會的，他們中間，大部份都是老朋友了，彼此見面，互退一步，聯合攻別人。

除非，雙方早有積怨，或是互不相識，一方已打出連絡訊號，一方裝不懂，不賣賬，那就可能形成火併了。

不過，你也不要得意，他們火併得如何激烈，你也得不到一點好處，老千是老千，凱子是凱子，老千併得頭破血流，也不會讓凱子佔光。

除非，你能居中利用雙方的矛盾，但那是千中不得一的事。

因爲，你如果是凱子，根本就不知道他們那個是老千？

你如果早知道他是老千了，你還會跟他們賭嗎？

跟博士交往了一陣之後，知道了目下台北賭場的情勢，已到了無賭不千的情況，尤其是「梭哈」賭場。

賭博郎中和黑社會中的兄弟勾結，造成了無數賭債慘案，幾件涉及上億元的賭債，雙方都請了兄弟出來，打鬥、開小刀、手槍等，一齊出籠，形成了大規模的械鬥局面，兩位大律師也出面談判，眞是黑、白兩道大動員。這些事，報紙上已詳爲報導過，這裏不多說了。

在這裏筆者主要表達的意思，是希望看過本文的讀者女士、先生們，能夠有所警惕，拒絕去「賭」了，梭哈的賭枱上，已到了十場有九場出千的情景，你輸了錢，還被人當作凱子激笑，想想看，這是件多麼窩囊的事。

筆者一度沉迷入「梭哈」的賭局中，不到一年的時間，輸去了所有的積蓄和產業，使整個的人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如果，沒有那一年的豪賭，輸得一無所有，那筆積蓄，可能會投入一家創業的工業公司之中，現在，那家公司，在台灣排名入百名大企業之內，想想看，賭對一個人的傷害是多麼的大，多麼的可悲。

如果你常賭被人請客的「梭哈」，你會發覺到被請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常在「梭哈」場中混的人，這些人，你在其他場合，很難碰到，但在打「梭哈」的場合中，却常常見面。

有些人十幾年不見面了，但會在「梭哈」的賭局中碰到頭，據博士告訴我說，有一票人從小就在「梭哈」的賭場中混大的，他們不是老千，但老千也贏不到他們的錢，這些人有個特定名子，好像是叫化子？

筆者，也無法解釋化子的特定含意？大概的猜測，好像是說，他們是「梭哈」賭場中的幫閑，每次吃喝之外，還要拏一點小錢走！

但如你不是常打「梭哈」的人，絕對無法看出他們是屬於幫襯打旗的人。

因爲，他們都衣冠楚楚，要是和他們交換一個名片，你會發覺，他們大都有一個很動人的名銜，不是公司的董事長，就是總經理之類，有些人還掛着知名公司的董事。

你會感覺請客的主人，果然不同凡響，一下子，請來了如此衆多的商場名流。

其實，請客的主人，心中早已有了盤算，這些客人中，那些是被下的凱子，早已有決定，更惡劣的請客主人，還會和老千勾結，吃自己請來的客人。

別小看那些「梭哈」場中的幫襯化子，如果沒有他們的搭配，很難促成一場牌局。

大概來說，一場請客的「梭哈」，能約到三個凱子，請客的主人，已是很了不起啦！

至於老千，除了早和主人有約，準備了下凱子的計劃之外，一般情形之下，老千會自行找上門來，請客的人，也許不認識，也許裝糊塗，反正來的人，都是幫他賺錢的，多兩個人，只會更好，因爲幫襯賭局的化子，可以讓位，他們人數衆多，耳目靈敏，那個是老千，他們也清楚得很，但你可以放心，他們絕對不會壞了主人的事，反而會幫主人多方掩遮，促成牌局。

他們也不會贏很多的錢，引人注目，但每一場賭局，他們總要混個萬二八千的生活費，他們也正式參與賭局，但枱面上從不會有超額賭注，譬如你打的五千元一底的「梭哈」，規定枱面上有一千五百元，才能賭，他們的枱面上，大都保持個兩千到叁仟元左右，就算是第一流的老千，也無法贏到他們的錢，如果他們的枱面超過了五千元，他們會偷偷的拏下去，放入口袋。例如這一牌，他一下贏了一萬多，枱面上應該有兩萬元，但打了十幾底牌之後，他們可能輸出了叁千元，偷偷下枱面下去了八九千元，他們身上帶的錢，可能只有兩底三底，但他們運用的能力，却是常人難及，他們可能輸了五六底後，還可以加底，這就是他們的特色，他們加一底伍仟元，可能轉轉眼下了叁仟元，事實上，只拏出兩仟元來。

對這種人，老千也會睜一眼，閉一眼，有時間，還故意挑他贏點少錢，你如是凱子，你根本就看不出來，你已經輸得暈頭轉向，連幾張牌都算不清了，那裏還會注意到有人會下枱面。

你如果是個反應敏捷的人，看完了筆者這本書後，我相信，你會在「梭哈」場中發現有問題的人，你會立刻警惕，至少，你已明白賭有問題，就算不能拂袖而去，也會有少輸當贏的存心吧？

你已明白了賭必有千，但仍無法戒絕，那就只好作個算計，每一次準備輸多少錢，就只帶那麼多，輸完了，起身走路，或是計劃戰鬥，少來少往，支持到賭局結束。

如果你必需要參加一些賭局，譬如說邀賭的人和你關係密切，你經營的生意，一直在受到某些人的照顧，這使你不能拒絕，也不敢拒絕，好吧！那就把它列入交際費用，編出一定的預算，按你的預算輸出去。

不一定是有人計劃吃你，也不一定是你的朋友設計坑你，但你只要在「梭哈」的賭局中連輸上三場，而且，輸的數字不是太小的話，你就會很快被傳揚開去，那些賭場中混的化子，會添油加醋的把你的大名傳送到「梭哈」賭局的場子中。

於是，你在賭場中成名了，名凱子，也就是能輸得起，而又肯輸的人。

人怕成名、猪怕肥，既然是成了名凱子，大家都想釣你了。

他們會利用各種關係接近你，安排你去賭，這才是眞正可怕的「設局」，你會在衆多恭維的掌聲中陷入其中，一兩場豪賭下來，就讓你財產化爲烏有，台北有名××大王，就是在一場豪賭中，產權轉移。

筆者有一位朋友，根本就不太會賭「梭哈」，但却有一點鈔票，那一年朋友請過春酒，到家中小玩玩，筆者也參加了那場小「梭哈」的賭局。

記得有一把牌，外面見了三個Q，別人是一對明A，我的朋友是買卡Q順，但他近視眼，竟然沒有看清楚三個Q在外面，這時，還有四張牌發，我的朋友算法是，這四張牌裏面，至少有三張是Q，所以，人家一對明A，打下來兩萬元時，是要他棄權，他老人家跟了兩萬，也就算了，碰碰運氣嗎！反正還有一張絕Q好買，但他老人家竟反梭了過去，而且是多了十五萬。

這一把反梭哈，全場皆楞住了，筆者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提醒他看看牌，你要買什麼？他理直氣壯的說買順子。

這個答覆，使本來有點亂的場面，立刻靜止了下來。大家都開始認眞的在算牌。

我那位朋友的明牌是9、10、J，扣的是一張暗牌無法看到，但他說買順子，全場中人都認爲他扣的是一張絕Q，買的是8、K兩頭順。

外面見了三張K，但只見一張8，如果他運氣好的，餘下的四張牌中，可能有兩隻8，一張K，那是四份之三的機會，至少應該有一張K、一張8，那是二分之一的機會。

出錢的朋友，可能是三條A了，就算是明A一對吧！我這位朋友，除了順子之外，已無葯可救。

發牌的結果，大家都伸着脖子去看他買的牌，十七萬買順子，實在是有點荒唐，那時間的十七萬，大概可以買一層四五十坪的洋房。

我也在看他的牌，看他買個絕Q回來，只好暗暗歎息一聲。

出錢的朋友買到了一個小八，還有兩張牌未發出來，但已「梭哈」，不用再扣，翻過來，竟然是二張8。

全場中人都出一聲歎息，四分之三的機會，他竟沒有買到。

原來，未發出來的四張牌，是一張Q，三張8。

那位出錢的人，果然是一條龍三個A，他不肯「梭哈」，步步爲營的引人入伏，就有我這位朋友自願上當。

出人意外的是，我這位朋友，底牌扣的是一張K，他老人家在買絕Q順。

買到了。十七萬買來一張絕蛋(Q)，幾乎是絕不可能的牌。

那位一條龍三個A的朋友，一夜都在贏錢，但盲拳打死老師父，却不料天亮時，栽倒在一位不會打「梭哈」的人手裏。

他很有修養，笑一笑，站起來走了。

我那位朋友，也一戰成名。十七萬買一張絕蛋的笑話，在「梭哈」場子中流傳。

以後，有很多人故意接近他，終於拖他陷入了「設計」之中，賭了有十多次，每次輸贏都不大，培養出他賭的興趣後，在一次豪賭中，使他輸得傾家蕩產。

以後，再也沒有人來找他了。

博士告訴我，現在「梭哈」場子更亂了，比起十年前，眞是一代不如一代。

朋友！「梭哈」打不得。

（四）



上文提要：

老哥哥和丁少秋來至白雲庵中，拜見了無塵師太，而艾大娘兩母女也早在庵中，艾大娘知道是丁少秋兩次出手相救的，十分感激，而柳青青更芳心暗許，纏着丁少秋指點她的武功，丁少秋教了一招「畫龍點睛」，這招夾雜在柳青青的「亂披風劍法」中，施展開來更得心應手。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酒店佈下戰局　叛徒一網成擒

只聽身後响起老哥哥的聲音說道：

「老哥哥不行，我要喝足了酒，仗着一身酒氣，才勉强接得住。」

兩人回身看去，只見老哥哥一手捧着酒罎，一手拿着一個紙包，笑嘻嘻的站在階上，說道：「鎭上這家舖子裏的燒雞、燒鵝，都燒得不錯，你們也坐下來嚐嚐。」

柳青青問道：「老哥哥，這麼說，沒有人能制得住姬七姑了？」

老哥哥道：「誰說沒有人能剋制得住她？」

柳青青問道：「你老說這是什麼人呢？」

「嘻嘻！」老哥哥放下酒罎，把手中紙包也在石階上攤了開來，一面說道：「剋制她的人還會有誰？就是妳叫他小哥哥的人了……」

柳青青吃驚道：「小哥哥不是接不下她一掌嗎？怎麼……」

老哥哥已在石階上坐下，嘻的笑道：「那是從前，我說的却是不久的將來，妳小哥哥只要勤加練習，那老妖婆就不足道也？」

柳青青聽得一呆，這話從老哥哥口中說出來，自然可信，她眞想不到小哥哥會有這麼大的能耐，眨動雙目，望着丁少秋問道：「小哥哥，老哥哥說的是眞的嗎？」

丁少秋點點頭道：「老哥哥說的並沒有錯，只不知我是不是能辦到？」

柳青青忽然又耽心起來，柳眉微蹙，問道：「小哥哥，你用什麼去對付她的陰極掌呢？」

「劍法。」丁少秋道：「乙老道長傳給我九招劍法，只是直到現在，對第九招劍法，我還是似會非會，參不透其中奥妙……」

「船到橋頭自然直，只要你把內功練好，就什麼都沒問題了！」

老哥哥舉起酒罎咕咕的喝了幾口，用衣袖抹了下咀角，指着地上的燒雞、燒鵝說道：「快坐下來，你們嚐嚐，燒得實在不錯！」

一面把酒罎朝丁少秋面前推去，說道：「你也喝一口。」

丁少秋在他身旁坐下，笑道：「老哥哥，你忘了只帶來兩罎酒，我喝一口，你就會少喝一口，給我喝豈不白白浪費了？」

「哦，嘀嘀！小兄弟，你不提醒我，差點忘了！」

老哥哥慌忙把酒罎收了回去，說道：「你們吃燒雞好了。」

柳青青傍着小哥哥身邊坐下。丁少秋撕了一支翅膀朝她遞去。

柳青青接了過去，柔情如水的偏頭嬌聲道：「謝謝你。」

老哥哥忽然攢了下眉，又搖搖頭，心想：「這個也是我小妹子，那個也是我小妹子，這教我做老哥哥的怎麼辦？」

想到這裏，不覺嘻的笑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做老哥哥的何用這般操心？」又學起酒罎咕咕的喝了下去。

柳青青問道：「老哥哥，你說什麼呢？」

「哈哈！」老哥哥放下酒罎，大笑一聲

道：「不管什麼事兒，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

丁少秋撕了一條雞腿，慢慢啃着，老哥哥更忙，一面喝酒，一面撕着燒鵝，一塊又一塊的往咀裏送，大家都沒有說話。

柳青青站起身，從懷中取出手絹，揩着手指，說道：「我該練劍了。」

自顧自在天井練起劍來。

老哥哥喝了口酒，說道：「小兄弟，你也該把乙道長傳你的劍法多加勤習，對付老妖婆，全看你的了。」

丁少秋道：「老哥哥……」

老哥哥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乙道長和老哥哥都不便出手，你必須在這幾個月之中，把劍練好，別人都幫不了你的，好了，老哥哥要去睡了。」

他包起燒鵝，抱着酒罎，歪歪倒倒的朝屋中走去。

柳青青一直不肯休息，差不多練到半夜光景，自己認爲滿意爲止，才喜孜孜的收劍，說道：「小哥哥，讓你一直陪着我練劍，你累不累？」

丁少秋道：「還好。」

柳青青道：「那你快去睡吧，時間已經不早了，我該走了，明天見。」

丁少秋道：「明天見。」

第二天，丁少秋剛起床，柳青青就找來了，她昨晚咬緊牙齒非把一招劍法練熟不可，今天就纏着小哥哥教她以指代劍，練這招劍法，練會了，又纏着小哥哥再教她旁的。丁少秋簡直拿她沒有辦法，只好又教她「避劍身法」。

一天時光就這樣消磨過去，第二天傍晚時分，老哥哥和丁少秋先行動身。

柳青青嚷着要跟去，還是艾大娘勸下來了，她說：「青兒，孫老人家和丁少俠爲了明瞭柯大成有些什麼陰謀，才要早去，咱們兩個今晚的主要目的，是替妳爹報仇，去早了，被人發現，反而增加麻煩，還是天黑了再去的好。」

* * *

艾氏酒店，自從艾大娘母女離去之後，只有第一天沒有營業，過路的酒客眼看店內無人照顧，就自己動手，搬出一罎酒來，打開封口，自倒自飲，雖然沒有下酒菜，喝上幾碗，也可以解渴和恢復疲勞。

有人這樣做了，後來的人自然羣相效尤，這一天喝酒算是全免費了。

但既有這爿酒店基業，又無主人，自然很快就會有人接手，因此無主酒店，也只有一天，第二天就有一老一少兩人在酒店裏出現，忙着招呼客人。

這兩人，老的一個狹長臉上滿是皺紋，人倒挺和氣，逢人都堆着笑臉，打拱作揖，聽那小的管他叫張老爹。

小的不過十五六歲，是個小廝模樣，張老爹却叫他石頭。

從這稱呼，他們若不是父子，也是祖孫。張老爹很可能就是附近村子裏的人，現成有了一爿無主的酒店，可以走馬上任就當老闆，不檢白不檢，於是把石頭招來當伙計。

張老爹雖然撿了個便宜，但他却也着實有一手，滷出來的滷菜，色香味無一不佳，還炒得幾個好菜，因此牆上新貼了幾張紅紙，寫着幾個熱炒的名稱，都是下酒菜，價錢更是十分便宜。

換了老闆，果然有些新氣象！

到這裏來的酒客，都是販夫走卒之類，趕路趕累了，到這裏歇歇脚，喝上一壺，藉以恢復疲勞，很少有達官貴人光臨。

但今天情形有些不同，中午時分，就有兩個腰掛鋼刀的彪形大漢大模大樣的走進棚下。

石頭趕忙迎了上去，陪着笑道：「兩位客官……」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右首一個漢子右手一格，把他推了開去，大聲吆喝道：「這裏的掌櫃是誰？」

張老爹正在厨下忙着，聞聲慌忙趕了出來，連連躬身道：「小老兒姓張……」

右首漢子喝道：「你是這裏的掌櫃？」

張老爹撿來的老闆剛做了一天，今天是第二天，不知出了什麼事？瞪大雙眼，望着兩人，連應了兩聲「是」。

右首一個托着下巴，大聲道：「那就好，告訴你，從現在起，一直到晚上，你這爿酒店，咱們包了，所有酒客，吃完就走，後來的人就不用再賣，下午未時起，所有閒雜人等，一概不得再在這裏停留，你聽清楚了沒有？」

張老爹臉上流露出胆小怕事模樣，連聲應着「是」，口中遲疑的道：「只是……只是……」

右首漢子道：「不用說了，你有多少損失，咱們自會補償你的。」

張老爹又連聲應着「是」。

右首漢子續道：「還有，這批酒客走後，你把這裏打掃乾淨，多準備些皮蛋豆腐，鴨翅膀、和鹽水花生，不可忘了。」

張老爹又唯唯應「是」。

那兩個漢子話聲一落，就找了個蘆棚入口處的一張桌子，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張老爹不敢待慢，慌忙泡了一壺茶送上，一面陪着笑伺候道：「二位爺可要來壺上好的花雕？」

右首漢子道：「不用，哦，掌櫃的，你去給咱們下兩碗麵，切一盤滷菜送來就好。」

張老爹應着「是」，退入厨下下麵去了。

棚下，差不多有六七成座頭的酒客，全都聽見了，大家全是長年在外跑的，這一情形看在眼裏，還有誰不明白？

這兩個漢子雖然身上穿着的只是藍布大褂，但從他們說話的語氣和神態看來，八成是吃公事飯的，由此可見今天傍晚，說不定有什麼達官貴人路過此地，要在這裏歇脚。

他們兩個是奉命來「清道」的，不然，不會說什麼從未時起，閒雜人等不得再在這裏停留的話了。

他們坐在蘆棚入口處，就是阻止再有酒客進來，換句話說，這裏的酒客，從此時起，已是只許出，不許入了。

出門人都是祈求一路平安，最好別惹上麻煩，於是所有客人同此心，再也無心喝酒，不約而同的匆匆吃罷，會帳離去，不過盞茶工夫，酒客們已走得一個不剩。

剩下來的只有踞坐在蘆棚入口處一張桌上的兩個漢子，正在低頭吃着麵條，遇

有客人上門，不用他們開口，張老爹早就迎着打拱作揖，說出今天已經有客人包了，不再做生意，務請客官多多原諒等語，把客人一一回了。

傍晚時分，艾氏酒店果然來了幾個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

那是丐幫長老柯大成、柯大發兄弟，和副長老劉源長陪同三女一男走了進來。

女的四十出頭，生得柳眉鳳目，顧盼生姿，縱是已入中年，依然風姿綽約，她身後緊隨一名十三四歲的青衣小鬟，手捧長劍，亦步亦趨。

她，就是花字門總監易天心，江湖上頗負盛名的紅粉佳人，據說她還是小姑獨處。

這也難怪，二十年前，不知有多少世家子弟，各大門派的年輕一輩，爲她顛倒、風靡，但她一來眼界過高，二來是吃了二千多年冷豬頭肉的孔夫子害了她。

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她要嫁一個武功精通，拳劍比得過她，人品英俊瀟洒，配得上她的少年郎君，天下那裏去挑？

就這樣蹉跎下來，直到如今，她縱有嫁人之心，條件依然不肯降低，對象就更難求了。

另外兩個女的一身青綢衣袴，年約二十四五，腰佩雙股長劍，一樣綽約多姿，她們是花字門的左衞魚巧仙，右衞白靈仙二位姑娘。

走在易天心身後，兩位左右衞前面的是一個肉團似的老頭，生得又矮又胖，禿頂圓臉，留一把山羊鬍子，逢人嘻咀作笑，他就是花字門的第二副總監矮財神拜天賜。

柯大成走近艾氏酒店蘆棚，立即腳下一停，抬抬右手，說道：「易總監、拜老哥請。」

易天心含笑道：「貴幫和敝幫都是自家人，柯長老不要客氣才好。」

她說的是一口揚州話，揚州話男人說來並不好聽，但從這位易大姑娘的口中說出來，却又脆又軟，煞是好聽！

柯大成呵呵一笑道：「易總監雖然說得不錯，但四位遠道而來，總是事實，遠來是客，兄弟怎好走在前面？」

易天心是個爽朗的人，聞言嫣然笑道：「拜兄，柯長老這樣說了，我們遠來是客，只好走在前面了。」

說完，果然舉步走在前面。

矮財神拜天賜回頭朝左右雙衞笑道：「妳們跟本座來吧！」

和她們一起跟着總監走入。

蘆棚下早已打掃乾淨，也搬開了幾張桌子，地方就顯得寬敞多了。

柯大成、柯大發、劉源長陪她們在中間一席坐了下來，接着是花字門八名女弟子，一式青布衣衫，腰插雙劍，婀娜剛健的少女，坐到了右首一張桌上。

石頭不待吩咐，在兩張桌上，端上茶水。

柯大成端起茶盌，抬頭道：「易總監、拜老哥、二位姑娘，請用茶。」

「多謝。」易天心也端起茶盌，喝了一口，隨即問道：「李幫主和敝門主不知何時可到？」

柯大成含笑道：「快了，敝幫主一行，日落之前即可趕到。」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丐幫弟子不待吩咐，在蘆棚四周，懸起八盞氣死風燈，連垂柳夾道的一段小徑上，也每隔一丈，都點起一對風燈，從大路折入小徑，一路都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這時但聽一陣雜沓的蹄聲，從遠處傳來！

柯大成慌忙站了起來，說道：「幫主到了！」

一面朝柯大發道：「二弟在這裏陪四位聊聊，我出去迎接幫主。」

柯大發忙道：「大哥只管去好了。」

柯大成也不多說，率同劉源長匆匆走出蘆棚，朝小徑迎了出去，還未走到一半，就看到六匹健馬走在前面，後面還有二十餘騎，隨後跟着簇擁而來。

當前一匹馬上坐着一個紫臉蒼髯的老者，目光炯炯，不怒而威，正是當今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幫主李鐵崖。

第二騎上，是李幫主的獨生女兒平日慣作男裝打扮的李玉虹，也就是化名李飛虹，當上了花字門門主。她今天也不例外，依然一襲青衫，看去眞像一個翩翩公子。

他們父女兩人馬後，則是傳功長老向鳳亭、執法長老古如松，和四大護法長老向繼善、王有福、姜長貴、（另一位即柯大成）再往後則是由三位副長老率領的二十名丐幫弟子。

柯大成急忙趨前幾步，拱手道：「屬下柯大成、劉源長恭迎幫主。」

李鐵崖洪笑一聲道：「柯長老不可多禮，你這是幹什麼，還要老遠的迎出來。」

隨着話聲，跨下馬來。他這一下馬，後面的人也紛紛下馬。

柯大成忙道：「幫主請上馬。」

李鐵崖含笑道：「這裏景色不錯，老夫騎了一天馬，下來鬆鬆筋骨也好，你只管走在前面領路。」

柯大成應了聲「是」，側身陪同幫主朝垂柳夾道，風燈照耀的一條小路上走去，（這條小徑，其實寬度足可容得兩匹馬並馳，因爲不是官道大路，只好以小路名之）一面說道：「啓稟幫主，今天下午，花字門易總監和拜副總監連袂趕來，說有要事要找大小姐……」

李玉虹（從此不再稱李飛虹）急忙問道：「柯大叔，他們找我有什麼事？」

柯大成道：「他們沒有說，大叔就不好多問。」

李玉虹道：「他們走了嗎？」

柯大成笑道：「沒有，他們就在艾氏酒店等着妳呢！」

接着笑道：「大小姐妳眞行，出去走一趟，就當上了花字門的門主，這個門派，在大江南北的勢力可着實不小呢！」

李玉虹道：「我回來還被爹訓斥了一頓，說我任性胡鬧！」

柯大成陪笑道：「花字門雖非名門正派，在江湖上也算得是門規極嚴的門派，幫主怎麼會責怪大小姐？」

李鐵崖笑道：「老夫是說她遇事任性，不足以担當大任。」

柯大成道：「虎父虎女，不然，大小

姐怎麼當得上花字門門主？」

李鐵崖哼了一聲，沉吟道：「虹兒，花字門的易天心親自趕來找你，可見不是小事，依爲父看，很可能和咱們趕去江南，不謀而合！」

李玉虹變然道：「爹的意思是花字門也受到天南莊的威脅了？」

李鐵崖掀髯笑道：「花字門在江南頗有勢力，天南莊要以江南爲根據，豈肯放過，不是拉攏收爲己有，便成敵對之勢，勢必在消除之列。」

李玉虹道：「他們敢動花字門？」

李鐵崖笑道：「他們連武功、白鶴、黃山世家都敢動，何在乎多一個花字門？」

他們邊走邊說，片刻工夫，小路盡頭，就是艾氏酒店的蘆棚了，這時柯大發陪同易天心、拜天賜、左右兩衛、以及花字門八名弟子，均已列隊站在棚外。

看到李鐵崖、李玉虹父女走近，丐幫弟子高聲道：「參見幫主。」

易天心等人也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屬下易天心率同拜天賜、魚巧仙、白靈仙等人參見門主。」

李玉虹迅快走近易天心身邊，說道：「大家不用多禮。」

一面低聲說道：「易大姐，我給大家引見。」

接着一指李鐵崖道：「這是家父。」

一面又朝李鐵崖道：「爹，這是花字門總監易天心大姐，這是副總監拜天賜、這是左衛魚巧仙、這是右衛白靈仙。」

易天心等人慌忙朝李鐵崖抱拳行禮道：「久仰李幫主威名，今天得能拜識威儀，不勝榮幸之至。」

李鐵崖一一答禮，洪笑道：「小女年幼識淺，蒙貴門老門主不棄，收列門牆，出膺重任，實在愧不敢當，今後還要諸位多加指點。」

易天心連說「不敢」。

接着由李鐵崖替易天心等人引見了丐幫六位長老，雙方各自說了些「久仰的話，才相繼進入蘆棚，分別落坐，幾名丐幫弟兄給大家分別端上茶來。

柯大成道：「聽說幫主要去江南？」

李鐵崖端起茶盅喝了一口，點頭道：「不錯，老夫接到白鶴觀主松陽子、武功門邵南山、少林南派仲子和、六合門李痩石和黃山萬天聲等各位道兄的聯名函，邀約北方各門派之士，聯合對付天南莊，伸張武林正義，據說連平日很少過問江湖上事情的少林寺也已答應派人參加了，咱們丐幫自是不能不去。」

柯大成道：「屬下……」

李鐵崖不待他說下去，就截着笑道：「你和古長老（執法長老古如松）留守總舵，不用去了。」

柯大成應道：「屬下遵命。」

李玉虹等爹說完，也就向易天心問道：「易總監，妳和拜副總監找到這裏來，一定有很重要的事了？」

易天心欠了下身道：「十天前，天南莊派古靈子前來，要見門主，屬下回他門主不在，有什麼事和屬下說也是一樣……」

李玉虹哼道：「又是這老賊，他是不是要本門加入天南莊？」

易天心道：「是的，他說大江南北各大門派，差不多已全數加盟天南莊，希望本門也能和天南莊合作……」

李玉虹怒聲道：「他們作夢！」

接着哦了一聲問道：「總監怎麼回答他的？」

易天心道：「屬下告訴他們門主不在，這是一件大事，屬下也作不了主。古靈子冷笑道：『那麼就請易總監轉告貴門主，識時務者爲俊傑，貴門務必在一個月內加盟，過了一個月，就表示是敵非友，兄弟艮言盡此……』」

李玉虹問道：「易總監和二位副總監的意思呢？」

易天心道：「茲事體大，自然要由門主定奪，只是天南莊有姬七姑撐腰，此人是昔年白蓮敎敎魁徐鴻儒的女弟子，武功高不可測……」

李玉虹問道：「總監去過護花門？」

易天心道：「是的，因門主不在，屬下和拜副總監才趕到這裏來的。」

李玉虹又道：「妳可曾見過丁大哥嗎？」

易天心道：「丁少俠已經不在護花門，屬下沒有見到他。」

李玉虹問道：「護花門有何動靜沒有？

易天心道：「門主是說護花門對天南莊的動靜了？」

李玉虹道：「是呀，姬七姑親自到過護花門，無功而退，護花門已和他們對上了，不會毫無動靜。」

易天心道：「屬下只見到他們姓仲的總管，因爲門主不在，不好深談，就更不好問他們的行動了。

李玉虹道：「護花門一定會和江南各門派一致行動的，你們來得正好，咱們就和丐幫一路，一起到黃山去。」

說話之時，石頭和兩名丐幫弟兄已在五張板桌上（丐幫三桌、花字門兩桌）放好杯筷，分別送上一壺浸在井水中的花雕，和一盤滷菜、一盤涼拌。

李鐵崖站起身舉杯笑道：「花字門的朋友和本幫弟兄，大家不必拘束，痛痛快快的喝上幾杯。」

說罷，一飲而乾。

大家也跟着站起，乾了一杯。

大熱天，喝上這麼一大杯冰涼的花雕，愈覺味醇而甘香，清神解渴，李鐵崖舔舔咀唇，點頭讚道：「好酒，又涼又醇的好酒！」

柯大發陪笑道：「這家酒店開設已有幾十年，賣的酒，都是附近鄉村釀製的。」

李鐵崖又喝了一口，說道：「這是眞正紹酒！」

「不錯。」柯大發含笑道：「據說七八十年前，本縣有一位師爺，原籍紹興，娶了本地女子爲妻，後來縣官任滿離去，他就在本地落籍，看到離這裏十多里有一條山溪，溪水清澈而甘，是最好的釀酒水質，就教附近居民釀酒的方法，釀出來的酒，不輸眞正紹興出產。」

李鐵崖點頭道：「原來如此，這確實不輸眞正的紹興酒！」

剛說到這裏，突聽耳邊响起一個極細的聲音，喂了一聲道：「幫主老弟，嘻嘻，你別作聲，聽老哥哥把話說完，你不記得老哥哥和你爹也是多年老兄弟，你爹也叫我老哥哥，現在你女兒又認我作老哥哥，算起來咱們已經有三代兄弟之誼了，嘻嘻……

「哈，看你臉色，一定已經想起老哥哥是誰來了，你喝你的酒，不可一本正經的聽我說話，這樣豈不露了形迹，嘻嘻，虧你還是一幫之主的老江湖……

「咱們說正經的，唉，今晚的事兒，說起來話就長了，老哥哥這時候沒空和你多說，你只要隨時聽老哥哥的吩咐就好。」

李鐵崖早就聽女兒說過，認了一個本領極大的前輩高人作老哥哥，早料到這位高人準是遊戲風塵，喜歡人家叫他「老哥哥」的孫不二。

不二，當然不是他老人家的本名，但幾十年來沒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他自稱孫不二，自然就成爲他的名字了。

他叫不二的原因，據說他說出來的話，說一不二，從沒人討價還價，才叫不二的。

先前人家還不相信，這樣一個糟老頭，說話會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但經過幾次事實証明，江湖上的事兒，只要有他孫不二一句話，居然沒有辦不通的。

於是大家對這位老哥哥再也不敢輕視，也沒人敢直呼他孫不二的名字，改稱他孫老人家，漸漸沒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不二」了，孫不二也隨着很少在江湖露面。

這話如今少說也有四五十年了。

李鐵崖聽說孫老人家要自己聽他吩咐，心知今晚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今天的事情，有他老人家主持，還用自己操心嗎？這就不動聲色，和大家喝酒吃菜。

張老爹年輕的時候可是在大酒樓厨房當過掌厨大司務的下手，就憑這一點，他做幾個菜，就有大酒樓的風味。

今晚這些菜，可是幾天前，就準備的，雖然沒有魚翅、燕窩；但魚肉筍蔬，該燉的燉，該炒的炒，都做得十分出色。

李鐵崖和幾位長老都吃得讚不絕口！

熱炒上了三道，酒過三巡，兩名丐幫弟子除了上菜，不停的拿着空壺進去換酒。

石頭是專門負責打酒的，他從酒罈裏打出酒，裝滿了一壺壺的，排在一張木桌上，兩名丐幫弟子拿着空壺進來，交給石頭，隨手從木桌上把裝滿了酒的壺拿出去。

現在，張老爹剛做完第四道熱炒，就朝石頭低聲喝道：「石頭差不多了。」

石頭趕緊「哦」了一聲，伸手從懷中取出五個小紙包，小心翼翼的打了開來，一包一壺，分別傾入五壺之中，再用手搖了幾搖，依次放到桌上。

這五壺酒，當然很快就由兩名丐幫弟子分別送到五張桌上，再由酒壺斟到每個人的杯中，再由杯中喝入每一個人的肚中，於是事情很快發生了。

李鐵崖聽到老哥哥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幫主老弟，可以開始了。」

開始，就是一切就緒了！

李鐵崖忽然把酒杯朝桌上重重一放，雙手按在按桌面上，口中發出一聲輕咦！

向鳳亭問道：「幫主怎麼了？」

李鐵崖神色凝重的道：「老夫感到頭腦有點昏眩：這酒有問題……」

柯大成愕然道：「這怎麼會呢？」

向鳳亭略爲運氣，不覺臉色大變，沉聲道：「不錯，只怕咱們吃下的酒菜中，被人做了手脚。」

他此言一出，其餘五位長老忍不住一下霍地站起身來。

柯大成怒聲道：「誰敢在酒菜中下毒，兄弟就斃了他！」

李玉虹迅快跑了過來，說道：「爹，你老人家要不要緊？」

李鐵崖一擺手道：「爲父還好，妳快回座上去，大家也快坐下來，既然有人在酒菜中下毒，必有舉動，咱們不可消耗體力，或者可以多支持一些時候，不妨坐以觀變。」

李玉虹聽爹這麼說了，依言立即退回自己那一桌去坐下，六位長老也一同時坐下。

這一瞬間，下面左首一桌花字門的女弟子，和右首兩桌丐幫弟子，因功力較淺，一個個撲在桌面上昏迷過去。

上首李鐵崖和六位長老及柯大發八人，以及第二桌李玉虹、易天心、拜天賜、左右雙衛等人，也因毒性逐漸發作，各自在地上盤膝坐下，運功抗毒。

柯大成忽然雙目一睜，大聲道：「柯某縱然毒發身死，也要把這個下毒的賊人找出來，碎屍萬段……」

李鐵崖雙目微睜，有氣無力的道：「柯長老，此毒十分厲害，不可動怒，否則會引發劇毒，發作得更快……」

柯大成道：「幫主放心，屬下一定要找出此人來，才能取到解葯。」

就在此時，只見矮財神拜天賜搖搖晃晃的朝坐在對面的易天心走去，右手一攤，說道：「易總監，解葯呢？」

易天心盤膝坐在地上，正在運功逼毒，聞言不由一楞，張目道：「拜副總監，你說什麼？」

她平日口齒清脆，如今話聲低弱，顯然內力已控制不住！

拜天賜哼了一聲道：「易總監，妳答應給兄弟解葯的，怎麼出爾反爾，忽然不認帳了？」

易天心中流露出駭異之色，臉上微有怒意，說道：「你在說些什麼？我幾時……」

柯大成突然閃了出來，沉笑道：「柯某早就料到妳來意不善了！」

話聲未落，振腕點出三指，閃電之間制住了易天心背後三點大穴，說道：「拜兄，快搜搜她身邊的百寶囊中可有解葯？」

拜天賜喜道：「柯長老已經把這婆娘制住了？她下毒的目的，是爲了想奪取花字門，不料最毒婦人心，等到下毒成功，連兄弟都不肯給解葯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從易天心腰旁取下革囊，在這一瞬間，從衣袖中滑出兩個小瓷瓶，落入革囊之中，然後一陣搜索翻掏之下，把兩個瓷瓶找了出來，口中叫道：

「有了，有了，大概就是這兩個瓷瓶了！」

低下頭，注目看去，果見兩個小瓷瓶肚上，各有幾個蠅頭細字，一個鐫着：「唐門微笑散」，另一個鐫的則是微笑散解藥」，不禁大喜過望，說道：「這瓶果然是解藥，嘿，是唐門的微笑散，沒有他們的解藥，半個時辰之內，一笑而逝……」

柯大成道：「拜兄快看瓶中有多少解藥？」

拜天賜笑了笑道：「當然只有兩粒了。」

兩人說的話，上首兩桌的人，都在席地而坐，運功抗毒，並未昏迷，自然全聽到了。

李鐵崖雙目微睜，有氣無力的問道：「柯長老，找到解藥了嗎？」

柯大成得意一笑道：「回幫主，解藥確實找到了，只可惜一瓶之中，已經只剩下兩粒了。」

李玉虹張目道：「拜副總監，瓶中有兩顆解藥，快把一顆送給爹去。」

矮財神拜天賜詭笑道：「門主應該知道，天底下沒有一件事比自己性命最重要的了，兩顆解藥，一顆當然是拜某的，另一顆該給柯長老，因為易天心是他制住的，如果有第三顆，門主吩咐，拜某一定送給李幫主的。」

李玉虹哼道：「拜天賜，原來你和柯大成是早有預謀的！」

「門主千萬不可如此說法。」拜天賜陰沉笑道：「反正在這裏的人，都中了唐門微笑散，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有兩顆解藥，註定只有兩個人可以活命，有柯長老和拜某兩人，已可使丐幫和花字門不致滅絕，能夠繼續在江湖上綿延下去，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怎麼能說這是預謀？何況就算是預謀，不過半個時辰就誰也不知道了。」

李玉虹哼道：「你以為半個時辰之內不會有變化嗎？」

拜天賜詭笑道：「拜某想不出半個時辰之內會有什麼變化來？」

李玉虹一抬頭道：「不是有人來了嗎？」

小徑上果然出現了兩條人影，如飛而來！

那正是艾大娘和柳青青兩人，她們剛奔走到蘆棚前面，就被副長老劉源長率領的十八個丐幫弟兄攔住。他們早就列下了「打狗陣」，艾大娘母女行到蘆棚前面，就已踏入「打狗陣」的中心，十八個化子從四方出現，一下把她們圍在中間了。

柯大成目光斜睨着李玉虹，森冷一笑道：「小丫頭，憑她們兩個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李玉虹哼了一聲道：「我並不需要外來的人解圍。」

拜天賜道：「那妳有什麼能耐，能使微笑散不發作？」

李玉虹道：「我師父臨終時傳我的法術，能夠召喚天兵天將，只要我喝一聲，天將就會奉命行事，靈驗無比，你們信不信？」

拜天賜聳聳肩，嘿然哂笑道：「妳試給我看看？」

這時，蘆棚外十八個化子組成的「打狗陣」，圍着艾大娘母女已經發動，十八支打狗棒，揮起一片如山棒影，把艾大娘母女雙劍飛舞的四道劍光壓迫得幾乎施展不開！

李玉虹就在這時候，右手捏了個劍訣，凌空一指，口中喝了聲：「咄，打狗陣法給我立時停下來！」

說也奇怪，那十八個化子揮動打狗棒，攻勢正當十分凌厲之際，居然如响斯應，這邊喝聲堪堪出口，那廂十八個人立即原式停住，刹那間定在那裏，一動不動！

柯大成、拜天賜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底下居然眞會有如此妙的法術？

其實這是老哥哥暗中告訴她，要她這麼裝神弄鬼的，試想有老哥哥和丁少秋兩人隱身暗處，要一下制住十八個人，自然只是舉手之勞的事。

李玉虹不待兩人開口，接着喝道：「柯長老，我爹一向待你不薄，你居然想謀奪丐幫幫主之位，去投靠天南莊，拜天賜，你身為花字門副總監，却吃裏扒外，投靠天南莊已非一日，你們二人當眞喪心病狂，莫此為甚，你們還有何說？」

柯大成獰笑道：「小丫頭，妳既然都知道了，只怪妳聰明反被聰明誤，老夫只好先斃了妳再說！」

鏘的一聲掣出刀鞘，正待跨上！

李玉虹右手劍訣朝他一指，口中又「咄」了一聲，喝道：「給我站在那裏，不許動！」

柯大成身為丐幫四大護法長老之一，一身武功極為高强，他當然不信李玉虹的胡謅，什麼可以召喚天兵天將，但就有這麼邪門，他左脚堪堪跨出，陡覺身上一緊，全身就像被束縛住了，再也動彈不得！

他心裏明白，這種全身有束縛之感，絕非那一處穴道受制，而是在突然之間受到一種無形的限制，心頭自然極為震驚，暗想：「這小丫頭果然會妖法！」

這下可把拜天賜看得心胆俱驚，柯大成的被制，他就孤掌難鳴，像這樣的功敗垂成，當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他為人極工心計，忽然後退一步，左手握着那個微笑散解藥小瓷瓶，陰笑道：「李玉虹，這瓷瓶中其實還有四五十粒解藥，妳聽着，我不是騙妳的吧？」

說着，用手搖了兩搖，瓶中果然發出一陣「沙」「沙」細响，一聽就知為數不少。

李玉虹道：「那你剛才為什麼說只有兩粒解藥？」

拜天賜詭笑道：「那是故意這樣說，希望和李幫主談一筆交易。」

李玉虹哼道：「你想談什麼交易？」

拜天賜詭笑道：「現在和門主談也是一樣，這裏的人都已中了微笑散，不出半個時辰就會毒發身死，解藥就在拜某手中，門主放開柯長老，讓咱們安然離去，拜某就把解藥給妳，否則拜某只要微一用刀，就可把瓷瓶和解藥捏成粉齏。」

李玉虹披披咀道：「你只管把他捏碎好了，我已要天兵天將給這裏所有中毒的人，消除了體內劇毒，已經用不着解藥了。」

拜天賜現在已經相信她會使法術，但也不信天兵天將會給人消除體內劇毒，就在這時，突覺身上一緊，一個人像被一匹

布層層纏緊，束縛得連氣都透不過來，手脚自然半點也動彈不得，張了張口，發覺自己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李鐵崖呵呵一笑，從地上站了起來，向鳳亭等五位長老也相繼站起，第二桌上易天心和左右雙衞也一起坐起。

李鐵崖向空拱拱手道：「孫老人家，你現在可以現身了吧？」

只聽有人嘻的笑道：「老哥哥不是坐在這裏喝酒了嗎？」

易天心急忙回頭看去，只見左首最靠近廚房一張桌子上，不是蹲着一個瘦小老頭，手捧酒壺，仰着脖子正在咕咕的喝酒。

丁少秋走過去替花字門八名女弟子和兩張桌上的丐幫弟子解開穴道。這些人的穴道，也是他制住的，爲的是怕他們不明究竟，動起手來，這齣戲就不好唱了。

原來老哥哥和丁少秋天色還沒全黑，就已趕到這裏，那時丐幫幫主李鐵崖還沒有到，所以全部經過都看到了。

扮掌櫃的張老爹，是柯家莊的廚師，石頭當然也是柯家莊的廚下小廝了。

老哥哥以「傳音入密」告訴李鐵崖，李鐵崖也以「傳音入密」傳遞消息。這同時，丁少秋也以「傳音入密」告訴李玉虹，李玉虹再告易天心和左右雙衞。

他們只知柯大成和拜天賜勾結天南莊，要在酒菜中下毒，要大家只作不知，只管吃喝，隨時聽老哥哥的指示。

其實那五壺毒酒，早已被老哥哥換過了，所有的人根本沒喝過一口毒酒。

李鐵崖一眼看到老哥哥，急忙離座走去，連連拱手道：「孫老人家……」

老哥哥一手抓着一條雞腿，一手握着酒壺，兩顆小眼一轉，咳了一聲道：「幫主老弟，你一大把年紀，一點也不識時務，老哥哥指手劃脚，足足忙了一頓飯的工夫，才幫你把事情擺平了，現在就讓老哥哥稍稍休息一回，潤潤喉嚨都不行？你快回去喝你的酒，把事情都辦完了，咱們再敘舊不好嗎？」

李鐵崖知道這位老人家的脾氣，連忙點頭道：「老人家請休息一回，晚輩不打擾了。」

老哥哥哼道：「晚輩個屁，你女兒都叫我老哥哥的。」

李玉虹看到丁少秋，急忙掠了過去，叫了聲：「大哥。」

丁少秋替三桌的人拂開穴道，正好李玉虹奔了過來，心中一喜，一把握住李玉虹的手，說道：「賢弟，妳不生我的氣了？」

李玉虹被他當着衆人握住自己的手，不禁粉臉微微一熱，急忙低聲道：「大哥，快放手，誰生你的氣了？哦，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丁少秋果然鬆開了手，說道：「我是找妳來的，無巧不巧在這裏遇上了老哥哥。」

李玉虹先給易天心和左右雙衞介紹了大哥，然後又拉着大哥走上第一桌，給爹和五位長老一一介紹了。大家互說了此久仰的話。

李玉虹忽然咦道：「老哥哥怎麼一個人坐在那裏呢？」

丁少秋笑道：「老哥哥方才一直忙得沒時間喝酒，現在就讓他一個人喝個夠，再給大家引見不遲。」

這時柯大成和拜天賜已經由執法長老古如松先點了他們五處穴道，命四名丐幫弟子押到一邊去。副長老劉源長和十八名「打狗陣」的人，以及廚師張老爹、石頭兩人，也一併點了穴道押下。

柯大發看到大哥（柯大成）被制，心知大事不妙，正待乘機開溜！

艾大娘、柳青青母女陷入丐幫「打狗陣」中，兩人背貼背展開雙劍，依然被逼得使展不開手脚，就在此時，忽然間發現十八個人一下停頓下來，有的連招式剛使到一半，就原式定在那裏，這一情形，分明是被人制住了。

柳青青喜道：「娘，是小哥哥出手把他們制住了！」

艾大娘點點頭，她當然高興，自己女兒認丁少秋做小哥哥，連人影都沒看見，一下就把攻勢凌厲無匹的十八個人聯手陣勢一下給制住了，不，連同指揮「打狗陣」的劉源長也一起制住了。

就在她心頭暗暗高興之際，瞥見柯大發一個人影遮遮掩掩的從蘆棚右首閃出！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艾大娘怒叱一聲：「柯大發，你把命留下來。」

雙足一頓，縱身撲去，一下落到他身前，雙劍急刺而出。

柯大發厲笑道：「姓艾的婆娘，妳要找死！」

横刀一架，噹噹兩聲，把艾大娘震得後退了一步。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性格憨直的卓成雙偷去余青玉的馬匹，此人對相馬養馬之道極具心得，不忍余青玉糟蹋了這匹寶馬，遂加以指點：「羅漢雙義」林楓紅及關學祖適時掠至，要擒拿此偷馬兼偷雞之賊……往合肥途中，余青玉與卓成雙互道心曲，余三訪尋母親不遇，旋即準備往平南寨作訪，途經巢縣，黑夜裡乍見火光熊熊，人聲嘈雜……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爭霸

皇天不負苦心人　劫後相逢樂天倫

「哼，別人認不得，奴還認不出來？」

麗萍雙手扠腰道：「奴與你練舞肌膚相親，還嗅不出你的氣息來？」

話音剛落，巷口已傳來一陣腳步聲，余青玉大驚摟着麗萍的纖腰，躍上屋頂。小紅早將他們的話聽在耳中，也報以余青玉一個幽怨的目光。

蓋天帮的嘍囉在下面穿過，只聽一個漢子道：「剛才明明聽見聲音，快搜一搜。」

另一個道：「還是先派人去通知副總管方是上策！」

余青玉心頭暗驚，藏在屋頂只可以瞞過這些膿包的眼睛，對於能夠高來高往的好手來說，可逃不過！鐵冠道人的武功余青玉雖未領教過，但憑他能在高手如雲的蓋天帮內當副總管，便已知大概，況且尚要照顧兩個無拳無勇的女人，教他怎不担心！

小紅急道：「三公子，快想個辦法才好！」

余青玉道：「你們在城內可有認識的人？」

小紅帶點怨懣地道：「若有者，又何必住店！」

余青玉又道：「那可有什麼地方能夠躲藏的？」

麗萍道：「本城有位富翁姓張，他家大宅大，就在這附近，大概裡面有藏人的地方！」

余青玉又抱起她來，道：「你指點路途。」

張富翁家就在附近，宅子極大，因此十分易找。余青玉到得那裡，裡面亦有吵雜聲傳出來，料蓋天帮正在裡面搜索！他回心一想，反正無路可走，便咬咬牙，決定賭一賭運氣，當下越牆而入。

宅內點了許多火把，也有人在走動着。余青玉先躍上檐下，見門頂有一個大匾，忙將麗萍藏在匾後，再回身去抱小紅。小紅在他懷中忍不住飲泣起來，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小紅，余某做的事一定負責，你且莫哭，我也有許多話要跟妳說，待躲過這場劫數再訴衷曲吧！」

小紅這才止哭，低聲道：「三公子，奴腹中有你的骨肉，你跳躍時要格外小心！」余青玉頓覺肩上又多了份壓力，當下小心翼翼在屋頂上蛇行鼠伏。

正行着間，忽見遠處有一條火龍快速移近，余青玉料鐵冠道人至，再無機會越過街道到張宅，急切之間，無暇多作細思，便往下縱身躍落。

落足之處是一棟平房的天井，當余青玉躍下時，房內似乎有輕微的聲音，正在忙亂間，大門已被人拍響，余青玉心神大亂，目光一掠，見牆角有一口井，便走了過去，低聲道：「小紅，你雙臂吊在我脖子上！」他輕輕一縱，撐開手脚，抵住井壁，慢慢爬落去。

就在此刻，大門已開了，上面傳來一個聲音：「到處搜一搜！」

余青玉下意識地再往下移，那井水不多，爬了近丈仍未接觸到水面，恰在此時，余青玉一掌按在空處，幸好他雙腳撐得穩，否則必跌下去無疑！

手掌爲何會按空？原來井壁處竟有個

小洞口，余青玉大喜，只用雙脚撐抵井壁，雙手托着小紅，將她塞進小洞。只聽小紅喜道：「裡面很深，三公子你也進來吧！」余青玉依言鑽了進去，他仍恐被蓋天帮找到，不敢大意，豎起雙耳凝神靜聽上面的動靜。

上面擾攘了好一陣，聲音方消逝。余青玉剛鬆了一口氣，小紅在他耳畔問道：「你將麗萍姐姐安置在何處？」

「在張富翁家，只怕他們還未散去，待會兒我再去找她。」余青玉頓了一頓又道：「此處甚是安全，不如你且在此處等我！」

小紅低聲道：「奴有點害怕！」她嬌軀一側，斜倚着余青玉，雖說他們早有夫妻之實，可是至今尚未說過一句貼心的話，兩人都有點尷尬。

半晌，余青玉方道：「小紅，那天，我……對不起你……你不會怪我吧？」

小紅伸手掩住他的嘴，嗔道：「我若怪你，又怎會懷着你的骨肉，歷盡千辛萬苦脫離魔掌？」

余青玉感動地道：「我余三必定好好地待你。但爲何你不早點告訴我？」

「傻子，我若告訴你，你還能安心麼？恐你輕擧妄動，豈非反要累你一條生命？嗯，差不多了吧，你先去接麗萍姐姐，若沒有她，奴早已死了！今後你要善待她！」

余青玉應了一聲，剛站起來，忽然洞內深處有光線透了出來！

余青玉大吃一驚，連忙將小紅摟在懷中，只見洞裡走出一個青壯漢子來，一手舉火把，一手還抓着一柄鋼刀，余青玉喝道：「你是誰！」他聲音響亮，在洞內產生迴音，震得人耳鼓嗡嗡作響。

那漢子冷冷地道：「這句話該由我問你才對！」

余青玉略一沉吟，估計他與此屋主人有關，當下只好道：「在下與拙荆是來避難的，無意中闖進寶洞……實非有意，尚請見諒！」

「你們避的是什麼難？姓甚名甚？速速說清楚！」

「在下余青玉，是爲了躲避蓋天帮，所以……」

「余青玉？」那漢子臉色一變，又問：「是那一位余青玉？」話音未落，洞內又跌跌撞撞奔出一個人來。

余青玉目光一及，驚喜地叫道：「娘！孩兒找得您好苦！」原來由洞內跑出來的就是余青玉的母親崔翠，母子劫後重逢，抱頭痛哭，反將旁人鬧糊塗了。

那漢子道：「夫人與令郎重逢，理該高興才對！嗯，不如先上去再說吧！」

余青玉問道：「未知兄台如何稱呼？」

崔翠道：「他是平南寨賀寨主的一位遠親，爲娘隨雲堂主離開風雷鎮，去投靠賀寨主，賀寨主恐他那裡不安全，故此將爲娘與雲堂主安頓在此！這一位賀少爺，單名一個勝字。」

「多謝賀大哥！」余青玉輕輕推開母親，向賀勝跪下。「請受余三一拜！」賀勝連聲使不得，一把將他扯起。

崔翠目注小紅，瞧得小紅粉臉泛紅，垂下頭來。「玉兒，這位是誰？」

余青玉尷尬地道：「她叫小紅，便是你的媳婦，詳情容後再稟，小紅快見過娘！」小紅依言上前行禮。

崔翠大感意料，一時間反而不知如何是好，結結巴巴地說：「小紅姑娘……老身無甚信物在身，也沒見面禮給你！」

余青玉又問：「娘，雲堂主和姐姐在何處？」

崔翠眼圈一紅，道：「你姐姐半路與咱們失散了。雲堂主身受重傷，至今未痊，躺在洞內。」賀勝連忙進內去扶雲開，余青玉這才趁機將自己與小紅結緣的情況說了一遍，只羞得小紅粉臉通紅。崔翠喜不自勝，拉起她的手。

「玉兒，她既有了我余家骨肉，你必須善待她，待此事告一段落，爲娘便替你們擧行婚禮。」崔翠道：「帥英傑啊帥英傑，任你巧施移花接木之計，却無端端送我一位賢媳婦。」小紅直至此時才放下心頭大石，再重新見禮。

崔翠忙道：「你懷孕莫再操勞。」

小紅道：「娘，媳婦有一事求您，盼您能答應。」

崔翠在此種情況下，既與兒子重逢，又知兒子並無淫人妻妾，更得賢媳，心花怒放，喜孜孜地道：「就有十件事，娘也答應你。」

「娘，媳婦能夠活着與您相會，都得麗萍姐姐一路照顧，故媳婦斗胆請娘，也將麗萍配與三哥，彼此效娥皇女英共事一夫，不分大小。」

崔翠看了兒子一眼，見兒子並無反對之意，乃道：「只恐麗萍不允，若在一年前崔翠必不肯讓兒子與一個歌女成親，不過如今情況有異，自然不再反對。」

小紅道：「只要娘與三哥不反對，麗萍絕無反對之理。」

「那就委屈你倆了，玉兒也不知幾生修來之福。」

說着賀勝已扶着雲開出來，余青玉連忙上前，抱住雲開，哭道：「總堂主，雲叔叔……小侄也不知該說些什麼，您的大恩，小侄沒齒難忘。」

雲開臉上表情甚爲悲痛，長嘆一聲道：「雲某只是盡一己之責而已。唉！我亦不知該說些什麼，三公子是怎樣脫險而來此處的？」

賀勝道：「劫後重逢，必多話說，咱們先上去再慢慢說吧。」他首先攀上去，未幾又至井口對下面低聲道：「外面尚有蓋天幫的人，諸位且在裡面稍候。」

余青玉道：「麗萍尚在張家牌匾後，我需去找她。」

賀勝道：「可是對面那棟大宅的張照松家？」

「正是，賀兄與他相熟否？」

賀勝笑道：「如此三公子盡可放心，蓋張家與敝家有通家之好，待小弟去他家走一趟。」余青玉大喜，連聲稱謝。他回洞內，與雲開叙舊，順便將自己的近況說了一遍。「雲堂主，家父他……他攜家兄等投敵，以你之見……」

雲開嘆了一口氣，道：「令尊心意難測，近來又不與雲某談話，雲某亦不知他此次用意如何，也許他的做法是對的，如此可減少幫內弟兄的傷亡……」

余青玉心頭稍爲舒坦一點，沉吟了一陣再問：「家母與家姐……是家父託您帶她們衝出重圍的？那一把火是如何燒成的？」

「當然是令尊囑雲某保護夫人和小姐衝出重圍的，否則雲某豈肯捨下弟兄們，獨自偷生？那把火是雲某囑人放的，一是製造混亂，以便突圍；二來心有不忿，不想將大宅留給蓋天幫。」

崔翠插腔道：「若非爲了你姐姐，爲娘也不肯離開，大不了戰死而已。」

余青玉咬牙道：「娘，雲叔叔，帥英傑欠咱們的血債太多了，這筆仇終有一日要與他來個總清算！」

雲開忽然又一聲長嘆。「這些日子來，雲某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至今未有答案，盼三公子有以教我！」

余青玉連聲不敢。「雲叔叔有什麼難以解決的難題，不妨說出來一齊研究。」

「武林一向如同一盤散沙，你說統一好不好？如今雖然會死傷很多人，但統一之後，便不會有此現象，也許是件好事。」

余青玉沉吟一下，道：「那得看由誰來統一，又須看統一之後情況如何，如果由蓋天幫統一武林，以帥英傑之德性，恐不能服衆，遲早再生事端，這當然不好。」

雲開目光一亮，道：「如此賢侄認爲由怎樣的人來號令天下方適合？」

「小侄所識所見之人有限，不知誰人適合，但猜想以德服人方是根本，像蓋天幫以武屈人，終非正道。再者，武林分門分派已久，各有看家本領，統一之後，若然只是一種精神上的集合，自然上佳，若不利各家發展其所長，則久之武技將式微，非吾等學武之人之所願！」

雲開目光再一亮，續問：「何謂精神上之集合？」

「這是小侄自己杜撰的，未知是否恰當。」余青玉越說越快。「那就是平時仍由各派各自治理，但遇有外敵入侵，或強大的邪魔高手殘害武人時，大家聯合起來對付之……嗯，各大門派亦可同時挑選一名代表，作爲平日處理武林紛爭的人員……這問題小侄亦未曾想清楚……」

「好好！」雲開甚爲興奮，道：「你應該想個比較妥善的方案來，而且越快越好！」

余青玉微微一怔，問道：「這是什麼原因？」

「想好了一個妥善的方案，方可游說其他門派聯合起來，合力對付蓋天幫！」

余青玉精神一振，失聲道：「小侄怎地沒想到！」

「這件事該由你承担！」雲開道：「假如雲某能恢復健康，必盡力助你完成大業！」

余青玉吃驚地道：「小侄既無此能力，亦無此野心，雲叔叔你千萬不可……咳咳，其實反過來，小侄亦願拚死助你！」

「你聽過當仁不讓這句話麼？」雲開道：「成大業者不是爲一己之慾，便不可說是野心！再說屆時你大可以歸隱，不担任何虛名！」

「小侄何德何能……」

「慢，任何人一出生都是無德無能，有德有能都須經過連番的奮鬥，這個計劃可以慢一步才進行，咱們第一步須先在武林中立一根基，待站穩了脚才逐步推行、實現，當然這可能需要十年八年的時間！」雲開說到興奮處，精神似乎也大爲振作，病容大減。

崔翠嘆了一口氣道：「如今他父兄全在帥英傑手中，豈可輕擧妄動？」這一說，雲開和余青玉登時如鬥敗公雞似的垂下頭去。

就在此刻，上面又傳來人聲，余青玉連忙探頭出去，見賀勝在上面向他揮手。「三公子，天亮了，蓋天帮的人都走了，麗萍姑娘也帶來了！」余青玉便分次將小紅和雲開揹上去，崔翠沒受傷，身子靈活得很，自己很容易亦攀了上去。

賀勝道：「諸位請到張翁家，他家佔地大，萬一有事時，要躲藏也比較方便！」當下在他帶路之下，衆人到對面張照松家。

張照松今年已六十多歲，但滿臉紅光，精神矍鑠，一望即知是位練家子！人頗和藹又熱情。「諸位請稍候，早頓即將備好！」

賀勝爲他們介紹：「張翁以前也是武林中人，中年之後在此歸隱，可是武功却沒丟廢，而且更加精益求精！」

張照松道：「老漢改名換姓，諸位也不必多問，我早年與帥英傑結下樑子，所以才在此歸隱，說老實話是爲了避他！」

他這樣一說，余青玉等人才放了心，未幾下人送上早點，衆人飽餐一番，張照松便令兒子帶他們到客房休息。余青玉在張家住了六天，想起師父，便道：「娘，孩兒與家師有約，須趕回啓光寺，待交代好一切之後，便即回來與娘相會！」

崔翠道：「玉兒須早去早回，不但娘牽掛，就是小紅你也得早日與她成了名份，否則孩子出生，也沒父親！」

「孩兒知道，此去桐城路程並不遠，遲則半個月，快者七日，孩子便回來。」

「吾兒路上小心，嗯，你不請令師同來？也該請他喝杯喜酒！」崔翠又低聲道：「玉兒，你可有什麼妥當的地方安置妻子？」

余青玉抓抓頭皮，道：「就由娘替孩子安排。」他先回客棧，取了驒騷寶馬，放馬出城直赴桐城，由巢縣到桐城三百多里路，余青玉曉行夜宿，至次日入黑之後，便到達桐城外之啓光寺。

可是當他到達時，却叫一聲苦也，原來偌大的一座寺院，如今只剩下一堆敗瓦，似遭祝融光顧過，余青玉急不及待地跳下馬來，伸手觸摸瓦礫，瓦礫已生涼，証明遭火神蹂躪已有一段時間。

余青玉悲痛之餘忽生警覺，連忙長身向四周探看了一番，四野寂寂，不見人影。他回心一想，估計啓光寺斷不會無端端起火，極可能是蓋天帮幹的！心底又升起一股怒火，要是凌水雲和寺內的和尚有什麼不測，則血海深仇又添一筆！

余青玉心頭一動，又到瓦堆中尋找，希望能找到線索或屍體。可是瓦礫似被人翻過，線索全無，幸好亦不見有屍體遺下，他心頭稍安，但仍然不心息，決定留下

來者眞相，當下入城投宿。

余青玉有了上次的經驗，不敢問小二，[illegible]上[illegible]功，天亮之後，余青玉信步出客棧到一家茶館吃點心，這時候正是茶館生意最好之時，高朋滿座，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座頭。

同桌有兩位上了年紀的男人，似是本地人，正在悄悄談話，余青玉凝神聽了一陣，忽然抱拳問道：「兩位大叔可是本地人？借問一聲啓光寺如何走法？」

那兩人互望一眼，其中一個頭髮稀疏的問道：「小哥要去啓光寺作甚？」

余青玉道：「不瞞兩位，在下是巢縣人氏，家母昔年曾在啓光寺內發願，本該親自來還願，只是近來雙腳行動不便，故此着在下替她走一遭。」

另一個臉色蠟黃的道：「小哥不必去了，老漢也去寺內發過願，只要病好便去還神，如今……唉！不提也罷！」

余青玉忙道：「此話怎說？請大叔明言，在下回去也好向家母交待！」

那老者壓低聲音道：「小哥是外地人，也難怪你不知道，那啓光寺已遭祝融光顧，如今已剩下一堆敗瓦！」

余青玉裝出大驚的模樣，訝然問道：「老丈，寺內和尚不少，難道無人撲救？」

老者又是嘆一聲，道：「火是有人放的，寺內的和尚大部份已被殺，逃命要緊，誰還顧得了撲滅火頭！」

「但爲何沒有屍體遺下？」余青玉話說出口才自覺露出破綻，不過那老者並無發覺，余青玉急又問：「殺人放火者是誰？」

那頭髮稀疏者插腔道：「小哥料亦聽人提及蓋天帮，聞說寺內有其要殺的人，住持空靈大師不肯交人，便招來了大禍！唉！寺裏丟下了許多屍體，都是善信收屍的！」

余青玉急又問：「空靈大師和其朋友也被殺了？」

「那些是空靈大師的朋友，無人知道，因爲除了和尚之外，尚有許多俗家子弟的屍體，難分敵友，不過空靈大師則已遭殺害！」

余青玉心如遭火燒，抓起茶壺，就着壺口，「骨嘟嘟」地把那壺茶一口氣喝光，同座食客見狀都十分驚異，余青玉一腔怨恨沒處發洩，恨不得跟帥英傑廝殺一番，他連點心也不吃，拋下銀子便離開。

返回客棧，余青玉稍爲冷靜了點，心想師父機智百出，也許能逃出火窟，他決定再到啓光寺遺跡處搜查線索，也許凌水雲會留下去向的訊息也未定，想到此，他精神稍振，連忙喚小二結賬。

余青玉騎馬再到啓光寺遺址，他先打量一下方向，首先搜索後院那邊，就在此刻，忽然一陣馬蹄聲响，余青玉一驚，連忙匿在一根石柱後面偷窺。

只見三騎馬由遠而近，年紀看來都不大，但日光下看得分明，此三人臉上都經過易容，令余青玉不知來者之身份，不敢妄動，靜觀其動靜。

那三人見地上只餘一大堆瓦磚，都是一怔，只聽一人道：「大哥，你瞧這裏發生過什麼事？」

另一個聲音較尖細的道：「好像被火燒毀的！」

年紀最大那人道：「也許是蓋天幫幹的好事。」

尖細聲音的失聲叫了起來，道：「這如何是好了？」

年紀大的跳下馬車，道：「咱們且在此找一找，也許他有線索留下來。二弟，你注意四周，說不定還有人！」尖細聲音的亦跳下馬車，隨他在瓦礫中翻動。

余青玉心中忖道：「這三人看來不是蓋天幫的人，莫非他們有親人在寺內出家，與我一般來此找尋答案？」他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拱起了背，誰知卻給那位二弟發現，悄悄繞到他背後。

與此同時，余青玉長身而起，那人立即喝道：「站住！」余青玉一驚，下意識地抽出長劍，那人更快，抽刀向余青玉後背砍去。

余青玉未及轉身，只好向前掠去，同時腳跟一踢，幾塊瓦磚向對方射去，再趁此良機轉過身去。「背後偷襲，豈是好漢的作爲！」

那人道：「你是誰？快報上名來！」

余青玉經過幾番風雨，怎肯貿然亮號，反問：「閣下要問人姓名，理該先報上姓名才對。」

那人不待他說畢，抽刀便攻，余青玉因對方共有三人，只宜速戰速決，是以出手又急又密，不料那人的刀法比他更快又疾。

忽然余青玉往後跳開，道：「且慢，你可是郝二哥？」話音一落，另外兩個人已上前將他圍住，余青玉忙道：「我是余青玉，只因臉上化了裝，所以二哥認不得。」

那人果然是郝虎威，回心想想他的劍法，果然不錯，那個聲音尖細的，突然跑了過來，叫道：「三弟，愚姐還以爲你……你遭蓋天幫殺害了。」

余青玉驚喜地道：「你是姐姐！你怎會來這裡？又怎會與郝二哥在一起？咦，這位便是郝大哥吧？」

郝龍威道：「在下正是郝龍威，久聞三公子大名，惜緣慳一面。」

余青秀道：「大哥，你們待會兒再敘情，待我先問問他。三弟，娘親與雲開不知去了何處，你可有他們的消息？」

「好教姐姐高興，娘與雲堂主都平安，如今在巢縣，小弟剛與她分別來此找尋師父的，只是到時只剩下這一堆敗瓦，師父他老人家也不知是否平安！」

余青秀拍手大叫。「娘平安，愚姐就放心了，我一聽你在這裡便趕來了。」

余青玉也問道：「姐姐與娘被衝散，娘事後也担心得很，如果她知道，也一定很高興，對啦，姐姐還未告訴小弟怎會與郝大哥和郝二哥在一起。」

「愚姐本與娘一道的，誰知臨出鎮時，遇到一大隊蓋天幫的人，愚姐與娘被衝散，待出了重圍，黑夜之中，不辨東西南北，只顧逃生，隨後更找不到娘，後來愚姐四處找尋娘的下落，結果遇到郝大哥。」

郝不滅以前曾遣媒人來提親，欲與余修竹結成親家，誰知被余修竹所拒，之後兩家再無來往，想不到這次余青秀居然巧遇郝龍威，再看他們的態度，似雙方都有

意思，余青玉亦為姐姐高興。

郝龍威接道：「家父派二弟到風雷鎮打探消息，隨後又放心不下，派在下來協助，無意中遇到令姐，其後又再遇舍弟，後令姐聞三公子在啓光寺，急不及待來找你，愚兄弟恐其有失，遂陪她同來，今日能與三公子相會，實感榮幸。」

余青玉亦連忙謙虛一番，當下四人在瓦礫堆中再仔細找尋線索，却毫無所得。余青秀見弟弟一臉担憂之色，忙開解他。「三弟，令師機智過人，料能逃出魔掌，咱們還是去巢縣見娘吧，日後有令師的消息，再去找他。」

郝龍威道：「愚兄弟身上無急事，便隨你倆到巢縣一行，順道拜會一下令堂。」余青秀尚未開腔，余青玉已搶着表示歡迎了。

當下四人重新上馬，折向東北方，路上余青玉將巧遇母親的經過告訴乃姐，余青秀道：「愚姐却担心爹爹和兩位兄長的安全。」

余青玉道：「這事小弟倒不担心。」

余青秀微微一怔，問道：「莫非弟弟有爹爹之確實消息麼？」

「小弟只知他投降了蓋天幫。」

余青秀白了他一眼，道：「難道你不知道爹是恐手下為他所累？蓋天幫勢大，要與帥英傑周旋，絕不能逞匹夫之勇，愚姐一直認為爹爹投降是為了找機會刺殺帥英傑。」

余青玉哈哈笑道：「帥英傑若能讓人刺殺得手，他便不是帥英傑。總之，爹的事小弟不担心，不過我絕不會放過帥英傑。」

郝龍威道：「何止三公子不欲放過他，咱們快刀門的亦無人不想生噬其肉，寢其皮，最近咱們在路上聽人傳說，半楓莊在其大軍迫境之下，亦投降了。」

郝虎威接道：「五毒教素來與蓋天幫來往甚密，細數下來，一幫二教三門四寨五莊只剩下仙女教和全陽門比較有實力可與蓋天幫周旋了。」

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除非他們肯捐棄舊怨，聯合起來，否則絕對抗不了蓋天幫之全力一擊，蓋天幫內的一位副堂主，放到二教三門裏去，便起碼可當堂主了，至於四寨五莊的就更不用說了。」

郝虎威道：「仙女教與全陽門結怨已久，要他們捐棄舊怨，豈是易事？」

說至此，四人都覺武林前景一片黯淡，心頭都如壓了一塊大石般，一時間再無人說話，幸而這四人都同屬天涯淪落人，路上相處頗為融洽，至第三天上午，便到了巢縣城。

余青玉道：「郝大哥，小弟去後未知城內情況是否有變，不如請兩位兄長先到客棧歇腳，待會兒……」

郝虎威雙眼一瞪，道：「賢弟，你忘記咱們結義的事麼？當日誓言有福共享，有難同當，豈有見外之理？」

「如此請隨小弟來！」余青玉引他們到賀勝家去，不料大門竟有「鐵將軍」把鎖，他吃了一驚，回頭往張照松家闖去，幸好張家上下都認得他，當下請了張照松出來，余青玉急不及待地問道：「張翁，家母尚在府上否？」

張照松道：「賢侄莫急，昨日賀侄子認為令堂留在城內，終究危險，因此帶他們去巢湖躲避去了！」

余青玉又急：「賀大哥帶家母去巢湖何處？」

張照松道：「昔日平南寨總舵！」

余青玉頓足道：「賀大哥眞糊塗，平南寨豈還去得！」

余青秀道：「弟弟莫担憂，所謂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蓋天帮剛滅了平南寨，斷不會料到娘會在此時去那裡躲避，看似危險，實則反而安全！」

張照松喜道：「這位姑娘見識不凡，眞是巾幗不讓鬚眉，賀侄子也作如是看法，何況雲堂主亦讚成，賢侄無須担心，再說賀家全家出動，令堂和雲堂主夾雜在裡面，無人懷疑！」余青玉這才放心，又方省起一事來，忙替他們介紹。

張照松連聲久仰，余青玉又問道：「張翁，晚輩恨不得立即帶家姐去見家母，不知此去平南寨該如何走？」

張照松道：「諸位先吃過東西，老漢再著人引你們去，不過他們藏在什麼地方，尚不知道，你們到那裡再找一找！」余青玉連忙謝了。俄頃，酒菜已送上來，張照松請了一位中年漢同席，道：「這位耿殷是寒舍的護院，他對巢湖一帶的人和事十分熟悉，也曾在賀寨主手下辦過事，由他帶路，最適合不過了。」

那耿殷一臉精明，余青玉問道：「殷兄為何會離開平南寨？難道賀寨主待你不好？」

耿殷道：「那是張翁向寨主要人，是寨主令在下來的！張翁對平南寨向來暗中支持，與賀寨主感情極佳！」

張照松道：「老漢見平南寨與一般綠林全然不同，常為湖上的漁民出頭，把那些漁伢子、惡湖收服得貼貼服服，就連城內的一般惡霸也收斂惡行，所以……」

余青玉抱拳道：「張翁胸襟過人，晚輩佩服之至！」當下耿殷引他們出城直趨湖邊。在湖上討生活的，認識他的似乎不少，他一到，便有人與他打招呼。

耿殷一一對他們點頭，然後帶他們跳落一艘比較大的船，道：「這幾位朋友想釣魚！老大，煩你一下！」

船伕將船開了出去，到沒人處耿殷才道：「老應，去寨裡看看！」原來這船伕也是平南寨的人。

當下老應道：「你要去找賀勝？」

「不錯，這幾位朋友是自己人，湖上有沒有奸細？」

「表面上沒有，暗藏的可就難說！」船伕邊升起帆，邊道：「不過近日來，那些湖霸又蠢蠢欲動啦！」

「這是難免的了！」耿殷道：「請弟兄們小心。」

平南寨在湖中一座小島處，稍靠東南，故此船行了一陣便見到了。平南寨因為人數少，故此擠不進四寨五莊之列，原因乃平南島小，而賀同安夫婦成立此寨只欲使湖上的漁民安居樂業，而無在武林爭雄之心。

平南島十分峻峭，如在湖上矗立一座山峯，下面是石，上面才有泥土，樹木甚稀。船泊在岸邊，須由小徑爬上去。余青

王看後深覺此處是個好地方，易守難攻，但不知平南寨因何會在一夕之間被蓋天幇所破！

到山頂，只見地上一片灰燼，看遺址便知平南寨規模並不大，而一眼望去，並無可藏身之所，却不見有人，余青玉驚問道：「耿護院，怎不見有人？」

耿殷微微一笑，道：「莫急！」他走到一塊大石之前，從地上抬起一塊小石，用力在大石上敲打，先敲三記重的，再敲三記輕的。未幾大石之內竟亦有敲擊聲傳出，是兩記沉重的，耿殷又回以三記輕的，俄頃，那塊大石忽然「轟轟」地响着，緊接着向旁一移，地面露出一個可容兩人的洞口來！

余青玉失聲道：「原來如此！」

只見洞裡跳出一個人來，可不正是賀勝？「余公子來了？令堂在下面休息，請下去！」

余青玉急不及待，首先鑽了下去，余青秀緊緊隨後，只見下面有一道石梯，半天然半人工鑿成，深達二丈餘，方至一平地，墻上插了兩根火把，光線甚好，却不見人影，地道之內十分陰凉。

余青玉道：「賀兄，家母在何處？」

賀勝笑道：「不用急，且隨小弟來。」他走到一堵石壁之前，輕輕一推，一塊高逾六丈，寬二尺餘的石板便滑開，又露出一個洞門來。再順手抽起一根火把，高舉着走進去，裡面又別有洞天。

地道斜斜下伸，又走了幾丈，方成平地，兩旁都是石壁，賀勝道：「這兩邊各有三間石室，可住人！」再進去才是一個約莫二十來丈見方的「廳堂」，廳內放了好些石椅石几，坐了不少婦孺。余青玉一眼便望見母親坐在那裡，尚未上前，余青秀已在他身旁跑上前，撲入母親懷中，喊了一聲娘，母女倆抱頭痛哭。

余青玉走前，低聲對母親道：「娘，快刀門的郝大公子和郝二公子也來了！」崔翠連忙推開女兒，舉袖拭淚，余青玉為郝氏兄弟引見母親。「娘，孩兒先前曾與郝二哥結義為兄弟，請恕不曾先徵求您同意！」

崔翠白了他一眼，道：「郝公子俠骨丹心，似這種朋友去何處找尋？你能與他結為兄弟，實乃你之榮幸，何須稟告！二公子，犬子年紀輕，又自小好玩，不識事體，將來還須賢侄多加教導！」

郝虎威道聲不敢。「伯母這樣說，可眞要折殺小侄了，事實上，賢弟比小侄能幹得多了！」

郝龍威接道：「三公子，舍弟能與你結為兄弟，實乃其榮幸，他脾氣一向躁急，將來三公子還需不時從旁提點！」

余青玉謙遜了一番，道：「娘，這次多虧郝大公子護送姐姐回來……」

崔翠忙道：「瞧老身一高興，連應有之儀也忘記了！」言畢連忙行禮，彼此擾攘一番之後，崔翠又問：「令尊及令堂均好？未知如今落脚何處？」

「家父與家母託賴，總算粗安，如今他們去河北趙家莊落脚，小侄須趕去與他老人家相會。」郝虎威問道：「伯母準備在此安身？」

崔翠嘆了一口氣，道：「如今這情勢，有這樣的一個安身之所，已不容易！」說着裡面走出一對中年夫婦來，崔翠忙替他們介紹。「這便是賀寨主伉儷！」

衆人都是一怔，賀同安哈哈笑道：「諸位公子都以為賀某有通天之能，可以死而復生麼？」

賀妻戚淑英悲痛地道：「說起來，咱們夫婦心頭也不好受，若非手下有個好兄弟，執意要代愚夫婦受死，今日恐怕不能跟諸位見面了！」

賀勝的父親賀彤道：「這也是寨主夫婦平日以誠待人，在此巢湖救了不少漁民兄弟，活人無數，否則怎有人肯代死？」

賀同安道：「愚夫婦苟且偷生，都是為了報仇，只是如今勢孤力單，難以從事，這一天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這一說牽動衆人之悲痛仇恨，大廳裡突然間寂靜如死。

半晌，戚淑英才道：「大哥你只顧發牢騷，也忘記招呼嘉賓，請諸位隨愚夫婦到裡面去。」

衆人隨賀同安夫婦到裡面一間石室，那似是內廳，石几上放了許多水果茶點。賀同安道：「敝居沒什麼好東西招呼，尚請見諒！」

衆人坐定喝茶，郝龍威道：「如今蓋天幇聲勢浩大，任何一派都不足與之周旋，除非大家能聯合起來，未知賀寨主有何計劃？」

賀同安道：「賀某至今尚未有計劃，只求先儲備力量，伺機而動，令尊是武林巨擘，若由他主持聯盟之事，事半功倍。」

（未完・十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上文提要：南宮白離開地心別府後，乍見司馬英，尾隨之，發現擄走他的三個銅人竟然是「烏雲追月」黃哲夫，其父南宮柳及其師呂逸民，此刻的司馬英恭敬孝順，諒已洗心革面，及至黃哲夫說出藏寶傘的地方後，便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來，並擊傷三人逸去，南宮白斯時現身於三老眼前……南宮白眼見司馬英已得之魔傘，竟被混沌叟奪走，繼又被「滿天星斗」取去……

無良叛徒逞兇　黑蛇拚死護主

「滿天星斗」哼了一聲，放棄「混沌叟」，又向司馬英撲到，道：「司馬英，就是天魔傘在你手中，老夫也不在乎，老夫今天非奪回天魔傘不可！」

司馬英道：「老魔，你試試看！」

南宮白心念電轉：「和這些魔頭似也不必再講武林道義，我必須設法搶回天魔傘！」

「滿天星斗」對南宮白道：「小子，你服是不服？」

南宮白道：「五十招才打了四十七招，在下雖略居下風，却未敗給你，我爲什麼要服你？」

「滿天星斗」道：「那麼你在旁邊等一等，待老夫拾奪了這小子，咱們再拚五十招如何？」

南宮白道：「在下自當奉陪！」

「滿天星斗」又對「混沌叟」道：「師弟，你剛才可能是受了這小子的蠱惑，師兄也不怪你，現在不要你幫忙，我一個人就能奪下天魔傘！」

「混沌叟」道：「謝謝師兄法外施恩！」

「滿天星斗」兩掌一錯，「三星罡」已告出手，司馬英一傘在手，不避不閃，以傘迎了上去。

「蓬」地一聲，狂飈乍起，幾具倒地的神像竟被震起一尺多高，大殿搖搖欲倒，砂石瓦屑紛紛洒散。

而「滿天星斗」竟未佔到半點便宜，兩人各退了一大步，以這老魔的功力，竟和一個年輕人扯成平手，不由獰笑連連，殺機大盛。

司馬英也有了信心，想不到一個一尺多長的小傘，竟有這麼大的威力，若非有此武林至寶，在對方這一掌下不死也得躺上半天。

「混沌叟」鼠眼疾轉，他知道師兄剛才那幾句話是騙他，一旦事了，絕不會放過他，立即悄悄溜了。

南宮白冷哂了一聲，也未追趕，心想：走了一個也好，待會搶傘時少了一個障礙。

「滿天星斗」兩掌一搓，緩緩推出，南宮白不由駭然，只見他的掌心之中，發出三道白光。

那正是「日月星」三種罡氣發源之處，這次老魔動了眞火，已納足十成眞力，向司馬英推去。

司馬英不知厲害，仍以天魔傘迎去，只聞一聲大震，大殿屋頂竟被無儔罡風震飛。

司馬英雖有天魔傘在手，却因他的功力比「滿天星斗」差太多，竟被震出七八步之遠。

「滿天星斗」跟踪而上，同時再集十二成眞力推出一掌，南宮白深知這一掌司馬英非受傷不可。

要搶天魔傘這是唯一的良機，身形一動，有如電掣一般，幾乎和「滿天星斗」同時到了司馬英身邊。

「滿天星斗」畢竟快了一步，抓住天魔傘一帶，竟將司馬英的身子向南宮白撞去。南宮白已料到了這一手，閃身讓過，疾抓天魔傘的把柄，司馬英深知夾在兩人中間凶多吉少，立即鬆手閃了開去。

他這一鬆手，南宮白抓住了傘柄，相

持之下，以抓住傘柄比較佔了便宜；然而「滿天星斗」內力較為雄厚，兩人各運真力一拉，都抱着玉石俱毀的念頭，即使得不到武林至寶，能毀掉也行。

那知此傘堅固無比，兩人一拉之力，何止數千斤，天魔傘竟分毫未損，而兩人竟是平手之局。

司馬英不甘就此放手，眼珠一轉，又欺了上來，道：「南宮白，我來幫你！」

南宮白厲聲道：「狗賊！你滾開！我不要你幫忙！」

司馬英竟向「滿天星斗」推出一掌，「滿天星斗」可沒把他放在心上，左掌一撩，立即化解了司馬英的掌力。

司馬英見南宮白並未趁機拉傘，不由遷怒南宮白，道：「南宮白，我幫你反而不領情，那麼我總要毀掉一個……」

他立即又向南宮白推出一掌，南宮白也只得出左手迎敵，那知「滿天星斗」可不講身份，趁機全力一拉，天魔傘已經到了他的手中。

南宮白怔了一下，狠聲道：「狗賊！你這是幹什麼？」

司馬英一看天魔傘到了老魔手裡，知道今天已經無望搶回寶傘，再不走恐怕凶多吉少了，立即掠出大殿，越牆而去。

南宮白這一次可不敢大意了，立即退了三步，暗自納足真力，蓄勢以待。

「滿天星斗」一臉殺機，冷峻地道：「想不到昔年一些成名人物反而不如你這小子，這可怪不得我了，老夫必須把你除去！」

南宮白道：「老魔，你的尅星快到了，你可知道『魔手三星』仍然活在世上，而且已經練成絕技？」

「滿天星斗」冷笑道：「即使他們仍然活着，老夫也不怕了，老夫如今已獲得天魔傘，無往不利，你別危言聳聽，況且老夫也不相信他們會活在世上。」

南宮白道：「你不信是不是？」

「滿天星斗」道：「難道你見過他們？」

南宮白負手踱了兩步，道：「不但見過他們，而且還學了他們一手絕技，這一手絕技，就是專門對付你的！」

「滿天星斗」道：「你先說說看，他們是什麼樣子？」

南宮白道：「中等身材，一臉暴戾陰騖之色，還養有一條通體漆黑，長逾數丈的怪蛇……」

「啊！」「滿天星斗」驚呼一聲，暴退一步，道：「你在那裡見過他們？」

南宮白哂然一笑，道：「我不過是說着玩的，你竟駭得這樣，真是徒有虛名！」

「滿天星斗」漲紅了臉，立即又厲聲道：「小子，在你臨死之前，就讓你口頭上佔點便宜也無妨！你說說看，他們在那裡？」

南宮白道：「上次在邙山中遇見他們！」

「滿天星斗」道：「他們教你一手武功，你試試看！」

南宮白道：「要試試這招武功，你必須放下天魔傘，你要知道，在下並不怕天魔傘，只是那樣分不出誰贏誰輸！」

「滿天星斗」狂笑道：「你小子分明是一派胡言，可能是聽老一輩之人談起『魔手三星』之事，故意欺騙老夫，嘿嘿！你說的地方根本不對！」

南宮白道：「不對？嘿嘿！他們都坐在石筍之上，旁邊有兩個大水潭，一個潭中有一條金線鯉魚，另一個潭中……」

南宮白說到這裡，覺得不安，如果此魔前去行兇，豈不是自己害了「魔手三星」，但南宮白一想不妨，因為火山口壁上那些字跡，分明是「魔手三星」所留，以便引誘「滿天星斗」前去，可見他們三人已有準備，自不必為他們担心。

那知「滿天星斗」乍聞此言，面色大變，道：「你是在那火山口之下遇見他們？」

南宮白道：「不錯！如果不是在那火山口之內，怎能看到他們？」

「滿天星斗」沉聲道：「他們當真沒有死？他們是什麼樣子？」

南宮白道：「紅光滿面，飄飄欲仙，他們在火山口留了字跡，難道你沒有看到？」

「滿天星斗」道：「看是看到了，老夫在沒有把握之先，不能下去找他們，嘿嘿！現在就可以前往試試了！」

南宮白吃了一驚，原來此魔知道「魔手三星」藏身之地，由此推想，「魔手三星」昔年被人殘害，坐在石筍之上，定是此魔無疑了。

「滿天星斗」獰笑道：「我先殺了你小子再說……」

突然，有人在院中大聲道：「老夫也活夠了，要殺人連我也算上……」

話音未畢，門口已站定了三個身着鎧甲之人。

「滿天星斗」冷笑道：「你們三人先報上名來！」

「『烏雲追星』黃哲夫！」

「『風雷客』南宮柳！」

「『逍遙先生』呂逸民！」

「滿天星斗」知道黃哲夫故意消遣他，把「烏雲追月」改為「烏雲追星」，立即冷笑道：「都是無名小卒！」

黃哲夫道：「不錯！只有無名小卒才貪生怕死，却又沽名釣譽，自知肚中貨色有限，所以只有搶那武林至寶，以抬高身價！」

「滿天星斗」不由暴怒，向黃哲夫遙遙推出一掌，黃哲夫雙掌齊出，接了下來，「蓬」地一聲，黃哲夫竟被震出門外。

南宮白大怒，以十二成真力向老魔推出一掌。

「轟」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大步，半斤八兩，三位白道高手不由大為心折，立即湧了上來，黃哲夫道：「聯手對付這個老魔，不算違背武林規矩，大家一齊上！」

雖有至寶在手，也不敢接下四個高手，立即再推出一掌，穿出屋頂，哈哈狂笑而去。

南宮白正要追趕，黃哲夫道：「小子，不要追了，這老魔怎能搶得此傘？」

南宮白長嘆一聲，只得把司馬英以及「混沌叟」之事說了一遍。

「逍遙先生」呂逸民埋怨道：「黃老鬼，都是你惹下的禍苗，如今此傘落入老魔手中，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風雷客」道：「這老魔此番離去，可能逕奔那個幽谷，去找他的師父，幹那欺師滅祖的勾當！」

南宮白道：「爹爹的猜測很對，這魔頭可能是找他的師父去了，雖然那『魔手三星』有恃無恐，但如今老魔有了天魔傘，情況又自不同，我們應該去看看！」

四人離開魯肅寺，向北疾馳，南宮白道：「爹爹，你老人家怎麼總是不理媽媽？」

南宮柳道：「為了武林大計，為父不得不狠心故作不識，因為尚有另一件事，沒有解決，為父只得全力暗中察訪？」

南宮白道：「是什麼事？」

南宮柳道：「就是朱芳芳之夫軒轅斌之事！」

南宮白心中一動，道：「爹爹和軒轅斌到底有何仇恨？」

南宮柳嘆了口氣，默默不語，黃哲夫道：「這件事他自己怎好意思出口，還是老夫告訴你吧！昔年朱芳芳認識了你爹爹，驚為潘安再世，宋玉重生，乃死纏不休，但你爹爹目高於頂……」

南宮柳道：「黃兄，事情不是這樣吧！」

黃哲夫哈哈一笑，道：「你爹爹嫌她心狠手黑，所以總是對她敬而遠之，但她纏得更急；而那時你爹爹已經認識了你媽媽孫寒香，兩人一見面就像三冬天的蘿蔔，動了心啦……」

呂逸民道：「老黃，你還有點正經沒有？在晚輩面前你不能正派點？」

黃哲夫道：「事實如此，不過老夫措詞不雅而已，後來你父母以閃電之勢結褵，朱芳芳失意之下，嫁給軒轅斌！」

南宮白道：「這也不該仇視呀！」

黃哲夫道：「老夫的話還沒有完呢！朱芳芳和軒轅斌結褵，不過是報復的行為，事實上她並不愛軒轅斌，而軒轅斌也不愛朱芳芳……」

南宮白道：「朱前輩不愛軒轅前輩尚情有可原，而軒轅斌前輩既然和她成婚，怎會不愛她？」

黃哲夫道：「這就是仇恨的開端了，因為軒轅斌在你父母未結褵以前，也認識了你媽媽，而且私心傾慕，只是你媽媽不知道而已，所以你父母閃電結褵以後，朱芳芳夫妻兩人都惱火了，不過軒轅斌惱在心中，朱芳芳惱在表面。」

南宮白道：「他們惱得毫無理由，這件事由晚輩……」

黃哲夫道：「你小子別打岔，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呢！朱芳芳雖然已是個婦人了，卻仍然死纏你爹爹，不過他這時的死纏，卻和婚前的死纏不同，她只想在你爹爹身上獲得精神上的慰藉，那知這下可惱了軒轅斌！」

南宮白道：「也不能怪家父呀！」

黃哲夫道：「那個怪他來？只因軒轅斌本就喜歡你媽媽孫寒香，驟受打擊，自然不愉快，那知無巧不成書，恰巧有一夜朱芳芳去找你爹爹，而你媽媽又不在家，孤男寡女相處一室，又未點燈，被軒轅斌跟踪而至，於是造成兩家的大仇！」

南宮白深知爹爹不會做出這種事來，但又不能問，只得轉了話題問道：「據說朱前輩是被媽媽打下絕壑，落入虬龍腹中，那是為了什麼？」

黃哲夫道：「那次軒轅斌暗暗跟踪而至，朱芳芳以為是你媽媽偷告訴了軒轅斌，所以就恨上了你媽媽，兩人就打了起來，其實以你媽媽的功力，不可能擊敗朱芳芳。」

南宮白道：「那麼朱前輩怎會失足絕壑之下？」

黃哲夫道：「有人在旁出了一掌！」

「誰？」

「軒轅斌！」

「啊！是軒轅前輩，他的心好狠！」

「不，假如是你，你也可能做到，因為一個男人最感無法忍受之事，就是妻不賢！他以為朱芳芳已和你爹爹做了不清不白之事！」

「風雷客」道：「黃兄，快別說了，不久的將來，軒轅斌還要找我算賬呢！那時小弟的功力已復，可以和他拚一下。」

黃哲夫嘆了口氣，道：「不是我給你洩氣，你恐怕不是他的敵手！」

「逍遙先生」道：「我認為軒轅斌不會那樣不講理！」

南宮白道：「晚輩知道軒轅前輩不會罷休，他曾對晚輩說過數次，絕不放過爹爹，所以這件事爹爹要預先作好準備！」

南宮柳道：「白兒不須担心，軒轅斌雖然了得，但爹爹一旦恢復了功力，可以跟他打成平手！」

三日後來到那個秘密幽谷，南宮白道：「這洞中乃是火山口，奇熱之力能使衣著化成灰燼，因此，三位前輩不必進去，由晚輩一人進入即可！」

三人只得答應他，守在洞外，南宮白這次有了經驗，而且功力又增，來到火山口之處，身上的衣衫仍未燬去。

一切如舊，火洞中噴出的火焰仍是十分炙人，南宮白大叫三聲「日月星」前輩，只聞洞中隱隱傳來叱喝和打鬥的聲音，却毫無反應。

南宮白又叫了三聲，仍然無人接應，他記得老人說，下次來時，只要大叫三聲「日月星」，老黑即會接應他。

南宮白知道必是「滿天星斗」攜帶武林至寶天魔傘來殺他的師父，也不顧自身的危險，躍起身形，向黑洞中飄落。

這次他有了經驗，順洞壁滑下，兩掌用吸字訣，吸住洞壁，因此滑行速度不快，到了洞底，並未受傷。

他閃目一看，不由肺部氣炸，「滿天星斗」揮動天魔傘，正向一位老人猛攻，而那老人仍然坐在石筍之上。

另外兩位老人都是一身鮮血，早已死去多時，也坐在石筍上，石筍林中血流遍地，慘不忍睹。

而僅存的老人正是三魔中的老大「日魔」，也許由於他的功力最高，尚能支持，但也堪堪不敵了。

「滿天星斗」拚命搶攻，繞着老人游走，老人每劈出一掌，雖能把天魔傘震回，但他自己也被震得東倒西歪。

南宮白大喝一聲，撤下虬龍角撲了過去，只見那條大黑蛇也躺在石筍林中，似乎也受傷昏了過去。

老人見南宮白適時趕到，大為興奮，

而「滿天星斗」却不禁吃了一驚，回頭向南宮白撲來。

南宮白厲聲道：「狗賊！你還算是人麼？我南宮白今天要和你同歸於盡！」

「噹」地一聲，罡氣四溢，南宮白竟被震退一步，而「滿天星斗」却紋風不動，顯然他的內力仍勝一籌。

老人大聲道：「小子，快把老黑弄到水潭中去！」

南宮白全力應戰，也僅能保持不敗，那有工夫去弄那黑蛇，他大聲道：「前輩，我無能為力！」

老人道：「小子，你必須設法把老黑弄到潭中去，不然的話，咱們兩人遲早都不免死於天魔傘之下！」

南宮白深知時間一久，自己仍非敵手，立即大喝一聲攻出三招，將「滿天星斗」迫退兩步。

南宮白用虬龍角一挑，那大黑蛇「卜通」一聲落入水潭之中，而「滿天星斗」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毒招迭出，竟將南宮白迫退數步。

老人道：「小子，快把他引過來！」

南宮白知道老人想以二人之力合擊「滿天星斗」一人，但南宮白見他已經受了傷，心中不忍，並未照辦。

老人厲聲道：「小子，你不聽話必定後悔，快把他引過來！」

南宮白且戰且走，退到老人面前，這一下「滿天星斗」可佔不到便宜了，後面是老人，前面是南宮白，他那天魔傘的威力雖大，却也無法戰勝兩個絕世高手的合擊。

況且老人雖然受傷，但每劈出一掌，仍然挾着無儔的罡風，使「滿天星斗」疲於奔命。

打了將近百招，老人的掌力已不如以前雄渾了，而且他身上也淌出鮮血，南宮白不由大驚，深知他是坐在石筍之上，經大力震動，石筍鋒銳如錐，血肉之軀自然受不了。

這時南宮白只得全力搶攻，以便減輕老人的壓力，但這種情形，僅能維持短暫的時間，他感覺自己也只能再維持一兩百招。

突然，「嘩啦」一聲，只見那大黑蛇自潭中竄出，蜿蜒而來，含了一口魚卵，向石筍中游來。

「刷」！蛇腹又被石筍劃破，但黑蛇並不在乎，逕自游向老人，南宮白心中對這忠心耿耿的黑蛇，已生出萬分的敬意，只見牠游到老人側面，翹首探到老人口邊，老人立即張口，吞了兩顆魚卵。

其餘的魚卵，都被大黑蛇吞了下去，不久，大黑蛇的肚皮已好，而老人也精神充沛。

這樣一來，變成了三對一，那大黑蛇的攻勢不次於一個高手，身形一弓一伸，快逾閃電，專攻中下兩盤，令人防不勝防。

「滿天星斗」自知今天討不了好處，連攻數傘，躍出石筍林向洞口中欺去，一閃不見。

南宮白道：「難道他不用大黑蛇相助，也能逃出此洞？」

老人道：「你忘了他手中有天魔傘啦！」

南宮白恍然大悟，連那柄假的天魔傘尚且能高來高去，這眞傘自然更有妙用，撐開出洞諒無問題。

南宮白突然一震，道：「前輩，我必須上去看看，因為晚輩三位長輩在洞外等我，若遇上這魔頭，凶多吉少！」

老人道：「好吧！讓老黑送你出去，不過以老夫觀察，你服下毒舍利之後，可能還沒有運功導引，收為己用，所以內力增加有限，不然的話，劣徒就是手持天魔傘，也無法打敗你！」

南宮白道：「晚輩一定要找個地方好好運功！」

老人道：「小子，你以後不必來了，老夫不久也將離開人間！」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前輩不是很好麼？況且有魚卵至寶可以延續生命，為什麼突萌此念？」

老人道：「像老夫兄弟三人所受之酷刑，可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全仗魚卵苟延殘喘，但主要原因，乃是一綫希望支持着生命之火，等待一個有為之人來此，完成我們未竟之志，現在你已經答應老夫，為本門清理門戶，相信你好好用功之後，殺死『滿天星斗』只是時間問題，因此，老夫心願已了，不久即將油盡燈乾，離開人間！」

南宮白淌下兩行清淚，道：「晚輩答應前輩之事，即赴湯蹈火，也必做到，況且『滿天星斗』乃是武林公敵，即使晚輩力有不逮，別人也不會放過他的！」

老人道：「好吧！你可以走了！」

南宮白道：「前輩如果當眞到了飛昇之期，晚輩一月之內必定再來為前輩收骨安葬……」

老人道：「不必了，老人自有安排！」

他撮口一吹，大黑蛇又游到洞口，南宮白現在已經不怕牠了，躍上蛇頭，黑蛇一弓身將他彈起，掠出火山口。

他忙向洞外急掠，出了山洞，竟未見到一個人影，也未見到打鬥的跡象，不由大惑不解，心道：「三位前輩不會撇下我不管逕自離去，莫非已被『滿天星斗』害了？」

但他立刻又推翻此種想法，因為三位前輩功力已恢復大半，合三人之力雖不能勝，也不至於被害。

他出了絕壑，逕奔一座高峯之上，四下望去，只聞一個山谷之中傳來叱喝和對掌之聲。

南宮白疾掠下峯，逕奔山谷，到了谷口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是三位前輩和綠毛鷩鷩主。

現在應該改變稱呼了，因他乃是朱芳芳之夫軒轅斌，且已露出本來面目，正和南宮柳在動手，呂逸民和黃哲夫却站在三丈之外。

南宮白十分為難，以他目前的功力，自信軒轅斌已非他的敵手，然而，軒轅斌曾救過他的性命，雖然對手是他的爹爹，這種事也無法插手。

黃哲夫和呂逸民都十分焦急，却又不能出手，黃哲夫大聲道：「軒轅斌，昔年之事全是誤會，快住手，別使親者痛仇者快！老人一說你就明白了！」

軒轅斌冷峻地道：「黃哲夫，你少說風涼話，待會我還要找你算賬呢！」

黃哲夫大聲道：「你找我算賬更好，我希望你能聽我一言！」

軒轅斌道：「等我們分出勝負再談，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

「蓬蓬蓬」！三掌下來，退了兩大步，顯然他功力未復，不是敵手！

「逍遙先生」淡然地道：「軒轅兄，小弟有句話不得不說出來，南宮兄即使和你有仇，也要做公平之決鬥，現在他功力未復，你就是勝了他，也難免被人恥笑！」

軒轅斌突然收手，疾退三步，道：「南宮柳，你的功力何時可以復原？」

南宮柳道：「現在已經復原了，你不必聽他們的緩兵之計！」

軒轅斌冷笑道：「豪氣倒是十分可嘉！我軒轅斌有把握勝你，似不必冒乘人之危之嫌，我們的事，一月後再談，黃哲夫，你現在功力復原了吧？」

黃哲夫道：「老夫的功力根本就沒失去過，你儘管出手！」

軒轅斌道：「也好！反正我是想和你一見高下，昔年你暗算於我，不知是何居心？」

黃哲夫道：「好心變作驢肝肺，昔年我發現有兩個神秘怪客潛入你們家中，乃尾隨而至，想不到你竟誤會，以爲我是前去盜取天魔傘秘笈，其實你的秘笈被孫寒香搶去了！」

軒轅斌厲聲道：「胡說！」

黃哲夫冷笑道：「不信就算了！反正老夫深知你心中有一股子悶氣，壓積了數十年，想找個對象發洩一下，來吧！老夫接着就是了！」

南宮白大喝一聲：「且慢！」疾掠入谷，道：「軒轅前輩且慢動手，晚輩略知此事始末！」

軒轅斌冷笑道：「你小子也想插手？」

南宮白道：「晚輩不敢，只是這件事晚輩略知一二，昔年趁家母和朱前輩動手之前，將朱前輩震下絕壑的是『滿天星斗』洛華生，暗算家父的是『混沌叟』……」

軒轅斌大聲道：「那麼暗算本人的是誰？」

南宮白道：「也是『滿天星斗』洛華生！」

軒轅斌道：「你怎知此事？」

南宮白道：「是『混沌叟』親自對晚輩說的。」

軒轅斌哼了一聲，道：「不管怎樣，老夫和南宮柳這段過節，一月後必須了斷一下，再見……」

說畢，疾掠出谷而去。

黃哲夫搖搖頭道：「俗說：情仇大似親仇，一點不錯，看起來，都是孫寒香引起的禍苗，女人是禍水，古語誠不我欺！」

南宮白道：「黃前輩不能侮辱家母，她老人家沒有錯！」

黃哲夫冷笑道：「小子，你知道什麼？你媽媽昔年也不是堂堂正正之人，不信你可以問你那寶貝爹爹！」

南宮白向南宮柳望去，南宮柳嘆了口氣，道：「若說你媽媽是壞人，當然爲父也不承認，但她的手段極辣，就以武林當舖那一段時間內，死在她手中的黑白兩道高手，就不下百十人之多……」

南宮白不由默然，他深信爹爹的話沒錯，在第一次正名大會上，他曾領教過，顯然昔年之事，都有不是之處。

南宮白道：「三位前輩有沒有遇上『滿天星斗』？」

黃哲夫道：「沒有，你剛進入洞中，軒轅斌就來了，我們就和他來到此谷之中。」

南宮白立即把剛才所見之事說了一遍，三位老人不由連連嘆息，黃哲夫道：「想不到『魔手三星』改邪歸正之後，仍不免落此下場，而天魔傘在那魔頭手中，終必再出花樣！」

南宮白道：「三位前輩功力未復，必須覓地潛修一段時間，以便應付軒轅前輩及『滿天星斗』，晚輩現在想去找家母等人！」

黃哲夫道：「去吧！現在我們已經使用『冬眠復元大法』，不久就可以恢復了，一月後在洛陽見！」

南宮白別了三人，先自出谷，不知到那裡去找孫寒香等人，但他却十分担心，假如「滿天星斗」遇上他們，恐怕聯手齊上也非敵手。

南宮白在附近找了一遍，逕奔開封，進了城內，只見大街一端的廣場上好不熱鬧，大概是趕集的日子，有擺卦攤的、變戲法的、賣藝的，百戲雜陳，應有盡有。

南宮白擠入人叢之中，只見兩個擺卦攤的，相距一丈左右，一高一矮，高的身似竹竿，皮包骨頭，坐在那裡也比普通人高出一頭；矮的頭如南瓜，腰粗兩圍，五官擠在一起，兩人的生意都很清淡，因爲趕集的人都去看雜耍，誰去算卦問卜？

南宮白不由一嚇，認出是「海天雙醜」兩人，但已經化裝易容，若非熟人不易看出眞面目。

突然，人叢中擠出兩個男女，男的是「黑燈追魂」冷清秋，女的是「七嫁寡婦」方君。

南宮白大搖其頭，心道：「想不到這老騷貨又和『黑燈追魂』搭上了，不知他們來此作甚？」

只見「生死簿」向「黑燈追魂」招招手道：「這位爺們請過來談談，你印堂發暗，三日之內必有大災難！」

「黑燈追魂」哼了一聲，道：「本人不信江湖濫言！」

「生死簿」道：「爺們若是不信，必定後悔，現在破解還不遲！」

「黑燈追魂」不由心動，走了過去，道：「如何破解？」

「生死簿」道：「只需紋銀二十兩，待本人爲你做個替身，到城隍廟禱告一番，然後再以替身爲你換命，即可免災！」

這時「黑心員外」也向「七嫁寡婦」招招手道：「這位姑娘請過來，我看妳殺星照命，殺身之禍就在眼前，不過仍有解救之法！」

「七嫁寡婦」道：「你胡說些什麼？本人即將再嫁，大概是紅鸞星動了吧？」

「黑心員外」道：「本人王半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看姑娘妳的相貌，必須連嫁十二個丈夫，才能終老，不知本人說的

對不對？」

「七嫁寡婦」道：「你知道我現在嫁了幾個？如果說對了我就信你的話！」

「黑心員外」白眼珠連翻，扳着手指，喃喃地數着，道：「以本人的算法，姑娘不久的將來，就要嫁第八個丈夫了！」

「七嫁寡婦」不由一震，道：「果然是王半仙，一點不錯，你說我殺星照命，有何根據？」

「黑心員外」道：「請姑娘先把潤金繳上，本人自當詳細說明，如果不確，銀子包退！而且可以踢我的卦攤！」

「七嫁寡婦」被他吊上胃口，道：「你要多少銀子？」

「黑心員外」道：「本人知道姑娘身上有很多的銀子，況且這件事關係姑娘的壽命，自然要加倍要價，妳就付四十兩吧！」

「七嫁寡婦」乃是三窮中的人物，她身上也不過七八十兩紋銀，不由心痛，冷笑道：「那有這樣貴的潤金，我不幹！」

「黑心員外」道：「姑娘既然不願避凶趨吉，在下也不便相强，姑娘請便吧！」

「七嫁寡婦」聽說殺星高照，也不免有點担心，仍想請他指點化解，道：「這樣吧！我給你打個對折如何？」

「黑心員外」道：「少一錢都不談，姑娘請便吧！」

「七嫁寡婦」狠聲道：「三十兩！這樣總行了吧？」

「黑心員外」道：「本半仙一向言不二價，姑娘若捨不得，就快請便，以免躭誤了本人的生意！」

「七嫁寡婦」狠狠地掏出四十兩銀子，往桌上一摔，道：「拿去，快說！本姑娘有何災難？」

「黑心員外」小心翼翼地把銀子收入懷中，道：「拿人家錢財，與人家消災，我王半仙的陰陽八卦從不落空，姑娘此番嫁人，應該是一位舉世知名的人物，絕不是剛才和你同行的那一位！」

「七嫁寡婦」冷笑道：「這就不對了！本姑娘已經和他……」

「黑心員外」微微一笑，道：「姑娘一生面首萬千，僅是春風一度，怎能算是嫁人，若這樣也算嫁人，姑娘恐怕一百嫁也有了！」

「七嫁寡婦」道：「你是說我要嫁給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黑心員外」道：「不錯，姑娘如果是一位練武之人，必定嫁與一位武林頂尖高手，千萬不可自誤！」

「七嫁寡婦」不由一震，喃喃地道：「莫非我要嫁給那個老怪？」

「黑心員外」道：「不錯！正是他！」

「七嫁寡婦」冷笑道：「你知道他是誰？」

「黑心員外」道：「在下非武林中人，自然不知那人是誰，却能算出那老魔的樣子！」

「七嫁寡婦」道：「你若能說對，本姑娘再賞你十兩！」

「黑心員外」臉上開了花，道：「請姑娘先把銀子拿出來，反正在下若說錯了，踢我的攤子就是了！」

「七嫁寡婦」冷笑道：「你若能算出，那簡直是活神仙！」

說着掏出十兩銀子放在桌上。

「黑心員外」一把抓起銀子納入懷中，道：「此人年過七旬，一臉白麻子……」

「七嫁寡婦」不由驚呼了一聲，道：「你……你眞是活神仙！」

「黑心員外」道：「王半仙之名，百里之內無人不知，這點小事又算得了什麼！如果姑娘捨得再花二十兩，本人會指點妳一條明路！」

「七嫁寡婦」冷笑道：「本姑娘只有三十多兩了，要想叫我囊空如洗？」

「黑心員外」微微一笑道：「像姑娘的處世手腕，那能缺少銀子化用，只要向那位同伴飛上一眼也就行了！」

「七嫁寡婦」道：「你先說說看是什麼明路？」

「黑心員外」道：「本人能使妳成為武林第一人，從此爲所欲爲，不但不缺錢用，而且夜夜都有年輕俊俏的美男子陪妳！」

「七嫁寡婦」不由心動，放下二十兩，將剩下的十兩揣入懷中，道：「快說！」

「黑心員外」納銀入懷，道：「從這裡往西，快到城牆之處，有個蘇家花園，非常荒蕪，早已無人居住，但裡面樓台亭閣無數，妳今夜三更前往，多擦胭脂多抹粉，前往和那老鬼幽會，趁機盜取他的武林至寶，如能到手，妳就是武林第一人了！」

「七嫁寡婦」疑心大起，道：「你到底是誰？怎知武林中之事？」

「黑心員外」道：「俗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在下號稱半仙，這點小事豈有不知之理！」

「七嫁寡婦」站了起來，身上輕飄飄地，突然之間輕了五十兩，不免肉痛，冷笑一聲，向「黑心員外」懷中抓去。

那知「黑心員外」早防她這一手，肉球似的身子一晃，嘻嘻笑道：「姑娘妳別開玩笑，本人就是怕哈癢！」

他巧妙地閃了開去，「七嫁寡婦」竟抓了個空，心中有點不服，又是一式「金豹露爪」再次抓到。

「黑心員外」大聲嚷嚷道：「救命哪！這女人要搶我的銀子！」

他這一嚷嚷，又閃了開去，許多看熱鬧的人都圍攏起來，「七嫁寡婦」只得罷手，也不理「黑燈追魂」，逕自鑽入人叢之中。

那邊「黑燈追魂」的遭遇更慘，七十兩銀子全被騙光，拂袖而起，也鑽入人叢中不見。

「黑心員外」晃着肉缸似的身子，對「生死簿」道：「大爺，今天的生意不錯吧？」

「生死簿」道：「大爺我費了半天唇舌，仍然沒有開張，二爺你呢？」

「黑心員外」南瓜頭一搖，道：「大爺你是知道，二爺我本來有一兩多銀子，想不到偷雞不着蝕把米，竟被那浪貨搶走了！」

南宮白不由暗駡一聲「吝嗇鬼」！兩人身上都有數十兩銀子，却都不說實話，不知這兩個怪物在這裡幹什麼？

「生死簿」道：「二爺，這點小事還用

說麼？今天大爺請客就是了！況且我上次輸了一桌酒席，還沒有請你！」

「黑心員外」道：「大爺，就憑大爺這句話，咱爺們的交情可非比泛泛，有機會二爺也要回敬一次。」

兩個活寶連卦攤也不要了，鑽入人叢，進入一家酒樓，南宮白也跟了上去，巧妙地閃入內間雅座。

兩個怪物坐在外間，「生死簿」道：「二爺，今天的菜我要親自去點，咱們要好好吃一頓！」

「黑心員外」拍手道：「大爺你眞開通，你是知道二爺我近來肚子淡得很，最好多吃點油水！」

「生死簿」道：「那是自然，只要二爺你不怕太膩，我不會使你失望的！」

「生死簿」下樓一會，又走上來，道：「二爺，想不到在這裡遇上這兩個魔頭！」

「黑心員外」道：「孫主人一向算無遺策，她估計必有幾個魔頭在此出現，咱們不過是推波助瀾，使這兩個魔頭自討苦吃而已，想不到他們眞不怕死，今夜定有好戲看！」

南宮白心中一動，知道母親一行人定在附近，而這兩個魔頭也是奉命行事，將「黑燈追魂」和「七嫁寡婦」的銀子騙光，又叫他們去冒險。

樓口「格吱格吱」響了一陣，南宮白不必看就知道是「大力神」樓兩層來了，因為別人的脚步不會如此沈重，整個樓房都微微顫抖。

果然，樓兩層大聲道：「我老樓奉命在此賣藝，掩護兩位，本我賺了幾兩銀子，竟被小偷光顧了，好在兩位發了利市，今天我老樓得吃個痛快！」

「生死簿」道：「樓兩層，你食量太大，我們供不起你，今天這桌酒席共計七八兩銀子，我就給你記上三兩好了，將來遇上南宮少爺，你向他要錢再還給我！」

樓兩層道：「這是應該的，你放心好了！」

不一會伙計端上兩個大盤，兩壺酒，放在桌上，「黑心員外」一看，冷哼一聲，道：「大爺，這是個什麼菜？」

「生死簿」道：「二爺，你這就不夠意思了，上次你說瀉肚不能吃太油膩的東西，我叫了幾個清淡的菜，結果惹得你不高興，你剛才不是說近來缺乏油水麼？所以大爺我親自叮囑廚司，多來油膩的菜，這個菜名叫紅燒猪皮！」

樓兩層可不管猪皮不猪皮，挾起來就吃。

「黑心員外」一看另一個菜，又哼了一聲道：「大爺，這個菜呢？」

「生死簿」道：「這是個名菜，名叫清蒸魚刺！」

「黑心員外」冷笑道：「我只聽見過清蒸魚翅，可沒聽說過清蒸魚刺，這分明是人家吃剩的魚骨頭！」

不一會店小二又端來八個菜一個湯，有酥炸鹹魚，糖醋豆腐絲，牛雜湯等等……

「黑心員外」霍地站起，道：「大爺，這一桌酒席我不領情，樓兩層既不嫌壞，就讓他陪你吃好了，二爺自己叫個炒飯算了！」

「生死簿」道：「二爺，吃不吃是你個人的事，大爺請你吃是一份誠意，你不吃可別怪我！」

「黑心員外」自己叫了個炒飯，到一邊吃，「生死簿」和樓兩層則大吃大喝。

「黑心員外」道：「樓兩層，你上當了！這桌酒席不會超過二兩銀子，大爺却要你攤三兩，他等於白吃還賺你一兩！」

樓兩層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牛雜湯「呼嚕」一聲吞了下去，連嚼也沒嚼一下，接着又把紅燒猪皮盤子清理出來。然後，他叫了一桶乾飯，一人吃了大半桶。

蹬蹬蹬！樓梯口出現一人，竟是「混沌叟」！

「黑心員外」眼珠一轉，道：「混沌老鬼，今夜蘇家花園中有一場好戲，據說天魔傘武林至寶落在『七嫁寡婦』手中，你若有心覬覦至寶，不妨去湊湊熱鬧！」

「混沌叟」冷笑道：「天魔傘乃在家師兄『滿天星斗』手中，你胡說什麼？」

「黑心員外」道：「你師兄看上了『七嫁寡婦』，一度春風之後，竟被『七嫁寡婦』把天魔傘偷走，據說她藏在蘇家花園之中！」

「混沌叟」冷笑道：「你的心眼那麼好，難道你對天魔傘沒有興趣？」

「黑心員外」道：「我爺們沒有野心，因爲有了天魔傘也保不住，所以根本不想！你不信就算了！反正南宮少爺一會就來！」

南宮白之名已非昔比，「混沌叟」不敢留下，故意輕描淡寫地邁着四方步下樓去了。

南宮白飯罷，待兩個活寶和樓兩層下樓之後，也跟了出來，見他們進入一家客棧，他也在那家客棧要了一個房間。

夕陽西下，不久天就黑了下來，南宮白在自己房中作了一兩個時辰的調息工夫，感覺眞力澎湃，無窮無盡，而且仍有一股洪流尚未納入正軌。

但他不敢再躭擱，立即向後院走來，他已知道母親一行人住在最後一排房屋之中。

其中一間屋中隱隱傳來說話的聲音，南宮白聽出是母親和一個男人談話，走近一聽，竟是爹爹的口音，不由大喜，他立即又向旁邊一間窗外走去，只聞一個少女的口音，道：「香姊，小妹有句話想問妳，可是又不好意思出口，蹩在肚子裡好久，不知姊姊會不會怪我？」

原來是朱麗葉的聲音，只聞百里香道：「葉妹，咱們情同手足，有什麼話不可說！妳太見外了！」

朱麗葉道：「這件事說出來怪難為情的，還是算了吧！」

百里香道：「妳這樣吞吞吐吐，我可不依妳！快說！」

朱麗葉幽幽地道：「白哥哥有沒有和妳……」

說到末了，聲音細得像蚊子叫，百里香笑罵道：「妳先告訴我，他有沒有和妳……」

朱麗葉道：「沒有！」

百里香道：「我也沒有！」

南宮白聳聳肩，輕輕推門進入屋中，兩女先是一驚，繼而喜極投入他的懷中道

：「你壞，剛才的話你一定聽到了！」

南宮白故作不知的道：「剛才你們說些什麼？我沒有聽到，可不可以再說一遍？」

兩女互視一眼，格格嬌笑起來，朱麗葉道：「你猜猜看？」

南宮白道：「好吧！讓我猜猜看，如果猜到了呢？」

百里香道：「你若猜到，你要什麼我們都給你！」

南宮白道：「一言爲定，可不准賴皮呀！」

兩女同聲道：「絕不賴皮！」

南宮白搖頭晃腦作搜索枯腸之狀，喃喃地道：「妳們竟敢許下這大的心願，這件事一定很難猜，我必須往不尋常的事情想去……」

南宮白突然一拍腦袋，作恍然大悟的神態道：「我可能猜到了！」

兩女雖不信他能猜到，却不免雙頰羞紅，道：「別吹！你一輩子也猜不到！」

南宮白低聲道：「妳們一定在互相詢問，有沒有和我發生關係！」

兩女不由一怔，羞得抬不起頭來，南宮白大聲道：「怎麼樣？我猜對了吧？」

朱麗葉道：「不要臉！你猜錯了！」

南宮白道：「妳敢對天賭誓麼？」

朱麗葉一頭鑽入他的懷中，道：「我不管，你壞！」

南宮白一臂摟了一個道：「既然輸了，妳倆就得實行諾言！」

兩女道：「你要什麼！」

南宮白道：「當然要人生最樂之事了！」

朱麗葉道：「什麼是人生最樂之事？」

南宮白道：「在男人來說，登科及第，洞房花燭，被認爲是人生兩大樂事，我當然要後面那一個！」

兩女芳心猛跳，提起粉拳擂着他的胸脯。

南宮白道：「怕什麼？這是人生必經之途，遲早都有那一天！」

百里香道：「白哥哥，你知道南宮伯伯和呂伯伯及黃前輩都來了？」

南宮白道：「知道了。」

朱麗葉幽幽地道：「你可知道由於南宮伯伯回來，而發生了一件不愉快之事？」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什麼事？」

朱麗葉道：「我媽媽失踪了！」

南宮白對這件事並不稀奇，他早已知朱芳芳昔年暗戀自已的爹爹，以致使軒轅斌對爹爹的仇視，但他沒有想到都到了這般年紀，還是小孩子氣。

南宮白道：「妳沒有去找她？」

朱麗葉道：「誰說沒有找？大家一同出動，在附近百里內找了兩天，一點消息也沒有，媽媽眞是……」

南宮白道：「放心吧！朱伯母不會走得太遠，唉！這都是被一個『情』字所害，妳爹爹軒轅伯伯還要和家父拚命呢！」

南宮白立即把那山谷中以及近日發生之事說了一遍，又道：「『海天雙醜』今天在街上擺卦攤，據說也是媽媽的主意，到底是何用意？」

百里香道：「我們發現『滿天星斗』藏身蘇家花園之中，乃暗中監視，看看有沒有其他魔頭和他在一起，結果發現只有『混沌叟』和他一道。」

南宮白冷笑道：「他們兩個魔頭都私懷毒念，同床異夢，『滿天星斗』旨在利用『混沌叟』，『混沌叟』則想搶他的天魔傘，反正狼虎同穴，遲早必定自相殘殺！」

朱麗葉道：「今夜南宮伯伯、呂伯伯、黃伯伯和南宮伯母等人，準備同往蘇家花園一探，你去不去？他們恐怕已經走了！」

南宮白道：「我剛才還聽到爹爹和母親在房中談話，諒不會這樣早就走！」

百里香道：「他們說要早點去，使那老魔大出意料！」

南宮白道：「那麼我去看看，如果走了，我也要馬上趕去，因爲這老魔一傘在手，非同小可！妳們兩人留在……」

兩女同聲道：「我們也要跟你去！」

南宮白無奈，只得帶着兩女，到隔壁一看，果然走了，三人立即向西馳去。二更不到，已達地頭。

蘇家花園據說是一位巨賈的遺產，後因絕嗣，無人管理，乃任其荒蕪，但一般百姓却不敢佔住。

到了園牆之外，南宮白兩手一抄，一邊挾着一個，長身掠入牆內，有如一片飛絮，輕靈無比。

花園正中是一個水榭，這水榭有四層，第二層上抖出微暗的燈光，且傳來說話的聲音。

南宮白把兩女藏在花叢之中，他自己則掠上第二層窗外，向內望去，只見「七嫁寡婦」和「黑燈追魂」都被點了穴道，放在一邊。而「滿天星斗」和「混沌叟」兩人正在相對飲酒。

「混沌叟」道：「師兄準備如何處置他們？」

「滿天星斗」道：「當然不能留他們的活口！」

「混沌叟」道：「師兄可否把方君賜給小弟？」

「滿天星斗」道：「好吧！不過你可要小心，這女人可不簡單！」

「混沌叟」道：「小弟有辦法！」

他走到「黑燈追魂」身邊，點了死穴，又把「七嫁寡婦」的穴道解開，道：「方君，以後妳就是老夫的人了，可別再動壞念頭！」

方君向他飛了一個媚眼，道：「我對你們師兄弟兩人都十分敬佩……」

說著又向「滿天星斗」飛了一眼，而且一屁股坐在「滿天星斗」身邊。

「混沌叟」不由暗自哼了一聲，只見「滿天星斗」看了「七嫁寡婦」一會，伸手一攬，把她摟在懷中。

「混沌叟」呆了一下，目射兇芒，挾起的一箸菜餚竟掉在桌子上，顯然他內心萬分激動，却又不敢發作出來。

「七嫁寡婦」格格蕩笑，就勢倚在「滿天星斗」懷中，端起杯子送到老魔唇邊，老魔一飲而盡道：「師弟！這個我要了！」

「混沌叟」默默無言，氣得渾身發抖，只見「七嫁寡婦」在「滿天星斗」懷中不停地搓揉，杯來盞去，好不快活，「混沌叟」的手竟抖了起來。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阿郎和多多回到客店，盤詰多多是否失身，爲甚麼鑄像的綫條這樣玲瓏，多多提出馬上洞房讓他檢驗仲裁，才能表白貞操，阿郎不忍，暫且放下，這回翁明珠送上門，自願當小妾，多多心軟，阿郎堅決不認帳……大笨牛離開骷髏鎮，來到天神廟，發現金、銀劍使者的屍骸，和黑皮格鬥，芝蔴公主趕來協助，仍被黑皮走脫……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天神廟老少聚會　聽濤軒神君被囚

小和尚空空與大笨牛齊聲道：「怎麼變？」

玉蓮花笑盈盈的道：「到水裡去變。」

＊　＊　＊

天神廟的後面，有一個水池子。

江湖兒女，本就落落大方，食人族的少女尤其是放得開，芝蔴公主玉蓮花毫無忸怩之態，就當着大家的面，脫掉外衣，穿着一身三點式的比基尼泳裝，噗通！一聲跳進水裡去。

單看人家曲綫玲瓏，婀娜有緻的身材，就足夠冷霜霜、徐雪梅作三日歎，小和尚空空的眼睛更是猛吃冰淇淋。

玉蓮花的泳技絕佳，入水的動作優美曼妙，潛入的姿勢有如美人魚，當她在水底打了一個轉兒，浮上水面時，已恢復了她以前的俏麗模樣兒，看得小和尚、冷霜霜、徐雪梅一楞一楞的。

空空首先道：「讚！果然是個大美人。」

冷霜霜道：「的確很美，難怪會將我們公子迷得神魂顛倒。」

徐雪梅道：「也難怪我們公子朝思暮想，差點得相思病。」

誇讚玉蓮花，在大笨牛的感覺上，就如同稱讚他自己，笑口大開，樂不可支，覺得好爽好爽，傻呼呼的連說：「謝謝，謝謝。」

玉蓮花游至大笨牛附近，嬌聲嬌氣的道：「請公子看清楚，是不是冒牌貨？」

大笨牛立道：「是眞的，一點不假。」

「想不想下來陪我玩玩？」

「想啊，想啊。」

「想就下來呀，傻瓜！」

「來呀，來啦！」

大笨牛簡直眞像掉了魂兒似的，三把兩把的剝掉衣服，僅僅穿着一條短褲，跳下水去。

陪着玉蓮花游了一圈，大笨牛發現小空空瞪着一雙賊眼，一直死盯着芝蔴公主的胴體不放，不由的醋性大發，端起架子來，道：「空空，看什麼看，小心傷了眼睛，還不快去行功打坐。」

小和尚空空不悅道：「幹嘛要去行功打坐？」

「這樣你的傷才好得快。」

「慢點不好嘛，你可以陪公主多玩玩。」

「胡說，咱們還要急着趕路呢。」

「好，小僧就在這裡行功。」

「不行，到前面去，這是命令！」

「哼，自私！」

小和尚噘着嘴，老大不高興的，拖着沉重的步伐離去。冷霜霜、徐雪梅也很知趣，不想當人家討厭的電燈泡，攜手離開，去料理同伴後事。

＊　＊　＊

一時，池畔清靜多了，大笨牛的臉皮也跟着厚起來，雙臂一張，道：「來，公主，我們溫習一下功課。」

這話突如其來，芝蔴公主有聽沒有懂，奇道：「溫習什麼功課？」

大笨牛道：「哎呀，死腦筋，這是個新名詞，就是讓我再抱一抱，親一下的

意思啦。」

說着，當眞連嘴巴也噘起來，湊上去。

玉蓮花來不及開口，便被秋月搶了先，道：「慢着，休想亂吃豆腐，亂揩油，先把大事談妥再說。」

大笨牛正經八百的道：「溫習功課就是大事，妳們沒聽古人說過，溫故而知新，先親一親，抱一抱，才能作進一步的打算，哼，沒水準。」

冬雪可不吃他這一套，道：「我問你，到底喜不喜歡我們公主？」

大笨牛的答覆很乾脆：「二百五才不喜歡。」

春花緊迫釘人道：「準備什麼時候迎娶？」

大笨牛望着芝蔴公主鮮花兒的臉蛋兒，猴急的道：「我們今天晚上就洞房。」

玉蓮花啐道：「討厭，你猴急什麼，再快也得等你媽跑一趟骷髏鎮，當面提親，待父王答允之後，才能擇吉成親。」

大笨牛聞言馬上堆下一張苦瓜臉，嚷嚷道：「慘啦，慘啦，想不到討個老婆還有這麼多痲煩事。」

猛聽阿嬌的聲音接口說道：「痲煩還多着呢，未得老娘的許可，你休想打野餐，娶細姨。」

話落人現，果然是阿嬌，高大的身材，再加上一張兇巴巴的臉，展現出一副十足的潑辣相。

眞掃興，也眞煞風景，玉蓮花、大笨牛睹狀那還有心情再游下去，忙起身走進天神廟的兩間禪房去換衣服。

阿嬌好厲害，就寸步不離的守在門外等，還交待俏丫頭小玉去監視玉蓮花，命令她的兩名保鏢去把守後窗。

待大笨牛換好衣服，甫踏出房門，阿嬌還不曾開口，夏雨姑娘搶着說：「她是誰？」

阿嬌的反應也不慢，搶在大笨牛前面說：「是他的老婆，洛陽的富婆。」

秋月大吃一驚，瞪着大笨牛道：「什麼？你已經是有婦之夫？」

大笨牛矢口否認道：「別聽她瞎說，絕無此事，她只不過是我們家的一個管家婆而已。」

立刻激怒了阿嬌，破口大罵道：「大笨牛，你這個沒良心的，老娘本是你的結髮妻子，後來被你貶爲老婆候選人，現在可好，又降級成管家婆了，你也不想想看，你們吃飯，老娘付帳，你們殺人，老娘埋屍，難道還不滿足，爲什麼還要在外勾搭別的女人，來傷我的心？」

她的情緒激動，唱做俱佳，話匣子一打開，就像洪水氾濫，別人根本插不上話，喘了一口氣，又道：「那個小狐狸精是誰？」

冬雪毫不客氣的道：「妳說話最好客氣點，是我們公主，食人部落的芝蔴公主玉蓮花。」

阿嬌更火更怒，手指着大笨牛，道：「噢？還是一個公主，看不透你呆頭呆腦的，對女人還有一手，說，你們的感情到什麼程度了？」

大笨牛氣忿忿的道：「已經談及婚嫁。」

「老娘不准。」

「妳憑什麼？」

「憑我是你老婆。」

「放屁，妳管不着，八字還沒有一撇，妳只不過是本公子老婆候選人的身份，正在接受考驗中。」

「那個小狐狸精又是什麼身份？」

「她——」大笨牛僅僅說了一個她字就停住了。

他發現，芝嘛公主已換好衣服，正姍姍而來。

令他懊惱的是，剛才還鮮花似的一張臉蛋兒，現在又變成大痲臉。

大笨牛駭異不已的道：「一個大美人，爲何又變成了醜八怪，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春花代言道：「公子有所不知，這是一種病，我家公主從小就是這樣，遇水即美，離水即醜。」

大笨牛無限惋惜的道：「醫不好嗎？」

芝蔴公主玉蓮花幽幽怨怨的道：「醫不好！」

大笨牛道：「這怎麼辦？難道——」

玉蓮花又將她的寬邊帽戴起來，夏雨道：「想要看到我們公主的花容月貌，只好到水裡去。」

秋月另有好主意：「或者，請公子花上大把大把的銀子，在水裡蓋一座水晶宮。」

大笨牛像是洩了氣的皮球，頹喪地道：「這多痲煩——」

阿嬌不耐久等，截口道：「阿牛，你說話呀，她究竟是什麼身份？」

冬雪毫不放鬆，也在催促：「大笨牛公子，你可不能耍賴不認帳，預備那時候娶我們公主？」

大笨牛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心道：「苦啊，我大笨牛的命好苦啊，一個高頭大馬，潑辣而又缺女人味，一個滿臉的紅豆、黑豆、大痲子，令人望而生畏，這可如何是好？」

心念三轉後，以肯定的語氣道：「本公子大公無私，一視同仁，妳們兩個身份相同，地位相同，都是我大笨牛的老婆候選人，誰先通過考驗，誰就捷足先登，通不過考驗的就被淘汰！」

春花聞言大怒道：「騙子，騙子，你才是一個眞眞正正，不折不扣的大騙子。」

大笨牛又端起了架子，神氣八啦的道：「春花，我警告妳，少作人身攻擊，破壞我清純美好的形象，本公子乃是正人君子，從來不騙人。」

「不騙人爲什麼不娶我家公主爲妻？」

「本公子並沒有說不娶呀。」

「故意將公主貶成你的老婆候選人，就是沒有誠意。」

「這是我們家的家規！」

春花欲再爭辯，大笨牛繼又說道：「好啦，本公子言盡於此，這是最後的決定，絕不更改，合則留，不合則去，兩位未來老婆，且先留在此地，幫妳們未來的老公在此處理善後，咱們有緣再見

，無緣不見，再會！」

這小子眞是一個妙人，也只有像他這樣的妙人，才會遇到這樣的妙事，說出這樣的妙語來。

可不是說着玩兒，話一出口，便即步離天神廟，領着冷霜霜、徐雪梅，以及剛剛行功完畢已可長途跋涉的小和尚空空揚長而去。

＊　＊　＊

天魔山莊，是天魔教的大本營。位於苗疆的心臟地帶。

老龍山下，黑水湖畔。

莊門高大壯麗，連門樓足有三丈六尺高，「天魔山莊」四個大金字，長寬各有三尺七寸，數里之外便舉目可見。

黑漆大門，純金打造的環扣，兩隻大石獅子雄踞左右，單是守門教徒就有六人之多，分站兩旁，手中的刀劍，映着陽光，泛出萬道光芒，氣派的確不小。

莊內的景象更壯觀，青石爲地，白玉爲階，雕樑畫棟，鬼斧神工，觸目皆是穿雲高樓，華麗精舍。

此刻，正有一頂轎子停在莊門之外。

轎子很大，比一般的轎子至少大一半，而且從外表看來陰森森的甚是恐怖，四角鑲有四顆明珠，散發出耀眼奪目的光輝，通體五顏六色，繪着無數長着翅膀、青面獠牙、張牙舞爪的魔鬼圖案。

四名轎伕皆非泛泛之輩，都是叱咤苗疆的知名人物。

轎子的左右，各站着六名金劍使者，六名銀劍使者。

看這氣派，看這轎子的式樣，毫無疑問，正是聞名天下的「天魔轎」。

坐在轎子裡的人，想必一定是赫赫有名的天魔女秋水寒，也就是大笨牛的生身母親。

果不其然，轎簾掀開了，步出一位頭戴玉冠、身穿宮裝，雍容華貴、氣質高雅，年約三十五六，櫻唇貝齒、黛眉星目、雪白的皮膚，紅潤而有光澤，臉部的線條均稱而富魅力，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當年甚至現在，都是一個傾國傾城的絕色佳麗，不是天魔女秋水寒還會有誰能夠具備這樣的姿色、氣度？

天魔山莊內，另有一棟宮殿式的建築，名爲「天魔宮」，正是秋水寒居住之地，所以，她雖爲天魔教主苗疆大俠陶子厚的大弟子，外人乃至她身邊的人都多以宮主相稱。

同時，秋水寒爲人寬厚，投奔她的人爲數不少，非但金劍使者、銀劍使者俱都擴展至十二名，身旁的其他高手亦數目可觀。

不幸，天神廟一伕，中了別人的伏兵，損失慘重，得以死裡逃生的僅眼前這四名轎伕，六名金劍使者、六名銀劍使者而已。

只聽天魔女秋水寒沉聲道：「爲什麼將轎子停下來？」

一名金劍使者躬身道：「回宮主的話，莊門未開。」

「叫他們開。」

「是，主人！」

「走！」

「是！是！」

最後這兩聲是，係出自轎伕之口，天魔女話出口後，人已坐回轎中，天魔轎也隨即抬起來，向莊門行去。

孰料，行沒三步，被守門的教徒攔下來，秋水寒甚覺詫異，在轎內喝問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一名教主挺身答道：「山莊重地，閒人免進。」

「閒人免進，你們不認識本宮主？」

「認識。」

「我是誰？」

「天魔女秋水寒。」

這人好大胆，秋水寒乃是天魔教主陶子厚的大弟子，教主職位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竟敢直呼其名，視作「閒人」，天魔女大爲光火，以命令的口吻道：「放肆，開門！」

白說了，衆人相應不理，另一人冷聲道：「抱歉，莊門奉命關閉，沒有命令，不得開啓！」

「是誰下令關閉的？」

「新教主。」

「新教主，誰是新教主？」

「神劍手姚壽。」

「哦，是他，二師弟，老教主呢？」

「不知道。」

「叫姚壽出來。」

「教主不見客。」

「闖！」

天魔女聽到這裡，再回想一下途中的所見所聞，已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吼聲中立即下令硬闖。

六名金劍使者，六名銀劍使者，乃至四名轎伕，都不是省油的燈，守門教徒如何能擋得住，彷若摧枯拉朽，風捲殘雲般，一眨眼的工夫便潰不成軍，闖進山莊大門。

可是，曾幾何時，入莊尚不及五丈，便被聞訊而來的另一撥人給堵上。

爲首之人短小精悍，鼠目鷹鼻，一看就曉得是一個精明而又陰險的傢伙，正是秋水寒的師弟神劍手姚壽。

雙方一照面，天魔女便沉聲喝問：「聽說你已接掌本教門戶？」

神劍手姚壽手握劍柄，目注轎中的天魔女，冷冷的吐出兩個字：「不錯。」

「這是誰的主意？」

「是師父的令諭，也是全體教徒的公意。」

「拿『金劍』來。」

「哼！」

「金劍乃是本門的掌門信物，沒有金劍就算不得是天魔教的掌門人。」

「秋水寒，妳沒有資格看。」

「本宮主身爲天魔教的大弟子，爲什麼沒有資格？」

「妳已被開除教藉，逐出門牆，不再是天魔教的人。」

「姚壽，是你的主意吧？」

「也是全體一致的公決！」

「哼，你私心自用，少假借公意，多少年來，你一直在結黨營私，野心勃勃

，三番五次，師父他老人家本有清理門戶之心，是我念及同門之誼，一再出面為你緩頰，不料你却恩將仇報，怎不叫人痛心疾首。」

麗影一閃，人已到了姚壽面前七尺許處，聲音亦隨之轉趨冷厲：「現在回想起來，天魔教的禍端，沿途施襲的伏兵，都是你一個人在從中搗鬼。」

神劍手姚壽陰惻惻的冷笑道：「可惜妳知道的晚了些。」

「說，你把師父他老人家怎麼樣了？」

「早已嗚呼哀哉，奉主寵召。」

「我不信。」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假如師父確已身故，你便可以取得金劍，光明正大的登上天魔教主的寶座，不必再幹偷雞摸狗的勾當。」

「秋水寒，就算老頭命長未死，也與妳無關。」

「他是本宮主的恩師。」

「現在已經不是。」

「我是天魔教主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現在已經取消。」

「本宮主要見師父他老人家。」

「姚某不准。」

「你敢？」

「不敢就不會站在這裡。」

「你找死！」

「接招！」

這一對同門師姐弟，一言不合旋即大打出手，而且打得凶險慘烈，一個決心要面見恩師，為死難的屬下索仇，一個則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捨命以赴，寸土不讓。

秋水寒好厲害，手下之人亦非弱手，神劍手姚壽那一夥人根本無法阻擋，簡直勢如破竹，交不到三十合，便強行突破封鎖線。

天魔山莊是她的家，處處耳熟能詳，不回天魔宮，逕往「聽濤軒」奔去。

「聽濤軒」位於山莊一角，係一座清幽雅靜的精舍，乃天魔教主苗彊大俠陶子厚的居處，四週植有無數蒼松，微風起處，松葉相撞，其聲如濤，故名「松濤軒」。

這本是天魔教至高無尚的權力中心，這時候却變成了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

只見兩根大石柱上，綁着兩個人。一個是她的三師弟追風劍范魁。一個是她的四師弟索魂劍田進。

地上的人更多，少說也有百人以上，被人以五花大綁禁閉在此，復以繩索串連起來，簡直豬狗不如。

秋水寒認得，都是他們師姐弟三人的弟子心腹，亦即神劍手姚壽的反對者。

「大師姐！」

「大師姐！」

天魔女秋水寒的出現，給范魁、田進帶來莫大的希望，但由於情緒過於激動，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代之以滿臉熱淚，幾許哽咽。

秋水寒衝上前去，迫不及待的問道：「師父呢？師父他老人家在那裡？」

追風劍范魁悲聲道：「在後面。」

不錯，在後面，就在兩根石柱的後面不遠，牆脚下，擺着一張破床，破床上面躺着一個破人。

說是破人並不為過，全身上下可能刮不下五斤肉，就像一張人皮，包着一副骷髏骨架，比小兒痲痺、癌症第三期的患者更可怕。

正是名滿天下，獨霸苗彊，秋水寒的恩師陶子厚。

「這——這太可怕了，簡直——是誰幹的？」

情急之下，有點語無倫次，而且，她明知是姚壽所為，根本多此一問，話至此處，已是珠淚滾滾，再也說不下去了。

門外仍有零星的戰鬥，直至此刻，始將姚壽派在此地的爪牙全部清除淨盡。

然而，不旋踵間，姚壽便已率眾追來。

奇怪的是，並未闖進「聽濤軒」，就留在外面，不言不動。

苗彊大俠陶子厚，伸出一隻枯枝也似的手，抓住秋水寒，悲傷、欣喜，而又黯然的道：「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姚壽那個惡徒一手造成的。」

秋水寒忍悲含淚道：「徒兒已經知道了，恕水寒一步來遲，累師父受驚。」

陶子厚有氣無力的道：「不遲，不遲，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師父你老人家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可是姚壽那個惡棍下的毒？」

「不是毒，是他在暗中偷襲，中了一掌。」

「是何等陰毒的功夫？怎會——」

「是『剉骨分筋手』。」

「剉骨分筋手？是十惡妖婆紅笑的成名絕技？」

「沒錯，他們在暗中早有勾結。」

「姚壽的目的何在？除了想篡奪天魔教外，是否還另有圖謀？」

「可能，但不論如何，他並沒有成功。」

「師父的意思是——」

「沒有金劍，就無法正式接掌天魔教，這也就是我們這些人未被他趕盡殺絕，能夠苟延殘喘的活到現在的原因。」

本已無神的眸中，忽然射出兩道精芒來，聲音也提高了許多，顯然是希望追風劍范魁，索魂劍田進等人都能夠聽得見，陶子厚朗聲道：「水寒，為師的現在鄭重宣佈，從此刻起，妳就正式接任天魔教的門戶，成為天魔教的第三代掌門人。」

金劍是掌門必備的信物，沒有金劍一切俱屬空談，天魔女秋水寒道：「師父，不知金劍存在何處？」

說話太多，陶子厚眞元已耗損殆盡，氣若柔絲的道：「金劍在——在——」

言未盡，已氣絕，一代大俠，就此撒手西歸。

他的手却明顯的指着他的肚子。顯而易見的，金劍是藏在他的肚子

裡。

秋水寒也明白，但她爲人至孝，說什麼也不忍破腹取劍，哭叫一聲：「師父！」立即跪倒在陶子厚的床前。

其他的人亦皆呼天搶地，哭作一團。

正好給了神劍手姚壽一個絕佳的機會，已趁亂闖進「聽濤軒」，向陶子厚的遺體撲去。

＊　＊　＊

天神廟。

現場的死屍已清理完畢，阿嬌與芝蔴公主玉蓮花等人亦相繼離去。

廟公回來了，正在和阿郎、多多談論天神廟的主神，那一尊肉身菩薩的事。

因爲，那一尊肉身菩薩，他們一眼就認了出來，乃是聖僧哈里巴。

阿郎道：「廟公，這一尊天神你們是如何發現的？」

廟公虔誠恭謹的先朝哈里巴拜了三拜，然後才一本正經的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說起天神的來歷，實在神奇已極，係從天而降，就落坐在天神現在所坐，以前則是一片荒土地。」

多多道：「原來是被人丟棄在此。」

廟公一聽此言，顯得甚是慌張，又是膜拜，又是唸經的道：「罪過，罪過，天神從天而降，絕不是被人丟棄在此。」

阿郎笑說：「廟公，別大驚小怪，這位天神是我們的老友哈里巴，坐化在中原，被他們下的叛徒搬運來此，後來可能是臨時改變主意，故而棄置在此。」

廟公當然不肯輕易置信，仍將哈里巴當作天神看待，多多沒再理會他，道：「小仙，依我看，阿巴達他們來到此地後，許是貪心不足，老毛病又犯了，仍念念不忘少林大悲三絕掌，以及波羅扎記上的奇妙功夫，因而又折返中原，幹下了綁票的勾當。

「同時，又派遣專人，往天竺調兵遣將，長老哇加西那一夥人想必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出現的。」

一提到天竺番僧，阿郎馬上想到了自己的雙親，也勾引起了他一連串的前塵往事，此番遠來苗疆，原意本是爲了追捕哇加西，結果誤打誤撞的與刀疤老頭狹路相逢，而此人偏又與天魔教扯上關係，使事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番僧爲何會突然煙消雲散？

雙親的生死下落如何？

刀疤老頭究竟是何方神聖？

自大的身法爲何如此詭異？

難道眞的是一個魔嬰怪胎？

小辣椒錢純純情歸何處？

翁明珠今後將如何自處？

天魔教能否履險爲夷？

大笨牛此去吉兇如何？

還有……還有……

難道……難道……

思緒紛至沓來，剪不斷、理還亂……

多多見他久久呆立不語，望着廟公離去的背影，道：「阿郎，你又在想你爹跟你娘啦？」

張小仙沉重的嘆息一聲，道：「我還想到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一語方畢，突然一個蒼老而又熟悉的聲音道：「老弟，現在什麼都別想，趕快到天魔山莊去，你那位秋阿姨可能會有大麻煩。」

話落人現，立有一男一女闖進天神廟來。

男的是老蓋仙洪五爺。女的則是三絕婆婆。

阿郎喜道：「老哥哥、婆婆，你們怎麼會跑到天神廟來？」

三絕婆婆道：「我們是追一個人追到此地來的。」

「追誰？」

「就是日前在骷髏鎮跟你們動手的那個老魔頭。」

「這個刀疤老頭是什麼人？」

「提起這個老魔頭可是大大有名。」

老蓋仙接着她的話頭說：「他就是二十年前橫行武林，殺人無數，視人命如草芥的雌雄雙魔之一『魔鬼博士』雷破天。」

多多吐一下舌頭，道：「乖乖，魔鬼而又能稱博士，這個老小子一定不簡單？」

洪五爺道：「當然不簡單，當年跟他照面的江湖好漢，從來不曾留下一個活口。」

阿郎回想一下紅中賭坊的情景，道：「婆婆，老哥哥，如果我的觀察沒有錯，你們兩位對他似乎也有點『小生怕怕』？」

三絕婆婆微微一嘆，道：「說來慚愧，倘若單打獨鬥，我老太婆的確要略遜一籌。」

多多道：「可是，那天你們是以二對一呀。」

洪五爺道：「丫頭，妳有所不知，一個魔鬼博士雷破天還好應付，我們是怕的另一半也潛伏暗中，果不幸而料中，咱們四人都會屁滾尿流，稀里嘩啦，吃不了兜着走。」

阿郎的臉色一變再變的道：「他的另一半又是那一個？」

三絕婆婆道：「是十惡妖婆紅笑，他二人合稱雌雄雙魔。」

多多道：「怪事！這麼厲害的魔頭，以前好像不曾聽人提起？」

老蓋仙道：「只怪你們投胎太晚，尚未出生前，雷破天、紅笑夫婦就已經被人打落懸崖絕谷之中，從此銷聲匿跡。」

阿郎道：「是誰幹的？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

三絕婆婆佈滿皺紋的臉上，綻出一絲得意的笑容，正色道：「是婆婆我。」

老蓋仙的表情和她也差不多，神氣活現的道：「也是老哥哥我。」

多多道：「咦？剛才你們還『小生怕怕』──」

三絕婆婆道：「自然不止我們兩個人，還有風塵雙俠：神州一奇張靜之，與百花仙子卜乃慧。」

阿郎「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臭小子自大曾揚言要殺你們四個人，想必就是爲了這一段公案。」

老蓋仙憂心忡忡的道：「雌雄雙魔被

打入懸崖絕谷後，原以爲早已粉身碎骨，魂歸西天，有誰會想到，二十年後的今天，竟又還魂復出，而且功力又大有精進，看來武林中的一場血雨腥風已是無可避免。」

多多道：「這個魔鬼博士雷破天，據說也是天魔教的人？」

三絕婆婆道：「這是事實，雷破天是天魔教的老教主天魔神君的二弟子，亦即現任掌門陶子厚的師弟，秋水寒的師叔，後因作惡多端，被天魔神君趕出天魔山莊，今日捲土重來，勢必會對天魔教有所不利，所以五爺才叫你們火速趕到天魔山莊去。」

張小仙道：「我們正要去——」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猛聽三絕婆婆沉喝一聲：「什麼人？」

左手疾探，其快如風，手中奇巧的撈住一物。

不是殺人的暗器，而是一隻令人生厭的小老鼠。

就在大家望着小老鼠，詫異驚愕間，陡見刀光一閃，血如泉湧，三絕婆婆的左手小指已被人割去。

臭小子自大的動作好快，從投擲老鼠，出手行兇，到脫離現場，全部是連續動作，當阿郎等人從駭異中醒來時，已衝出天神廟，落在五丈外。

三絕婆婆勃然大怒道：「臭小子，不知羞恥的癟三，你懂不懂江湖規矩，竟敢偷襲暗算我老人家。」

臭小子自大顯得好神氣，撥弄一下朝天辮，沾沾自喜的道：「本主席行事，一向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江湖規矩算那棵葱？」

發現洪五爺果然已經帶上了金手指，接着又大言不慚的道：「老太婆，別浪費時間，趕快去訂一隻金手指，申請加入『金手指聯誼會』，憑妳的身份地位，足可與老乞丐爭一爭會長寶座，同時，更歡迎你們加入『金手指黨』。」

老蓋仙洪五爺怒沖沖的道：「娃兒你休出狂言，小心風大閃了舌頭，且說你那老鬼師父現在何處！」

自天生語冷如冰的道：「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訴你。」

「你師娘十惡妖婆紅笑又在那裡？」

「無可奉告。」

「哼，你非說不可，不說就休想逃出老叫化的手掌心。」

「哼哼，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就憑你臭要飯的那手三脚貓的功夫，還奈何不了本少爺，告訴你們，先割一節小指，以示薄懲，下次見面就要你們的命！」

「這可是你師父師娘的主意？」

「也是本主席自己的意思。」

「你跟老叫化有仇？」

「沒有。」

「那你——」

臭小子自大的理由十足，答得好妙好絕：「你臭要飯的，那個老太婆，還有姓張的雜種，以及姓錢的妞兒，都是知名度極高的武林名人，殺了你們就可以名震江湖，一舉成名，比花上大把的廣告費，自我宣傳還要有效得多！」

這是什麼歪理，阿郎的臉都氣紫了，其聲如雷，吐字如刀：「媽的，臭小子，你不但臭、狂、怪，而且還瘋，本教主今天非要鬥一鬥你不可，不死不散！」

好漢不吃眼前虧，自天生比猴子還精，以一對四，怎會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冷笑道：「姓張的，咱們兩個遲早會幹一架的，但不是現在。」

「現在有何不好！」

「少爺尚有急事待辦，再見！」

「站住，咱們現在就——」

「再會！」

「你娘，別跑，把命留下來。」

「再見！」

言語間，現場的五個人都在動，自大抽身疾退，老蓋仙、阿郎等人拔腿猛追，當最後一個「見」字尚未落地，臭小子已如靈猴般攀上一道山崖。

「看打！」

「看打！」

三絕婆婆的飛鏢，阿郎、多多的霸王釘，老蓋仙情急之下，將自己的酒葫蘆也丟出去，却如泥牛入海，肉包子打狗，沒有發生半點作用。

不是沒有打中，是沒有打傷，自天生好像鐵打銅鑄的，刀鎗不入，已在大家的注目下登上崖頂。

老蓋仙洪五爺口沫四濺的道：「奶奶的，這個臭小子透着古怪，好像已練成了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

多多揚眉道：「說不定根本就不是人，是魔鬼。」

張小仙殺氣騰騰的道：「管他是人是鬼，是人要人命，是鬼要鬼命，絕不容許他再這樣橫行霸道下去。」

口中說話，脚可未停，話未盡時，人已追至山崖之下，決心登山窮追。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山崖上面忽又冒出一個人來，是殺人犯阿邪，粗聲大氣的道：「來啊，有胆就上，歡迎光臨，我阿邪先請你們吃『蒙古烤肉』，再請你們吃『石頭火鍋』！」

馬上推下來一堆比火鍋還要大的大石頭。

轟轟隆隆，震耳欲聾，激起的砂塵，遮天蔽日，雖然傷人不得，却大大地影響了他們的速度，登上山崖一看，臭小子自大與阿邪師徒早已不知去向。

洪五爺聲急語快的道：「這個臭小子，尤其是雌雄雙魔一日不除，江湖武林就永無寧日，老弟，你們賢伉儷且先去天魔山莊馳援秋水寒，我們兩個老不死的還得繼續去追截魔鬼博士雷破天師徒。」

三絕婆婆忽然說出幾句很奇怪的話來，道：「但是，有一句話我老婆子必須聲明在先，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望勿傷到臭小子的性命。」

這話突如其來，多多有聽沒有懂，道：「婆婆這話是什麼意思？」

三絕婆婆愼重的說：「他有可能是婆婆的一位故人之後。」

阿郎愕然一怔，道：「是那一位？」

三絕婆婆大搖其頭道：「說不得，說不得。」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武林王家戰勝羣寇，保護家園，老夫人召集開個總結例會，然後摒退其他人，只留克業一個，指出白衣怪客就是他，克業忙否認，克圖奉命亦搜不出銀衫所在，結果被嚴霜搜出，暗中通知克業，他只好承認，而嚴霜亦是武林中人的後代，對武林人物知之甚詳，猜出克業恩師是糊塗和尚，二人知彼知己，暫時瞞過老夫人……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養心園迎堂客　砝符令找原因

少女道：「師父妳又忘了，咱們不是說好的……」

話沒說完，老婆婆已接口道：「好好，妳辦這件事吧，我懶得多說話了。」

少女對老婆婆一笑，探手取出一張名帖，轉向那名家人道：「煩你把名帖送進去。」

那名家人雙手接過名帖，道：「敬問姑娘，妳是要那位出迎？」

少女懂得這名家人的意思，道：「帖子送給王老爺子！」

家人一聽，神色越發恭敬，應着是，道：「姑娘先請和這位老人家到裡面請，小的就去報……」

話說完，轉身大步向門中走入。

那老婆婆就待邁步往裡面走，少女却悄聲道：「師父，咱們自己不能進去！」

老婆婆哼了一聲，道：「爲什麼不能，憑王家老兒也配師父在門外等他？」

少女明知說別的沒有用，師父性格奇特，越是不行就越要幹，於是立動靈機，一笑道：「就爲這個，咱們師徒才不能現在進去呢！」

老婆婆道：「還有講究？」

少女道：「當然啦，妳試想想，一個王家的下人，就能請得師父妳老人家進門，那還成什麼話？至少也要正主來接才行呀！」

老婆婆聽完，點着頭道：「對，好徒兒，眞乖。」

少女趁勢又道：「師父，這次可不是尋仇來的，無論怎樣，可不能亂發脾氣，否則王家的會取笑我們的。」

老婆婆一瞪眼道：「他們敢！」

少女道：「當然他們表面上不敢，可是他們心裡在暗笑，我們又看不出，聽不到，那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老婆婆道：「他們爲什麼要取笑我們？」

少女道：「咱們比王家門戶高，要是動不動就發了脾氣，豈不是讓人家看不起，笑我們沒有風度？」

老婆婆又點點頭道：「都是徒兒心細，師父當年脾氣火爆，難怪處處吃虧！」

正說着，由「影壁牆」旁轉出來了一列燈籠，王家的老爺子王懷仁，和老伴兒「生死婆婆」親自出迎！

王老夫婦身後，是王正等兄弟和嚴霜，分別緊隨在老夫人身旁，但第三代的克圖等人，却沒有出迎。

王懷仁夫婦，率子親迎，是極客氣和隆重，第三代孫兒，無武林名望，也沒有出迎的地位！

雪姑娘和嚴霜之所以出現，那是因爲家人報的清楚，人家有位少女隨着，故才有這份榮譽隨迎出來。

王懷仁在轉過「影壁牆」後，立即和老夫人緊行幾步，手一揮，門前的家人已將尺高門檻取了下來。

接着，王懷仁大步走出門外，對那老婆婆一躬身，道：「夢想不到，屈谷主俠駕光臨草舍，恕懷仁迎遲。」

老婆婆姓屈，還是什麼「谷主」，難怪威風八面。

別看這位屈谷主剛剛有些倚老賣老

，此時卻十分有禮的說道：「怎能當王大俠和生死婆婆親迎，我眞要受寵若驚了！」

老夫人適時道：「谷主，咱們有話裡面詳談吧，谷主請！」

說到「請」，王懷仁夫婦向旁一閃，屈老婆婆拉着她那徒兒，客氣一番，坦然的步進了王家的大門！

王懷仁吩咐門旁家人道：「大門不得關閉，再加幾盞燈籠！」

屈老婆婆却接口道：「別這樣客氣，我看還是把大門關上吧，萬一有什麼不成材的東西，混進了貴府，我老婆子可就難堪了！」

老夫人接上話鋒，道：「谷主貴客，拙夫怎敢失禮，況以谷主的威名來說，江湖上不成氣候的東西，怎敢於此時前來自尋死路！」

屈老婆婆哼了一聲，才待回敬還上一句厲害話，隨行那少女已看出師父的心意，立即故意的向屈老婆婆道：「師父，徒兒該給王老前輩行禮呀……」

老夫人一把拉住少女道：「別客套。」

說着對雪姑娘道：「雪丫頭，過來陪少谷主！」

雪姑娘答應連聲，和這少女並肩走開了。

＊　＊　＊

「養心園」內的小客廳中，王懷仁夫婦，接待貴賓。

時間恰好趕上晚飯，因此，擺上了滿桌的酒菜！

那屈老婆婆，坐在賓位上，少女相待其旁。

王懷仁夫婦，帶着雪姑娘和嚴霜陪客。

屈老婆婆並不客氣，就像是到了自己家中似的，毫無拘束的吃着，喝着。

飯後，撤下杯盞，拭淨桌面，換上香茗。

屈老婆婆這時才開了口，道：「王大俠，咱們要不要算算當年的舊賬？」

王懷仁起座拱手道：「昔日懷仁氣盛，得罪谷主，今願負荊請罪！」

屈老婆婆淡淡地說道：「前些日子，聽說我那不敢見我面的師弟來過？」

老夫人這次接口道：「是雲騰來的，雲飛沒有露面。」

屈老婆婆看了身旁的徒弟一眼，道：「我知道，這件事藍姑告訴過我了！」

屈老婆婆的這句話，使王懷仁老夫婦吃了一驚！

不過王懷仁夫婦却沒有再追問內情，一是他夫婦已經想到，當夜藍姑在場，祇是沒有露面罷了！

再者，設若藍姑是隨同雲家兄弟來的話，如今再問及此事，自是十分尷尬的，倒不如沉默爲高！

況且以「王家」在武林中的地位而言，當時既未發現藍姑，事後追問，徒招「蔑視」，又是何苦？

因之王老夫婦，祇是存疑心問，並以不動聲色的淡淡沉默，來作回答，這是避免找岔最高的妙着！

適時，屈老婆婆話鋒一轉，談到當年，道：「當年我與王大俠動手，一招失誤，退出了武林，這多年來從未忘懷此恥，心靈上的重荷，實難忍耐！」

王懷仁十分鄭重的欠身說道：「谷主，老朽剛剛是至誠之言，願負荊請罪！」

屈老婆婆冷哼一聲，道：「不對吧，今夜是我老婆子來貴府請罪的！」

王懷仁道：「老朽敢誓言一句，曾四出訪尋谷主，惜未……」

屈老婆婆接口道：「就算能找到我，又怎樣，能還我已逝的歲月？」

王懷仁喟嘆一聲，道：「谷主你知道，那是誰也辦不到的事情！」

豈料屈老婆婆冷哼一聲，說出驚人的言語，使王懷仁心膽寒顫！那是句什麼話呢？

屈老婆婆冷哼一聲，一字字驚人的道：「這在別人不能的，你却能夠！」

王懷仁突聞此言，神色一變，半晌未能答話！

久久之後，王懷仁穩定下心膽的凜顫和激動，道：「谷主此言之意，可是老朽要以『死』相謝？」

屈老婆婆眉頭陡地皺起，道：「難道你死了，逝去的歲月能倒流？」

王懷仁和老夫人俱皆一愣，屈老婆婆冷哼一聲又道：「王大俠，少說這些沒有用的話吧！」

王懷仁不由深感納罕，試探着道：「這樣說來，是老朽失言了，但不知谷主……」

老夫人先時已看出屈谷主師徒，來意非善，神態雖有些狂傲欺人，但不似存心尋仇！

如今再由屈谷主種種說話中，聽出別有用心，雖不知其用心何在，然已斷定事有商量餘地，遂接口對王懷仁道：「你少說一句，讓我先和谷主談談。」

話鋒一頓，老夫人接着含笑向屈老婆婆說道：「谷主要比我大三歲，恕我套個近乎，稱一聲老姊姊了，當年我晚到了一步，至今歉然於懷！懷仁生性厚道，又喜逞勇一時，遂中人離間之計，開罪了老姊姊，事後他確實有說不出的懊悔！老姊姊您是位仁義而又懂得道理的人，光陰一去不復回，任憑是誰，也沒有使年華倒流的本領！但是老姊姊妳却聲言，惟懷仁能夠辦到，所以我大膽的假設，老姊姊妳必然是另有所指！論人來說，老姊姊妳恕我說句本份話，『武林王家』雖不算得甚麼，但却向不惹事，遇事更不怕事！就因爲當年是懷仁理短，才悔歉至今，今天幸蒙老姊姊俠駕光臨寒舍，正是解開這結扣的好時機。現在我至至誠誠，恭恭敬敬的，問老姊姊妳，請妳直言一句，凡是我們能辦到的，無不從命！」

一番話，條理分明，實在不愧爲威震江湖的老一輩人物！

屈老婆婆冷靜的細聽，等老夫人說話完了之後，她首先把拇指一伸，繼之看了王懷仁一眼，道：「王大俠，活到老學到老，你可要比王家妹妹差多了，祇憑剛才大妹子那番話，就比你高出一倍不止！」

說到這裏，話鋒一頓，聲調轉柔，

道：「大妹妹，妳剛才那番話，可是眞心誠意？」

老夫人正色道：「老姊姊，我字字眞誠！」

屈老婆婆道：「大妹妹，妳當得了家？」

老夫人看了王懷仁一眼，道：「按說，『武林王家』可應該由懷仁作主，但是這些事，他告訴過我，要我來辦，老姊姊就別多心……」

屈老婆婆含笑點頭接口道：「說的是，我多心了！」

說罷，一側身，手指藍姑又道：「大妹妹請想，要是能使小兒女們成了連理，咱們老一輩的那點小『過節』，豈不就烟過雲消了麼？」

老夫人笑道：「把寃家變作親家，老姊姊的是高明！」

屈老婆婆搖頭似自嘲般，但掩不住心中的欣慰，道：「沒法子，人老了，就不能不爲下一代的人想了！」

老夫人道：「這是老姊姊的仁慈。」

屈老婆婆微微一笑，突然神色一正，道：「大妹妹，令孫兄弟行中，可有個叫克圖的？」

老夫人微微一楞，道：「有，是長孫！」

屈老婆婆道：「可否請出來一見？」

老夫人道：「理應着其拜叩老姊姊。」

說着，隨即命人傳喚王克圖，移時，克圖到來，在老夫人示諭下，向屈老婆婆見了禮，立於一旁！

屈老婆婆極仔細的打量克圖，一邊上下的看，一邊頻頻點頭，大有「丈母娘看女婿」的意味。

看着看着，突然向一旁的藍姑道：「你有話說沒有？」

藍姑自克圖進門之後，就暗自打量思忖不已，那夜，此人銀衫蒙面，但身材輪廓，却熟記在心田！沒有錯，是他，就是他！奇怪的是，他可眞會矯作，見到了自己之後，竟然目不斜視，就像沒有看見一般，擺出了個正經的樣子！

藍姑思忖未畢，屈老婆婆已在詢問，姑娘家雖說是武林中人，但再大方也沒法當着心中人的面，表明甚麼，自然的垂下了頭！

屈老婆婆一笑，轉向克圖道：「你多大了？」

克圖答話十分恭敬，道：「晚輩二十四歲。」

屈老婆婆點點頭，目光一瞥藍姑，又向克圖道：「這是我的弟子藍姑。」

克圖把手一拱，對藍姑道：「姑娘好。」

藍姑心頭一動，這聲音，不太像那天晚上見到的人！

但是轉念間却又想起，那夜人家是掩飾着本來的面目，有塊絹布隔着，聲音自然和現在不能一樣。

適時屈老婆婆又對老夫人道：「大妹妹，我可是看中了妳這個孩子嘍？」

老夫人含笑道：「這是他的福份，老姊姊怎麼辦怎麼好！」

屈老婆婆高興的說道：「我可是性子急，說辦就辦！」

老夫人道：「那就定局了！」

屈老婆婆却搖頭道：「還不行，咱們總得問問孩子才對！」

說着，話鋒一變，轉對克圖道：「好孩子，我是來提親的，雖說女家先向男家提親，有些尷尬，但是我老婆子却毫不在乎！人，你是見過的，論武技功力，自然是不如你，但要說女紅等事，却敢誇一句無人能比！親事非同兒戲，儘管我老婆子是一百個願意，令祖父、母也雙雙贊成，但仍要詢問你一聲，你有話儘管說！」

克圖能說甚麼話，祇有低下了頭！

屈老婆婆却又說道：「孩子，別老害羞呀，願不願意也要表示一下！」

克圖仍是低頭無言，老夫人道：「克圖，願意就點個頭！」

這句話，聽來是打商量，其實却是命令，克圖自然聽得出來，況藍姑長得又是極美，遂點了兩下頭！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互相換了生辰庚帖，文定信物，老一輩的仇怨已解，晚一代的大事亦定，皆大歡喜！

屈老婆婆在王家，住了三天，帶着藍姑走了，她是和她這愛如寶貝般的徒弟，去採辦上等的應用物品！

吉日却未選定，好在都是武林中人，等一切籌辦妥當，再來王家親選良辰吉日也不爲晚。

* * *

王老太爺王懷仁將「養心園」後面的「暖閣」，劃爲禁地，除老夫人外，餘者未有奉召喚，不得擅闖！

老太爺在禁地中，經常召兩人爲伴，那是王正和克圖，原來這祖孫三人，開始在精研王家幾近失傳了的絕技！

其實，王家的絕技，未曾失傳，而是王懷仁幼時起，即將這門絕學有心的擱置，不准子孫研習。

原因是要習這門絕學，必須尚未成家，茲後並須耐得心性情慾的克制，否則百害即生！

王正不知此禁，以致幾乎慘罹大禍，就這樣，還將一身功夫失去，而「三原」大穴自封，無法解決！如今，王老太爺要以本身眞力，代長子打通已封的經脈，雖不敢斷定此事必可成功，却也要全力一試！

克圖是再三懇求乃祖，聲言甘受未來克制情慾心性之苦，誓必習成這門絕學，以保「王家」在武林中的地位！

經王老太爺考慮再三，也因絕學習成之後，並非完全不可行夫妻之倫，僅須多爲留心，稍加克制而已，遂答應了克圖的苦求。

於是「養心園」後的「暖閣」，才劃成了禁地！

* * *

屈老婆婆有消息送到了王家。

是要求王家，能在來年的「仲春」或「重九」前後，這兩個月份中，爲克圖和藍姑擇一吉期。

老夫人也回了消息，說明克圖正在精研一門絕學，兩年內無法成婚，祈請屈老婆婆擔待，擇後年吉日！

事使往返，事情決定，吉日良辰，選在了後年的陽春三月，並決定是日，大宴武林同道。

屈老婆婆在信函中還說，來年，她要在蘇州租一所廣大宅第，好準備在婚期前，作女方的居所。

* * *

這日傍晚，夕陽已下西山。

相距雲騰率人夜闖「王家」，已整整有一個月了！

一輛四輪馬車，由小道上飛馳向「茅山」山脚下！

車停了，車上來了兩個人，竟然是那雲飛兄弟！

雲飛打發掉車把式，直待目送這輛車走得了無影子，方始半扶着混身一點氣力都用不上的雲騰，登上山路。

夜半時候，他們到達了後山腰！

山腰上，有三間石屋，這是雲飛的住處，這住處十分隱秘，若非是和雲飛有極深關係的人，根本不知！

又片刻，雲飛一拉雲騰，伏身在草叢之中！

原來那空置備用的石屋中，此時竟射出了燈光。

燈光微弱，但已足以證明，在雲飛沒有回來之前，有人來過，並且這人極可能還逗留未去！

雲飛悄囑雲騰道：「老二隱着點別作聲，我去看看！」

話聲中，他才待飄身而前，石屋內却適時傳出了話聲，話聲乾澀而陰森，聽來令人心凜！

說的是——

「可是雲大弟回來了？」

這聲調雖然令人心凜，但聽在雲氏兄弟耳中，却如聆仙音，雲飛慌不迭的抱起雲騰，飛身門前。

屋內話聲又起，道：「誰受傷了？還要大弟你抱着！」

雲飛對屋內的這個人，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此時更是欽服萬分，沒見面，就知道有人受了傷，這人的功力，可眞已入化境！

雲飛推開屋門，順話答聲道：「是，老大，老三受了傷！」

說着，他已和雲騰閃進了石屋，順手緊閉上門。

三間石屋，祇是從外面看來如此，其實裏邊却是一大間通房，房內佈置得十分簡單，一床一桌，幾把椅子而已！

靠右牆，堆放着鍋碗等物，和一座用紅磚搭的爐灶！

左牆角，是張大板床，被褥倒是俱全。

正中一張八仙桌，是白木頭釘成的，湊合用！

三四把椅子，更是雜色雜樣。

現在，那把比較堅固的椅子上，坐着個老者，老者身材瘦長，白髮蓬亂，雪髯如草，一身灰衣！兩隻眼，看來吓人，深而大，閃射着碧光，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襯着桌上的微弱的燈光，仿似鬼魅！

雲飛首先把雲騰扶躺床上，去了鞋襪，蓋好被子，然後走到老者面前，拱手爲禮，說道：「老大您好？」

老者揮手示意雲飛坐下，毫沒熱氣的道：「是怎麼回事，王家……」

雲飛苦笑接口道：「就是折在『王家』！」

老者亂草鬍子一動，目射碧芒，道：「去了多少人？」

雲飛自桌上茶壺中，斟了碗苦茶，牛飲下去，又斟上一碗，端給了雲騰，方始喟歎一聲，道：「人夠多，杜雲兄弟、洞庭弟兄，還有太倉……」

話沒說完，老者已冷冷地說道：「都折了？」

雲飛道：「一位也沒跑得掉！」

老者殘眉一挑，道：「有死的？」

雲飛頷首道：「我手下那四煞，一個沒活！」

老者霍地一拍八仙桌，道：「就憑王懷仁夫婦一家，能留住你們這麼多人？」

雲飛道：「我沒能進去！」

老者一楞，道：「這是怎麼說？」

雲飛道：「碰上了屈老賤婆的徒弟藍姑……」

老者哦了一聲，詭笑道：「那就難怪了，你見到她就怕……」

雲飛插口道：「屈老賤婆沒去，藍姑多管閒事，我想索性把那丫頭留在當地，遂繞到她的去路上阻攔！那知動上手，藍姑即將喪命時，却突然跑出來了個蒙面銀衫怪客，我力戰不敵，致被迫沒能接應老三！」

老者雙目碧芒閃動，道：「沒看出這個蒙面人的手法路數來？」

雲飛搖頭道：「沒有，招法奇特，武林中從未見過！」

老者殘眉緊緊皺起，道：「老三傷在何處？」

雲飛喟歎一聲，低低的說道：「老三毀啦！」

老者一驚，道：「詳細點說清楚！」

雲飛道：「老三和杜雲等人，進了『王家』，竟中埋伏，陷入了包圍之中，全靠四煞拚死敵住王老婆子，老三才得逃出羅網！那知他也碰上了那個銀衫蒙面客，被這人生生又逼回『王家』，結果同去的人，非死即遭擄擒！王老兒沒在家中，那王老婆子恨極了老三，竟以特殊手法，廢去了老三的一身功力！」

老者咬牙切齒，恨聲道：「好個大膽的王老賤婢，妳這是自找毀家之禍！」話聲一頓，又道：「老二，其餘的人呢？」

雲飛道：「不知那王老婆子用了甚麼辦法，自杜雲兄弟起，皆被釋歸，人人功力未失，但却各走各的路了！」

老者哦了一聲，道：「你是說，他們已經不聽老夫的調令了？」

「事實如此！」

老者嘿嘿獰笑連聲，道：「好，這多年來，老夫是人老心慈，想不到他們竟敢當我老邁無用，不聽調令，哼哼！」

兩哼之後，突然頓住，半晌，方始又道：「用人之際，暫時祇有忍耐一下，我指望你和老三，能將心煩的事辦個眉目出來，豈料却全軍盡墨！」

雲飛道：「此事實在怨不得我與老三，誰能想到，半途中會殺出個程咬金來

，把一椿手到可成的事，攪了個一敗塗地！」

老者殘眉深鎖，道：「以你的功力來說，與蒙面人戰上幾個回合？」

雲飛垂頭道：「說來老大你也許不信，我……」

話未說完，老者已沉聲接口道：「莫非蒙面之人，若想勝你，一招即可？」

雲飛道：「雖不至於如此，但却絕走不出十招去！」

老者殘眉倏忽一揚，道：「此人是矮胖，抑或瘦長？」

雲飛道：「都不是，略矮於我，身材適度！」

老者點了點頭，道：「是否動作瀟洒，風流自現？」

雲飛道：「有一些，尤其此人在輕功上，造詣已臻化境！」

老者突然道：「如一陣清風，自然而飄逸？」

雲飛道：「正是！」

老者臉上現出獰笑之色，道：「聽此人的聲音，不似老年吧？」

雲飛一拍腿道：「一點不錯！」

老者嘿嘿冷笑出聲，道：「再詳細說說，老三被逼回『王家』的情形！」

雲飛也是聽自雲騰的述說，但却沒有掩飾甚麼，將所知情形，非常詳細的向老者說了一遍！

老者聽完詳情，霍地站起，道：「不會錯了，是那個老匹夫！」

雲飛道：「老大已知此人是那一個了？」

老者嗯了一聲，道：「極目武林，有如你所說，這高身手的人，可數可計，再加上此人喜着銀衫，動作俊逸，尤其少有！最後再相諸那種逼使老三，自投六丈牆下，而仍不動手擒敵的慣例與作風，武林中就更衹有那老兒一個了！」

雲飛道：「是誰？」

老者一字一字說道：「他就是我的大仇家，一尊丈人邊渡老兒！」

雲飛遲疑的說道：「邊老兒我見過，不太像……」

老者陰笑一聲，道：「絕沒有錯，否則此人蒙面作甚？」

雲飛無言可答，老者又道：「況邊老兒就隱身在『太湖』羣山之中，我早有密報，老兒時常往『蘇州』買醉，這次事就毀在他的手上！」

雲飛道：「若是這老兒的話，豈肯放我逃生？」

老者道：「邊老兒志在由你身上，引我出去，老兒打了如意算盤，認定我依然非其敵手，嘿嘿……這正合我意！」

雲飛道：「說實話，也應找這老兒算算舊帳了！」

老者冷笑出聲，道：「現在是正好順道辦了這件事！」

雲飛一楞，道：「順道？是老大想親自去蘇州王家？」

老者道：「由於昔日一步走慢，那奶娘和小丫頭已離開了『清音庵』，從此消息杳然，使我提心吊胆至今！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禍根，你也知道，咱們哥兒三個的性命，將來也許就毀在這件事上！萬幸『主家』派出『隱俠十三叟』，排搜諸省，在你們去『王家』之後，我得蒙寵召，見到了『主家』！」

雲飛大喜道：「主家怎麼說？」

老者白了雲飛一眼，道：「老二，你當是好事？」

雲飛道：「至少能得點指示，强似這樣大海撈針！」

老者道：「主家指示了，誇讚人家十三叟，說人家衹化了半年的時間就已將那一老一小的行踪摸清！」

雲飛道：「落在那裏？」

老者道：「老二你猜！」

雲飛皺眉道：「老大，這何必，你知道我……」

老者接口道：「老二，你已被記上了一件大功了！」

雲飛一楞，道：「這怎會？」

老者一笑道：「你和老三找到了地方，人落在了蘇州！」

雲飛既驚且喜，道：「和王家有關？」

老者道：「主家沒這樣說，但却傳下諭示，十三叟暫時歸我來施令，限在一年之內，擒獲這一老一小！對『王家』，主家帶上一句話，說祇要在形跡上，別出現毛病，對這一家最好能連根拔掉！」

雲飛眉飛色舞道：「好，咱們就去，先報了老三的這份仇！」

老者哼了一聲，道：「你想得好，再去要有通盤安全打算才行！」

雲飛道：「老大，可是老三這身功力……」

老者笑道：「傻大弟，主家無所不能，况有規例在前，你正好記了一次大功，拚却把大功不要，還怕老三功力不恢復？」

雲飛一拍腦袋，道：「我急得忘了！」

話鋒突然一頓，道：「不過要上那裏去見『主家』呢？」

老者淡淡地說道：「不用費心，稍待『主家』就有人來！」

雲飛道：「眞的，老大？」

老者道：「我就是接奉諭令，才來此等候你們！」

雲飛一驚，道：「如此說來，主家已經知道我和三弟今天回來了？」

老者道：「怕是如此！」

雲飛低語道：「主家好靈通的消息！」

老者也悄聲道：「所以今後要小心些，別認為萬事能瞞得過去！」

正說話間，石屋外面，突然有人沉聲道：「主人『硃符令』到！」

老者以目示意雲飛，並恭敬的答道：「天南飛鵬雲萬里，率堂弟雲飛，雲騰接令！」

話聲中，雲飛已飄身板床旁，欲待扶起雲騰，屋外話聲又起，道：「雲飛不必扶雲騰接令，主人有諭，雲騰為主人事，功力盡失，着記首功，免接符令！」

雲飛忙揚聲答道：「雲飛謝主人恩典，並恭迎符令！」

雲萬里一步上前，將屋門推開，和雲飛併肩而出。

移時，迎進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少年身後，跟着拾三位年已古稀的老者，和兩名大漢！

少年大剌剌的坐到了正座上，手捧着一塊硃紅木柬！

雲萬里以次，俱皆侍立，雲萬里首先對少年一禮道：「公子親臨，出乎老朽意外，實感惶恐！」

少年淡然一笑，道：「爲主人事，勞及貴兄弟，我理應相謝。」

雲萬里道：「主人恩重如山，些許事情未能早日辦妥，慚愧而汗顏。」

少年道：「主人對事，祇問盡心盡力與否，不問成敗，此次貴兄弟王家之行，雖然慘敗而歸，但卻已盡全力了！」

雲萬里道：「公子如此曲諒，越發使老朽難安！」

少年一笑道：「不必虛套了，還有正事談呢！」

雲萬里道：「是是，老朽靜聆諭示！」

少年道：「主人得報，此次王家之事，毀於一個銀衫蒙面人手中，着令雲大俠，即時啓程，先將此人根底摸清！」

雲萬里道：「老朽已經摸清此人是誰。」

少年一驚，十三位古稀老者，全都色變！

少年遲疑了刹那，方始問道：「雲大俠早已知曉此人是那一個了？」

雲萬里道：「確知是誰！」

少年道：「那一個？」

雲萬里道：「一蕁丈人邊渡！」

少年神色一變，道：「有何確證？」

雲萬里道：「此人阻截老朽三弟時所用的身法，證明是一罕見高手，老朽三弟雲騰，曾與此人動手，不下十招而敗北！橫目當代武林中人，身懷如此高超武技者固仍可數，但僅有邊渡一人，喜着銀衫，而身法講究俊逸美妙！邊渡乃老朽兄弟所素識，昔日並與老朽尚有是非未了，故才以物蒙臉，掩其眞正面目！」

少年沉思有頃，道：「照雲大俠如此推斷，似有此可能……」

話鋒一停，突對十三名老者中，立於第二的那人道：「蘇隱叟有何意見？」

蘇隱叟微一躬身，道：「以老朽看來，內中或有失誤！」

雲萬里殘眉一挑，看了蘇隱叟一眼，却沒開口。

少年哦了一聲，道：「請講清楚！」

蘇隱叟道：「老朽奉命，隱於『江蘇』一地，按主人所諭，派出近百名探手，是故對江蘇一地武林中人，瞭若指掌！一蕁丈人邊渡，近十年來，雖隱於『太湖』羣峯之中，然其確址，却在『浙江』省域！

「邊渡近十年來，雖每臨七夕，中秋，泛舟湖上，然從未離開『太湖』區域一步，並已聲言不問江湖中事！雲飛兄弟前往蘇州『王家』時，雖正值老朽奉主人寵召，趨前拜候之期，然老朽未接手下飛柬報告，故深疑雲大俠的判斷！」

少年臉上毫無表情，對雲萬里道：「雲大俠可有話說？」

雲萬里道：「也許蘇隱叟的消息，比老朽眞確些，不過老朽有幾句話，想請公子恩准，與蘇隱叟一談！」

少年頷首道：「當然可以！」

雲萬里向少年一躬，轉對蘇隱叟道：「蘇兄，老朽對此事，若有言語不週，蘇兄務必原諒！」

蘇隱叟一笑道：「探討敵情，理應如此，雲兄不必客氣！」

雲萬里道：「主人召見蘇兄，已有多久？」

蘇隱叟看看少年，道：「公子，這話能答？」

少年道：「同是主人的左右，無有不可言者！」

蘇隱叟應了一聲是，答覆雲萬里道：「在三個月前，我至今尚未回去！」

雲萬里道：「蘇兄不要忘記，此地也在蘇兄區域之內！」

蘇隱叟一言失誤，老臉一紅，道：「是我言誤，所謂回去，是指回『蘇州』而言！」

雲萬里道：「如此說來，三個月前，蘇兄是在蘇州了？」

蘇隱叟點點頭，表示不錯，雲萬里忽自身畔取出一個「鴿筒」，打開來，掏出一張小紙條，雙手交給了少年！

雲萬里此舉，似乎使蘇隱叟心中忐忑難安！

少年接過飛鴿傳書的小紙像兒，展開之後，首先向紙條背面一瞥，然後才翻轉來細看正文！

過目之下，少年臉色微變，對雲萬里點點頭，然後一言不發的把那紙條，遞給了蘇隱叟！

蘇隱叟雙手接過紙條，正要閱讀，少年突然說道：「蘇隱叟請先檢視一下背面，看看有否主人的暗記！」

蘇隱叟答應了一聲，翻閱背後，道：「這是主人所賜，專供傳書之用的『飛柬』！」

少年嘿了一聲道：「那就不會錯了，這飛柬是我們自己人傳遞來的，姑不論上面的消息可靠與否，至少不會是他人僞傳！」

這幾句話，明白人都能聽得出來，含意不善！

蘇隱叟未敢接話，當即展開閱讀。

豈料他展視之下，心神俱震，老臉立變蒼煞！

接着，雙手將紙條遞還少年，惶恐的說道：「我願領主人的家法，此事確實有的！」

少年沒答蘇隱叟的話，却展開紙條高聲的唸道：「重九登高，蘇隱叟與一老儒，會飲於『濱江酒家』，該老儒，識者知爲『一蕁丈人邊渡』！」

少年話聲一頓，又道：「飛柬下面，有傳遞者的代號，不識代號，諸位當然不會知道此柬發自何人，現在我可以告訴諸位，這發柬人是誰！」

說到這裏，少年目射奇光，瞥了蘇隱叟一眼，又道：「主人近身，曾有十位美婢，如今皆已遣嫁有功之友，這飛柬之上的代號，即十婢中的一位！

「以我所知，這十位美婢，非但各懷

一身罕有功力，並且都是絕對忠誠，因此束上所載當無虛訛！」接着面色陡地一寒，轉向蘇隱叟道：「蘇隱叟，你有何解釋？」

蘇隱叟此時神色早已慘變，聞言忙道：「實有此事，我願領家法，但有一言申訴於公子之前，去歲重九之宴，我並不知那老儒乃是邊渡！」

少年冷笑一聲，道：「蘇隱叟你不識邊渡？」

蘇隱叟道：「不敢相欺，確實未識邊渡的眞面目！」

少年沉聲道：「這豈非是欺人的謊言！」

蘇隱叟道：「公子暫熄雷霆之怒，我祇是以實情進陳，綠因始終未得良機及人介，故雖知邊渡此人，而未謀面……」

少年哼了一聲，道：「祇說蘇隱叟你，身負監視江蘇一帶，武林中人動靜的重責，竟爾不識名震天下的大俠邊渡，此咎能夠推脫嗎？」

蘇隱叟道：「願服罪罰不辭！」

少年一拍桌道：「先時雲大俠談及邊渡之事，是你說，邊渡始終未曾離開過『太湖』水域，你怎敢作此大膽假定！」

蘇隱叟道：「太湖水域內，有二十名隱探，我因未得密報，故一直認爲邊渡未出太湖，此咎，亦願負責！」

少年道：「隱俠十三叟，乃主人昔日倚重信賴的左右手，有此重大的失誤，我亦不便處治或代隱，稍後你隨我親見主人好了！」

蘇隱叟俯身道：「遵諭！」

雲萬里這時突然開口道：「公子，老朽有下情進陳。」

少年一笑道：「雲大俠請講。」

雲萬里道：「事關蘇隱叟，公子是否能容老朽盡言？」

少年又是一笑，道：「好，你儘情的講吧！」

雲萬里道：「主人待人，仁義恩厚，況十三叟，無一不是曾經建奇勳巨功的朋友，因之老朽敢說，內無不忠之士！尤其對蘇隱叟，老朽知之年朽，蘇兄仁厚君子，故邊渡老兒，始能欺以其方，致有此失！況去歲……」話未說完，少年冷冷地接口道：「原來雲大俠是說情客！」

雲萬里神色鄭重的搖頭道：「主人的法規，老朽比誰都明白，自知不夠說情的資格，但蘇隱叟這件事，却是椿天大的寃枉！」

少年微微一楞，道：「寃枉？」

雲萬里道：「是的，他寃枉，不信此事若經主人一問，必然也會認爲蘇隱叟是無辜的，而對公子或將申斥！」

少年雙目一轉，道：「莫非飛束是假的？」

雲萬里道：「飛束半絲不假。」

少年不悅地道：「那又何寃何枉之有？」

雲萬里道：「聖明之如主人，恐亦難知未來事，何況隨時發生的種種事故，事先往往又毫無端倪可尋……」

少年接口道：「雲大俠請直說！」

雲萬里道：「邊渡巧飾蒙面，出手援助『王家』，這是任何人事前難以想像到的事情，公子認爲可對？」

少年沉思刹那，道：「這一點說的不錯！」

雲萬里道：「邊渡老兒老奸巨滑，蘇兄仁厚君子，一個有心，一個無意，蘇兄落於邊老兒算計中，是不爲過！尤其是去歲重九之日時，尚未判定邊渡乃我們之敵，休說蘇兄不識邊老兒，即使相識，那時共宴亦無罪過可言！老朽呈上飛束，旨在使仁義忠厚的蘇兄，能知曉邊老兒的刁猾，茲後不敢上當，並無他意。設若蘇兄因此而獲罪，非祇老朽心中不安，傳至邊渡老兒耳中，更將捧腹大笑得意非凡了！」

少年緩緩合了雙目，沉思未答，但十三叟及雲萬里等人，却咸知少年已經有些動搖了心意！

雲萬里於是聲調一低，悄聲又道：「古人說，不知者不罪，是故老朽敢於斷言，事經主人知道之後，蘇兄申斥難免，却不致降罪！」話鋒一頓，聲調更低，又道：「況老朽尚另有妙計，不但能使蘇兄出了這口被邊渡老兒戲弄的惡氣，並且可令邊老兒入我牢籠！」

少年雙目陡地睜開，一笑道：「雲大俠之意，可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雲萬里阿諛的說道：「公子人中之龍，老朽苦思而得的妙策，竟一點也瞞不過公子去！」

俗話說得好，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少年聽了這句話，不由得意的面露出了笑容。

接着，少年道：「雲大俠說得對，蘇隱叟祇有不知之失，而無獲罪之由，剛才一場事，咱們就當它沒有發生過吧！」

有此一言，雲霧散盡，老奸巨猾的雲萬里，作了兩面好人，使蘇隱叟忘懷前嫌，而深感其德！

雲飛暗中對這位老大，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自愧不如，說實在話，雲萬里的辯才，着實是高人一等！

適時，少年緩緩將「硃符令」收入袖中，符令乍隱，衆人立即在心靈上，消除了如履薄冰般的窒息之感！

雲萬里隨即吩咐雲飛道：「老二生起火來，一能略解潮氣，並可燒點水喝！」

雲飛應聲而動，那知少年却擺手相阻道：「不用啦，我祇要外出，都必携有飲食之物！」說着，轉對那兩名始終站在他身旁的大漢，道：「替我斟一杯『菓露』！」

左旁大漢，哈腰「哦」了一聲，肩頭一甩，面前多了個高有尺半，寬有尺二的朱紅水袋！

接着伸手袖中一掏，摸出了個烏木小盒，啓開盒蓋，內中赫然有一玉盞，色呈碧綠而帶白霧般的絲芒，小可盈握！傾水袋，倒了一盞珊瑚色的「菓露」遞給了少年。

水袋乍啓金塞，石屋內立散異香，這菓露恐非尋常。

雲萬里以次，包括了「隱俠十三叟」，無不色動，現出一種奇特的饞相，看來令人噁心！

少年仰盞飲盡，目光一瞥，雙眉一挑，道：「若非我擔心諸位飲此菓露後，將難消受，實在有意每位送上一盞，這樣吧，等擒住那小丫頭時，必如諸位之望！」

衆人齊聲稱謝，也不知這珊瑚色的果露，是何物製成，竟使得這些絕頂的高手，饞涎欲滴！

尤其是少年那「將難消受」一語，的是令人不解，但這些自命功力超絕的人物，却無一反辯及動問！

雲萬里暗自抿抿嘴，強迫着自己不去想那水袋中珊瑚色的菓露，微吐一口氣，拱手說道：「老朽即將與諸隱俠動身，盼公子有所指示！」

少年道：「主人曾對當年的事，大發雷霆，雲大俠曾親聆一切，不必我再贅說，此次，主人諭令，必須成功！」

雲萬里道：「老朽全力以赴！」

少年道：「前所疑及之事，今已有了實據，當年空自以妙計說動武林各派俱皆參與，到頭來仍是未能斬草除根！年前，主人震怒之下，乃以硃符令，調集『隱俠十三叟』協助偵查，如今諸隱俠均在，就請按序把所知各述一遍！」

話聲停下，立有十三叟中之一，閃身而出，道：「自去歲接主人符令，我分佈於十三省域之隱叟，隨即展開行動，並且抽絲剝繭，從頭分析推斷，搜找明證！事在『滇』邊發生，適才公子諭示，令按順序，由各省隱叟分別報告所得，是故首先應由小弟開始！」

不問可知，此人是「滇隱叟」了！

滇隱叟話鋒一頓，緩慢而有條不紊接着又道：「梅莊事過之……」

一語未完，少年突然接口道：「滇隱叟且慢！」

滇隱叟話聲立停，道：「公子吩咐。」

少年道：「茲後不論人前人後，說及當年之地時，不得直稱，此乃主人特別交代，以防萬一之變，希諸位注意！」

滇隱叟道：「是，但不知主人可以賜示其他稱謂否？」

少年道：「以『冬花』代之！」

滇隱叟又應一聲「是」，接着說道：「當年滇邊『冬花』一莊盡毀後，羣俠清點屍骨，竟少了兩具，經三次計數，再次提燈認屍，始發覺有人漏網！漏網者，是『冬花』家出生未滿三個月的嫡女，和此女的奶娘，經過詳細推斷及探查，知道奶娘……」

雲萬里適時含笑接口道：「滇隱叟請恕老朽插言之罪！」

滇隱叟道：「那裏，雲兄有何指教？」

雲萬里道：「當年事，除了公子未克親臨，然亦已詳知一切外，我等皆身臨其境者，況老朽當時負責總提調……」

滇隱叟老臉微微一紅道：「是我忘懷此事，如今祇說後來的事情就是。」

雲萬里拱手謝道：「多勞！」

滇隱叟道了聲「份內事」，接着說道：「那奶娘因親子病重，故於數日前離開『冬花莊』，回歸其故里，女嬰不能無奶，奶娘又是『冬花家』親戚，始得『冬花』主人之諾，允其携之共行，巧脫了那夜之事，後來雖亦將奶娘所居住之村莊掃平，然仍不確知除根與否！」

他話聲一頓，轉入後來發生的事態上面，道：「直到次歲，有人發現一可疑婦人，抱一幼女，乘一白蹄健駒，由小路繞道投奔『川』境，始動疑念！其間，雲大俠兄弟及『川』地五友，曾循跡追踪偵察，惜晚到『清音庵』一步，被婦人已携幼女他往！當時雲大俠逼問老尼『靜音』，遂將該庵焚毀，並超渡了羣尼，正預備搜山……」

說到這裏，滇隱叟向雲萬里一拱手道：「是該雲大俠接下去了！」

雲萬里點點頭，接着滇隱叟的話鋒，說道：「那時老朽深信婦人幼女尚在山中，雖然並不斷定是否就是要找的寃家，但卻不能不尋出逼以口供……豈料『清音庵』的大火，竟引來了個女煞星，那老煞婆的功力，即使主人亦不敢輕侮，老朽祇好退下峨嵋。自此，老朽兄弟雖海角天涯，十年來如一日的搜索偵訪，怎奈消息杳然，直到『蜀隱叟』重有發現……」

蜀隱叟閃身而出，道：「年前奉主人諭示之後，與諸兄弟共研其情，提綱挈領，剝絲抽繭，並補苴罅漏，始發現那婦人携幼女的去向！婦人自於『清音庵』居留三日後，登上了『九老仙洞』，此後竟爾卧病，在『九老仙洞』一住兩年！第三年離開峨嵋，轉往青城，復順巫峽水道，緩緩而進，第三年秋涼，入了『鄂』（湖北）境！」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趙鳳豪等人及時趕到落英塔，塔內左老兒、大禪宗、紅衣喇嘛僧三人商談放出塔底的人，趙鳳豪揭穿左老兒底子，左老兒暗中用無影毒將三人制住，逃之夭夭……俞劍峯為救邵嬋被迫跳落流沙谷，俞福暗中將他救起，開動地道樞鈕出到塔外，入塔內將大禪宗等三人救出，商量再入地道救羣豪，捉拿左老兒，俞肇山等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替師消恩怨　快意報親仇

大禪宗道：「依趙大俠之見又該怎樣？」

趙鳳豪道：「請密宗弟子撤出二十里，這裡由大師與趙某把守，其餘的人都隨令徒循原路前去，相信此乃上上之策！」

大禪宗道：「善！」

天風大師道：「趙大俠所見極是，老衲本不該嚼舌，怕只怕到時俞肇山萬一將天龍令牌攜出，事情就難辦了！」

俞劍峯豪氣干雲的道：「大師放心，俞肇山乃在下殺父仇人，在下此番前去，包管他不會攜著天龍令牌而出便是！」

天風大師合什道：「有禪宗門下一句話，老衲放心了！」

隨對天雷大師道：「師弟，咱們快走！」

兩人合什一揖，快步走下塔去！

＊　＊　＊

俞劍峯主僕連同岑少風和后曉南、趙嘉玲等人由原來出來的路線再次進入「落英塔」下，誰知道剛剛走到一半，便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俞福一打手式，衆人慌忙停住。

這時，對方似乎也發覺他們，一人大喝道：「誰？」

俞劍峯心中一動，暗忖這不是俞一棋嗎？

來者果是俞一棋，除了他之外，蒲山孤和易岐山也跟著而來，三人身手超卓，一聞前面脚步聲響，便都把步子停了下來。

俞一棋叫出之後見沒人答應，知道來人已停身不動，嘿嘿乾笑兩聲，又道：「何方朋友既已進來，還講什麼客氣？老夫讓道就是！」

忽聽一人冷冷的道：「用不著！」

俞一棋驚道：「噫！你是俞劍峯？」

剛才說話之人正是俞劍峯，聞言冷笑道：「你想不到吧？」

俞一棋道：「原來你這小子真沒死？」

俞劍峯哈哈笑道：「生死由命，俞某人命大的緊，豈能輕易死去？」

俞一棋嘿嘿的道：「好說，好說，叫你現在死還不是一樣！」

俞劍峯等人已現出身來，俞一棋在黑暗中瞧見俞劍峯同行之人不過岑少風幾個人，不由胆氣頓壯，俞劍峯還沒找他，他已橫身攔住了去路。

俞劍峯暗想俞一棋他們已找著了這條通路，俞肇山如今又在何處呢？更重要的是華山、武當各派的人也不知生死存亡，我得先問清楚了再說。

他念頭一閃，當下冷冷的道：「俞某暫不和你談這些，我問你，你那位寶貝哥哥現在何處？」

俞一棋冷笑道：「他嗎？他已另有朋友約他去了！」

俞劍峯急道：「是不是左老兒把他救了出去？」

俞一棋道：「想不到你小子消息倒靈通得很！」

俞劍峯道：「武當那些人現在又怎樣？」

俞一棋冷然道：「他們找不著通路，看來只有死在裡面啦！」

俞劍峯暗暗吸了一口氣，由於事情甚

是緊急，不暇多說，冷然道：「只怕不見得，俞一棋，你納命來吧！」

俞一棋哂然道：「就憑你們麻雀兩三隻也想要老夫這條命，哈哈，未免太不自量力吧！」

他說過之後一打招呼，身旁的蒲山孤已拔出了長劍，俞劍峯目光一掃，但見走道甚小，動起手甚爲不便，遂道：「這裡動手不便，咱們到外面去！」

俞一棋嘿嘿的道：「求之不得！」

俞劍峯和岑少風等人向後退去。

俞福悄聲道：「等會少主人和他們動手，我們到裡面去把人放出來！」

俞劍峯點頭道：「如此甚好！」

岑少風道：「俞一棋武功不弱，再加上那老者，俞兄弟自問接應得下嗎？」

俞劍峯道：「兄弟盡力試試，到時請岑兄和那兩位姑娘全力纏住易岐山，不使他再插手就行了。」

岑少風道：「我盡力而爲就是！」

這時衆人已退到外面，俞一棋和蒲山孤仍採取聯手之勢，易岐山站在一邊，奇怪的是他的臉色有點陰晴不定，但岑少風和趙嘉玲、后曉南三人却將他遠遠逼住，怕他插手對付俞劍峯。

俞一棋嘿然冷笑道：「易老，快快動手把你身邊三個小子打發掉，不然左老兒他們要逃走了！」

易岐山道：「我知道！」

突然身形一動，向岑少風撲去！

岑少風知道他武功高不可測，不敢硬擋，身子一晃，虛虛擋了一掌，同時大叫道：「當心，這老兒武功高得緊！」

他是向趙嘉玲和后曉南兩人打招呼，兩女心細甚密，易岐山一出手兩人心裡便有個準備，一聲嬌叱，分從一左一右佯攻過去！

易岐山哂然一笑，手臂一掄，伸縮之間，分向趙嘉玲和后曉南抓去。

兩女見他來勢過猛，相互轉了一個圈子，以十成功力發了一掌，就在這時，岑少風也從後面攻了上來。

三人聯手合擊，但易岐山武功甚高，雙手隨意揮動，三人都近他不得，反之三人都被易岐山迫的團團亂轉。

這邊動上手，那邊俞一棋和蒲山孤更不怠慢，俞一棋搶先出手，蒲山孤跟著而動，兩人一出手便都是殺著，俞劍峯施出十二成功力應戰，堪堪只能保持不敗之局。

俞福看見少主人不會有危險，身子一閃，向地道飛奔而去。

俞一棋想不到自己和蒲山孤聯手還不能把俞劍峯挫敗，心中眞是又恨又怒，大叫道：「蒲兄，全力出擊！」

蒲山孤那柄劍可說神出鬼沒，每出一劍都含著無邊殺機，但俞劍峯此刻功力已達天人之境，見招拆招，身手合一，人到招到，端的無懈可擊，饒是蒲、俞兩人全力搶攻，仍把他莫可奈何。

俞一棋越鬥越怒，偷偷用眼一瞧，只見易岐山對付岑少風三人已穩佔上風，却就沒有施出殺手，不由心中大感奇怪，暗想他在搗什麼鬼？

蒲山孤也發覺易岐山的行動有些不妙，叫道：「易兄爲何不施殺手？」

易岐山道：「那邊還有人，兄弟不得不保持點實力！」

俞一棋怪聲道：「那邊還有誰？」

只聽「槖槖槖」，一連響了三下木魚聲，道：「老衲青木！」

人影一晃，原來是少林掌教青木大師到了。

易岐山怒道：「你又來幹什麼？」

青木大師道：「請施主歸還本派金剛經！」

易岐山道：「老夫把金剛經吃到肚子裡面去了，難不成還要老夫吐出來不成？」

青木大師道：「老衲正是此意！」

易岐山冷笑道：「你在做夢嗎？」

青木大師搖頭道：「非也，施主已熟知金剛經，老衲希望施主再抄錄一份留下，然後請施主……」

易岐山道：「怎樣？」

青木大師徐徐的道：「佛度有緣人，老衲想請施主歸入本派，不知施主意下如何？」

易岐山哈哈笑道：「青木，你希望老夫做一名少林和尚，簡直是痴人做夢嗎！」

青木大師搖搖頭道：「施主現在應該明白，施主雖擁有本派不世神功，但眼下已非俞施主之敵，足見物物相尅，施主要想稱爲天下第一人，那已是不可能了！」

岑少風叫道：「易岐山，青木大師的話不錯，現在有俞兄弟尅制你，這意外變化，可能就是促使你皈依少林之路！」

易岐山怒道：「住口，你小子也配向老夫說教嗎？」

青木大師道：「岑施主言之甚善，除此之外，只怕施主再無別路可走！」

易岐山嘿嘿的道：「那是老夫之事，用不著你瞎操心！」

青木大師嘆了一口氣，揮手一招，只見人影連閃，共有二十四名僧人閃了出來。

這二十四名僧人年齡都在三四十歲之間，乃少林當代弟子精英，他們出現之後，便把易岐山圍住。

少林向是武林泰山北斗，門下弟子素來與事無爭，像今天由青木大師親自統率二十四名弟子圍擊的場面，數百年來都是罕見之事。

青木大師道：「岑施主和兩位女菩薩請退下，這是少林之事，老衲今番非從易施主身上追回金剛經不可！」

岑少風道：「說得是！」

和趙嘉玲后曉南「呼呼」攻了兩掌，然後飛身退下。

易岐山掃了那二十四名弟子一眼，見他們個個寶相莊嚴，氣定神閒，不由暗暗心驚，心想少林弟子果然名不虛傳，就憑這種氣派，也夠懾人的了！

易岐山冷笑道：「青木，你可是想以多爲勝嗎？」

青木大師搖頭道：「世人皆知我少林有種『羅漢大陣』，老衲今日就想以此陣和施主賭個東道！」

易岐山道：「你想和老夫賭什麼？」

青木大師道：「假如施主能破本派『羅漢大陣』，老衲便不再向施主索回金剛

經！」

易岐山嘿嘿笑道：「假如老夫不能破呢？」

青木大師道：「那便請施主皈依少林，俾使金剛經能為少林發揚光大！」

易岐山乾聲一笑，道：「這個賭還不錯！」

青木大師道：「施主答應了？」

易岐山道：「老夫為了怕你今後再來糾纏，當然答應！」

少林「羅漢大陣」名震天下，但易岐山自信以他的功力，還不把這種陣勢放在眼下，說過之後，臉上還現出夷然不屑的神色。

青木大師道：「君子一言！」

易岐山道：「快馬一鞭！」

青木大師道：「施主小心，老衲要發動陣勢了！」

易岐山傲然道：「請便，若在二十招內老夫不能破你『羅漢大陣』，便甘願隨你到少林去便是！」

青木大師微微一笑，「槖」的敲了一聲木魚。

那二十四名弟子聞聲一轉，身法一致，除了脚下踏著沙地所發出「沙沙」聲之外，另外不聞一點聲息。

青木大師「槖槖」又敲了兩下，那二十四名弟子突然反身游走，就像一條長龍，分不出頭尾。

隔了一會，那條長龍一分為四，有的向東，有的向西也有向南向北的，方向雖亂，但轉動起來却井然有序，那二十四名弟子都距離易岐山不及五尺。

易岐山嘿嘿的道：「青木，老夫可以出手了嗎？」

青木大師道：「易施主儘管出手！」

易岐山被那二十四名少林弟子轉的極不耐煩，聞說可以出手，揚掌一擊，突向東邊六名少林弟子擊去。

他知道少林「羅漢大陣」非比等閒，這一掌擊出，幾乎用了十成勁力，狂飇捲起漫天沙塵，猛撲而出。

說來奇怪，他這一掌擊出之後，宛若石沉大海，渺無踪影。

易岐山睜眼一望，那六名少林弟子已失去所在，他心中微微一驚，大步一跨，趕緊站到那六名少林弟子的位置。

在他心想那六名少林弟子乃是為首之人，所謂擊首尾自亂，易岐山採取的方法正是如此，乃見一掌落空，他立刻當機立斷，佔取那六名少林弟子的位置。

青木大師道：「施主請發第二招吧！」

易岐山冷冷的道：「別怪，別怪，老夫先看看風水再說！」

他目光一掃，只見那二十四名弟子轉行如故，從外表望去，就好像根本不知易岐山擊出了一掌。

易岐山暗道：「見鬼啦，難道這些和尚會使邪法？」

他暗暗吸了一口氣，看準其中一名轉動的和尚，驀然吐氣開聲，以十二成功力雙掌同時擊出。

這一掌的威勢較前一掌强勁四五倍都不止，可是當他雙掌揮出之後，幾乎和第一掌一樣沒個踪影。

易岐山不由心頭大震，要知以他功力，就算擊不著人，起碼地下也應該陷下一個土坑，那知事實全然出乎他意料之外，這的確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青木大師徐徐的道：「第二掌了，易施主請發第三掌！」

易岐山嘿然冷笑道：「眞他媽的邪門，老夫再試一試！」

說話聲中，突然大步搶入羅漢陣中，也不管當面是一個人或是五個六個人，「轟隆隆」的一連劈出六掌。

這六掌的威勢眞可碎山裂石，但對少林弟子却絲毫無損。

青木大師道：「易施主已連出八掌，現在該敝派還手了！」

「槖槖槖」，青木大師把木魚敲了三下！

那二十四名少林弟子身法忽然加快，只聽脚步聲「沙沙」響起，那二十四名弟子寬大的僧袍一一抖起，刹那之間，易岐山只感到自己好像置身風山之中，四週强風激浪不斷波盪，而且一陣强似一陣，暴發出雷動山嶽之聲。

岑少風在旁一看，不由嘆道：「少林果眞名不虛傳，就憑這『羅漢大陣』，只怕天下再無人能破！」

趙嘉玲笑道：「不然！」

岑少風怔道：「師妹有何高見？」

趙嘉玲道：「此陣變化萬端，那是不用說的了！」

岑少風道：「實情的確如此！」

趙嘉玲道：「我也沒有說謊，但我敢於斷言這姓易的老兒武功雖高，胸中却無半點墨汁，需知任何事物萬變不離其宗，抱元守一，這乃破陣不二法門，這姓易的最好趕快認輸，要不然就是有比他再强十倍的功力，也非活活的被困死在『羅漢大陣』不可，師哥，這邊我們不用躭心了，去看看那邊吧！」

岑少風點點頭道：「說得有理！」

三人來到兪劍峯這邊，只見兪劍峯和兪一棋、蒲山孤狠鬥未已。

岑少風叫道：「兪兄弟，要不要我們相助一臂之力？」

兪劍峯道：「不必！」

忽聽一人宏聲道：「那怎麼成？」

聲落人現，只見太平道長等人已從地道飛奔而出。

錢大鼐雖然走在最後，但他見蒲、兪兩人合鬥兪劍峯，心中大為不齒，怒聲道：「蒲老兒，虧你也算一代人傑，若不住手，老夫可要參加一份了！」

各派高手都恨透了兪一棋和蒲山孤，錢大鼐說話聲中，他們已把兪、蒲兩人團團圍住。

那蒲山孤外號玄猿老人，為人極是奸狡，望了望易岐山那邊，再望望自己這邊，心中立刻別有打算，連忙撤劍一退，道：「今日之事老夫不過問總可以嗎？」

兪一棋臉色一沉，道：「蒲兄……」

蒲山孤哈哈笑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們要爭雄天下是你們的事，老夫看透人生，可沒興趣奉陪，再見！」

「見」字甫落，人已飛身而起，轉眼消失在大漠中。

兪一棋臉孔鐵青，蒲山孤一走，他的處境可想而知，他當然也想走，但在事實

上可辦不到。

俞劍峯恨聲道：「俞一棋，你趕快出手自絕！」

俞一棋冷然道：「老夫為什麼要出手自絕？」

俞劍峯恨聲道：「難不成還要我動手嗎？」

俞一棋道：「小子別賣狂，看掌！」

「呼」地一聲，橫掌直削而出。

俞劍峯冷冷一笑，橫掌一切，那知俞一棋那一掌竟是虛式，乘著俞劍峯出手當兒，身子疾翻而出。

驀聽一聲喝笑道：「回去！」

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洞察先機，雙雙搶在俞一棋前面，俞一棋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只好倒退而回。

俞劍峯臉寒如冰，道：「俞一棋，你今夜休想逃命！」

俞一棋嘿嘿的道：「好說，好說……」

他一邊說話，一邊還在動歪腦筋準備突破一道缺口突圍而出！

天機和尚道：「俞施主最好知趣些！」

俞一棋道：「老夫之事你也管的著！」說話聲中，一掌揮擊而出。

天機和尚自知難接俞一棋一掌，身子後移五尺，太平道長大步跨上，兩人四掌迎了過去！

俞劍峯道：「把他交給在下！」

手臂一掄，一記宏大勁力已揮了出去！

俞一棋立足未穩，匆忙間舉掌一架，「轟」然一聲，俞一棋立刻退了兩步。

俞劍峯大喝道：「再接俞某第二掌試試！」

手掌一推，一股狂飈已直接而出！

俞一棋雙掌一迎，一聲大喝過處，他力道未聚，又被俞劍峯震退五六步！

俞劍峯兩眼血紅的道：「再接俞某一掌！」

兩眼神光凝聚，一道開山裂石勁力已直接而出。

俞一棋被俞劍峯連擊兩掌，已是氣血翻湧，俞劍峯第三掌一出，他想躲閃也不可能，手臂剛剛抬起，轟的一聲，一個身子已被震飛而出，「叭」的一聲跌在地下，已是七孔流血而死！

俞一棋三掌斃命，的確震驚了在場的武林羣豪。

俞福道：「少主人，俞一棋已死，還有一個俞肇山和左老兒，咱們得趕緊趕到『落英塔』去瞧瞧！」

俞劍峯道：「說得是！」

正欲舉步，忽見青木大師那邊木魚聲越敲越急，那二十四少林弟子繞著易岐山疾轉，易岐山袍袖齊動，兀自在場中苦鬥不休。

只聽青木大師道：「易施主，已經十六掌啦！」

以易岐山功力，連出十六掌還不能把「羅漢大陣」突破，這「羅漢大陣」的威勢也就可想而知了。

易岐山恨聲道：「老夫還有四掌！」

只見他雙手齊揚，分向東西轟擊而出！

他已把金剛掌施到極限，掌風所至，刮起滿天黃沙，沙粒落在旁觀之人臉上，顆顆熱如鐵沙。

那二十四名少林弟子一面轉動一面出手還擊，個個頭上都現出豆大的汗珠，顯見也應付得非常吃力。

俞劍峯原本想走，此刻見少林弟子苦苦支撐，他深恐少林弟子支撐不住，讓易岐山突圍而出，今後要想收服易岐山，那就要大費手脚，所以站在一旁沒有挪動。

邵嬋和顏眞卿幾乎同時走到俞劍峯身邊。

邵嬋道：「俞大哥，你看少林弟子擋得住他嗎？」

俞劍峯搖搖頭道：「現在還很難說！」

顏眞卿道：「少林弟子只要能再擋三招，易岐山便輸了！」

俞劍峯道：「易岐山情急拚命，他的掌力太重，若我所見不差，少林弟子只怕都要受了內傷！」

邵嬋駭然道：「如此說來，這最後三掌眞是以性命相搏了！」

俞劍峯點點頭道：「情形正是如此！」說話聲中，易岐山又連攻兩掌。

易岐山這兩掌是以全力擊去，少林弟子雖然可以利用陣式的轉動減去易岐山掌勁大半威力，可是易岐山的掌力能夠溶化岩石，其威力縱減，但掌風所至，少林弟子仍感到有點喘不過氣，眞如俞劍峯所說，那二十四名弟子內腑都受了重傷。

青木大師道：「只有最後一掌了！」

青木大師神色如故，但他說這句話時，聲音微見顫抖，顯然也看出門下弟子有些不支，假若最後一掌被易岐山擊敗，前功盡棄不說，那金剛經只怕一輩子也不會回到少林了。

旁觀的人這時也都跟著緊張起來，大家情不自禁圍了一條圈子，準備塡補上去，因為他們與青木大師想法不同，青木大師只想追回金剛經，但太平道長等人却把易岐山視為第一號公敵，若能把他除去，江湖至少要安定得多。

易岐山道：「老夫也知道這是最後一掌，相信你這二十四名弟子絕對沒有一個能活！」

身子一轉，但見他手掌揮動，重似山嶽般的熱辣辣的風浪已狂捲而出！

衆人睜眼望去，只見少林二十四名弟子在易岐山强風波濤之中翻騰打轉，個個都拚了最後勁力迎接易岐山最後一擊。

場外的人更為緊張，恐怕少林弟子接不下易岐山最後一掌。

利那之間，風平浪靜。

易岐山釘立原地，二十四名少林弟子也釘立原地。

易岐山朝他們望一望，嘆道：「老夫輸了！」

一語甫出，只聽「哇哇」之聲連響，那二十四名少林弟子嘴裡吐出了一口鮮血，突然一齊跌坐於地！

青木大師合什道：「善哉，善哉，易師主請隨老衲回少林吧！」

一邊說一邊從身上取出一個藥瓶，在每名少林弟子口中放了一顆藥丸，然後轉臉對着易岐山。

易岐山想不到這二十四名少林弟子受了重傷之後還能擋到最後一招，本想賴一下，可是當他目光接觸到青木大師威嚴的

臉色，還有那二十四名弟子視死如歸的精神，他究非邪惡之輩，他終於心動了。

易岐山點點頭道：「老夫說過的話自然算數，咱們走吧！」

青木大師合什一揖，朗聲道：「少林之事已了，有勞關注，老衲謝過！」

說著，大步向前走去。

易岐山跟在後面，那二十四名弟子待易岐山一走，才一個一個挺身而起，轉眼之間走的遠了！

太平道長嘆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易岐山能有這種下場，起碼比愈一棋要強過千百倍了！」

天機和尚道：「少林得他加入，欣見金剛掌力又將名揚天下，就少林來說，也是因禍得福了！」

衆人都點了點頭，愈福悄聲道：「少主人，我們也該走了！」

愈劍峯道：「說得是！」

他和衆人一打招呼，搶先向落英塔奔去。

愈劍峯一脚跨上二樓，只見左老兒和愈肇山聯手，正和大禪宗、趙鳳豪打得非常激烈。

大禪宗和左老兒相鬥，雙方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半點上風！

愈劍峯躬身道：「師父能否把左老兒交給弟子？」

大禪宗奮力擊了一掌，把左老兒逼退兩步，說道：「老衲實在不願大開殺戒，此人也是謀害令尊兇手之一，你今天正好找他了結！」

愈劍峯道：「弟子知道！」

說著，向左老兒欺去。

這時愈福和岑少風一干人都跟了上來。

愈福大叫道：「愈一棋已死，你們兩位大概也活不過今天！」

愈肇山心頭一震，心神微分，險些被趙鳳豪擊中一掌，他連忙縱身一退，道：「愈福，你這話可是眞的？」

愈福冷冷的道：「他三掌死在老夫少主人手下，屍體現在躺在沙漠中，哈哈，只怕你沒福氣去看了！」

愈肇山和愈一棋雖然不和，但兩人究竟是兄弟，弟弟慘死，做哥哥的自然有點心痛，更何況，現在轉眼就要輪到他了，眞過是兔死狐悲，他又焉能不心驚肉跳？

愈肇山目光一掃，只見一衆武林人物都釘視著他，看來他想逃走是不可能了。

他念頭一閃，道：「那只怕還不見得！」

愈福嘿然冷笑道：「你死到臨頭，還擺什麼教主架子？」

愈肇山哼道：「老夫假若想走，只怕還沒有人攔得住老夫！」

趙鳳豪嗤聲道：「老夫就攔得住你！」

愈肇山恨聲道：「趙鳳豪，你只有落井下石的本事！」

趙鳳豪冷冷的道：「想當年你們想害愈一青夫婦之時，若非老夫阻擋，你們陰謀至少會提前一年得逞，你敢說老夫是落井下石之人！」

愈肇山道：「你數度破壞老夫好事，老夫今日非和你結一結總帳不可！」

他嘴裡說著話，其實腦中沒有一刻停止活動的打算，他想效法易岐山的辦法捉一個人質，誰知羣雄這次都學了乖，大家緊緊相連，愈肇山根本無從下手！

趙鳳豪大笑道：「老夫奉陪！」

說著，呼地一掌劈了過去！

愈肇山逼不得已，只好和趙鳳豪狠拚。

左老兒也看清眼前情勢對自己大爲不利，但他心想愈一棋已死，易岐山難道也死了？假若他這邊現在多有一個人，他便多有一分脫身機會，是故他不得不朝多方面想一想。

愈劍峯道：「左老兒納命來！」

左老兒怒道：「你道老夫怕你？」

愈劍峯恨聲道：「愈某不在乎你怕不怕，只要你的命便成！」

左老兒道：「你何不動手？」

愈劍峯道：「在你臨死之前，愈某人願叫你再佔一次便宜，你儘管出手就是！」

左老兒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頓了一頓，又道：「不過在未動手之前，老夫想問你兩個人！」

愈劍峯道：「你是否關心易岐山的下落？」

左老兒道：「老夫並不關心他，只問他是否遭了你的毒手？」

愈劍峯搖頭道：「他已隨青木大師返回少林，想必此生再也不會助你爲惡了！」

左老兒道：「那麼蒲山孤呢？」

愈劍峯道：「他見風轉舵，早已逃之夭夭！」

這兩人的轉變都出乎左老兒意料之外，尤其是易岐山，他早時還存了利用之心，如今易岐山一走，他和愈肇山要想衝出「落英塔」那眞比登天還難了。

愈劍峯見左老兒眼珠連轉，哼道：「左老兒，你還有什麼問題？」

左老兒陰聲道：「沒有啦！」

「啦」字甫落，已然揮出一掌！

大禪宗道：「峯兒，當心他的『無影毒』！」

愈劍峯忙把大雄珠往嘴裡一含，橫身切去。

左老兒已知愈劍峯功力今非昔比，不敢硬接，身子微側，從左邊連攻六掌。

愈劍峯存心速戰速決，身子一轉，也一連攻出六掌。

左老兒施展「踏雪無痕」輕功，他出手快，收手也快，只見身子連晃，人已繞到愈劍峯身後，單掌一振當胸直劈出去。

愈劍峯似是想不到對方身手這麼快，他這時要想到返身迎攻爲時已經不及，匆忙間不加思索，身子一仰，左老兒那致命一擊從他胸前擦過！

這又是一記普普通通的「鐵板橋」功夫，愈劍峯曾在崑崙施展了一次，想不到這次使來，依然使他渡過了一次危機！

左老兒大喝道：「好一記『鐵板橋』！」

他不待愈劍峯身子彈起，雙掌猛壓而下。

左老兒已施出十二成勁力，有心在這一招之中把愈劍峯擊斃在掌下！

衆人都發出了驚呼，因爲他們看得明白，愈劍峯一著失機，此刻已全然處於挨

打地位！

那知愈劍峯的確有他過人的能耐，臨危不亂，身子一曲，剛好變成半蹲式子，吁了一聲，硬生生的接了左老兒一掌。

只聽「轟」然一聲大響，左老兒身子晃了兩晃。

愈劍峯乘勢挺起身子，大喝道：「你也接愈某一掌試試！」

手臂一振，一股宏大無儔的勁風已捲了出去。

左老兒要想閃避也爲時不及，迫得雙手一架，兩股掌勁立刻緊緊交著在一起。

左老兒立刻臉孔鐵青，陣陣眞力往前直推，轉眼之間，他頭上白髮如刺蝟似的根根豎起，顯見正以全力相搏！

愈劍峯神色湛然，掌勁咻咻而出。

兩人交著了一會，轉眼之後，左老兒便漸現不支，反之，愈劍峯的氣勁一步一步向前逼去！

旁觀羣衆見愈劍峯搶回先機，且在轉眼之間已居上風，都不由大爲高興！

太平道長道：「愈兄這一仗是贏定了！」

天機和尚點頭道：「只要左老兒一死，愈肇山已不足爲畏，百毒教從此瓦解，武林太平無事，想不到都是拜愈施主所賜！」

岑少風接口道：「愈兄弟人中之龍，今日果見騰雲飛奔，哈哈，江湖從此無風無浪，我輩均可歸隱林泉矣！」

趙嘉玲拉了岑少風一把道：「岑師哥，爹那邊不是有問題嗎？」

岑少風泰然道：「愈肇山絕不是恩師的對手！」

說話聲中，只聽「轟」的一聲傳了過來。

岑少風一望，只見愈肇山和趙鳳豪對了一掌，愈肇山退了兩步，趙鳳豪只晃了兩晃。

趙鳳豪道：「愈肇山，你今日難逃大限！」

也不見他如何欺身作勢，身子已平平飛起，朝著趙鳳豪前胸就是一掌。

趙鳳豪微哂一聲，身子已彈起半空，手臂一圈，一掌猝然下擊，掌風連圈六道風圈，正是五節刀的一記殺著「六子登科」。

岑少風是趙鳳豪心愛的弟子，對於五節刀的招式可以說精熟之極，但能像趙鳳豪這樣威勢使「六子登科」，只怕再練上二十年工夫也辦不到！

岑少風不由聳然動容的道：「愈肇山休矣！」

愈肇山只覺勁力下壓，而且一陣强似一陣，他連擋三招，在第四招時已招架不住，身子一蹌！

趙鳳豪半空中大喝一聲：「著！」

只聽「喳」的一聲，愈肇山的右肩整個被劈了下來，慘叫一聲，向後暴跌五尺以外。

趙鳳豪目視愈肇山，只見他全身濺滿了鮮血，在地下彈了兩彈，終於不能挪動了。

大禪宗讚道：「好一記『六子登科』！」

趙鳳豪笑道：「那裡，那裡，比起大禪宗『禪門七曲』，我這點雕蟲小技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大禪宗笑道：「趙大俠太客氣了！」

頓時，朝愈劍峯與左老兒望去！

那左老兒已是越來越不濟事，頭上已然滲出汗來。

愈劍峯還是那種神態，不過他的臉色已越來越凝重了，掌勁步步向前逼進，左老兒的馬步已開始搖晃。

愈劍峯嘿地叫了一聲，掌勁驀然炸裂而開，只聽轟的一聲，左老兒登時向後退了五六步。

左老兒咬了咬牙，把身子穩定下來，「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愈劍峯道：「姓左的，你想不到會有今天吧？」

左老兒冷冷的道：「老夫並不後悔以前的事，你雖勝了一掌，老夫也並不吃虧！」

他嘴上還是硬得很，態度更是倔强！

愈劍峯恨聲道：「殺人償命，快納命來！」

說話聲中，掌風猛推而出！

左老兒大喝道：「老子和你拚了！」

雙掌連拍，一下攻出十五六掌。

愈劍峯見對方情急拚命，似也不敢大意，手臂一伸一縮，跟著也還了十五六掌。

兩人誰也不敢稍讓，掌掌相觸，只聽轟轟隆隆之聲不絕於耳，一直到第四掌，才聽左老兒一聲悶哼，整個身子被愈劍峯震飛而起，「砰」的撞在牆壁之上，當他跌下地之時，已是腦漿碎裂而死。

愈福大聲道：「少主人終替主人主母報仇雪恨了！」

衆人都紛紛向愈劍峯道賀。

愈劍峯謙遜的道：「不敢當，不敢當！」

同時走到趙鳳豪面前拱手道：「謝謝老前輩援手之恩！」

趙鳳豪笑道：「這是那裡話，小哥報了大仇，老夫至少也洗雪當年忍辱之恥！」

大禪宗道：「元凶已除，江湖已太平無事了，此非久留之地，說不定左老兒早就在此做了手脚，咱們還是早離開爲妙！」

趙鳳豪道：「大師說得有理！」

說罷，當先向「落英塔」外奔去。

羣豪跟著飛奔而出，衆人剛剛到外面停下身子，只聽「轟隆」一聲，「落英塔」下突然發生爆炸，刹時烈煙騰空，巍峨的「落英塔」在夜色中晃了兩晃，「轟」然一聲，整個倒塌下去！

趙鳳豪道：「左老兒眞是歹毒，他似乎知道自己無法突出重圍，所以預先在塔下埋藏了炸藥，準備和咱們落個同歸於盡。」

大禪宗搖頭道：「老衲看法並不如此，這顆炸彈可能是他早就埋藏好了的，那時塔下陷了許多武林朋友，他原是準備用來炸塔下的朋友的，老衲因見他說話之時，不時向地下張望，故而料定其中必有文章，所以才請大家趕快出來，想不到果然逃過一劫！」

趙鳳豪道：「若非大師高見，只怕咱們都遭了毒手！」

大禪宗搖頭道：「因果都有報應，此間大事已了，我們也可分手了！」

俞劍峯忙道：「師父要回西域去嗎？」

大禪宗搖搖頭道：「不，爲師尚有一事未了，必須踐約而後心安！」

俞劍峯猛然醒悟道：「師父是否爲了和桑乾獅王相約之事？」

大禪宗道：「不錯！」

俞劍峯道：「有事弟子服其勞，何況弟子也與桑乾獅王言過，師父之約已由弟子承担了！」

大禪宗寶相莊嚴的朝俞劍峯一瞥，道：「峯兒，好自爲之！」

袍袖一展，平地騰空而起，直向大漠飛奔而去，轉瞬消失踪影。

俞劍峯知道師父以即將飛仙之身復出江湖，不過爲了桑乾獅王一掌之恨，今師父已知自己能代他了結這段恩怨，所以才放心而去。

俞劍峯不禁默默禱告道：「師父，你老人家放心吧！弟子不會使你失望的！」

他默禱甫罷，只聽華山杜大俠道：「師妹，咱們可以走啦！」

卲嬋噘起小嘴道：「我不走！」

杜大俠道：「妳還不聽話？」

白二俠大笑道：「女大不中留，師兄，你何必瞎操閒心，走吧！」

杜大俠似有所悟，雙拳一抱，道：「俞兄，敝師妹交給你了！」

言下不勝依依，但他究竟是豪放之人，頓覺自己之言太女兒態，哈哈一笑，和二師弟飛奔而去！

太平道長目視顏眞卿，道：「師妹妳呢？」

顏眞卿道：「我也不走啦！」

太平道長笑道：「有了心上人就忘了我這個師兄嗎？」

天機和尙道：「太平師兄，別作娘娘腔啦！咱們走吧！武當還待你去重振聲威呢！」

太平道長對俞劍峯一拱，道：「俞兄，那麼貧道也把師妹交給你！」

俞劍峯道：「道長儘管放心！」

太平道長哈哈大笑，和天機和尙雙雙振衣而起，刹時也走了個無影無踪。

緊接着錢大鼐也走了。

趙鳳豪道：「少風，咱們也走吧！」

趙嘉玲道：「是啊！要不然娘可要發爹脾氣了！」

趙鳳豪笑道：「只要你娘回心轉意，發發脾氣又有什麼關係！」

岑少風雙手一拱，道：「俞兄弟，再見！」

俞劍峯抱拳還禮道：「再見！趙前輩再見！」

趙鳳豪正要答話，忽聽一人冷冷道：「各位何必走的這麼匆忙？」

岑少風大喝道：「誰？」

那人應聲道：「老夫桑乾獅王！」

衆人神色一動，果見一個蒼白老者自「落英塔」廢墟中走了出來，俞劍峯一見，不是桑乾獅王還有誰？

趙鳳豪冷笑道：「閣下可是想阻止趙某離去？」

桑乾獅王搖搖頭道：「老夫行事一向清清白白，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趙大俠若想走，老夫並不阻攔！」

俞劍峯道：「前輩是衝著在下而來了？」

桑乾獅王道：「也不見得！」

顏眞卿怒道：「既然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你爲什麼又說我們何必走了這麼匆忙？」

桑乾獅王道：「落英塔是誰毀去的？」

趙鳳豪道：「左老兒！」

桑乾獅王冷哼道：「老夫不相信！」

趙鳳豪微怒道：「你認爲老夫騙你？」

桑乾獅王道：「趙大俠雖然一言九鼎，但老夫確有此疑！」

趙鳳豪哂然道：「可惜你就是想查證，也找不著人了！」

桑乾獅王道：「爲什麼？」

趙鳳豪冷笑道：「不爲什麼，只是左老兒已死，你還找誰去查證？」

桑乾獅王冷笑道：「你說『落英塔』乃左老兒自己毀去的？」

趙鳳豪道：「你會相信嗎？」

桑乾獅王道：「相信，相信！不過這其中總該有個原因吧？」

趙鳳豪道：「原因好簡單，左老兒先想害人，想不到最後自己命喪黃泉，你相信嗎？」

桑乾獅王搖頭道：「老夫只信一半！」

卲嬋怒道：「另一半呢？」

桑乾獅王嘿然道：「左老兒有統一天下之意，老夫絕不相信他自感活得不耐煩，莫非有外力壓迫，他會來個自殺而亡！」

卲嬋道：「那麼我告訴你，他是被一個人殺死的，你相信嗎？」

桑乾獅王目視趙鳳豪，懷疑的道：「可是閣下？」

趙鳳豪道：「非也！」

桑乾獅王臉色一變，道：「那麼是誰？」

俞劍峯道：「便是區區！」

桑乾獅王怔道：「你小子有這份能耐？」

俞劍峯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桑乾獅王還記得在下昔日之言嗎？」

桑乾獅王道：「昔日何言？」

俞劍峯道：「有關鴨綠江之約之言！」

桑乾獅王呵呵笑道：「老夫記起來了，你便是那大禪宗弟子，存心替禪宗了結那一掌之恨嗎？」

俞劍峯正色道：「不錯！」

桑乾獅王點點頭道：「巧得很，巧得很，其實就是你不找老夫，老夫也要找你，你知道什麼原因？」

俞劍峯道：「在下正欲請教！」

桑乾獅王道：「你知道左老兒是什麼身份？」

俞劍峯冷笑道：「草野之人，也談得上什麼身份？」

桑乾獅王嘿嘿的道：「草野之人，你把他看的太簡單了，他乃九王爺衞總管，你今殺了他，叫老夫如何向九王爺交代？」

俞劍峯哂然道：「我道他有什麼了不起的身份，原來只不過做一名異族走狗頭兒而已，可惜呀，可惜！」

桑乾獅王微怒道：「你小子罵了人，

還可惜什麼？」

兪劍峯道：「左老兒爲人奸險，既已厠身暗室，外界多少不知他的卑劣惡行，還以江湖奇人視他呢？」

趙鳳豪道：「假若早知道他是異族走狗，老夫第一個就不放過他！」

桑乾獅王冷哼道：「你現在知道也不遲呀！」

趙鳳豪道：「可惜已經死了！」

桑乾獅王道：「假若他不死呢？」

趙鳳豪道：「早時尚有許多武林人物在此，假若大家知道他是異族走狗，我相信必欲將他碎屍萬段而後已！」

桑乾獅王冷冷的道：「趙鳳豪你的屁放完了嗎？」

趙鳳豪哼道：「臭得很，臭得很，死了一名異族走狗，大概還有一名異族走狗在狂吠吧！」

這話是罵桑乾獅王了，桑乾獅王那有聽不懂之理，嘿嘿乾笑兩聲，道：「趙鳳豪你找死！」

揚掌一擊，狂飇翻湧而出。

趙鳳豪舉掌相迎，但覺對方勁道甚强，正待全力相抗，兪劍峯一閃而出，替趙鳳豪擋了一掌。

轟的一聲，兩人都晃了兩晃。

桑乾獅王道：「好掌勁，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兪劍峯大喝道：「且慢！」

桑乾獅王道：「你還有什麼遺言交代？」

兪劍峯道：「今日之會，是否便代表翌日之約？」

桑乾獅王點點頭道：「可以，可以！」

兪劍峯微微向後一退，道：「那麼請出手吧！」

桑乾獅王道：「有僭！」

他也不講客套，說話聲中，高大的身子漫空飛起，人未落地，手臂已然探伸而出，直向兪劍峯天靈蓋抓去。

他手臂伸出之際，挾著一股陰風寒氣，四週五丈方圓之內都在他勁風籠罩之下，威勢不凡！

兪劍峯見桑乾獅王來勢甚兇，其勢不能硬架，身子未見晃動，人已向左移開五尺左右！

桑乾獅王一撲落空，立刻落下實地，道：「小子，你想逃嗎？」

兪劍峯哼道：「我爲什麼又要想逃？」

桑乾獅王嘿嘿的道：「那好得很！」說著，舉步向前逼去！

他面罩寒霜，眼泛殺機，步子踏得極爲沉重，自然而然生出一種懾人的力量。

他逼到兪劍峯三步之前突然停下身子，好半晌未再移動一下身子，但全身骨節都爲之格格作響。

兪劍峯見對方神色這般凝重，知道成敗關鍵在此一擊，那敢大意，全身佈滿了眞氣，準備全力一拚。

桑乾獅王右足緩緩踏前一步，右掌向下一劃，但聞「嗚」地一聲響起，一股奇巨無匹的旋力自中間盪起，另有一股旋力則自旁邊斜斜迴擊而出，尖嘯之聲突然爲之大作。

這一刹間，桑乾獅王已施出名滿天下的「迴旋神功」。

兪劍峯一聲清嘯，猛可一個斜身，疾起一掌相迎，掌勁有鐵石巨斧，氣勢上竟是不遜對方！

桑乾獅王不待招式用老，右掌一撤，左掌相繼翻出。

兪劍峯手腕一圈，兩人已狠狠鬥在一起！

兩人這一狠鬥，較之兪劍峯和左姓老人要激烈得多，只見掌影翻飛，沙塵激射飛揚。

岑少風道：「眞想不到兪兄弟功力精深若斯，遇强更强，可算天下一大奇才了！」

趙鳳豪道：「若非他有此種潛力，要不就是換個青牛童子前來，只怕也不會這麼輕易對付桑乾獅王！」

說話聲中，只聽場中「嗚」「嗚」怪聲響起，人影一觸即分。

桑乾獅王一掌當胸，冷哼道：「好小子，你眞有兩下子，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兪劍峯嗒然道：「你有什麼能爲儘管施出來好了！」

桑乾獅王哼了一聲，高大的身子冲天掠起，勁風激盪繞着兪劍峯打了一轉，一掌迴旋擊出。

兪劍峯面色凝聚，右掌緩緩拂出。

雙方都以畢生絕招相擊，隆隆之聲震得山搖地動，驀地一聲震天價大響過處，桑乾獅王跌退三步。

兪劍峯屹立如山，笑道：「承讓！」

桑乾獅王臉孔一寒，掉頭飛奔而去！

趙鳳豪長長呼了一口氣：「小兄弟能把桑乾獅王擊退三步，放諸當今武林，只怕無人再是你對手，可喜可賀！」

兪劍峯謙遜的道：「老前輩過奬了！」

岑少風拱手道：「兪兄弟，大事已了，武林從此太平，咱們也該進關去了！」

兪劍峯點點頭道：「說得是！」

一行乘著夜色前行，夜鶯伴著他們渡過漫長的沙漠，他們的身影終於慢慢消失。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柳州防空洞內

抗戰期間，日軍飛機正瘋狂地轟炸廣西柳州，當時我隨侍 蔣公在柳州防空洞內，雖然彼時處在危急的情況下， 蔣公仍以家常口吻對我說「明人不做暗事」、「不要有任何私心，一定要公正」、「天下有的是人才，所有人才都要結爲同志、朋友」、「不貪財、不怕死」，這四點指示，正點出了中國政治道德的標準。

爲政者以廣慈博愛之胸懷、誠摯的態度，和盡心盡責的作法，爲國民服務，始可爲國民造福，但要做到不流於形式的政治，則仍有賴於政府和全國國民感情的建立，因爲一份如兄如弟，血肉相連的感情，將會產生無比的力量。（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